武俠世界

殺手輓歌（新派俠情江湖詭秘錄）隆中客・著

一名密謀造反案中被寃枉株連而死的死者後裔，矢志復仇雪恨，由於過於偏激，不擇手段，濫殺無辜，掀起一場腥風血雨，結果……過程緊湊，結構嚴謹，並具警世意味。



第29年
30

$ 7.00

編者話 本刊自1959年3月創刊以來，歷經廿九個寒署而可屹立不倒，深受歡迎，全賴各地讀友的鼎力支持，始有今日的成績，我們謹表衷心的感謝！而多年來，本刊也力求在質量上不斷提高，不論內容、印刷、裝訂等都在不斷地改善，本刊現今更由鉛粒排字而改用最新式的電腦排字技術，字體更爲清晰明朗，銷量也不斷增加，這一切都是在總裁羅斌先生悉心經營及努力下所取得的成績。但我們絕不滿足於現狀，定必加倍努力，務求把本刊辦得更好，以報答各讀友的擁戴！

☆ ☆ ☆

本期巨型小說是隆中客先生撰著的「殺手輓歌」，故事內容新奇，情節迂迴曲折，切勿錯過此一佳作，此外，今期還刊出多篇新作，計有雲中飄的「一手三刀」、吳中龍的「武林大血案」、還有歐陽雲飛的「好馬不吃回頭草」、篇篇精采，感人肺腑，值得一讀。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西門丁先生所著：「殺手·掌門·盟主」，敬希讀友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3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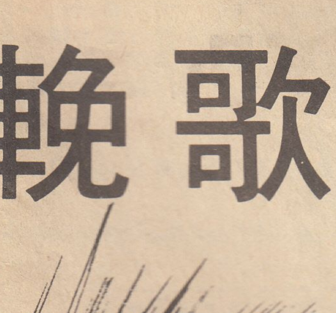
（總號147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鴛鴦雙煞　聲名狼藉

暮春三月。

清晨。

桃花江中晨霧氤氳，使得兩岸盛放的桃花，有如籠上一層輕紗，如夢如幻，平添一份朦朧縹緲之美。

風景如畫。

人在畫中。

這位畫中人就是丁爲元。

對一張琴、一壺酒、一岫雲。

現在的丁爲元，算是如願以償了。

桃花江中有霧，可以代表雲彩，他身邊有一張琴、一壺酒，但他並未撫琴，也沒喝酒，只是在凝神傾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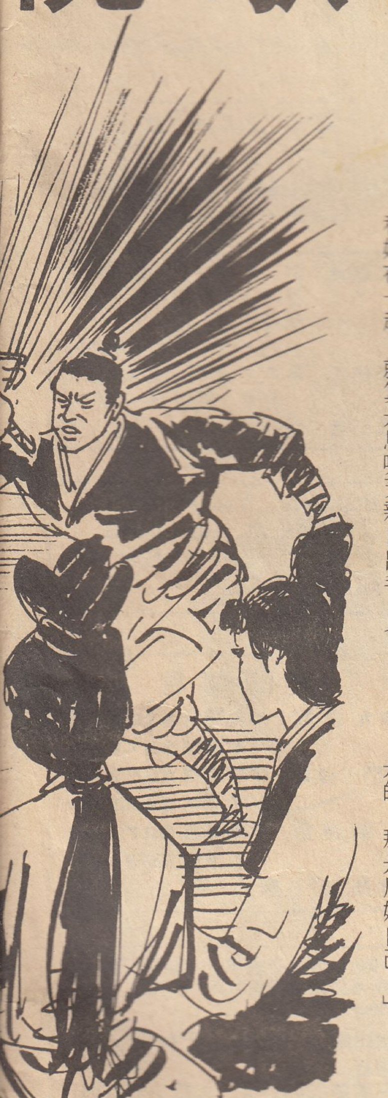
遠處，有急驟的蹄聲傳來。

由于蹄聲太遠，顯得很輕微，如非是丁爲元這樣的絕頂高手，不可能聽到。

傾聽中的丁爲元，有驚訝神色。

這也難怪，桃花江是小地方，平常不可能有乘馬的人前來。

他隱居在桃花江，除了他的女兒丁玫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那麼……

他神色一動，低聲自語着：「難道是玫丫頭……」

急驟馬蹄聲越來越近。

儘管是朦朧霧影中，丁爲元都可以分辨出來，是一匹白馬，白馬上是一名年輕的紫衣女郎，也就是他的愛女「紫丁香」丁玫。

一串「唏聿聿」的長嘶過處，白馬在丁爲元身前五丈處停了下來。

一臉凝重的丁玫，像一片落葉下地、飄落乃父身前，苦笑道：「爹，大事不好。」

丁爲元臉色一變，道：「什麼事？」

丁玫淒然一嘆，道：「周伯伯已不幸遇害了……」

「妳……妳說的是周侗大俠？」

「是的。」

「那怎麼會呢？周大俠本身武功一流，又有『鴛鴦雙煞』杜介夫夫婦、周巧兒、和妳在一起，就算是馬嘯天親自出手，也不可能得手啊！」

「問題是當時杜大哥夫婦、周姊和我都不在周伯伯身邊。」

丁爲元蹙眉道：「你們當時都到哪裡去了？」

丁玫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

「揀緊要的說。」

「是。」丁玫沉思着道：「自從爹離開周家集之後，我和杜大哥夫婦也準備離去，卻被周姊挽留下來。」

「周巧兒挽留你們三人，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她說，她要去衡山白雲庵出家……」

丁爲元截口嘆道：「說來，周巧兒也實在太可憐了！出家好像是她最好的出路。」

丁玫白了乃父一眼，道：「爹，您怎麼也這樣說，周姊還年輕啊！」

丁爲元苦笑道：「爹老了，也許思想也跟不上時代了。」

不等他愛女接口，又道：「不過，聽妳方才的語氣，好像還有人這樣說過？」

「是的，那是周姊自己。」

「……」丁爲元苦笑着嘆了口氣。

「周姊說，在她出家之前，要將長春眞人傳下來的那一招『擎天一劍』傳給我們。」

丁爲元目光爲之一亮，道：「這是天大的好事啊！」

丁玫幽幽地道：「可是——當我們學會『擎天一劍』之後，杜大哥夫婦就先行離去。」

「噢……」

「當天晚上，周姊要我陪她去小店中喝酒……」

丁玫一嘆住口。

丁爲元長嘆一聲，道：「所以，周大俠遇害時，你們都不在他身邊？」

「是的。」

「那兇手有沒有留下什麼綫索？」

「有，就是這個……」

丁玫邊說邊探懷取出一份白底紅字的柬帖，柬帖上以工整的簪花小楷寫着：

凡是參與阻撓元廷奪寶案的人都該死！周侗是祭劍的第一個！

柬帖上沒有署名！也沒有任何標記。

丁爲元看過之後，苦笑道：「像這樣的綫索，有等于無。」

丁玫也苦笑道：「至少，我們可以知道，周伯伯是爲什麼被害的。」

丁爲元沉思着道：「看情形，兇手不是馬嘯天，就是木明珠。」

「我的看法，是馬嘯天的嫌疑最大。」

「何以見得？」

「因爲，兇案現場中沒有經過打鬥，周伯伯好像是被出其不意，一劍穿胸。」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隆中客・文

可飛・圖

殺手



「哦……」

「這只有一個解釋，兇手是周伯伯的好朋友，而馬嘯天是最符合這個條件的人。」

「唔……」

「可是，我還是想不通……」

「什麼想不通？」

丁玫徐徐地道：「導致馬嘯天奪寶行動失敗的，周伯伯所佔的份量不大，爲什麼却把周伯伯列爲祭劍的第一個？」

「這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吧！不過，這只是咱們父女倆的忖測，兇手究竟是誰，還很難說。」丁爲元顯得一臉的凝重。

「可是，周姊也這樣認爲。」

「對了，妳周姊呢？」

丁玫嘆了口氣，道：「周姊當然很悲傷，她已下定決心，在父仇湔雪之前，她不打算出家了。」

丁爲元道：「現在，她人在那裡？」

「不知道。」丁玫苦笑道：「她將周伯伯的遺體寄厝于『周氏家廟』中後，就匆匆離去。」

「還有，妳杜大哥夫婦呢？」

「也不知道，不過，他們臨走前曾經說過，準備遊洞庭湖和岳陽樓的……」

＊　＊　＊

岳陽樓。

日正當中。

岳陽樓的大門前，圍着一大堆的人在看熱鬧。

不！不是看什麼熱鬧，是在爭看一張剛貼上去的告示。

告示上蓋有皇然大印，那當然是官府

的告示。

由于爭看的人實在太多，除了站在前面的人可以看清楚之外，站在後面的人就只好看前面的人的後腦袋了。

其實，站在前面的人，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楚，因爲當中還有不識字的文盲。

現在有一名文盲向站在他身邊的一名中年人突然一笑道：「嗨！老鄉！那上面說些什麼呀？」

那中年人頭也不回地道：「你自己不會看？」

「我……我不識字啊！」

「哦……那是岳州府奉旨緝拿欽犯的告示。」

「什麼叫欽犯？」

「欽犯就是皇帝要抓的犯人……」

「乖乖不得了。」那文盲伸了一下舌頭，道：「就是那告示上畫的那兩個人頭？」

那中年人道：「是的，那叫做繪影圖形，通令天下，一體緝拿。」

「看樣子，那兩個人不像是壞人嘛！」

「你以爲壞人會在額頭上刻字？」

「這個……」

「你有沒有本事去抓欽犯？只抓住一個，就可以獲得黃金萬両。」

那文盲驚得張着咀，半天合不攏來。

那中年人笑道：「我還可以告訴你，欽犯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鴛鴦雙煞』，男的叫杜介夫，女的叫宋玲玲……」

「鴛鴦雙煞」杜介夫夫婦成爲朝廷緝拿的欽犯，這怎麼可能呢？

但官府的皇然告示，絕不是開玩笑。

令人遺憾的是，官府的告示中，沒有說明杜介夫夫婦究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不過，這也不要緊，江湖中無風都會起浪，像目前這種「大事」，要不了半個月，一定有消息傳出的。

* * *

其實，杜介夫、宋玲玲夫婦就擠在爭看告示的人羣中。

現在，他們小兩口正悄然退出人羣，緩步走向碼頭邊。

杜介夫邊走邊指自己的腦袋，道：「這大好頭顱只值一萬両金子？」

宋玲玲嬌笑道：「萬両黃金你還嫌少，你要明白，世間千千萬萬的人，辛苦一百輩子，也不一定能掙得萬両黃金哩！」

話中一頓，又正容接道：「介夫，你以爲，是誰在搞鬼？」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道：「咱們兩口子敵人多多，不要浪費精神去瞎猜。」

「那……要不要去請丁大哥向皇帝老兒說明一下？」

「我想，暫時不必。」

「至少，我們該改裝一下。」

「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煩擾，我同意。」

「現在，還要不要遊湖？」

「當然要遊湖，我們此行的目的，本來就是爲了遊湖呀……」

* * *

最近這一段時間中的武林，眞是多事之秋。

轟動江湖的元廷寶藏案，才結束不久，却又奇峯突起——

衡山派長老周侗大俠的神秘死亡是大新聞。

「鴛鴦雙煞」杜介夫、宋玲玲夫婦的被朝廷通緝，更是大新聞中的大新聞。

而更令人震驚的是，當杜介夫夫婦改裝易容，徜徉于洞庭湖的湖光山色之中的同時，朝廷大員、江湖上黑白兩道的大亨、死于「鴛鴦雙煞」之手的新聞，也不斷地傳出。

綜計這一個月以來，傳說中死于「鴛鴦雙煞」手中的有：

錦衣衛指揮使王倫。

西廠大檔頭程光前。

河北指揮使司馬昌。

少林寺羅漢堂主持大愚大師。

武當派長老紅葉道長。

中洲雙凶諸超、諸俊兄弟。

血案的現場都蘸血留名：「鴛鴦雙煞」。

那些死者都不是在同一個地方，有些人甚至相距千里以上。

「鴛鴦雙煞」于一個月之中殺那麼多人，是分身有術？是發瘋了？

事實上，「鴛鴦雙煞」在這一個月當中，根本沒離開湖南省境，而那些死者也都不是死在湖南省內的。

這些，已經是夠令人震驚，詫訝的了，但還有更令人震驚、詫訝的傳說——洪武皇帝朱元璋的玉璽也被「鴛鴦雙煞」盜走了。

據說，「鴛鴦雙煞」盜走玉璽時，還以飛刀寄柬釘在皇帝的枕頭邊，而這，也就是「鴛鴦雙煞」被列爲朝廷通緝犯的主因。

凡是了解「鴛鴦雙煞」杜介夫夫婦的人，絕對不會相信這些傳說。

杜介夫夫婦本人更是心中雪亮，是有人栽贓嫁禍。

只是，那栽贓嫁禍的人，究竟是什麼人？他的目的何在？

* * *

四圍山色中。

一鞭殘照裡。

神情冷肅的周巧兒，正沿着登山小徑，埋頭疾行，偶而也抬頭向半山腰間的一角紅牆注視一下。

那是一棟掩映于蒼翠林木之間的別墅。

那就是「千面人魔」馬嘯天的秘密巢穴之一。

周巧兒以「紅娘子」身份浪跡江湖時，曾經跟馬嘯天有過不尋常的關係，所以，對于馬嘯天的秘密巢穴，她大致都知道。

周巧兒此行，當然不是跟馬嘯天聚舊，她是爲了乃父之被暗殺向馬嘯天質疑而來。

當周巧兒到達別墅前時，馬嘯天正負手立在大門前含笑相迎。

落日餘暉照映下，馬嘯天格外地紅光滿面，顯示他仍然是一個很有魅力的老男人。

但周巧兒却寒着一張俏臉，一見面就拔出長劍來。

馬嘯天雙手連搖，道：「巧兒別冒火，我老遠就認出是妳了……」

周巧兒截口冷笑道：「也知道我所爲何來？」

「當然。」馬嘯天苦笑道：「我明白，

是由于令尊的被暗殺，使我揹上黑鍋……」

周巧兒再度截口道：「揹上黑鍋？你可撇得眞乾淨！」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了找你，已經找過你另外的三處秘密巢穴。」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像到，妳一定會找到這兒來，所以，我本來打算離去的，也不得不暫時滯留下來……」

「你想逃走？」

「我爲什麼要逃？」馬嘯天苦笑如故地，道：「巧兒，妳也認爲我是暗殺令尊的兇手？」

「廢話！」周巧兒冷笑道：「不止是我個人這麼認定，所有知道你跟我爹有淵源的人，都這麼認定。」

馬嘯天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可是，那不是僅憑認定可以定罪的，妳該明白，那要理由，更要証據……」

「証據沒有，理由我可以代你找出一筐來。」周巧兒一挫銀牙道：「要是有証據，我一見面就賞你『擎天一劍』了。」

馬嘯天道：「很好，妳很理智，畢竟已經長大了。」

「哼！」

「此間非談話之所，收起寶劍來，到裡面去好好研討一下。」

「我不想步我爹的後塵。」

「妳還是認定我就是暗殺令尊的兇手？」

「你明白就好！」

「那麼，我問妳！冒充『鴛鴦雙煞』連續殺人的兇手妳也認定是我？」

「……」周巧兒沒接口。

「妳也認爲，我可以化身千萬，同時于相距數百里的地方連續殺人？」

「……」周巧兒仍沒接口。

周巧兒沒接口，不是被對方問住。

因爲，馬嘯天的反駁固然有理，但却不是絕對的。

人，不可能同時於相距數百里的地方連續殺人，但如果有兩名以上的高手，同時于不同的地方連續殺人，嫁禍于『鴛鴦雙煞』呢？

馬嘯天苦笑了一下，道：「方才我說過，我本來準備離去，爲了等妳，才滯留下來。」

周巧兒冷笑道：「等我？等我來了，再伺機斬草除根？」

馬嘯天嘆了口氣，道：「巧兒，別再橫扯好不好？」

周巧兒漠然地道：「好，你說下去。」

馬嘯天又嘆了口氣，道：「自從元廷寶藏結束之後，我雖然談不上大徹大悟，却已萬念俱灰，眞的。」

「好像很動聽。」

「巧兒，妳一定要相信我，我已經要去當和尙了。」

「可是，事實上，你還在這裡享福。」

「我不是在這裡享福，該回到原來的話題了，我是在等妳。」

不等周巧兒接腔，又道：「由于最近所發生的一連串的事故，使我揹了最大的黑鍋，我不能這樣一走了之。」

周巧兒注目問道：「那你打算怎麼辦？」

聽這語氣，周巧兒是好像有點相信了。

馬嘯天正容說道：「我就是等妳來，跟妳訂下百日之約。」

「……」周巧兒注視着對方沒接口。

「妳我分頭追查那個暗中搞鬼的狗雜種，如果百日之內找不出來，我認命，我自動到令尊靈堂前刎頸謝罪。」

「……」周巧兒的嬌軀震動了一下，仍未接口。

「妳，還是不相信？」

周巧兒苦笑道：「我好像應該相信才是。」

「也同意我這百日之約？」

「我同意，但我有話要問……」

「好！問吧！」

周巧兒目光深注地道：「察言觀色，我相信你目前所說都是眞話。」

馬嘯天道：「我說的本來就是眞話。」

「爲什麼會有這突然的轉變？」

「方才，我說過，我已萬念俱灰。」

「就這麼簡單？」

「當然不這麼簡單，促成我突然孽海回頭的，是一心和大悲。」

「你幾時見到一心和大悲神尼？」

「就在元廷寶藏案結束後的第二十天……」

「啊……」

「一心說得好：百年人生原是夢，萬里江山一局棋，我的夢，我的棋都該結束了。」

「……」周巧兒輕輕嘆了口氣。

馬嘯天苦笑道：「也許是我罪孽深重，佛祖不肯收留，就當我考慮再考慮，好不容易下定決定要出家時，却突然發生了一連串栽贓嫁禍的奇案。」

周巧兒沉思着道：「你這一決定，木明珠同不同意？」

馬嘯天道：「這是我個人的事，木明珠同不同意我都不管了。」

「她現在不在這裡？」

「半個月之前就離開了。」

「去什麼地方？」

「不知道。」

「你女兒呢？」

「也不在這裡。」

「也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是的。」

周巧兒神色一怔、道：「好！請記住你自己所訂的百日之約，而且——」

她半晌沒有接下去。

馬嘯天忍不住問道：「而且怎樣？」

周巧兒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要特別注意木明珠的行踪。」

馬嘯天一楞，道：「妳認爲，木明珠也有嫌疑？」

「在沒有找到眞兇之前，你跟木明珠都脫不了嫌疑！告辭！」

周巧兒說完立即掉頭向山下疾奔而去。

暮色蒼茫中，只見馬嘯天怔立當場，默然無語。

少頃過後，忽然冷哼一聲，道：「朋友既然來了，就該大大方方的站出來！」

一聲輕笑傳自他右邊十五六丈的密林

中，道：「當代武林中，有數絕頂高手之一的馬嘯天馬老爺子，果然是見面更勝聞名。」

邊說邊由林中走出一男一女兩個蒙面人來。

那女的並嬌笑一聲，道：「馬老爺子，你應該把紅娘子周巧兒留下來的。」

蒙着面的人當然看不到面孔。但由嗓音和身材上可以確定，這兩個蒙面人都還很年輕，最多也不可能超過二十五歲。

兩人都是黑色勁裝，黑巾幪面，像幽靈一樣，一下子就飄落馬嘯天身前五丈處。

馬嘯天冷然問道：「我為什麼要把周巧兒留下來？」

那女的道：「因為周巧兒的『擎天一劍』是無敵劍法。」

那男的接着說道：「所以，把周巧兒留在你身邊，可說是一個最好的保鏢。」

馬嘯天冷笑道：「你們兩個以為，老夫還要保鏢來保命？」

那男的連連點頭，道：「在下正是這個意思。」

馬嘯天道：「你們兩個就是最近冒充杜介夫夫婦，到處殺人嫁禍的那見不得人的東西？」

那男的又點點頭，道：「正是，正是，不過——」

「不過怎樣？」

「不是我們見不得人，是有些人不能見我們。」

「此話怎講？」

「因為，就像你馬嘯天一樣，見了我們，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馬嘯天冷笑道：「這是說，你們兩個，是專程為了殺老夫而來？」

那女的搶先接道：「是的，殺一個馬嘯天，不論份量和作用，都遠比以前所殺的十個而有餘。」

「好主意！」馬嘯天仰天狂笑道：「老夫縱橫江湖半個甲子，一向都只是殺別人，半個甲子以來，可以說殺人無算，想不到今宵居然有不長眼的小輩，大言不慚地要殺老夫，哈哈哈……」

笑聲穿雲裂石，有如天鼓齊鳴，更由于是在半山腰發出，至少可以傳達五里之外。

剛剛到達山麓的周巧兒聞聲心頭一震，不加思索地轉身就向山上疾奔。

由于她對馬嘯天的個性相當了解。

她於笑聲中聽得出來，是向對方示威，也是向她示警。

也許，還會有向她求援的意味。

她對與大悲神尼、一心大師，木明珠同列當代四大頂尖高手的馬嘯天的藝業，雖然深具信心，但由于最近的特殊詭異情況，却不由不使她為馬嘯天的安危躭心。

因為，對方也必然深知馬嘯天的一切。

明知馬嘯天不好惹、而胆敢公然尋仇，對方又豈是等閒人物！

所以，周巧兒不加思索地返身疾奔。

當她返身疾奔的同時，半山腰上已傳出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聲。

但很不幸，她還是晚了一步。

當她趕到馬嘯天那別墅的大門前時，馬嘯天已倒斃血泊中。

那一對蒙面男女已不知所踪，只在大門口留下「鴛鴦雙煞」四個大字。

別墅中顯然只有馬嘯天一個人。

此刻，身為主人的馬嘯天經過一陣惡戰之後橫屍大門前，竟然沒人出來瞧一下。

馬嘯天身上有八處劍傷，但致命傷却是穿心一劍。

而且，那穿心一劍還是由背後刺入的。

＊　＊　＊

周巧兒先察看馬嘯天已回天乏術之後，才以最快速度在現場週圍巡搜一遍。

她判斷兇手絕對來不及遠颺。

但她以最快速度在現場週圍百丈之內巡搜一遍之後，竟然毫無所獲。

當她懷着沉重的心情再度回到馬嘯天的屍體旁時，一道冷芒向她疾射而來，並厲叱一聲：「妖婦！還我爹的命來！」

那當然是馬勝男。

一句話的工夫，馬勝男已攻出三十六劍，劍劍都是「同歸于盡」的絕招。

像這情形，如果周巧兒要殺馬勝男，馬勝男至少已死過三十五次。

但周巧兒只是從容揮洒，見招拆招，一面沉聲喝道：「馬勝男，妳瘋了！」

馬勝男好像是眞的瘋了。

她悶聲不响，仍然是放棄防守的拚命搶攻。

「噹」地一聲，馬勝男的長劍被震飛，人也沒法動彈了。

周巧兒制住了馬勝男之後，禁不住苦笑道：「妳簡直不可理喻……」

馬勝男截口厲聲道：「妖婦！妳為什麼不殺了我！」

周巧兒苦笑如故地道：「我為什麼要殺妳？」

馬勝男道：「妳已經殺了我爹，殺了我，就算是斬草除根了。」

「妳認為令尊是我殺的？」

「不是妳是誰？憑我爹的身手，當代武林中只有妳的『擎天一劍』能殺得了他！」

「好！我暫時揹下這口黑鍋，有什麼話，請儘管說。」

「我爹雖然不走正路，但他已經決心改過自新，重新做人了……」

「這些，我已經知道……」

「已經知道了，還要殺他！」

「小姑奶奶，我沒有殺妳爹。」周巧兒將手中長劍遞到對方面前，苦笑道：「妳仔細聽，仔細嗅，我的劍上有沒有血漬？有沒有血腥氣？」

剛殺過人的寶劍，大都不會沾有血漬，但一般的青銅劍則一定沾有血漬，即使將血漬拭掉了，也一定還有血腥氣。

看過，也嗅過的馬勝男，默然無語。

周巧兒嘆了口氣，將方才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之後，才正容接道：「現在，妳還認為我是殺令尊的兇手嗎？」

馬勝男仍未接口。

周巧兒又道：「妳且瞧瞧大門上的血字。」

說完，並解了馬勝男被制的穴道。

馬勝男目光向大門一掃之後，蹙眉問道：「那到底是什麼人？」

周巧兒道：「知道是什麼人就好辦了。」

「看情形，殺令尊的也是同一夥人？」

「很可能。」

「可是，殺令尊的兇手並未留下冒充『鴛鴦雙煞』的血字。」

「那也正是兇手的陰險可怕之處。」

「這是說，兇手是故佈疑陣，讓我們疑神疑鬼，自相殘殺，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周巧兒連連點頭，道：「對！現在，妳總算冷靜下來了。」

「對，妳們兩個都夠聰明，夠冷靜，也夠漂亮……」

這當然是另一個人說的話。

這另一個人就是方才殺死馬嘯天的那一對蒙面男女中的男的。

那兩個人居然是由別墅的大門內緩步而出。

周巧兒、馬勝男二人同時臉色大變之間，那男的已一晃而前，雙手齊揚，分別點了他們前胸的「土坎」、「將台」、「巨闕」等三處要穴。

周巧兒、馬勝男二人竟然沒有閃避，更沒有抗拒，就「乖乖」地受制了。

他們兩人也不是甘心「乖乖」地受制，是已經力不從心了。

那男的一舉制住周巧兒、馬勝男之後，忍不住笑道：「妙啊！一個是曾經有公主身份的大美人，一個還是清水貨，一箭雙鵰，艷福不淺……」

那女的截口一聲清叱：「艷你的頭！」

冷芒一閃，「噹」地一聲，兩人居然「窩裡反」起來。

那當然不是眞的窩裡反。

是那女的要殺周巧兒、馬勝男，却被男的用劍架住了。

周巧兒、馬勝男二人除了穴道被制時臉色一變之外，沒有任何表示。

那男的架住女的長劍之後，道：「殺不得！」

那女的冷笑道：「你想一箭雙鵰？」

「一句玩笑話，妳怎能認眞。」

「那就讓我殺了她們！」

「不可以。」

「爲什麼？」

那男的笑道：「因爲，周巧兒擁有『擎天一劍』的絕招。」

那女的好像楞了一下，只見她的幪面紗巾一揚，道：「你想由她身上獲得『擎天一劍』？」

「難道妳不想？」

「你以爲，她會傳給你？」

「她當然不願意傳給我們，但我有辦法，時間會解決一切。」

「……」那女的沉思未語。

「這是額外的好處，我們一面慢慢地由周巧兒身上搾取『擎天一劍』的秘密，一面還可以繼續栽贓嫁禍，讓他們疑神疑鬼，自相殘殺，然後——」

「然後又怎樣？」

「那當然是妳我稱霸武林，進而取代朱元璋的皇帝寶座。」

那女的點點頭，道：「好！我不殺她們，但有條件。」

那男的道：「什麼條件？」

那女的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不許你碰她們兩個中的任何一個！」

「哎呀！妳的醋勁眞大，將來我當了皇帝時，三宮六院，後宮粉黛三千，那陣子妳怎麼過？」

「那是以後的事，現在，你怎麼說？」

「什麼怎麼說呀？」

「我說的是不許碰她們兩個的事。」

「行！男子漢，大丈夫，說不碰她們就不碰她們。」那男的將女的摟入懷中，隔着面紗親了一下，道：「碰碰妳總可以吧……」

這一「碰」，可使「煮熟了的鴨子」又飛掉了。

當然，現場中沒有什麼「煮熟了的鴨子」，只見先中毒氣暗算，又被點了穴道的周巧兒、馬勝男兩個大美人。

現在，這兩個大美人就趁着那一對蒙面男女一「碰」的機會，雙雙「飛」向五丈之外。

周巧兒、馬勝男不可能會飛。

目前情況下的周巧兒、馬勝男更不可能飛。

那是有人以「大接引神功」出敵不意，將周、馬二人吸了過去。

乘機救人的是正牌的「鴛鴦雙煞」杜介夫、宋玲玲夫婦。

原來杜介夫、宋玲玲夫婦早就到了現場附近。

可以說他們到得很巧，也可以說到得很不巧——剛好是周巧兒、馬勝男二人穴道被制的節骨眼兒上。

由於投鼠忌器，杜介夫夫婦不便出手救人，只好以傳音入密功夫通知周、馬二人安心待援。

而這，也正是周巧兒、馬勝男二人受制之後，一直不曾吭聲的原因。

＊　＊　＊

那男的幪面紗巾一揚，冷笑道：「是你們兩口子。」

杜介夫含笑點頭，道：「是的，正牌的『鴛鴦雙煞』。」

「你以爲，你這種救人的方式很光彩？」

「不光彩，但我自信，比你的一切行爲都要光彩得多。」

「也許你說的有點兒道理，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你救回去的不過是兩個活死人。」

「是嗎？」

「你不信？」

「我相信，我更相信我一定可以由你身上取得解葯。」

那女的插口冷笑道：「作夢！」

杜介夫笑笑道：「就算是作夢吧！我也有作夢的自由，是不是？」

旁邊，周巧兒却向宋玲玲苦笑道：「別的感覺沒有，只是眞氣沒法運行。」

馬勝男也苦笑道：「我也一樣。」

宋玲玲黛眉微蹙，沉思未語。

＊　＊　＊

那男的沒接腔，只是以透過幪面紗巾的目光，向對方四人來回地掃視着。

杜介夫笑問道：「不認識我們夫婦？」

那男的道：「你們兩口子都易了容？」

杜介夫道：「沒有易容，只是戴了人皮面具。」

「啊……」

「說來這也是拜你閣下的盜玉璽所致。」

「你好像很不服氣？」

「不服氣也是情理中事，現在，別的我都不問，只問一句話，你們是什麼人？」

「然後呢？」

「你這一問是不是太多餘了嗎？」

「是的，我這一問，是太多餘了。」那男的冷笑道：「然後，當然是各憑藝業，拚個强存弱亡。」

杜介夫也冷笑道：「你明白就好，現在，我提醒你一聲：『鴛鴦雙煞』出手之下無活口。」

那男的道：「那已經過去了，杜介夫，我也提醒你，這裡就是你們兩口子的埋骨之所。」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你不是想知道我們是誰嗎？聽着……」

那女的截口道：「不！暫時不要說。」

那男的道：「爲什麼？」

那女的道：「這不符合我們的初衷。」

那男的道：「妳還是要讓他們在暗中摸索，疑神疑鬼？」

「不錯，這等于靈貓戲鼠，不是很好玩嗎？」

「不！目前情況已不同，而且，雙方既已碰頭，我就不打算讓他們見到明天的太陽。」

那女的點點頭，道：「也好，免得讓他們死後做糊塗鬼，那就告訴他們吧！」

這時候，宋玲玲已給周巧兒、馬勝男二人服過解葯。

那本來是雲霧山「百毒天王」百里風贈給周侗，再由周侗轉贈杜介夫的解葯。

如果能用周侗所轉贈的解葯解除周巧兒所中的毒，那麼，首先受惠的是周侗自己的女兒，也算是好心有好報了。

只是，這種解葯，對目前的周巧兒、馬勝男，能受用嗎？

這情形，那一對蒙面男女，當然已經看到，但他們都只是冷哼一聲，沒說話。

那男的向杜介夫道：「現在，我要說我們的來歷了。」

杜介夫笑問道：「要不要我洗耳恭聽？」

「隨便！」

「那就馬虎一點吧！」

那男的沉聲說道：「我叫西門丕，我老婆叫劉家鳳。」

杜介夫笑笑道：「好名字！」

西門丕道：「這名字不怎麼好，也沒人知道，但提到我們的身世和綽號，你一定會大嚇一跳。」

杜介夫道：「我已經特別站穩了，不會被嚇倒的，說吧！」

「先說我們的綽號，」西門丕仰臉悠悠地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冷血殺手』這號人物？」

杜介夫一怔之下，呵呵大笑道：「久仰，久仰，幸會，幸會！」

「冷血殺手」是最近二年來崛起江湖的黑道人物，雖然趕不上「鴛鴦雙熬」、「紫丁香」、「紅娘子」等人的鋒頭，但在年輕一代的黑道人物中，却絕對是响噹噹的角色。

所以，杜介夫的「久仰」和「幸會」，倒也是由衷之言。

但他不等對方接口，又道：「不過，見面等于不見，未免美中不足。」

西門丕道：「你想見見我們的本來面貌？」

杜介夫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西門丕向劉家鳳道：「老婆，妳怎麼說？」

劉家鳳先揭下幪面紗巾，才嫣然一笑，道：「讓他們死前瞻仰一下咱們的風采也好。」

「對……」西門丕也跟着揭下紗巾！

這一對兒，男的丰神如玉，算得上是人間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但女的可實在不怎麼樣。雖然還不能算太醜，却絕對不能算是美女。

也許是由於「醜人多作怪」的原理，劉家鳳雖然長得並不怎麼樣，但臉上的脂粉却塗得一塌糊塗，紅豔豔地就像是猴子的屁股。

宋玲玲眞想笑，却强行忍住不讓自己笑出聲來。

劉家鳳臉色一沉，冷冷地道：「有什麼好笑的！老娘雖然長得不好看，但玩藝兒却絕對可以要你兩口子的命！」

宋玲玲眉梢一揚之間，却被杜介夫搖手止住，道：「玲玲，她們二位的情形怎樣？」

「她們二位」指的是周巧兒、馬勝男。服過解葯的周巧兒、馬勝男正在趺坐行功。

宋玲玲苦笑道：「好像沒多大效果……」

西門丕截口冷笑道：「不是好像沒多大效果，是根本不會有什麼效果，不過，你們也不必瞎操心，她們兩個都死不了，我也沒打算讓她們死。」

一頓話鋒，又笑笑道：「杜介夫，請繼續洗耳恭聽吧！」

杜介夫似笑非笑地道：「我正在聽。」

西門丕却把話題岔了開去，道：「杜介夫，現在是朱元璋的洪武幾年？」

杜介夫一怔之後，道：「洪武十六年。」

杜介夫心知對方此問必有原因，所以，他雖然楞了一下，却照實回答而並未發問。

西門丕道：「洪武十三年曾經發生過一件震驚的大屠殺，你該聽說過？」

杜介夫道：「你說的是胡惟庸造反的那個案子？」

西門丕道：「不錯，但我要糾正你的說話，胡惟庸不是造反，他只不過是想除掉一個多疑、嗜殺、慘無人道的大暴君。」

「好，說下去。」

「你知道那個案子，朱元璋刻意株連之下，殺過多少人？」

「大概有一萬多人？」

「不是一萬多，是三萬五千多人，而

且還不包括間接致死者在內。」

「……」杜介夫沒有接口。

「朱元璋的開國功臣有二百多名，你說，到目前為止，還剩多少個？」

「我沒注意過這些，這問題我沒法回答。」

「我可以告訴你，到目前為止，那二百多個替朱元璋賣命打天下的功臣，已被朱元璋殺掉八十多個，目前還在繼續殺下去。」

「……」杜介夫欲言又止。

「朱元璋的太子本性仁慈，見他父親殺孽過重，乃哭着勸阻，你說，朱元璋怎麼說？」

杜介夫笑笑道：「閣下，別忘了我只是一個聽故事的。」

「說的也是。」西門丕沉思着接道：「當時朱元璋說：『我之所以嗜殺，還不是為了你，你太儒弱，將來繼位之後，必然沒法駕馭他們，所以，我殺了這些野心份子，將來，你才可以做你的太平皇帝。』你說，這是什麼話！」

杜介夫道：「人，都是自私的，做皇帝的人也不可能例外，所以，站在朱元璋的立場，他沒有錯……」

西門丕截口冷笑道：「你是局外人，當然可以說這種風涼話。」

杜介夫道：「看情形，你一定是胡惟庸那個案子中的當事人的後代？」

「不錯，先父任兵部主事，並未參與胡丞相的謀反行動，只因是胡丞相的門生，也被朱元璋不分青紅皂白，滿門抄斬。」

「那……閣下又是如何逃過那一劫的？」

「這，就得說到我的另一重身份了，」西門丕抬手一指劉家鳳道：「她姓劉，你是不是會有什麼聯想呢？」

杜介夫道：「我這個人聯想力不怎麼好，也不喜歡猜啞謎。」

「那我提醒你，劉布雷這個人，你應該還有印象？」

「劉布雷？」杜介夫心頭為之一震。

「是的，當周巧兒以鐵木巧兒的公主身份，力圖恢復故國山河時，倚為左右手的劉布雷。」

「難道說，劉家鳳就是劉布雷的女兒？」

「不錯。」

「眞想不到，你還是劉布雷的乘龍快婿。」

「我也是他老人家的徒弟，由於三年前我還在一個秘密地方苦練武功，才逃過朱元璋的毒手。」

杜介夫輕輕嘆了口氣。

西門丕冷笑道：「你說，我應不應該向朱元璋尋仇？」

杜介夫道：「站在你的立場，你是有理由尋仇的，不過——」

「不過怎樣？」

「朱明開國伊始，國運正隆，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天命所歸？」

「我才不信什麼狗屁天命！」西門丕冷笑道：「我曾經冒充你們兩口子的名義，將朱元璋的玉璽盜了出來，你應該已經知道？」

「我是已經知道。」

「我也曾經在朱元璋的枕畔飛刀示警。」

「我也聽說過。」

「如果我當時砍下朱元璋的腦袋，天命還能讓他復活嗎？」

杜介夫笑道：「你當時沒有砍下他的腦袋，就是天命，今後，再想砍他的腦袋就不可能了。」

西門丕道：「我有絕對自信，而且，到目前為止，一切都按計劃順利進行……」

杜介夫截口笑道：「你的順利進行，到此為止了。」

「笑話！」西門丕眉梢一揚，道：「現在才是正式開始哩！」

話鋒一頓，又冷笑道：「現在，周巧兒、馬勝男已變成活死人，你們兩口子也馬上要變成死人，下一個目標是丁為元、丁玫父女及一心、大悲兩個禿驢，然後是朱元璋的得力死黨，最後，我才砍下朱元璋的腦袋，取而代之。」

杜介夫一哂，道：「好計劃！」

「當然是好計劃。」

「就憑你們兩口子，想取得大明的江山，你不覺得是蛇吞大象的夢想？」

「你怎能斷定只有我們兩口子？」

「……」杜介夫沒有接腔。

「告訴你，杜介夫，我岳父是有心人，他早已看出周巧兒婦人女子不足以成大事，所以，他老人家暗中有一個堅強的班底，這班底中有武林高手，有元廷志士，也有由我調教出來的新銳。」

「現在，你就是那個班底的頭領？」

「不錯，」西門丕冷笑着接道：「現在，你已經大致了解我的出身背景，你說，我有沒有力量取得朱元璋的江山，我有沒有理由要朱元璋和你們這批人的命？」

杜介夫正容接道：「有沒有力量取得大明的江山，你應該比我更明白，所以，這問題我不想再說，現在，我只就你有沒有理由要今上和我們這些人的命做一次懇談，有沒有興趣聽？」

西門丕點點頭，道：「說吧！」

杜介夫嘆了口氣，道：「平心而論，今上的嗜殺是太過份了，所以，我承認你有理由為你自己復仇雪恨，也有理由為你岳父復仇。」

「你總算說了人話。」

「可是，就算你一切都一帆風順，你又能得到什麼呢？」

「我可以得到皇帝寶座……」

「皇帝寶座能保持多久？已死的人能夠復活嗎？你能保証沒有人向你尋仇嗎？」

西門丕怒聲道：「我管不了那麼多，我只管眼前。」

「別冒火！」杜介夫沉聲喝道：「請平心靜氣，聽我作一次善意的建議。」

西門丕哼了一聲。

杜介夫徐徐地道：「你也許聽說過，丁為元大俠是今上的布衣好友，丁大俠說的話，今上一定會接受。」

「……」西門丕沒接口。

「我的意思是，請丁大俠向今上說明令尊所受的寃屈，由今上頒特旨昭雪沉寃

，並給你最優惠的補償，怎麼樣？」

西門丕冷笑道：「昭雪沉冤，能讓我全家五十餘口的人復活嗎？」

杜介夫苦笑着直搖頭。

西門丕又道：「告訴你，你都白說了……」

一揚手中長劍，沉聲喝道：「家鳳，上！」

「上」字聲中，兩道寒芒分取杜介夫、宋玲玲二人——

男對男，女對女；展開一場武林罕見的既精彩又激烈的惡鬥。

杜介夫夫婦使的是大悲神尼的「降魔劍法」。

西門丕夫婦使的是長春眞人的「太乙劍法」。

「降魔劍法」是佛門絕藝，氣勢如虹，攻守兼備。

「太乙劍法」是玄門絕藝，輕靈奇詭，攻勝於守。

也由於「太乙劍法」是攻勝於守的劍法，同時，西門丕夫婦的內家眞力方面，也好像比杜介夫夫婦不止强上一二籌，因此，雙方一經交手，杜介夫夫婦就被迫節節後退。

西門丕得理不饒人，一面步步進逼，一面冷笑道：「杜介夫，見面不似聞名，你眞教我失望。」

劉家鳳也嬌笑道：「『鴛鴦雙煞』之下無活口，今後，應該改為『冷血殺手之下無活口』了。」

說話之間，雙方已交手五十招以上。

杜介夫夫婦已被迫退丈二左右。

處心積慮　栽贜嫁禍

雖然他們退得有條不紊，並不慌亂，但一向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鴛鴦雙煞』，一經交手就迫得連連後退，却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西門丕又笑道：「杜介夫，現在你該明白，我西門丕憑什麼尋仇，憑什麼來奪取朱元璋的江山了。」

杜介夫披唇微哂，沒接口。

劉家鳳冷笑道：「有什麼看家本領，趕快使出來，否則——」

宋玲玲笑問道：「否則怎樣？」

「百招之內，一定要濺血橫屍！」

「作夢！」

杜介夫一直沒說話，西門丕沉聲問道：「杜介夫，怎麼不說話？」

宋玲玲搶先笑道：「我丈夫不想跟你說話，還是由我說吧！」

西門丕哼了一聲。

宋玲玲道：「西門丕，我丈夫方才的善意建議，現在還有效……」

西門丕截口冷笑道：「妳還在說夢話……」

杜介夫還是沒說話，也一直在節節後退中。

西門丕忽有所悟道：「杜介夫，你是在偷學我的劍法？」

杜介夫朗聲大笑道：「別說得這麼難聽，我杜某人憑過目不忘的天賦記下你的劍招，怎能算是偷學……」

他邊說邊使出對方的劍招來，但由於內家眞力略遜於對方，却還是不得不節節後退。

但儘管如此，西門丕還是被氣得展開瘋狂似的搶攻，並冷笑道：「你雖然偷學了我的劍法，我還是有把握在百招之內宰掉你！」

杜介夫笑道：「這一輩子，你是休想宰我了，現在，我給你最後一次忠告，希望你能接受我方才的建議，否則，我把壓箱底的本領使出來……」

西門丕截口冷笑道：「你還能把我的鳥咬去？」

杜介夫沉喝一聲：「玲玲，擎天一劍……」

宋玲玲嬌應一聲：「鬼哭神號……」

夫妻倆一唱一和，手中長劍飛起一道晶幕，像漁網一樣地分別網向西門丕，劉家鳳二人……

「劍下留情！」

適時勁喝的是及時趕到的丁為元。

「擎天一劍」是專尅「太乙劍法」的絕招。

儘管杜介夫夫婦的內力略遜於西門丕夫婦，也儘管杜介夫夫婦的「擎天一劍」還是第一次施展。

但西門丕夫婦在事出意外的情況之下，還是沒法招架而只有閉目等死的份兒。

幸好杜介夫夫婦的劍招已達收發由心之境，同時也未存殺死西門丕夫婦的意圖——因為必須由西門丕身上追回玉璽來。

所以，隨着丁為元的一聲勁喝，那綿密而又寒威迫人的晶幕立即收歛，西門丕夫婦都是一臉驚容地呆立當場，並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腦袋。

杜介夫含笑說道：「你們兩口子的吃飯傢伙都還是完整的……」

他的話聲未落，奇變又生——西門丕夫婦快如電掣地橫挪五丈之外，長劍抵在周巧兒、馬勝男二人的前胸。

平心而論，西門丕夫婦頭腦夠冷靜，反應也夠快速。

才由鬼門關口撿回一命，一下子又反守為攻，掌握住均勢。

杜介夫夫婦、丁為元等三人都楞在當場。

倒是周巧兒很平靜地道：「馬姑娘，妳怕不怕死？」

馬勝男眉梢一揚，道：「笑話！馬勝男豈是怕死之人！」

周巧兒道：「那麼，我要請杜氏夫婦不要管我們的生死，放手殺敵，妳反不反對？」

馬勝男道：「我不反對。」

周巧兒目光移向杜介夫道：「杜公子，我們的談話，你們小兩口都聽到了？」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丁為元搶先說道：「二位請稍安勿躁。」

周巧兒淒然一笑道：「我了解丁大俠的好意，我跟馬姑娘都是父母雙亡，無牽無掛的人，活下去也沒多大意思，目前最大的願望就是不能讓殺父仇人逍遙法外，所以，諸位都不必存什麼投鼠忌器的心理，更不必與虎謀皮，跟他們談什麼條件……」

西門丕截口笑道：「好主意！只是，

他們這些大俠，能夠這樣做嗎？」

是的，周巧兒的話說可以，却不能實行，即使她自己站在丁爲元等人的立場，也同樣不會接受。

杜介夫沉聲喝道：「西門丕，咱們好好談談。」

西門丕得意地笑道：「說吧！」

杜介夫正容說道：「放開周姑姑、馬姑娘，我保証你們兩口子可以安全離去。」

「哪有那麼簡單的事。」

「你不相信我？」

「也不是不相信你的保證，問題是：像這樣的條件，我們兩口子太吃虧了。」

「那……你的意思是——」

西門丕仰臉悠悠地道：「這個嘛！咱們可有得談哩！」

杜介夫苦笑道：「好！說出你的條件吧！」

西門丕道：「其實，我的條件很簡單，我要你交出『擎天一劍』的劍譜來。」

「……」杜介夫楞住。

「你也該明白，我挾持周巧兒的本來目的，就是爲了『擎天一劍』。」

「……」杜介夫仍未接口。

「現在，既然你們兩口子也會『擎天一劍』，那就一客不煩二主，由你交出劍譜來，咱們的交易就完成了。」

杜介夫嘆了口氣，道：「我沒有劍譜……」

西門丕飛快地接道：「沒有，可以由你們小兩口繪一份……」

周巧兒插口道：「杜公子，不可以！」

西門丕在她的俏臉上輕輕地擰了一把，道：「小寶貝，現在沒妳的事……」

「呸！」

周巧兒一聲怒「呸」，呸得西門丕一臉的口水。

暫時失去功力的周巧兒，這一「呸」算是她最有力的反擊了。

「艷福不淺。」西門丕不但不生氣，反而伸出舌頭黏了一下咀唇，扭頭向劉家鳳涎臉笑道：「老婆，可別吃醋啊！」

劉家鳳「哼」了一聲，周巧兒却怒叱一聲：「無恥！」

「小寶貝別打岔。」西門歪還是一副嘻皮笑臉：「讓我跟『鴛鴦雙煞』談好交易，咱們雙方都很痛快，是不是？」

一頓話鋒，又向杜介夫笑問道：「杜介夫，你怎麼說？」

杜介夫目光一掠丁爲元、宋玲玲，毅然點頭，道：「好！我答應你。」

西門丕得意地笑道：「很好，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不過，細則方面，咱們還得詳談。」

杜介夫漠然地道：「說吧！」

西門丕道：「劍譜加圖解，不是一兩天之內可以完成，所以，我們必須暫時借用馬嘯天的別墅。」

「……」杜介夫沒接口。

「同時，爲免你們小兩口暗中留下一手，劍譜和圖解必須兩份，這也就是說，你們小兩口各製一份，而且，在製做之前和過程中，你們小兩口不准交談，還必須在我的監視之下進行。」

杜介夫禁不住苦笑道：「你，顧慮得可夠週詳。」

西門丕道：「這是我做事的原則，有條不紊，絕不馬虎。」

杜介夫又若笑了一下，道：「還有嗎？」

「有，」西門丕徐徐地接道：「劍譜和圖解完成，經我們夫妻倆審查，認可之後，還得請你杜大俠以慢動作演練一遍。」

「然後呢？」

「然後，當然是分道揚鑣，騎驢看唱本，走着瞧了。」

「我說的是放人的問題。」

「人，當然要放，不過，要等我們到達山下之後才能放人……」

「不行！」

「不行也得行，爲防萬一，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杜介夫沉思未語。

「你可以放心，我不會棄言背信的。」

「如果你我易地而處，你能放心嗎？」

「很抱歉，這一點，你必須冒一點風險，不過，我可以提醒你，我挾持周巧兒、馬勝男的目的在『擎天一劍』並藉以脫身，劍招到手和安全脫身之後，我沒有理由再留下她們……」

「……」杜介夫沒接口。

西門丕又道：「周巧兒、馬勝男都是大美人，如果說我不動心，那是欺人之談，但我老婆是醋罎子，絕不允許我留下他們的……」

杜介夫截口道：「到時候，如果你殺了她們呢？」

「我跟她們無寃無仇，爲什麼要殺她們？」

以往，你所殺的人當中，有哪一位是跟你有寃有仇的？」

「……」西門丕苦笑了一下。

「何況，周姑娘還是你老婆的殺父仇人，而你們小兩口又是殺人不眨人的『冷血殺手』……」

劉家鳳插口道：「我保証，我跟周巧兒的殺父之仇，留待以後哪兒碰上哪兒結算。」

杜介夫蹙眉未語。

對「鴛鴦雙煞」來說，目前這情況，是他們自出道以來最窩囊的時候——對方可以予取予求，他們小兩口却連還價的餘地都沒有。

西門丕又道：「關於劍譜和圖解，我的意思是馬上開始。」

杜介夫一楞，道：「馬上？」

西門丕道：「是的，你們小兩口都加把勁，明天天黑之前，應該可以完成了。」

杜介夫道：「至少你該讓我們把馬老爺的遺體安置妥當……」

西門丕截口道：「這件事可以由丁大俠去辦……」

馬勝男插口道：「杜公子，我反對妥協。」

周巧兒也接口道：「我也反對妥協。」

西門丕笑笑道：「很可惜，你們兩位大美人目前都不能做主……」

一頓話鋒，又向杜介夫道：「杜公子，咱們這兩批人在一起，絕對不是什麼愉

快的事，所以，你們小兩口早點開始工作，就能早點完成，咱們也可以早點完成交易，早點分手。」

杜介夫冷然接道：「我還在考慮中。」

西門丕陰陰地一笑道：「沒關係，我可以等。」

一直靜聽着的丁爲元插口苦笑道：「杜兄弟，沒什麼考慮的了，咱們認命吧！」

杜介夫道：「至少我要他們交出周姑娘、馬姑娘的解葯來。」

西門丕接口道：「不可以……」

不等對方接口，又自己主動解釋道：「你我都明白，周巧兒是當代武林中的頂尖兒高手，馬勝男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如果你是我，你會自己搬磚頭砸自己的脚嗎？」

杜介夫苦笑道：「這實在太不公平了。」

西門丕道：「這是你單方面的看法，我的看法可不一樣。」

「噢……」

「你們把她們交換回去之後，還可以另行設法讓她們恢復功力，那時候，我不是會增加兩個强敵，而且……」

「而且怎樣？」

「我堅持不給解葯，間接可以證明，到時候我一定放人。」

杜介夫苦笑道：「這麼說來，我只好無條件完全接受了。」

西門丕笑笑道：「本來就是……」

＊　＊　＊

現在，敵對雙方都坐在馬嘯天別墅中的花廳中，只有丁爲元例外。

燈火輝煌中，杜介夫、宋玲玲分別坐在兩張相隔一丈的桌子前，埋首揮筆疾書。

劉家鳳控制着周巧兒，馬勝男坐於一隅。

西門丕則坐於杜介夫、宋玲玲二人的中間，很認眞地監視着，以防杜介夫夫婦串通作弊，在劍譜和圖解中留下一手。

一代大俠，天子不能令的丁爲元，暫時「淪」爲僕役。

由於馬嘯天這別墅中沒有僕人，丁爲元這位當今天子的布衣好友，不但要忙着安置馬嘯天的遺體，還要張羅敵我雙方一共七個人的茶水和點心，忙得團團轉。

「鴛鴦雙煞」被迫訂城下之盟。

丁爲元大俠淪爲僕役。

這消息傳出去，一定是轟動江湖的大笑話。

幸好這情形不到一個對時，杜介夫夫婦在廢寢忘餐、全速趕寫之下，第二天午後不久就將「擎天一劍」的劍譜和圖解完成。

經過西門丕夫婦的查驗，並經杜介夫的慢動作演練一遍之後，終於完成交易。

西門丕也沒有棄言背信——他們夫婦下山之後，周巧兒、馬勝男二人都重獲自由。

不過，交易的完成只不過是解除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剩下來的問題却是一大堆。

——如何使周巧兒、馬勝男二人恢復功力？

——如何緝捕西門丕夫婦歸案？

——在緝捕西門丕夫婦歸案之前，如何防阻他們繼續濫殺無辜？如何找回玉璽？以及如何協調官方，化阻力爲助力？

經過一番週詳研討之後，決定將現有人員分成兩路，分工合作。

由於在研討過程中，丁爲元、周巧兒分別有過不同的說明和計劃。於是，丁爲元、周巧兒和馬勝男三人爲一路趕往金陵。（明代的洪武、建文二帝都以金陵爲京城，永樂帝朱棣靖難兵變取代建文帝之後，才遷都北京，並明令金陵爲南京）杜介夫、宋玲玲夫婦爲一路，跟丁玫聯路上之後，一同追緝西門丕夫婦。

這是無可奈何的辦法，表面上看來，這計劃好像還不錯。

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未來的變化，誰也不敢逆料。

＊　＊　＊

丁爲元、丁玫父女倆，其實是同時趕到馬嘯天的別墅前的。

由於當時情況特殊，丁爲元高喊「劍下留情」，「救」了西門丕夫婦之後，鬼精靈的丁玫並未出面。

之後，當杜介夫跟西門丕談判之間，丁爲元也乘機以「傳音入密」功夫通知丁玫繼續在暗中待命。

於是，當丁爲元「客串」僕役，忙得團團轉之間，同時也交付了丁玫的特殊任務——佇候在山麓，暗中追躡西門丕夫婦的行踪，並於沿途留下聯絡標示。

由於丁玫的「鬼精靈」，也由於丁玫早已跟杜介夫夫婦一樣於周巧兒手中學會了「擎天一劍」，所以，儘管追躡西門丕夫婦的任務很困難，也很危險，身爲父親的丁爲元却很放心。

＊　＊　＊

當正邪雙方先後離開馬嘯天的別墅之後，別墅中却又冒出一道幽靈似的人影來。

雖然是大白天，却還是沒法分辨出那是什麼人。

形容那個人像一道幽靈，也許是誇張了一點。

但那個人的動作確是太快了，快得不但沒法分辨出是什麼人，甚至也沒法分辨出是男人還是女人。

像一道輕烟，由別墅中冒出之後，有如天馬行空，橫挪十七八丈，投入原始森林之中。

馬嘯天這棟別墅，自它的主人馬嘯天被殺死之後，即不曾發現有別的人。

但現在，居然冒出一個人來。

這個人能避過「鴛鴦雙煞」、丁爲元及「冷血殺手」西門丕夫婦等五人的察覺，其身手之高明，絕對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

事實上，以他離去時的快速身法，誰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位頂尖兒高手。

只是，這個人究竟是誰？

還有，他又是哪一方面的人呢？

＊　＊　＊

三家村。

也許以前是只有三五家小店，才取名爲三家村。

但現在已發展成數十戶人家的小街，

但「三家村」的名稱却一直沿用下來。

三家村位於南來北往的官道上的十字路口，不論朝哪個方向走，都是百里之內沒有人烟。

所以，不論向哪一個方向走的行旅，都必須在三家村打尖。

如果時間不對時，更必須在三家村落店。

否則，不但會餓肚子，更必須摸黑趕夜路……

所以，佔地利之利的三家村，也因而發達了起來，而那數十戶人家，也全部是小吃館和小客棧。

現在，是申末時分，已接近黃昏。

專門爲往來行旅而誕生，而發達起來的三家村，也由於黃昏的接近而逐漸熱鬧起來。

位於三家村中心點的八方大客棧，是三家村中首屈一指的豪華大客棧。

「冷血殺手」西門丕、劉家鳳夫婦，就在八方客棧中的一間上房中淺酌低斟，喁喁細語着。

「會不會有人跟踪?」問話的是劉家鳳。

「妳說呢?」西門丕含笑反問。

「如果我是『鴛鴦雙煞』，我絕不甘心，更絕不服氣。」

「當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我斷定杜介夫兩口子一定會跟踪前來。」

「是的，我也斷定，很快就有消息傳來……」

一陣輕微的叩門聲打斷了他的話——一長兩短，重復三次。

劉家鳳嫣然一笑，道：「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西門丕却低聲沉喝：「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滿面風塵，約莫雙十年華的青衣少女。

「免禮。」西門丕搶先制止青衣少女行禮，並注目接道：「說緊要的。」

「是!」青衣少女嬌聲接道：「報告山主，屬下已發現有人跟踪。」

「山主」，江湖上用這種名稱的人並不多見，但不知西門丕是什麼山的山主。

西門丕道：「跟踪的是怎樣的人?」

青衣少女道：「是一個年輕小伙子，長得很帥。」

「只有一個?」

「是的。」

「好，說下去。」

「當山主和夫人岔道轉變方向時，那年輕小伙子卻在較隱蔽處做指示方向的記號……」

「是怎樣的記號?」

「是隨便畫上的一朵看不出是什麼花的小花。」

西門丕轉向劉家鳳道：「家鳳，妳以爲那年輕小伙子是誰?」

劉家鳳道：「九成九是丁玫女扮男裝。」

「何以見得?」

「因爲，他們那邊除了丁玫有『紫丁香』的綽號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的名字中有『花』，而且——」

「而且怎樣?」

「他們現有的人手方面，除了杜介夫夫婦二人之外，也只有丁玫這個年輕人夠資格跟踪我們。」

「有道理。」西門丕目光移注那青衣少女，道：「有沒有發現後繼的可疑人物?」

那青衣少女道：「回山主的話，負責後繼監視的人是飛鳳五號，據飛鳳五號說，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什麼發現。」

劉家鳳嬌哼一聲，道：「飯桶!」

西門丕道：「別怪他們，如果換上妳我，在有暗記的地方，只要目光一掃就夠了，任誰也不可能露出什麼行跡來，何況——」

劉家鳳道：「何況怎樣?」

西門丕道：「讓他們跟上來自投羅網，不是更省事嗎?」

一頓話鋒，又向青衣少女道：「飛鳳一號，那很帥的年輕小伙子現在由誰監視?」

那青衣少女道：「回山主，現在由游龍三號在監視，」

「人在哪兒?」

「就在斜對面的王記客棧中……」

＊　＊　＊

王記客棧。

華燈初上的三家村，是一天當中最熱鬧的時候。

不論小吃館、小客棧，都是高朋滿座笑語喧嘩。

王記客棧當然也不例外，例外的只是丁玫所住的那間上房。

不錯，西門丕夫婦料事如神，那個「很帥的年輕小伙子」就是丁玫所喬裝。

丁玫是美女，女扮男裝後的丁玫，當然是人間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現在，丁玫就在她的上房中負手徘徊，並不斷地低聲自語：「奇怪，已經是第三天了，他們怎麼還沒跟上來……」

她口中的「他們」，指的當然是「鴛鴦雙煞」杜介夫夫婦。

是的，已經三天了，杜介夫夫婦爲什麼還沒跟上來?

——是有了什麼意外?

——是已經跟上來了，由於要隱蔽行藏而故意不跟她聯絡?

她「劍眉」緊蹙，踱向窗前，向斜對面的八方客棧注視着。

丁玫所住的上房是樓上臨街的一間，西門丕夫婦的房間也一樣。

所以，丁玫在房間中也可以監視西門丕夫婦的行踪。

現在，丁玫就看到西門丕夫婦的房間，也是窗門洞開着，西門丕、劉家鳳兩口子正對坐在一張小桌子旁，淺酌低斟，狀至悠閒。

丁玫目光一掃之下，低哼了一聲。

就在這時候，房門上傳來輕微的敲門聲。

「誰?」丁玫頭都沒回一下。

「小的替公子爺送茶水來。」是客棧中小二的語聲。

「進來。」

「是……」

房門「呀」然而啟，滿臉職業性笑容的店小二提着水壺走了進來，一面熟練地泡茶，一面諂笑道：「公子爺，這是小店掌

櫃的朋友，由台灣帶回來的色種茶，絕對好得沒話說。」

丁玫早已轉過身來，冷冷地看着店小二，並冷冷地道：「怎樣好法？」

店小二楞了一下，才苦笑道：「這個……小的對喝茶是外行，只知道它好得不得了、了不得，却不知道怎樣好法……」

丁玫忍不住笑道：「算了，你走吧！」

「是……」

店小二口中答應着，行動上却是欲行又止。

丁玫笑問道：「還有什麼事？」

「也不是有什麼事，」店小二嚥下一口口水，道：「公子爺年紀輕輕，出門在外，一定感到很寂寞，是不是？」

丁玫微微一怔，道：「這可是無可奈何的事。」

店小二曖昧地一笑，道：「公子爺可以找一個粉頭來解解悶。」

店小二口中的「粉頭」，也就是以原始本錢換取銀子的妓女。

有腥臭的地方，一定有蒼蠅。

有「外出人」的地方，一定有妓女。

丁玫雖然還是一位年輕的黃花大閨女，却已經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了，對於這些，她當然很了解。

因此，她搖搖頭，道：「我不要，你走吧！」

說着，並回頭望了一下斜對面的八方客棧，八方客棧中的西門丕夫婦還在喝酒。

店小二道：「公子爺，小的說的這個粉頭很特別，機會難得啊！」

「如何特別法？」

「這粉頭還是清水貨，人很美，還有一副好歌喉，而且——以前還是一位官家小姐——」

「官家小姐怎會淪落風塵？」

「這叫作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呀！」

「……」丁玫定定地看着他，沒接口。

「那位姑娘才十八歲，到三家村已經七天了，一向都是賣唱不賣身，不過……」

「不過怎樣？」

「姐兒愛俏，像公子爺這樣風流倜儻的美男子，很可能會破例的。」

「破什麼例？」

「滅燭留髡啊！」

丁玫笑意盎然地道：「小二哥談吐不俗，一定喝過不少墨汁，不然怎會……」

店小二苦笑着截口道：「好漢不提當年勇，公子爺您饒了我吧！」

一頓話鋒，又笑問道：「公子爺，怎麼樣啊？」

丁玫又扭頭看了一下斜對面的西門丕夫婦，笑笑道：「我好像有點兒動心了……」

說話間，她的目光爲之一亮。

原來，店小二的背後，已多出兩個人來——一位紅衣少女，一位青衫文士。

青衫文士年約四旬出頭，一張蠟黃臉，一襲褪色青衫，襯托手中的古琴，雖然頗有書卷氣，却也有太多的落拓味道。

紅衣少女約莫雙十年華，眉目如畫，身材嬌巧，顯得楚楚可憐。

丁玫忍不住心中暗忖：「好一個我見猶憐的天生尤物，我要眞是臭男人，今宵一定……」

心念轉動間，一縷如蘭似麝的幽香由門口飄入，使得她心中一蕩，也立即提高警覺——一個家門不幸，淪落爲賣唱維生的江湖少女，怎會用這種高貴的……

念轉未畢，那紅衣少女已出指如電，凌空點了她前胸的三大要穴。

憑丁玫的身手之高，竟然不得不乖乖地受制。

其實，丁玫也不是自甘乖乖地受制，是由於那如蘭似麝的幽香使她失去了抵抗力，想不「乖」也不行。

丁玫臉色大變之間，那青衫文士却向紅衣女郎一翹拇指，道：「高明！兵不血刃，馬到成功。」

緊接着又向丁玫笑道：「丁玫，小母雞就是小母雞，插上幾根羽毛，也絕對不可能變成小公雞。」

丁玫笑道：「你是要我讚你們一聲高明？」

「不必。」青衫文士含笑接道：「妳也不必認爲是陰溝裡翻船，妳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

「當然是西門丕手下的狗腿子……」

「別說得這麼難聽，先介紹我自己，在下『青衫羽士』覃揚……」

「沒聽說過。」

「是的，在中原武林，很少有人知道，但在關外，如果覃大俠自謙是第二高手，絕對不會有人胆敢自誇第一的。」

接口的是紅衣少女。

紅衣少女不但人長得美，嗓音也很動聽。

丁玫只是披唇一哂，沒接腔。

紅衣少女又道：「目前，覃大俠是客卿地位，也是玩票性質，不是山主的手下。」

丁玫漠然地道：「那麼妳呢？」

覃揚搶先接口道：「她是西門山主手下的飛鳳一號，喬裝店小二的是游龍五號。」

丁玫又披唇一哂。

覃揚笑問道：「怎麼不說話？」

丁玫冷笑道：「你希望我說些什麼，我諒準你們也不敢殺我。」

覃揚笑道：「不是不敢殺妳，是捨不得殺妳，因爲，妳是一條大魚，可以派大用場。」

紅衣少女接着說：「挾持了妳，妳老子必然會前來自投羅網，是不是？」

丁玫披唇一哂，道：「妳很聰明。」

覃揚道：「還有，杜介夫夫婦也一定相繼前來送死。」

紅衣少女道：「覃大俠，我敢打賭，首先前來的一定是丁爲元。」

覃揚道：「何以見得？」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道：「想當然耳……」

＊　＊　＊

丁爲元當然不可能前來解救他的愛女。

此刻的丁爲元正在金陵城中中山王徐達的王府中。

徐達是大明開國元勳之一，跟丁爲元私交甚篤，草莽時期共生死患難的同袍，久別重逢，當然是把晤甚歡。

現在，丁爲元、徐達就在王府花廳中淺酌低斟，作陪客的只有一位也是大明開國元勳之一的大將軍常遇春，常遇春目前仍然是總管全國兵將的大元帥。

妙的是像這麼三位權傾朝野的大人物的歡宴，竟然連伺候的使女都沒有，而由貴爲中山王的徐達親自把盞添酒。

由這一點，也不難想到他們三人之間的交情之深，和所談的機密嚴重了。

丁爲元是帶着身中奇毒，已失去功力的周巧兒、馬勝男二人一同進京的，那麼，目前的周巧兒、馬勝男二人又在哪兒呢？

答案當然是在王府中。

那是王府中林蔭深處的一棟精緻的小樓，周巧兒、馬勝男二人是這棟小樓的臨時貴客。

八角宮燈的柔和光輝下，周巧兒坐在一張椅子上低首沉思，馬勝男則佇立窗前，凝注窗外漆黑的夜空，默然無語。

夜鶯在歌唱。

夜來香的清香隨風飄來，沁人心脾。

氣氛靜謐而安祥，但室內的兩位大美人根本沒領略到而在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良久，良久之後，仍然佇立窗前的馬勝男首先打破沉寂，嘆了口氣，道：「周姊，妳說，那位御醫眞能解除我們所中的奇毒嗎？」

周巧兒肯定地道：「一定的，否則，我們又何必從老遠趕到京城來。」

馬勝男道：「奇怪，那位御醫既然是元朝的御醫，當今的朱家皇帝怎麼還敢用他？」

「他本來是漢人。」

「哦……」

「何況，他醫術無雙，是名符其實的當代第一神醫。」

「這麼說來，只要見到那位御醫，妳我就可以恢復功力了？」

「那是當然。」

「只是——」

周巧兒訝問道：「只是怎樣？」

馬勝男道：「今上會讓他替我們這些江湖人解毒嗎？」

周巧兒道：「通常情況下是不可能，但有丁大俠出面，就絕對沒問題……」

「因爲，丁大俠是今上的布衣朋友？」

「這可不是『假』的，妳沒見到丁大俠跟中山王和常大將軍相見時的那股熱絡樣兒？」

馬勝男笑笑道：「丁大俠可眞是一個怪人。」

周巧兒一怔，道：「此話怎講？」

馬勝男道：「妳想想看，如果他不在江湖上混，現在不也是一位很有權勢的什麼王了嗎？」

周巧兒道：「這叫作人各有志啊……」

一聲貓頭鷹的刺耳叫聲打斷了她的話，一楞之下又蹙眉道：「王府花園中，怎會有貓頭鷹？」

馬勝男神秘地一笑道：「貓頭鷹可不懂得什麼王府禁地啊！」

一頓話鋒，又道：「周姊，我想，現在我該向妳說老實話了。」

周巧兒蹙眉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馬勝男道：「沒什麼意思，我只是告訴妳，我是沒有中什麼毒……」

周巧兒臉色一變道：「那……妳的目的何在？」

馬勝男道：「當然是爲了『擎天一劍』，所以……」

周巧兒截口冷笑道：「我早就活得不耐煩了，妳乾脆殺了我吧！」

「殺妳？我怎麼捨得呢……」

馬勝男邊說邊在周巧兒的香腮上輕輕扭了一下，道：「姑且撇開『擎天一劍』的絕招不說，殺妳這樣的大美人，豈非是暴殄天物。」

周巧兒「哼」了一聲，道：「我人一個，命一條，想要『擎天一劍』，別想！」

馬勝男很自信地一笑，道：「這些，不勞費心，我自有辦法……」

說話間，外間又傳來三聲急促的貓頭鷹的叫聲。

馬勝男話落手起，周巧兒隨之失去知覺。

＊　＊　＊

王府花廳中。

丁爲元、徐達和常遇春都有了六分酒意，但身爲東道主的徐達却還在頻頻勸酒。

常遇春一把奪過徐達手中的酒壺，笑道：「王爺，該適可而止了。」

徐達搖首笑道：「不行，今宵不醉不休。」

常遇春道：「王爺忘了，待會還要進宮面聖？」

「這個……」徐達微微一怔之後，又笑道：「沒關係，跟爲元兄一起去，今上也不好意思擺皇帝架子的。」

常遇春啞然失笑道：「說的也是，何況，爲元兄還是爲了今上的事情而來的。」

丁爲元含笑接口道：「話是不錯，不過，酒還是到此爲止的好。」

徐達點點頭，道：「也好，且等面聖回來，再作通宵之飲吧！」

門口適時傳來一串陰冷語聲，道：「別作夢了，你們三個都準備去陰曹地府吧！」

那是一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青衣婦人，不但風韻猶存，而且美而兼具一股子無形媚勁。

此人就是跟大悲神尼、一心大師與馬嘯天齊名的木明珠。

她的身邊還站着一名臉色陰沉的中年文士。

室內的三人齊都一楞之後，丁爲元搶先問道：「妳是誰？」

木明珠也一楞，道：「丁爲元，你……竟然不認識我？」

丁爲元道：「我就是不認識妳才問呀！」

木明珠扭頭瞧向青衫文士，青衫文士苦笑道：「這個丁爲元是假的。」

他們背後傳來一串朗笑聲，道：「不但這個丁爲元是假的，連王爺和大將軍也全是假的……」

木明珠頭也不回地問道：「你才是眞正的丁爲元？」

「不錯。」

「你早已算準我們會來？」

「不錯。」

「你也知道我身邊的人是誰？難道不是馬嘯天？」

「高明！」

「過獎！」丁爲元含笑接道：「其實，只是有腦子的人都可以想到，化身千萬，功力高絕的『千面神魔』馬嘯天，又豈是那麼易會被人殺死的，何況……」

木明珠、馬嘯天都已經轉過身來，馬嘯天並截口問道：「何況怎樣？」

丁爲元悠悠地道：「何況，你的寶貝女兒，早就露出了馬脚。」

「我女兒露出了什麼馬脚？」

「其實，也談不上露出馬脚，只是一路行來，我暗中冷眼觀察，斷定她並未中什麼毒。」

「噢……」

「也由於這一發現，我才斷定別墅中死的是你的替身，不但你們父女倆早就串通好，甚至也早跟西門丕夫婦串通好了。」

「高明！」

「這是說，我的判斷沒錯？」

「完全正確。」馬嘯天冷笑道：「只是，你也有百密一疏的時候。」

丁爲元一怔，道：「是嗎？」

木明珠插口冷笑道：「丁爲元，你却不知道周巧兒已被勝男挾持了？」

丁爲元「哦」了一聲，道：「原來方才馬兒說的是這個。」

木明珠又冷笑一聲，道：「丁爲元，你夠沉着。」

丁爲元道：「我斷定周巧兒沒有什麼危險，我當然夠沉着。」

* * *

周巧兒不但沒有什麼危險，而且，現在還寶相莊嚴地在盤坐行功。

地點就在她原先被馬勝男所制的房間中。

房間中另外還有三個人——「笑煞星」朱烈、馬勝男、和一位鬚髮花白的錦袍老人。

錦袍老人就是曾任元朝御醫，現已轉任明朝御醫的當代神醫古軍。

目前的四人中，除了正在行功、寶相莊嚴的周巧兒臉上一片冷肅之外，其餘三位都是各有各的表情。

——古軍定定地看着周巧兒，目中和臉色中都充滿着關懷和安慰。

——馬勝男木立一邊，一臉的沮喪。

——朱烈却瞧瞧周巧兒，又瞧瞧馬勝男，一副强忍笑意的怪模樣。

這情形，可以想見，周巧兒所中的毒已經解除了，馬勝男却已被制住了穴道。

當然，這是古軍、朱烈二人分工合作的結果。

* * *

花廳內外。

木明珠冷笑道：「你以爲我們殺不了她？」

丁爲元道：「妳怎麼想，就怎麼算吧！」

木明珠臉色一變，道：「你已另外安排助手，將周巧兒救下來了？」

「妳的反應很快啊！」

「是一心還是大悲？」

「像此等小事，怎會勞動他們二位。」

「那——是朱烈？」

說到曹操，曹操就到，朱烈已偕同周巧兒來到了丁爲元的身邊。

朱烈並含笑接道：「多謝馬夫人的關切！」

馬嘯天向木明珠苦笑道：「明珠，看來只好一個換一個了。」

丁爲元搶先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馬嘯天道：「我的意思是，用你的女兒交換我的女兒。」

丁爲元道：「你幾時挾持了我的女兒？」

「不是我，是西門丕夫婦挾持了你的女兒。」

「……」丁爲元沒接口。

「怎麼？你不相信？」

「我相信，但我更相信我的女兒雖居虎口，却是安如泰山，所以，所謂一個換一個，根本用不着。」

馬嘯天臉色一變，道：「你打算怎樣？」

丁爲元悠悠地道：「待會你就可以把你女兒帶走。」

馬嘯天深深地看着他。

丁爲元笑問道：「不認識我？」

馬嘯天深深地吸了口氣，道：「說你的條件？」

「沒有條件，不過……」丁爲元神色一正，道：「我有幾句很冒昧的話……」

木明珠截口道：「旣然你自己都覺得很冒昧，那就免談！」

丁爲元笑笑道：「可是，站在我的立場，是非說不可。」

馬嘯天漠然地道：「說吧！」

丁爲元道：「如果說，憑賢伉儷的身份，會去捧西門丕夫婦的臭腿，打死也不相信，可是……」

木明珠截口道：「可是怎樣？」

丁爲元道：「事實上，賢伉儷却是在幫西門丕夫婦的忙。」

木明珠道：「那麼，你以爲呢？」

丁爲元正容道：「我爲賢伉儷設身處地着想，只有兩個可能……」

「是哪兩個可能？」

「第一，是由於對過去大悲，一心的積怨未消？」

「唔……」

「第二，是由於最近對那批元廷珠寶徒勞無功，太不甘心？」

「……」木明珠沒接口。

「由於這兩個原因，根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原則，才主動幫西門丕夫婦的忙，製造我方的困擾。」

「……」木明珠仍未接口。

丁爲元笑問道：「我的猜想對不對？」

馬嘯天搶先答道：「大致是說對了。」

丁爲元神色一正，道：「裡面的三位都已中了慢性毒藥，如非是我事先防範，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

馬嘯天道：「那與我何干？」

丁為元道：「怎能說與你不相干？為了這一時之快，而造成嚴重後果，縱然你能逃過王法的制裁，深夜捫心，你能安心？」

馬嘯天臉色一沉，道：「你是在教訓我？」

「豈敢，」丁為元沉聲道：「我是說理，也是向二位情商……」

「情商什麼？」

「請二位退出這場紛爭……」

「然後呢？」

「成佛成魔，全在二位方寸之間，今後的事，我管不着，不過——」

「不過什麼？」

「不管目前二位接不接受我的情商，令嬡立刻無條件奉還……」

微頓話鋒，又沉聲喝道：「來人，將馬姑娘送過來！」

「是！」

一名勁裝漢子帶着垂頭喪氣的馬勝男快步走了過來，後面還跟着周巧兒。

丁為元扭頭向周巧兒道：「周姑娘，請將馬姑娘扔給她老子。」

「是！」

周巧兒嬌應聲中，順手抓起馬勝男，向花廳中的馬嘯天扔了過去。

馬嘯天接過馬勝男的嬌軀，並順手解開被制穴道之後，馬勝男却向乃父撒嬌，道：「爹，您要替我出氣。」

馬嘯天目注丁為元道：「這一份情，我記下了。」

丁為元道：「小意思，請勿掛齒。」

馬嘯天道：「看情形，這位周姑娘所中的毒，已經解除了？」

丁為元道：「不錯。」

「這就是那位御醫的傑作？」

「不錯。」

「據我所知，你們到這兒才不過半天，那位御醫難道事先等在這兒的？」

馬嘯天「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丁為元道：「明白了什麼？」

馬嘯天道：「你是利用你的特殊身份，調動官府驛馬，晝夜兼程通知徐達或常遇春，才能使御醫事先等在這兒？」

丁為元笑道：「是的，看來，我什麼事情都不可能瞞過你。」

馬嘯天苦笑道：「很遺憾，我總是先知後覺。」

丁為元含笑接道：「原來閣下也懂得謙虛，不過，我倒希望你能理智一點，接受我的情商。」

馬嘯天道：「這……恐怕會教你失望，但也不是完全失望。」

「此話怎講？」

「我這個人，是屬於『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那一型的貨色。」

「這是說，你我之間，必須見過眞章才行？」

「不是你我之間，我只是想領教一下威鎮天下的『擎天一劍』。」

「哦……」丁為元目光掠向周巧兒。

周巧兒一臉冷漠，未接口。

馬嘯天道：「只要周姑娘的『擎天一劍』能教我心服，我承諾，我們兩口子十年之內，不過問江湖中事……」

不等有人接口，又笑問道：「周姑娘，願意賜教嗎？」

周巧兒笑笑道：「晚輩當捨命奉陪。」

馬嘯天道：「沒那麼嚴重，我們只是點到為止，如果妳的劍招能讓我心服，我在十年之內絕對不過問江湖中事，即使萬一妳承讓了，我也看在丁大俠無條件還我女兒的情份上，今宵的事，到此為止，但不會退出這一場紛爭。」

頓住話鋒，又笑問道：「請問還有沒有別的意見？」

丁為元插口道：「沒有了。」

馬嘯天道：「周姑娘才解毒不久，要不要調息一下？」

周巧兒道：「不必。」

馬嘯天道：「那麼，我們到外面去……」

扭頭瞧了一下已昏迷不醒的冒牌王爺、大將軍、丁為元等三人，取出三粒解藥，扔給丁為元道：「一人一粒，清水送服，盞茶之後可解。」

「多謝！」

丁為元隨手將解藥遞給一身勁裝漢子，並交代一番之後，才含笑說道：「諸位請，在下帶路……」

刻意遺漏　劍譜精華

王府演武廳中。

燈火輝煌下，馬嘯天、周巧兒相距八尺，一臉肅容地對峙着。

如果用「嶽峙淵停」來形容目前這兩位，一點都不算誇張。

兩人都像一尊石像，紋風不動，甚至連呼吸也好像都停止了。

唯一能顯示他們不是石像的，是四道集冷厲、沉穩、自信於一爐的目光——好像雙方都有自信，于即將展開的驚天一擊中，一定能擊敗對方。

除了兩位當事人之外，旁觀的只有丁為元、朱烈、木明珠、馬勝男等四位。

四位旁觀者也似乎感染到目前這緊張、凝重的氣氛，全部屏住呼吸，一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深恐一眨眼就會失去這難得一見的精彩搏鬥。

驀地——

冷芒一閃——就像暴風雨中的閃電劃破長空，石破天驚的搏鬥隨之展開。

看不清劍招，更看不清人影。

看到的只是一團晶幕在翻滾、飛躍、糾纏……

可惜的是，發動得快，結束也快。

在旁觀者感覺中，好像只不過是三兩下就結束了。

而且，也好像方才那石破天驚的一擊，根本不曾發生過一樣。

雙方仍然是相距八尺。

周巧兒仍然是一臉冷肅，馬嘯天却是尷尬地一笑，道：「多謝手下留情！」

原來馬嘯天前胸的衣衫上，被劃破兩個「×」，但却只傷衣衫而無傷及皮肉。

試想，如果不是點到為止，如果不是周巧兒「手下留情」，那後果又豈堪設想！

但馬嘯天話聲才落，演武廳外却發出一聲沉叱：「孽種找死！」

「轟」地一聲，演武廳外的花圃中，發

出一聲霹靂巨震。

室內羣豪臉色一變間，外面又傳出一聲佛號，道：「無量壽佛！諸位施主請放心，現在暫時沒事了……」

話聲中，室內羣豪已紛紛掠向花圃中。

星光下，花圃中並肩站着三位中年道士。

旁邊，一名身材高大，鬚髮棕赤的半百老者，頹然沮喪地呆立着。

十多丈外，被炸成一個徑逾丈五，深達五尺以上的大坑。

對於三位道士，沒有人認識。

但對於那赤髮老者，丁爲元、朱烈、木明珠、馬嘯天等人却都是認識的。

那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火靈官」淳于杰，也有人稱之爲「赤髮靈官」。

淳于杰不但擅長各種火器，武功也是一流。

剛才那情形，不難想見。

那是淳于杰企圖乘演武廳內羣豪分神之際，以霸道火器偷襲，如非是那三位道士及時化解，那後果絕對是慘不忍覩的。

只是，這三位陌生的道士，到底是什麼來歷，竟能及時化解這樣的危機。

丁爲元、朱烈、馬嘯天、木明珠等人都有自知之明，像方才那情形，即使自己出手，也不見得做得比那三個道士更好。

這些，都是丁爲元等人掠到花圃之後，目光一觸之下的感覺。

但那三位道士中站在正中，也可能是爲首的一位，卻打了一個稽首，搶先高喧佛號，道：「無量壽佛！恭喜諸位施主善體天心，化解了一場殺劫。」

聽這語氣，敢情他們早就到達現場，也聽到了羣豪談判的經過。

羣豪都暗道一聲「慚愧」，丁爲元並抱拳長揖道：「多謝道長義施援手，敬請三位道長賜示法號上下？」

三位道士一齊還禮，仍由當中的一位答話，道：「丁大俠請勿多禮，貧道玄眞，這是二位師弟玄清、玄雲……」

邊說邊抬手向左右一指，並含笑道：「貧道師兄弟來自青城玄武觀。」

丁爲元心中一震，道：「據說，青城玄武觀是當年長春眞人退隱之後的修眞之所？」

玄眞道長正容道：「是的，長春眞人就是貧道師兄弟的師祖。」

丁爲元歉笑道：「失敬，失敬，不知者不罪，請道長當面恕過。」

是長春眞人的嫡傳徒孫，那麼，方才能輕易化解危機，就不足爲奇了。

所以，丁爲元的話，的確是言出由衷，不是一般的應酬話。

馬嘯天接口笑問道：「相傳長春眞人曾嚴禁門下弟子介入江湖是非，道長怎會……」

玄眞道長截口道：「先師叔不許本門介入江湖是非是實，但貧道此行，也是奉命行事。」

馬嘯天「哦」了一聲。

丁爲元接問道：「如果在下猜想不錯，道長一定是奉長春眞人的遺柬行事？」

「是的，」玄眞道長正容說道：「雖然劫數天定，但畢竟跟本門有關，所以，儘管有諸位出面，本門弟子却不能不協助一臂之力。」

丁爲元笑道：「能有長春眞人門下出面，事情就好辦了。」

玄眞道長也笑道：「丁大俠，貧道說的是助一臂之力，周姑娘、杜大俠伉儷才是主角，貧道跟諸位都不過是跑龍套的。」

「道長太謙了。」

「不是謙虛，貧道是實話實說。」

「那麼，道長何以教我？」

「丁大俠太言重，貧道担當不起。」

「不是，『言重』，是禮數。」

「好吧！」玄眞道長苦笑道：「貧道沒什麼指教，只有一個請求。」

丁爲元正容道：「道長請吩咐。」

玄眞道長道：「丁大俠對目前京城中的危機，已經知道多少？」

丁爲元一怔，道：「這個，在下還談不上什麼了解，只不過是猜想到一定潛伏不少西門丕夫婦的爪牙。」

「不錯。」

「這位火靈官，就是西門丕的爪牙之一？」

「是的，那麼，對手西門丕夫婦本人，丁大俠又知道多少？」

「這……在下很慚愧，到目前爲止，還只知道他們已盡獲貴門的『太乙劍法』這一點而已。」

玄眞道長道：「事實上，他們還獲得了當年『東邪』、『西毒』的部份武學。」

丁爲元臉色一變，道：「這……就更需要道長們鼎力相助了。」

玄眞道長道：「這是本門責任，本門弟子都義不容辭，不瞞丁大俠說，除了貧道和二位師弟兼程來京協助丁大俠維護京都治安之外，大師兄玄妙正在追躡西門丕夫婦的行踪……」

＊　＊　＊

「貧道玄妙……」

「我不管你什麼妙不妙，你如果不立刻讓開，連你也一併拿下！」

對話的就是玄妙道長和西廠追捕「鴛鴦雙煞」的二檔頭朱自立。

地點是在官道旁的一片松林中。

玄妙道長沒有追上西門丕夫婦，却趕上追躡西門丕夫婦的杜介夫夫婦正受到西廠高手的圍捕。

朱自立曾經跟羣俠們打過交道，當然認識杜介夫夫婦，也知道杜介夫夫婦不是壞人！

但問題是，目前的杜介夫夫婦是欽犯，朱自立公事公辦，不講交情，堅持要杜介夫婦自動受縛，一同進京。

這眞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

杜介夫夫婦既不能自動受縛，也不便硬闖突圍。

就在這時候，玄妙道長適時趕來。

玄妙道長趕到的同時，就以傳音入密功夫向杜介夫夫婦說明自己的來歷和來意。

因此，杜介夫夫婦樂得「隔岸觀火」，好像變成不相干的局外人了。

玄妙道長笑問道：「朱大人要緝捕杜大俠夫婦，是由於他們是盜玉璽的欽犯？」

朱自立怒哼一聲，道：「廢話！」

「不是廢話。」玄妙道長含笑接道：

「朱大人知不知道眞正盜玉璽的是誰？」

朱自立冷笑道：「難道是你？」

「不錯。」

「眞的？」

「這是要殺頭的事，豈能開玩笑？」

「那麼拿來！」

「朱大人是要玉璽？」

「當然！」

「可以，先讓杜大俠夫婦離去，貧道自會交出玉璽，隨你進京。」

朱自立沉聲道：「不行，你們三個都必須跟我一同進京……」

這同時，玄妙道長却向杜介夫夫婦傳音說道：「賢伉儷快走，咱們三家村碰頭……」

因此，朱自立話沒說完，杜介夫夫婦已出其不意地長身越過圍堵他們的西廠高手，疾射而去。

＊　＊　＊

由表面上看來，杜介夫夫婦好像太不夠意思——只顧自己脫身，不管別人的死活。

但冷靜想想，却是理所當然。

——憑長春眞人嫡傳門下，西廠高手又怎能困得住他。

——玄妙道長既然主動扛下來，並要他們先走，在三家村碰頭，必有深意，又何必浪費時間？

所以，他們毫不猶疑地先走了。

＊　＊　＊

中山王府花圃中。

丁爲元一聽說玄眞道長的師兄正在追躡西門丕夫婦，不由含笑接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玄眞道長道：「現在，言歸正傳，說到貧道的請求……」

話鋒一頓，又道：「聽說，丁大俠是當今皇上的布衣好友？」

「是的。」

「丁大俠也準備今宵偕同中山王進宮面聖？」

「是的。」

「那麼，請轉奏皇上，維護皇宮和京城安全，由貧道師兄弟一肩承担，不過——」

玄眞道長欲言又止。

丁爲元接問道：「不過怎樣？」

玄眞道長道：「由於貧道師兄弟是方外人，所以，必須由西廠、錦衣衞士派出高手協調行動，才能方便行事。」

「這一點，在下自信可以辦到。」

「還有，貧道也希望諸位當中，能留下一位協助貧道。」

「沒問題。」丁爲元扭頭向朱烈笑道：「看來只好偏勞朱兄了！」

朱烈含笑接道：「行！誰教我是勞碌命哩！」

丁爲元笑笑之後，又向玄眞道：「道長還沒說出你的請求哩！」

玄眞道長道：「貧道已經說過了。」

「就是方才說的這些？」

「不錯。」

「如果這也算是請求，待會，在下一定在皇上面前提出一個眞正的請求……」

「是不是請求封逍遙自在王？」

「不！我現在已經算是一位逍遙自在王了。」丁爲元含笑接道：「我所說的請求，是請皇上加封道長師兄弟爲『護國佑民』或者是『乾坤正氣』大眞人之類……」

玄眞截口笑道：「無量壽佛！丁大俠盛情，貧道只好心領了。」

丁爲元苦笑道：「馬屁拍在馬腿上，眞是掃興得很。」

緊接着，却向馬嘯天、木明珠笑問道：「賢伉儷是否有興趣參與這一宗大功德呢？」

一直顯得意興闌珊的木明珠搶先答道：「算了，敗軍之將，不足言勇，嘯天，咱們走！」

她是說走就走，拉着馬嘯天父女長身疾射而去。

玄眞道長輕輕一嘆，道：「看來，今後還免不了麻煩。」

「也只好到時候再說了。」丁爲元苦笑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兩句話，看來是無懈可擊的！」

＊　＊　＊

三家村王記客棧中。

西門丕、劉家鳳緩步進入了丁玫的房間，覃揚含笑說道：「山主，幸不辱命。」

西門丕目光一掠穴道被制的丁玫一眼，道：「很好，這是大功一件……」

覃揚截口笑道：「大功必有大賞。」

西門丕道：「覃兄想要什麼，請直說。」

覃揚曖昧地一笑，道：「山主知道，我這個人別無所好……」

劉家鳳截口笑道：「只不過是寡人有疾。」

覃揚含笑點頭，道：「山主夫人說『對』了。」

西門丕道：「這好辦，飛鳳隊員中，你喜歡誰就挑誰。」

覃揚道：「多謝山主！這話山主早就說過，我也敬領過了。」

西門丕一怔之間，劉家鳳笑問道：「看情形，覃揚是看中了丁玫這淸水貨？」

覃揚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

西門丕道：「這好辦……」

「山主答應了？」

「我爲什麼不答應，反正我自己也不能享受。」

西門丕邊說邊向劉家鳳投過無奈的一笑。

劉家鳳沉着臉，哼了一聲。

西門丕又道：「現在，覃兄就可以帶着她先回山去，回到山上，可以要如何，便如何，可是，我要特別提醒你，別在半路上出什麼紕漏。」

覃揚道：「山主請放心，煮熟了的鴨子，絕對飛不了！」

一頓話鋒，又道：「怎麼？山主伉儷暫時不回山？」

「我們還要等『鴛鴦雙煞』前來上鈎。」

「要不要我留下來，協助一臂之力？」

「不必，覃兄還是早些回山去，一來可以早點享受淸水貨的滋味，二來也可以代我坐鎮根本重地，以防萬一。」

「好……那我先走了……」

說完，立即加點了丁玫的啞穴，抓起來向肩上一搭，就匆匆離去。

西門丕向飛鳳一號沉聲說道：「一切按預定計劃，妥爲佈置。」

「是——」

＊　＊　＊

在距三家村五里外的官道旁，「鴛鴦雙煞」杜介夫夫婦受到了狙擊。

西門丕所安排的是四個短裝老者，四個中年文士，十四個年輕人。

十四個年輕人中七男七女，顯然都是所謂「游龍」、「飛鳳」隊的隊員。

首先出手的是四個短裝老者，兩個使刀，兩個使劍。

杜介夫夫婦以一對二，杜介夫對付兩個使刀的，宋玲玲對付使劍的。

四個短裝老者都具有一流身手。

當然，要狙擊像「鴛鴦雙煞」這樣的絕頂高手，西門丕不可能派出上不了枱盤的角色。

但很不幸，四個短裝老者在杜介夫夫婦手中，沒超過三十招就山已濺血橫屍。

接下來的是四個中年文士。

四個中年文士比四個短裝老者好像要强上一兩籌，使的兵刃也是奇門兵刃——一個使「子母金環」，一個使「流星鎚」、一個使「方天短戟」、一個使「九節鋼鞭」。

杜介夫夫婦正是以一對二。

四個中年文士儘管是身手高於已死的四個短裝老者，也不過是多支持了二十多招。

也就是在第五十一招上，雙戰杜介夫之一那個使流星鎚的中年文士，他手中的流星鎚忽然不由自主地擊中了他同伴的腦袋。

「霍」地一聲，那位同伴腦漿四濺，當場倒斃。緊接着，冷芒一閃，他自己的腦袋也隨之滾落一旁。

杜介夫一舉搏殺兩個强敵之後，朗聲笑道：「玲玲，加點勁……」

事實上，杜介夫的話是多餘的……他的話聲未落，雙戰宋玲玲的二人中，已有一個被一劍穿胸，發出一聲慘號。

另一個也緊接着發出半聲慘號，仰身倒了下去，死因是眉心中的一個血洞。

死了八個，補上來的是十四個年輕男女。

十四個年輕男女分成七組，每一組都是一男一女的配搭。

七組人員分站七個方位，顯然擺的是「七星劍陣」，將杜介夫夫婦困在核心。

毫無疑問，這才是這批狙擊手的主力。

杜介夫夫婦是大行家，當然了解「七星劍陣」的威力。同時，對那七對年輕男女的資質之佳和氣度的沉穩，也不由地暗自激賞。

但激賞之餘，同時也暗中感到爲難。

他們心中明白，儘管「七星劍陣」威力無儔，但他們都自信即使不使出「擎天一劍」的絕招，也可以衝殺出去。

衝殺出去，是完全憑超絕的身手硬幹。

硬幹的結果，那十四個年輕男女，至少有一半要遭殃。

憑杜介夫夫婦的仁俠胸懷，要殺掉像這樣的七八個年輕人，當然於心不忍。

但問題是，他們有衝殺出去的力量，卻沒有「不殺傷對方就能衝出去」的辦法，因爲，他們不了解「七星劍陣」的玄妙變化。

因此，他們一見對方的劍陣，夫妻倆就互視着苦笑了一下。

杜介夫並以「傳音入密」功夫說道：「玲玲，看情形，我們只好盡可能減少殺孽了……」

宋玲玲默然點了頭。

「打！」

一綫白影由十來丈外的雜木林中疾射而來。

杜介夫以兩指夾住。

那是一個紙團——是玄妙道長所發的紙團。

紙團中寫了些什麼，旁人也無法知道。

但由杜介夫夫婦看過之後，既驚又喜的表情上判斷，紙團上是好消息壞消息兼具的。

杜介夫夫婦才看完那紙團，劍陣外面已多出兩個人來。

那是西門丕、劉家鳳夫婦。

此時，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

晨光曦微中，西門丕寒着臉，沉聲問道：「杜介夫，方才那人是誰？」

杜介夫漫應道：「是一位才見過一次面的好朋友。」

「我問他姓甚名誰？」

「他法號玄妙，來自青城山玄武觀。」

西門丕臉色一變，道：「是長春眞人的傳人？」

杜介夫冷笑點頭道：「不錯。」

「他那紙團上寫些什麼？」

「他說，你這批年輕劍手，資質不錯，也還沒有做過什麼壞事，要我手下留情。」

「……」西門丕「哼」了一聲。

「他還說，丁玫姑娘已被你挾持，要我最好擒下你們夫婦作爲交換……」

「作夢！」

「有時候夢也可以成眞的。」杜介夫神色一正，道：「山主大人，別人都關心你這批資秉奇佳的年輕劍手，你自己却忍心讓他們……」

西門丕截口冷笑道：「少廢話，只要你們夫婦有力量殺死他們，我自會替他們報仇。」

杜介夫道：「我不忍心殺他們，也沒有殺他們的必要……」

「你打算投降？」

「笑話，山主大人，我不用殺傷一個人，也有辦法闖出這『七星劍陣』，你信不信？」

「不信！」

「那你就等着瞧吧！」

西門丕舉手一揮，沉聲喝道：「發動劍陣。」

「是！」

暴喝一聲，七組男女像走馬燈一樣地圍着杜介夫夫婦快速地游走起來。

杜介夫夫婦存心見識一下「七星劍陣」的威力，同時也想看看那十幾個年輕劍手到底高明到什麼程度。



馬嘯天與周巧兒正鬥得難分難解。

因此，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兩人背靠背，凝神注視對手的動靜，一面悄聲交換意見。

那七組劍手游走七匝之後，忽然十四劍齊發，一齊向杜介夫夫婦集中刺了過來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杜介夫夫婦被震得手臂發麻，幾乎把持不住手中的長劍。

一招硬拚，杜介夫夫婦已領略到「七星劍陣」的威力和玄妙，同時，也察覺到對方十四人的個別功力，也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杜介夫夫婦每人都接下對方三組的攻勢，也就是一個人接下六支劍的攻勢。

剩下的一組却以眨眼之差，乘杜介夫夫婦接下六支長劍的瞬間，分別刺向他們的左胸。

如果換上稍次一點的對手，即使能接下六劍齊發的攻勢，也難逃後發的一劍穿胸之危，這就是「七星劍陣」的厲害之處。

但「鴛鴦雙煞」絕對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他們不但接下六劍齊發的攻勢，也避過了後發一劍的一劍穿胸之危。

而且，那後發一劍的劍手的長劍，還被震得盪了開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後發一劍的長劍才被震開，領先發動的六支長劍又已攻到，而且，比第一次更快速，更具威力。

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聲中，「七星劍陣」已反覆發動了七次攻勢。

七次攻勢中，一次比一次快速、奇詭，也一次比一次更具威力。

這情形，幾乎使杜介夫夫婦有招架不住之勢。

當然，杜介夫夫婦之所以「幾乎招架不住」，主因是他們不忍殺傷對方而只守不攻。

當他們一連接下對方十次衝殺之後，杜介夫忽然沉喝一聲：「天樞搖光！」

「天樞」、「搖光」是七星劍陣的首尾，就像是人的腦袋和雙足。

所謂打蛇打在七寸上。

懂得「七星劍陣」奧妙的行家，一定是先攻「天樞」，也就是「打蛇的七寸」。

杜介夫夫婦本來是不懂這些的。

他們之所以懂得這些，是由於玄妙道長方才那紙團中洩了天機。

劍陣外的西門丕一聽杜介夫說出「天樞搖光」，立即臉色大變地沉喝一聲：「快退！」

但事實上已經退不了了。

一串金鐵交鳴聲中，「天樞」位上的一對劍手長劍被震飛，人也被「定」在當場。

「搖光」位上的劍手也同時被定住。

這是「鴛鴦雙煞」同時發動攻勢下的傑作。

這還是杜介夫夫婦宅心仁厚的結果，否則，那兩對劍手不止是被「定」住，而是當場濺血橫屍。

兵敗如山倒。

緊接着，「噹噹」震響不絕，長劍紛飛，悶哼連連，其餘五對劍手的長劍全被震飛，人也都被「定」在當場。

杜介夫夫婦冷笑緩步走出劍陣。

西門丕夫婦臉色鐵青，默然不語。

少頃過後，劉家鳳首先怒聲道：「杜介夫，有什麼好笑的？」

宋玲玲嬌笑如故地道：「好奇怪啊！人家要笑，妳也管得着。」

西門丕接口道：「別得了便宜還賣乖，老實說，你們雖然沒殺我的劍手，但我一點也不領情。」

杜介夫含笑接道：「山主大人，我們可不是爲了要你領什麼情，才不殺你的劍手的……」

西門丕截口道：「我也諒準你們不懂得『七星劍陣』的玄妙。」

「但我們畢竟闖出來了。」

「那絕對是玄妙雜毛給了你們指點，才闖出來的。」

「這一點我承認。」杜介夫神色一正，道：「提到玄妙道長，我要提醒你一聲……」

西門丕冷笑道：「不用，你尾巴一翹，我就知道你想幹什麼。」

「是嗎？」

「你認爲我的武功源出長春眞人？」

「唔……」

「所以，你認爲玄妙那雜毛是來清理門戶的，希望我臨崖勒馬？」

「你不領情？」

西門丕屈指輕彈劍面，道：「我只想現買現賣，領教你們的『擎天一劍』。」

話落招隨，夫妻倆同時發動攻勢，而且，果然是現買現賣，使的是新練成的「擎天一劍」。

男對男，女對女，西門丕找上杜介夫，劉家鳳找上宋玲玲。

比較上來，西門丕的劍招熟練而渾然一體，不像初學乍練的新手，而劉家鳳却顯得生澀而不能得心應手。

杜介夫從容應敵中，已看出對手兩口子的優劣之處，而沉聲喝道：「玲玲，三六，活的……」

「玲玲」、「活的」，意思都很明顯，但「三六」二字却令人莫測高深。

西門丕再聰明，一時之間也猜不透那「三六」二字的涵義，只是本能地認爲杜介夫是要宋玲玲擒活的，因而立即沉喝一聲：「家鳳當心！」

喝聲中，杜介夫夫婦的劍招忽然一變，西門丕立即被迫而連連後退，劉家鳳却於一聲驚呼中被宋玲玲架住長劍，跟那十四個劍手一樣，被「定」在當場。

劉家鳳被生擒活捉，自己被迫得連連後退，但西門丕好像並不着急，而且奮力攻出一招之後，居然脫離了杜介夫的控制，沉喝聲道：「停！」

「停」字聲中，人已疾退三丈之外。

杜介夫沒有追擊，只是聳肩一笑，道：「巾幗猶勝鬚眉，看來，我的老婆比我强得多了。」

「不見得。」西門丕含笑接道：「你不用得了便宜還賣乖，儘管你們在『擎天一劍』的劍招中藏了私，你還是擺平不了我。」

杜介夫道：「你……還能笑得出來？」

西門丕道：「我爲什麼不能笑出來？」

杜介夫道：「你認爲有丁玫姑娘可以交換，有恃無恐？」

「你也很聰明啊！」

「好吧！咱們一個換一個。」

「不忙，我要先了解『擎天一劍』的情形。」

「你已經明白我是藏了私，還有什麼須要了解的？」

「但我必須要問。」西門丕沉思着道：「方才，你那『玲玲、三六、活的』的那句話中的『三六』，就是表示用第三十六式？」

杜介夫含笑點頭，道：「不錯。」

「『擎天一劍』是一招三十六式？」

「不錯。」

「後面六式才是『擎天一劍』的精華？」

「是的，最後一式，更是精華中的精華。」

西門丕冷笑道：「方才，你施展第三十六式，還是沒能把我怎麼樣。」

杜介夫笑問道：「要不要我誇讚你一聲高明？」

「那倒不必，不過——」。

「不過怎樣？」

「有一點我還沒想通，要請教一下。」

「說吧！我保證不讓你失望。」

西門丕沉思着道：「在馬嘯天別墅中，你們小兩口繪那劍譜圖解時，沒有交談的機會。」

「……」杜介夫「唔」了一聲。

「也沒有以眞氣傳音交談？」

「唔……」

「那麼，你們怎會有那麼好的默契，兩個人都只繪三十式？」

「那很簡單，我們在進入大廳的行進當中，就以傳音入密功夫交換了意見。」

「哦……」

「還有什麼不了解的？」

「有是有，算了。」

「那麼，咱們談談交換的問題。」

「你說吧！」

杜介夫正容道：「我的意思是，以目前的十五位交換丁玫姑娘和玉璽。」

西門丕道：「這……你不是太吃虧了嗎？」

西門丕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神情和語氣都令人莫測高深。

杜介夫笑道：「俗語說得好，吃虧就是便宜啊！」

「我的意思是，不吃虧也不便宜。」

「那……你打算怎麼辦？」

「三個字，不交換。」

「你……連自己的老婆都不要了？」

「誰說的？」

「那你爲什麼不同意交換？」

「也不是不同意交換。」西門丕笑笑道：「醜妻家中寶，我老婆寄存在你杜大俠身邊，我絕對放心之至。」

「……」杜介夫爲之氣結。

「再說，老婆不在身邊，我可以樂得自由自在，愛怎麼逍遙就怎麼逍遙。」

「……」杜介夫仍未接口。

「丁玫是大美人，我手下的飛鳳隊員，也都是綺年玉貌，難得母老虎不在身邊，如果不好好把握這機會，豈非混帳加糊塗之至。」

杜介夫苦笑道：「你的廢話有沒有完？」

「還沒完，而且，我說的也不是廢話。」西門丕含笑接道：「現在，說到你們小兩口。」

杜介夫笑問道：「我們小兩口有什麼說的？」

「我說有，你們小兩口認爲，挾持我的老婆和十四個手下就可以當作寶貝，予取予求，但在我的心目中，那不是寶貝，是包袱。」

「包袱？」

「是的，目前，你們才兩個人，站在你們的立場，既不忍心殺他們，又不甘心無條件的放回來，還要分神照顧他們，你說，不是包袱是什麼？」

雖然說的是歪理，却也不能說他說的沒有道理。

杜介夫苦笑道：「眞難爲你，替我設想得如此周到。」

西門丕笑問道：「閣下是不是有意卸下這個包袱呢？」

一陣如雷蹄聲，遙遙傳來。

杜介夫心中一動，道：「還沒有。」

西門丕道：「你樂意扛這個包袱？」

杜介夫道：「不樂意，不過，我相信替我扛包袱的人已經趕來了……」

那如雷蹄聲越來越近。

杜介夫、宋玲玲一片冷肅。

西門丕目光溜轉，臉色陰晴不定。

金色朝陽下，一隊人馬風馳電掣而來。

那是以二檔頭朱自立爲首的西廠人馬。

朱自立一馬當先，人還沒下馬，就揚聲笑道：「好啊！我終於又追上了。」

杜介夫含笑接道：「朱大人來得正好。」

朱自立道：「對你們小兩口來說，恐怕不怎麼好。」

說話間，已紛紛下馬，將現場羣雄圍住。

杜介夫笑問道：「朱大人還是要抓我上京？」

朱自立歛笑道：「皇命在身，我沒法週全，也不敢徇私。」

杜介夫抬手一指西門丕夫婦，道：「盜玉璽的欽犯就是這二位，你可以抓回去銷差。」

朱自立道：「凡是在這兒的人，都必須一同進京。」

杜介夫苦笑道：「你講不講理？」

朱自立也苦笑道：「我是皇命在身，身不由己。」

宋玲玲插口冷笑道：「想抓我們，你行嗎？」

朱自立楞住。

他有自知之明，憑他們這批人，想抓杜介夫夫婦「歸案」，何異於痴人說夢。

宋玲玲又道：「朱自立，不是我看扁了你，憑你們這批只會欺壓善良百姓的廢料，想抓我們，休想！」

這就是「惡人只怕惡人磨」。

憑朱自立西廠二檔頭的身份，不但一般小百姓畏之如虎，連朝廷文武大員，地方上分彊大吏，也莫不逢迎巴結。

但目前，在宋玲玲的疾言厲色下，却只是被「訓」得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地不敢

頂嘴。

妙的是，此刻的西門丕，却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有如一個在一旁乘風涼的局外人。

杜介夫不願使朱自立過於難堪，向愛妻搖搖手道：「玲玲，妳少說一句。」

宋玲玲哼了一聲，道：「我就是看不慣這些官崽的嘴臉。」

杜介夫向朱自立正容道：「朱大人，請平心靜氣聽我一言。」

朱自立尷尬地一笑道：「我在聽。」

杜介夫道：「『鴛鴦雙煞』是怎樣的人，朱大人應該早已了解？」

「是的。」

「那麼，我跟丁爲元大俠，以及丁爲元大俠跟今上的關係，你也早已知道？」

「是的。」

「已經知道這些，還認爲我是盜玉璽，並胡亂殺人的欽犯？」

「……」朱自立苦笑無言。

「現在，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丁爲元大俠已兼程進京面聖，我深信，日內即有新的聖旨頒發……」

朱自立忍不住長吁一聲，截口笑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一騎長程健馬絕塵而來，止於現場丈遠外，一名勁裝漢子沉聲喝道：「聖旨到，朱自立接旨。」

「是。」

朱自立恭應聲中，在馬前跪了下去，道：「臣朱自立接旨，吾皇萬歲萬萬歲！」

勁裝漢子高捧聖旨，朗聲宣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緝捕鴛鴦雙煞前諭撤銷，所有西廠、錦衣衛人員，一體協助杜介夫夫婦緝拿西門丕、劉家鳳歸案，欽此！」

這好像是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本來奉旨緝捕杜介夫夫婦的朱自立，一下子變成了杜介夫夫婦的助手。

只是，像朱自立這批人，能夠給杜介夫夫婦多少幫助呢？

諷刺的是，西門丕却乘朱自立接旨，杜介夫夫婦分神的機會，悄然開溜了。

杜介夫禁不住苦笑道：「夠絕，他連老婆都不要了。」

朱自立也苦笑了一下，才正容說道：「請杜大俠指示。」

這，大概就是所謂「前倨後恭」吧！

「朱大人言重。」杜介夫正容接道：「目前這已被制住的十五個人你都看到了。」

朱自立也正容點點頭，道：「是的。」

杜介夫道：「這十五個人中，爲首的是西門丕的老婆劉家鳳，是眞正的兩個欽犯之一，其餘的十四個是欽犯的手下。」

「……」朱自立目光在那十五個人身上來回掃視着，沒接口。

「現在，我把這十五個人都交給你，不要出紕漏，就眞是幫了我很大的忙了。」

朱自立面有難色道：「這個……」

宋玲玲插口一喝，道：「怎麼，現成的功勞，朱大人不想要？」

宋玲玲心憤朱自立方才的無禮，現在抓住機會，可得理不饒人。

朱自立尷尬地一笑道：「杜夫人，下官的意思是這責任太大，深恐……萬一……」

宋玲玲截口道：「憑你們西廠數十名高手，看守十五個活死人都不敢嗎？何況……」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你們西廠的人既然到了這兒，錦衣衛的人也必然就在這附近，是不是？」

朱自立諂笑道：「大概是吧！」

杜介夫深恐愛妻說出令對方下不了台的話來，連忙插口道：「我看這樣好了，朱大人盡快聯絡錦衣衛人員，共同把這批人護送到就近城市的監獄中去，看守起來就比較輕鬆了。」

朱自立勉爲其難地點了點頭，道：「是。」

杜介夫轉向他愛妻道：「玲玲，爲防萬一，請勉爲其難，護送他們一程。」

宋玲玲點點頭道：「好吧！」

朱自立笑逐言開道：「有杜夫人護送，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宋玲玲冷冷地道：「對你朱大人來說，恐怕不怎麼好。」

朱自立楞住。

宋玲玲又道：「你已經領教過，當我不高興的時候，說出來的話，你會受不了。」

朱自立諂笑道：「沒關係，能得到杜夫人的教訓，這是下官的光榮。」

宋玲玲禁不住苦笑道：「你……你眞是做官的好材料。」

朱自立抱拳一躬，道：「多謝杜夫人誇獎！」

杜介夫插口笑道：「就憑這一『招』，如果我是你的上司，一定馬上連昇你三級。」

話鋒一頓，又道：「玲玲，辛苦一點，我必須去接應玄妙道長了。」

宋玲玲道：「要小心一點。」

「我知道。」

「對了，關於玉璽方面，爲什麼不問問劉家鳳？」

劉家鳳插口冷笑道：「少費心！我不知道玉璽藏在什麼地方，即使知道也不會說。」

朱自立笑道：「沒關係，問犯人的口供，西廠和錦衣衛都各有一套絕招的。」

杜介夫道：「那麼，你們商量着看着辦吧！我必須走了……」

＊ ＊ ＊

一個形勢奇險的峽谷。

峽谷中有數十棟小木屋。

那些小木屋東一棟，西一棟看似雜亂無章，但在行家眼中却是大有學問，那是暗涵神奇生尅變化的奇門陣勢。

這個峽谷也就是自稱「山主」的西門丕的秘密根據地。

其實，如果西門丕自稱「谷主」，應該是比較更爲恰當的。

現在，丁玫就在那衆多的小木屋的一棟中——靜靜地躺在一張木床上。

已經日上三竿。

所以，丁玫之所以還躺在床上，絕不是貪睡，而是穴道未解，也可能是所中的什麼毒藥未解。

她本來是被覃揚由三家村的客棧中劫

持來的。

現在，覃揚就獨自坐在窗前，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默然無語。

丁玫神色安詳，衣衫完整，這些，應該足以証明她在這段被挾持的時間中，沒有受到覃揚的侵犯。

覃揚神秘地一笑，站起來緩步走到床前，道：「丫頭，我知道妳的穴道並未受制，別裝蒜了，起來吧！」

丁玫果然欠伸而起，嫣然一笑道：「你怎麼知道我的穴道並未受制？」

覃揚道：「想當然耳，一心大師高徒，丁爲元大俠愛女，豈是那麼容易受制的。」

「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沒受制？」

「可能是事先施展過『移筋易穴』功夫，也可能是身上穿有不畏刀兵、拳掌、指力的寶衣。」

「你的聯想力很豐富。」

「過獎。」

丁玫似笑非笑地道：「所以，這一路上，你都很正派，連乘機輕薄一下也不敢？」

「丫頭，妳錯了。」

「是那一點錯了？」

覃揚含笑接道：「我不是什麼正派人物，這一路上也不是不敢乘機向妳輕薄。」

「那是爲什麼？」

「因爲，對於女人，我講究一切要全新的，如果事先得到過輕薄的機會，臨陣時那種官能上的刺激，就減低了。」

丁玫冷笑道：「明知我沒有受制，還自信可以得到我？」

「當然，煮熟了的鴨子，絕對不可能飛走。」

「噢……」

「妳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

覃揚也冷笑道：「那我提醒妳一聲，妳雖然穴道沒有受制，却中了毒，那種毒源出『西毒』，中毒之後，雖不會死，但不能運用眞力，就像中了一般『化功散』一樣。」

丁玫又「噢」了一聲。

覃揚道：「還是不相信？」

丁玫笑笑道：「你說呢？」

門外傳來一串清朗語聲，道：「啓稟覃爺，山主有飛鴿傳書到。」

覃揚沉聲道：「怎麼說？」

門外語聲道：「山主的意思，是請覃爺立刻坐鎮摘星樓。」

「噢……」

「山主還說，不論本谷中發生什麼情況，覃爺都不必過問，只要維護摘星樓的安全便行。」

「我知道了。」覃揚接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門外語聲道：「這一點山主沒有說，只是嚴令加强戒備。」

「好，我馬上就去摘星樓。」

「是，小的告退……」

「慢着！」

「是，覃爺，還有什麼吩咐？」

「山主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回山？」

「回覃爺，山主沒有說。」

「好，你下去吧！」

「是……」

一陣輕快脚步聲漸漸遠去，覃揚眉峯緊蹙地沉思着。

冷眼旁觀的丁玫披唇一哂，道：「有什麼費解的，你心中的疑問，我都可以給你解答。」

覃揚楞了一下，道：「是嗎？」

丁玫含笑接道：「先說情況方面，當然有强敵壓境，而强敵必然是『鴛鴦雙煞』。」

「唔……」

「至於你們那位山主，當然盡快的趕回來。」

覃揚似笑非笑地道：「妳好像比我聰明，只可惜——」

「可惜怎樣？」

「可惜妳已成了我嘴邊的肥肉，除了讓我逍遙一番之外，不可能帮助『鴛鴦雙煞』了。」

「那可不一定哩！」丁玫悠悠地道：「有時候煮熟了的鴨子還是會飛走的。」

覃揚眉梢一揚，道：「我不信！」

丁玫狡黠的笑道：「覃大爺，我說，你非信不可。」

覃揚定定地看着她。

丁玫仍然坐在木床上，雙手抱膝，斜倚床欄，那姿態固然迷人，而笑容、語氣更具挑逗性：「大爺，過來一點嘛！」

覃揚還是定定地看着她，沒接口，也沒有「過來一點」。

丁玫又道：「是不敢走近一點？」

「笑話！」覃揚開口了，他的話也好像適合他的身份，但雙足並未喇動過一下。

「蠢才，我說煮熟了的鴨子是會飛走，你還是不信？」

「我當然不信。」

「你已經知道我的穴道並未受制？」

「但妳已經中了毒。」

「錯了，我也沒有中毒……」

丁玫說話間，抱著膝蓋的雙手突然發動——

她的左手中有一綫黑影直射覃揚的臉孔，右手中「錚」地一聲，一道寒芒直指覃揚的左胸。

當然，她的整個人也配合着閃電飛撲。

覃揚身爲關外第一高手，又是處於早有警惕的戒備狀態之下，按說不可能受制。

但壞就壞在丁玫的突襲太意外，也太快速。

他們雙方之間，最多不過五尺距離。

覃揚又不知道丁玫身邊藏有可以伸縮自如的「冷霜丸」寶劍。

諸般情況湊合之外，覃揚不論是格拒、閃避都來不及，臉上被噴得滿臉開花，寶劍的劍尖已透膺而入。

丁玫的出手很有分寸，她的劍尖只是入膺分許就停止了。

丁玫的寶劍很有分寸，但她的左手却緊接着點了覃揚的幾處大穴。

對覃揚來說，眞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

覃揚雖然保住老命，也並未受傷，但他臉上血污點點的狼狽相，却是很「夠瞧」

的。

丁孜一擊奏功之後，收回寶劍，又坐在床邊，抿嘴笑問道：「現在，覃大爺相信了？」

覃揚苦笑道：「高明，但我並不服氣。」

「噢……」

「因爲，我只是敗在粗心大意，和要『追求全新刺激』之下。」

「我也不需要你服什麼氣。」

「妳本來是中了毒的……」他邊說邊注視着丁孜的食指。

丁孜左手食指尖正在冒出微暈的鮮血，她點點頭道：「不錯。」

覃揚道：「由於妳穴道未受制，才能運用內功將毒逼聚於左手食指中。」

「不錯。」

「妳早就可以用暗算手段將我制住，爲什麼到現在才發動？」

「你爲什麼不多用點腦筋？」

覃揚沉思着發笑道：「現在，我明白了，妳是利用我帶妳到谷中來？」

「是的。」丁孜含笑接道：「這就是後知後覺者的悲哀。」

覃揚發笑道：「別得了便宜還賣乖，我諒妳也不敢殺我。」

「不是不敢殺你，而是你還有利用價值。」

「……」覃揚沒接口。

「現在，你已明白，你除了功力被封閉之外，還是可以自由行動的。」

「妳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趕快把臉上的毒血拭淨，並換下衣衫。」

「然後呢？」

「然後，我們像是朋友一樣，一同去摘星樓。」

覃揚一怔，道：「妳要去摘星樓幹嘛？」

丁孜一面緩緩地下床，一面笑容可掬地道：「當然是去取玉璽呀！」

「妳……妳怎麼知道玉璽在摘星樓？」

「要不是玉璽藏在摘星樓，你們山主又怎會要你這位覃大爺去坐鎮？」

「……」覃揚苦笑無言。

「覃大爺，你已經等於承認了，還想再否認？」

覃揚冷笑道：「我不否認，但我不能不提醒妳，摘星樓高手如雲，無異銅牆鐵壁……」

丁孜截口道：「所以，我才特別借重你這位覃大爺呀！」

「那還是沒用的。」

「此話怎講？」

「即使妳利用我的身份，順利取得玉璽，也出不了摘星樓，就算妳能闖出摘星樓，也闖不出潛龍谷。」

「這山谷名爲潛龍谷？」

「是的，妳該已知道，咱們山主志在取得朱明的天下。」

丁孜笑笑道：「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這是做大事的必備條件，你該懂得？」

「我懂……」

「當然也是做大官的必備條件。」

「唔……」

「憑西門丕，一個視殺人爲兒戲的冷血殺手，也配當什麼皇帝……」

覃揚截口冷笑道：「妳忘了，英雄不怕出身低，歷史上比冷血殺手更殘暴的皇帝，我至少可以舉出十個以上……」

丁孜截口道：「不談這些，也不談我取得玉璽後能不能闖出這山谷，先談我們兩人的事。」

「我們兩人？」

「不錯。」

「該不是談情說愛吧？」

「你夠洒脫，此情此景之下，居然還能說出俏皮話來。」

覃揚笑道：「我諒準妳不敢殺我，爲什麼不樂得洒脫一點！」

丁孜神色一怔，道：「是的，我不會殺你，但不殺你是有條件的……」

接着，丁孜說明她的條件後，又問道：「聽清楚沒有？」

覃揚苦笑道：「聽清楚了又如何？」

丁孜道：「記着，好好地跟我合作，現在拭去面上血漬，換上長衫，打道摘星樓……」

取回玉璽　洗脫罪名

摘星樓。

如果有誰認爲摘星樓是一棟高聳入雲的高樓，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其實，摘星樓也不過是衆多小木屋中的一棟而已。

所不同的是它建在一個小土崗上。

小土崗週圍約百丈，高約十五、六丈，看起來這棟小木屋高高在上，有如鶴立鷄羣，所以，名之摘星樓，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覃揚曾經對丁孜說過，摘星樓無異於銅牆鐵壁，但實際上它也跟其他的小木屋一樣，由原木構成，所不同的是，它的四面各有一名游龍隊的劍手警衛着。

如果說有了四名警衛就可稱爲「銅牆鐵壁」，那麼，「銅牆鐵壁」四字也未免太兒戲了。

* * *

由於有覃揚的「陪侍」，丁孜很輕易地到達摘星樓的門前。

外表看來，丁孜嬌艷如花，覃揚神態安詳，兩人有說有笑的。

丁孜固然不像是一個挾持而來的階下之囚，覃揚也不像是被丁孜控制着的傀儡。

站在摘星樓門口，游目四顧，谷中的一切，大致都盡收眼底。

覃揚抬手一指那些建得參差錯落、看似雜亂無章的小木屋，笑問道：「看出蹊蹺來了吧？」

丁孜淡淡地一笑道：「好像是什麼奇門陣勢？」

覃揚一翹拇指道：「高明，不愧是名門高徒，將門虎女。」

丁孜謙笑道：「過奬，其實，我很慚愧，我還沒看出是什麼陣勢來。」

覃揚悠悠地道：「能夠看出這些小木屋暗涵奇門陣勢，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是嗎？」

「絕對是的，因爲，這不是一般的奇

門陣勢，即使是大行家，也不容易看出是什麼奇門陣勢來，所以——」

「所以怎樣？」

「任何外人，一進入本谷，就像是魚兒入了網，不經本谷中人帶領，是絕對出不去的。」

「如果把這張網衝破？」

「那當然又當別論，不過，我敢斷定，當代武林中，能衝破這張網的人，絕對不多。」

丁玫披嘴一哂，沒接腔。

覃揚話鋒一轉，含笑擺手作肅客狀，道：「請！」

看這情形，不明內情的人，一定認為覃揚對待「堦下囚」的這種態度，很有「水準」哩！

丁玫也含笑說道：「覃大爺先請。」

她年紀輕輕，却已算是老江湖了，為防樓中有什麼機關陷阱，反而要對方先走。

覃揚聳肩一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有僭了……」

＊　＊　＊

摘星樓中，不論格局、陳設都跟丁玫所待過的那棟小木屋一樣，只不過是規模較大而已。

尤其是那間客廳，比丁玫所待過的那一棟的客廳至少大了一倍。

而且，偌大的客廳中，配上小客廳上的陳設，顯得空蕩蕩的很不調和。

丁玫美目橫掃，披唇一哂，道：「這客廳倒是夠大的。」

覃揚點頭道：「是的，這是為了接待妳這樣的貴賓而特別設計的。」

「噢……」

「客廳大一點，殺將起來，才有較大的地方可以活動。」

「很可惜，你已失去了殺將起來的能力。」

「沒關係，反正妳不會殺我，而且，還有借重我的地方。」

「借重你？」

「是的，如果不借重我，取得玉璽之後，妳如何出谷？」

丁玫啞然失笑道：「對了，玉璽藏在什麼地方？」

覃揚悠悠地道：「妳為什麼不多用眼睛？」

「唔……」

丁玫輕「唔」一聲中，開始「多用眼睛」，而且，很快就有所發現。

就在兩張椅子之間的茶几的下層，擱着一個黃綾包袱。

有經驗的人一眼就可以斷定，黃綾包袱中，九成九就是西門丕盜來的玉璽。

椅子和茶几都是原木製成，位置又在客廳中的一角，光線最幽暗處。

所以，不經仔細搜視，還真不容易發現。

丁玫發現了之後，笑問道：「那黃綾包袱中就是玉璽？」

覃揚含笑點頭，道：「正是。」

「勞駕覃大爺去把它打開來。」

「然後呢？」

「把它送到我手中來。」

「妳是鴆心玉璽有假？」

「唔……」

「也鴆心茶几旁有土木機關？」

丁玫點首笑道：「我孤身涉險，身處龍潭虎穴之中怎能不格外小心？」

「有道理，」覃揚苦笑道：「妳這位小姑奶奶可真難伺候……」

說歸說，他還是快步走了過去。

首先，他在茶几附近的地面上連連頓足，並扭頭笑道：「小姑奶奶，妳都看到了，這兒沒有什麼坑人的土木機關。」

丁玫道：「少廢話，把黃綾包袱打開！」

「是……」

黃綾包袱打開了，裡面不是玉璽，不過是一塊方形的石頭。

覃揚臉色一變，道：「是誰調了包？」

丁玫却冷笑道：「覃揚，在姑奶奶面前玩什麼花槍……」

她的話聲未落，所站的地面，忽然陡地陷了下去——

陷落的地面足有五丈方圓。

丁玫在說話分神之下，饒她輕功卓絕，反應快速，也還是來不及有什麼反應，連人帶地面一起向下掉落——

快速下墜中，只聽覃揚朗聲笑道：「丫頭，妳還嫩得很哩！哈哈哈……」

＊　＊　＊

這是一間小縣城的監獄。

由於朱自立所押解的一批疑犯暫時寄押在監獄中，不但監獄內外戒備森嚴，也特別調動駐軍警戒！監獄周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全部都是弓上弦，刀出鞘的戎裝兵勇。

監獄內刑房中，朱自立神氣活現，大馬金刀地高坐堂皇。

他的左右，分別侍立着幾名西廠高手。

他前面丈遠處的一張椅子上，坐着五花大綁的劉家鳳。

劉家鳳右側五尺處，擱着一個爐火正旺的火爐，爐中插着一把已經燒得通紅的烙鐵。

一名赤裸着上身，著一條短褲，滿身肥肉的彪形大漢，正手持烙鐵的把手，斜睨着劉家鳳，一副躍躍欲試的姿態。

一直追求快意恩仇，並夢想有一天能當皇后的劉家鳳，此刻已成了待宰的羔羊。

但她很沉得住氣，木無表情，冷漠得就像是一個局外人一樣。

朱自立目注劉家鳳，陰陰地一笑，道：「劉家鳳，妳該已經攷慮好了？」

劉家鳳漠然地道：「我不需要攷慮什麼。」

朱自立道：「我再說一遍，妳說出玉璽的下落，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劉家鳳冷笑道：「別作夢了，老娘不吃這一套。」

朱自立道：「妳非吃我這一套不可，妳身邊的烙鐵，看到了沒有？」

「看到了又怎樣？」

「那就是專門伺候妳的……」

「你敢！」

「妳說呢？」

「我說嘛！借一副胆子給你也不敢損傷我一根汗毛。」

劉家鳳這種大反常情的語氣，倒使朱自立這位一向殺人不眨眼的西廠二檔頭，一時之間爲之莫測高深而怔楞未語。

朱自立楞了好一陣子，才冷笑道：「妳忘了現在是什麼身份？」

劉家鳳也冷笑，道：「老娘雖在虎口，却自信安如泰山。」

「我不信！」朱自立冷笑着沉喝一聲：「張彪，將烙鐵取出來，先用在她的椅子上試試！」

「是！」

那赤膊漢子應聲由火爐中取出烙鐵，在劉家鳳面前晃動着。

艷紅而又熾熱的烙鐵雖然還在半尺之外，已炙得劉家鳳蹙眉瞋目怒叱：「你敢！」

那赤膊漢子獰笑道：「老子敢不敢，待會你就知道的。」

「滋」地一聲，烙鐵烙在劉家鳳所坐椅子的扶手上，一陣青煙隨之冒出。

劉家鳳臉色爲之一變。

朱自立冷酷地一笑，道：「劉家鳳，我不信妳的臉蛋比這椅子更爲堅硬。」

劉家鳳鐵青着臉，沒接口。

朱自立又道：「劉家鳳，我想，妳也該有自知之明，妳雖然不是什麼大美人，却也並不算得難看，可是……」

一頓話鋒，又陰笑着接道：「如果在臉蛋上烙上兩道疤痕，情況就不一樣了。」

劉家鳳仍未接口，冷漠得有如一尊塑像。

朱自立臉色一沉，道：「劉家鳳，還不說出玉璽的下落來！」

劉家鳳挑眉冷笑道：「想用酷刑逼供，告訴你，這是沒用的！」

「好！妳夠倔，夠强，」朱自立陰笑道：「現在，妳聽好，當我由一數到十，還不肯說出玉璽的下落來，妳就可以嚐到烙鐵的滋味了。」

話鋒一頓又起：「張彪！」

那赤膊漢子暴應一聲：「屬下在。」

「將烙鐵準備好！」

「是！」

「一……二……三……」

朱自立寒着臉，不快也不慢地開始報數。

刑房中的空氣，好像暫時凝結住了。

除了朱自立那不快也不慢的報數聲之外，靜得落針可聞。

但劉家鳳却仍然是一臉的冷漠，鎭靜得就像她是一個局外人。

「四……五……六……」

那赤膊漢子張彪已再度將烙鐵由火爐中取出，向劉家鳳陰笑着。

劉家鳳披唇微哂，仍然好像無動於衷。「七……八……九……」

「九」字和「十」字之間的空檔中，張彪手中的烙鐵已逼近劉家鳳的右頰半尺之內。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朱自立擧手一揮：「十！」

「十」字報出的同時，人影、寒芒同閃，一聲慘號也同時傳出。

發出慘號聲的是張彪——張彪持烙鐵的右手齊肘而斷，人也被一脚踢飛丈遠之外。

及時使劉家鳳免除烙鐵之災的是西門丕。

原來西門丕雖然在杜介夫面前說得輕鬆，不在乎他的老婆被劫持。

但實際上，他不但並未離去，而且還在暗中做最週全的營救部署。

方才，劉家鳳之所以表現得反常的鎭定，就是由於獲得西門丕的傳音所致。

＊　＊　＊

西門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救下劉家鳳的同時，他的手下也紛紛衝進刑房，跟朱自立的手下展開激烈的混戰。

朱自立身爲西廠二檔頭，當然並非飯桶。

他的反應也很迅速。

當西門丕一脚踢飛張彪時，朱自立的長劍也幾乎斬到西門丕的胸前。

西門丕以攻還攻，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還騰出左手在劉家鳳身上快速地連劃帶點着。

所謂「劃」，是以指力劃斷將劉家鳳五花大綁的繩索。

至於「點」，却是爲了解除劉家鳳被制住的穴道。

對於前者，他是如願以償了——那些繩索像被刀切一樣地紛紛斷落。

但，對於後者，却使他洩氣——劉家鳳仍然沒法動彈。

這刹那之間，他跟朱自立已互拚了十八招。

令人意外的是，在「鴛鴦雙煞」手下不堪一擊的朱自立，此刻跟西門丕硬拚之下，居然有攻有守地，一點也不含糊。

朱自立懾於西門丕的「威」名，本來有點怯場，目前，他是不得不硬着頭皮出手。

由於西門丕的表現並不如他想像中的厲害，因而使他信心大增而更加得心應手起來。

但他的手下却好像不大爭氣。

那批平常慣於欺壓善良百姓和奉公守法的大小官員的西廠高手，在西門丕手下的衝殺下，已死傷十名以上。

看情形，如果沒有奇蹟出現，後果眞不堪設想。

朱自立跟西門丕仍然是不勝不敗的平局，不過，西門丕好像已經難以兼顧劉家鳳的安全。

朱自立靈機一動，大喝一聲：「吳大牛，快將那賊婆娘架走！」

他口中的「賊婆娘」，當然指的是劉家鳳。

「是！」

暴喏聲中，一名勁裝漢子撲向劉家鳳身邊——

「找死！」

隨着叱聲，一道人影飛身截向那勁裝漢子——

那是西門丕——另一個又是西門丕。

西門丕居然有兩個。

不過，看情形，後來的這個西門丕才是眞的。

這眞是好的奇跡沒出現，却有了壞的奇跡。

當眞的西門丕撲向吳大牛的同時，另

一道人影以身劍合一之勢疾射而來──終於有了好的奇跡──那是宋玲玲。

宋玲玲大發神威，身形所往，西門丕的手下已倒下五個。

慘呼連連中，發出「雪」地一聲震響──宋玲玲恰到好處地架住西門丕的長劍，將吳大牛由鬼門關口救了出來，並沉喝一聲：「住手！」

所有惡鬪，都應聲而止。

宋玲玲目注西門丕，披唇一哂，道：「西門丕，你怎麼說？」

西門丕楞了一下，才苦笑道：「原來你們兩口子還留下了一個。」

宋玲玲道：「我問你怎麼說？」

西門丕反問道：「妳希望我怎麼說呢？」

宋玲玲道：「我說嘛！要戰，我捨命奉陪。」

宋玲玲口中的「捨命奉陪」，說得實在不客氣了。

因爲，姑且撇開劉家鳳被挾持這一點不說，必須一戰的話，西門丕自問又能有幾分勝算？

但，站在宋玲玲的立場，却也不得不說得客氣一點，以免過於刺激對方。

因爲，她的首要任務和目的是取回被盜的玉璽。

西門丕也好像看透了對方的意圖，居然笑問道：「不戰又怎樣？」

宋玲玲道：「不戰就用玉璽來把你老婆換回去。」

西門丕道：「妳胆敢私自縱放我們這兩個欽犯？」

「你要明白，我們『鴛鴦雙煞』既不當差，也不吃糧。」

「那你們爲什麼替朱元璋賣命？」

「我們不是爲誰賣命，我們之所以强行出頭，是由於你栽贓嫁禍，逼出來的。」

西門丕苦笑道：「說得有理，看來，我這一着棋是走錯了。」

宋玲玲冷笑道：「同時，你還低估了敵人。」

「……」西門丕欲言又止。

「我們之所以强行出頭的第二個原因，是爲丁爲元大俠分憂。」

「還有沒有第三個原因？」

「沒有了。」

「就這麼簡單？」

「這本來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你只要交出玉璽，就可以把你老婆換回去。」

「然後呢？」

「然後，你嫁禍我們夫妻的那一筆賬，哪兒碰上就哪兒算。」

西門丕苦笑了一下，道：「說來這辦法倒也還算公平。」

宋玲玲道：「現在，我等你一句話。」

「原則上，我是答應了，不過──」

「不過怎樣？」

「在我交出玉璽之前，妳要保証，不再像方才那樣虐待我老婆。」

「這一點，我可以保証……」

宋玲玲邊說邊抽回長劍，却又一楞，道：「怎麼？玉璽不在你身邊？」

西門丕苦笑道：「像那麼重要的東西，我怎能隨便帶在身邊。」

「那……在什麼地方？」

「潛龍谷……」

「就是你自稱山主的那座寶山？」

「不錯！」

宋玲玲道：「那你得趕快趕回去，你該明白，外子、玄妙道長都已追踪而去，丁玫姑娘更是想必早已進入寶山，如果他們先取得了玉璽，咱們談妥的交易，就不太好處理了。」

西門丕道：「妳少費心，我對我的根據地有絕對信心。」

「是嗎？」

「當然！」

「好，你可以走了。」

「我馬上就走，但我要再說一遍，不可虐待我老婆，也不可損傷她一根汗毛。」

「我早已答應過了，」宋玲玲笑問道：「怎麼？你那麼珍惜你老婆？」

西門丕道：「我當然要珍惜我老婆，她不但是我最得力的好助手，而且……」

他一笑住口。

宋玲玲訝問道：「而且怎樣？」

西門丕曖昧地一笑道：「告訴妳也沒關係，我老婆雖然看起來不怎麼樣，却工於內媚，她的床上功夫，是一萬個女人當中也不容易碰上的，所以，這段時間之內，妳最好是向她多多請教一番，保証你們兩口子今後受用無窮，哈哈哈……」

＊　＊　＊

潛龍谷摘星樓中！

丁玫被翻板翻落之後，身形成直綫下墜──

事出意外之下，她既驚且怒，却是無可奈何。

當然，她也沒工夫理會覃揚的風涼話。

目前，她唯一的反應，也是她能夠做得到的事，就是提住一口眞氣，以便使自己落地時不會受到太多的傷害。

「噗通」一聲，她整個人掉入水中。

由於水面的緩衝，加上她事先已提聚的眞力，當然沒受到任何傷害。

她心中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是一個水牢……」

水不深，最多不過四五尺深。

也沒什麼惡臭，只是奇寒澈骨。

儘管她具有一身高超的內功，也儘管時序已進入盛夏，但陡地掉落之下，還是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覃揚的語聲又由上面傳來道：「丫頭，妳瞧，那是什麼東西？」

現在，她可以約略估計出來了。

由頂端到水牢，至少在二十丈以上。

水牢中當然是一片漆黑。

她雖然具有「虛室生白」的夜視功力，但目前「初來乍到」，各方面都沒法適應。

所以，她仰首瞧處，除了頂端洞口覃揚那張可憎的面孔之外，什麼也看不到。

她「哼」了一聲。

旁邊不遠處傳來一串微弱語聲道：「姑娘，陰河河水奇寒，妳還是先上岸來吧！」

「原來這兒還有比我先到的受難者……」

她心中苦笑着，卻禁不住脫口問道：

「怎麼？這是陰河？」

那微弱語聲道：「是的，是地底陰河，可不是陰曹地府。」

一道强光由頂端射落，將地牢中照耀得如同白晝。

當然，也照出了丁攻一身的尷尬。

盛夏天氣，丁玫的衣衫當然很單薄。單薄的青衣一浸水，對于一位發育正常的大姑娘來說，那是怎樣的情景呢？

何況，她現在正站在淺水的地方。

覃揚邪笑道：「妙啊……艷福不淺，可惜目前只能望梅止渴。」

丁玫切齒怒聲道：「覃揚，你最好是禱告上蒼，讓我永遠不能脫困。」

「那豈非是暴殄天物？」

「有朝一日，我要是脫困了，首先，我要挖掉你的狗眼，然後才砍下你的狗頭……」

覃揚截口笑道：「別說狠話，丫頭，妳該就着有燈光的時候，好好看看週圍的環境。」

其實，丁玫已經看過週圍的環境了。

這是一個天然的巨形石窟，如果說它是一個「石井」，也許應該更恰當一點。

「石井」徑約八丈，深在二十丈以上。週圍天然石壁上，有人工鑿過的痕跡，雖然談不上怎麼平整，却也沒什麼可攀登之處。

這也就是說，如果想由石壁上爬昇上去，對于輕功高絕，並能施展「壁虎功」的人來說，也許並非絕對不可能。

但問題是如何突破「井」頂的那個蓋子，和如何避過對方的監視。

「井」的正中央有一條寬達三丈以上的陰河通過。

河水是流動的。

但，水由何處來，並流向何處，却沒法知道。

河岸上的石壁下，盤坐着一位骨瘦如柴，鬚髮斑白的灰衣老者，正以一種奇異的眼光向她注視着。

四週石壁下，還有着一下子難以估計出來的白骨骷髏……

這些，都是强光射下時的刹那之間，丁玫所看到的初步印象。

＊　＊　＊

覃揚又笑道：「說狠話不管用，丫頭，妳不會死，我也一定讓妳出來，現在，妳抬起頭來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呢？

是另一個黃綾包袱。

那黃綾包袱就吊在「井」頂下，距「井」頂足有三丈，距「井」壁也在三丈以上，距「井」底則約爲十七八丈。

丁玫目光一觸之下，就可斷定，這裏面才是眞正的玉璽。

因爲，那絕對是事先吊在那兒的。

只要稍爲有點頭腦的人，都可以認定，任誰也沒理由把一個假玉璽吊在這樣的地方。

丁玫披唇一哂，沒接口。

覃揚笑問道：「看到了？」

丁玫冷笑道：「我當然看到了。」

「妳也一定已經斷定，這是眞的玉璽？」

「廢話！」

「好，我不說廢話，妳好好休息吧！好在有一個糟老頭陪着妳，不會太寂寞的……」

話落，「井」頂砰然封閉。

「井」中又恢復一片漆黑。

一片漆黑中，傳來那灰衣老者的微弱語聲道：「姑娘，我是老頭子，黑暗中也看不到什麼，妳最好是把濕衣脫下來掠乾，以免受涼。」

丁玫道：「多謝老人家！我現在正以本身內功烘乾濕衣，不會着涼的。」

「那眞是太好了，姑娘還保有完整功力？」

「是的……」

「那……我暫時不打擾妳，等妳烘乾濕衣之後，再作詳談……」

「不！老人家，烘濕衣不會影响我們談話，我們還是繼續談吧！」

「也好。」灰衣老者接問：「看來，妳的武功一定很高？」

丁玫苦笑道：「身陷絕地，即使武功再好，又有什麼用？」

那灰衣老者道：「有用的，姑娘別灰心，老朽保証妳很快就可以脫困。」

丁玫心中苦笑着：「我看你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又怎能保証我什麼……」

灰衣老者好像猜透了丁玫的心思，道：「姑娘不相信？」

丁玫道：「看老人家的情形，很難使我相信。」

「妳很誠實。」灰衣老者嘆了口氣道：「這也難怪，因爲，妳還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丁玫歉笑道：「很失禮，我還沒請教老人家尊姓大名。」

灰衣老者道：「我不懂武功，算不上武林中人，一般人都叫我神機秀士。」

「神機秀士」公孫太是江湖上的名人和異人。

他雖然不懂武功，却精于奇門陣法和土木機關。

所以，丁玫禁不住脫口驚道：「原來老人家就是鼎鼎大名的公孫前輩。」

「很難得，年紀輕輕，也知道我這個糟老頭。」

「晚輩是聽家父說的。」

「令尊是……」

「家父姓丁，上爲下元……」

「原來是丁爲元大俠的掌珠，俠門虎女，可喜可賀。」

「公孫前輩認識家父？」

「對令尊我是心儀已久，却一直無緣認識。」公孫太苦笑着接道：「却想不到會先認識他的女兒，而且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丁玫也苦笑道：「前輩怎會被囚禁在這兒的？」

公孫太道：「還不是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丁玫若有所悟地道：「這裡的土木機關和奇門陣勢，都是西門丕强迫前輩做的？」

「是的。」

「做好之後，就將您軟禁起來了？」

「是的。」公孫太長嘆一聲道：「這是

由于我還有利用價值，否則，就像這些人一樣，早就變成一堆白骨了。」

「這些白骨，都是建築工人的遺骸？」

「唔……」

「西門丕軟禁您，是——」

「那賊子是要我傳給他土木機關和奇門陣勢的秘密。」

「您還沒有傳給那賊子？」

「是的，這也就是我還能活着的原因。」

丁玫一挫銀牙，道：「西門丕這賊子好殘忍！」

公孫太苦笑道：「這……大概就是什麼無毒不丈夫吧！」

「您……在這兒多久了？」

「總有兩年以上了吧！」

「老天，這種日子，一呆就是二年多，怎麼受得了！」

「人是最能適應環境的，這兩年多以來，我也有小小的收穫。」

丁玫禁不住訝問道：「什麼收穫？」

公孫太悠悠地道：「我說的是先天易理，對于這門學問，我本來還沒入門的，經過兩年多的靜中參悟，已大有進展，昨天，我並參悟到，三天之內必可脫困，果然，今天就來了救星。」

「誰是救星？」

「妳！」

「我？」丁玫苦笑無語。

「妳不相信？」

「老人家，我自己都救不了，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救您？」

公孫太道：「妳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丁玫一楞道：「此話怎講？」

公孫太道：「方才，當我知道妳還保有武功時，曾經說過，我保証妳可以很快脫困，還記不記得？」

丁玫點點頭，道：「記得。」

公孫太道：「我身體不好，這樣說話很吃力，妳靠近我，讓我告訴妳一項秘密。」

「是。」

丁玫靠攏公孫太身邊，公孫太幾乎是以耳語的方式說出秘密之後，丁玫不由大喜過望地道：「眞的？」

「妳認爲，我有什麼理由要騙妳？」

「可是，既然可以出去，您自己又爲什麼不運用？」

公孫太苦笑着一嘆，道：「非不爲也，是不能也！」

話鋒一頓，又道：「這是我有意的安排，因爲，我就心西門丕那賊子總有一天會把我關到這裡來，才暗中預建通道，而且——」

「而且怎樣？」

「我雖然不懂武功，但爲了健身，也練過一些莊稼把式，我自信，雙臂之上，總有百斤以上的力氣。」

「這已經足夠開動那秘密通道的機關了。」

「可是，西門丕那賊子不知是什麼用心，軟禁我之前，暗中給我服過什麼『化功散』之類的葯物，我雙臂上的百斤氣力，就這麼給他化掉了。」

丁玫笑道：「所以，在這裡一待就是兩年多。」

公孫太苦笑道：「這，大概是命中註定我有這兩年多的牢獄之災吧！」

「會不會是西門丕事先知道這一秘密？」

「不可能，絕不可能。」

經過這一陣子的工夫，丁玫身上的濕衣早已烘乾，夜視能力也已能適應。

現在，她沒接腔，只是舉目四顧，也不知她在想些什麼。

公孫太笑問道：「妳在想什麼？」

丁玫道：「我想先把那玉璽取下來。」

「妳能飛上去？」

「我人不能，寶劍可以飛。」

寶劍能飛，吊在半空中的玉璽自然可以取下來。

目前這情況，是西門丕所不曾料到的。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看來古人說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公孫太道：「那眞的是皇帝用的玉璽？」

「是的。」

「皇帝用的玉璽怎會在這兒？還有，妳又是怎麼到這兒來的？」

丁玫苦笑道：「這……說來可眞話長。」

「反正關着也是關着，妳就慢慢說吧！」

「是……」

當丁玫將西門丕的一切概略地說了一遍之後，公孫太忍不住長嘆一聲，道：「這小子的身世值得同情，但他的暗殺行爲，却是死有餘辜。」

丁玫悄然站了起來。

公孫太訝問道：「妳想幹嘛？」

「我要先把玉璽取下來……」

「不，現在不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

「現在是大白天，馬上就送午餐來了，當他們打開牢頂看不到玉璽，豈非糟透了？」

丁玫固執地道：「誰等他什麼午餐，取下玉璽，馬上就走。」

公孫太道：「不，必須等晚間行動才方便。」

丁玫苦笑道：「那……還要挨上大半天，多難過。」

公孫太也苦笑道：「小姑奶奶，我已經挨了兩年多了，妳就這半天都不能挨？」

「好！挨就挨吧！」

「何況，這半天也不是白挨的，我正好把進出奇門陣勢的要訣傳給妳。」

「那眞是太好了……」丁玫興奮得幾乎要跳起來。

「井」頂忽然打開，強光和覃揚的語聲同時瀉落：「丫頭，什麼事那麼高興？」

一隻竹籃也隨之徐徐地吊了下來。

丁玫俏臉一沉，道：「你管得着！」

公孫太深恐對方起疑，連忙接口道：「我說，這陰河中有魚，有時候可以釣上來打牙祭，她覺得很新奇。」

覃揚道：「那眞巧，今天的午餐我特別爲丫頭加菜，裡面有紅燒魚，還有肉丸，你老兒也可以跟着打一次牙祭。」

公孫太道：「謝了！」

他口中說謝，但語氣中可沒有一點「謝」的味道。

竹籃吊下來了，落在公孫太身邊，公孫太順手解了下來。

四菜一湯，有魚有肉，有葷有素。

覃揚又道：「丫頭，妳要是喜歡，晚餐的菜單也照樣。」

丁玫回答的是一聲冷哼。

「井」頂又蓋上了。

公孫太悄聲道：「他知道妳還保有功力？」

「是的。」

「那麼，這飯菜中可能下有『化功散』。」

「不是可能，是必然。」

「看來，我也只好陪妳餓一頓了。」

丁玫道：「那麼，趕快傳我奇門陣式的要訣吧！」

＊　＊　＊

奇門陣法是一門深奧的學問。

由于丁玫的悟性高，也由于公孫太的講解很得法，經過了兩個時辰，丁玫總算已入了門，對於進出外面的奇門陣勢的方式，也大致了解。

估計這時候，應該是薄暮時辰了。

就在這時候，「井」頂又打了開來。

丁玫、公孫太二人以為是送晚餐來了。

但事實不是送晚餐，也沒有強光射落，只是傳下覃揚的語聲道：「丫頭，告訴妳一個好消息，大魚已經入網了。」

丁玫冷笑道：「什麼好消息？」

這同時，已隱約地可以聽到外面傳來的激烈打鬥聲。

激烈的打鬥聲加上覃揚的話，誰都可以了解，是怎麼回事。

所以，丁玫的這一問，是明知故問。

覃揚笑道：「告訴妳，丫頭，杜介夫、玄妙二人已于個半時辰之前入網，現在，妳老爸丁為元、『紅娘子』周巧兒也趕了來。我敢保証，過不了半個時辰，也會進入網中……」

說完，「砰」地一聲，「井」頂又封閉了。

丁玫不假思索地道：「老人家，我們必須馬上行動。」

「好的——」

公孫太話沒說完，「錚」地一聲，一道寒芒迴旋直上。

那是丁玫的「冷霜丸」寶劍。

她的目的當然是要割斷吊住玉璽的繩子。

她的手法很奇特，也很準確。

吊住玉璽的繩子應劍而斷。

玉璽、寶劍都先後落入丁玫手中。

公孫太笑道：「好！不愧是俠門虎女。」

丁玫沒有接口只是打開黃綾包袱，看了一下，揣入懷中。

然後，她右手持劍，左手向公孫太背後石壁上的一個微微凹入的地方用力一按。

這一按，沒有什麼反應。

丁玫臉色一變，道：「老人家，是不是有了什麼問題？」

公孫太道：「不會有問題，但妳不能偷懶，必須運足百斤以上的力量才行。」

「是！」

丁玫再度出手——

這回，她足足運起一百二十斤的力量。

不錯，這回有了反應——一陣「軋軋」聲過處，石壁上現出一個徑約二尺的圓洞。

公孫太當先爬了進去。

當丁玫也進入洞中之後，那石洞口又封閉住而恢復原狀。

＊　＊　＊

杜介夫、玄妙二人果然已入了網。

奇門陣勢之奧妙，不可思議。

杜介夫雖然不諳奇門陣法，玄妙道長身為長春道人的嫡傳弟子，却算是大行家。

所以，玄妙道長進入谷中時已看出谷中的小木屋暗藏八陣圖的生尅變化而提高警覺，而和杜介夫一同由生門闖入。

但事實上，這不是單純的八陣圖，而是特別加了「料」的八陣圖。

因此，他們一進入陣中就有了神奇的變化。

——明明是已近黃昏的辰光，却變成了日正當中的大白天。

——明明是疏落參差的小木屋，簡單的通道，却變成了到處都是小木屋，到處都是錯綜複雜，走不完的小通道。

——明明兩人相距不足十丈，却互相看不到對方，大聲叫喚也都聽不到。

幸好他們見多識廣，深知此種情況之下，最好的辦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這也就是說，只好靜立或靜坐原地以待援，才能保持體力和神志。

如果不信邪，硬行闖下去，那絕對是越闖越迷糊，幻象也越多，一直到神志迷糊，體力耗盡，死而後已。

也由於他們警覺得及時，都不約而同地，就地停了下來。

杜介夫是就地坐下。玄妙道長是仰臉看天。

由外面的人看來，覺得這二位都有點兒傻，不禁令人發笑。

丁為元和周巧兒是在這個時候及時趕了來。

丁為元是老江湖，雖然他也是不諳奇門陣勢，却由杜介夫、玄妙二人的神情上心知是怎麼回事。

因此，當周巧兒不顧一切地準備硬闖時，卻被他一把拉住。

對西門丕來說，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自然是上上策。

「魚兒」既然不肯自動入「網」，就得設法「趕」進去。

於是，一場人海戰術於焉開始。

這，也就是丁玫在地牢中所隱約聽到的殺伐之聲。

在這一波又一波的人海攻勢中，西門丕雖然犧牲了二十六個得力手下，但丁為元、周巧兒二人於不自覺中也被趕進了「網」中。

現在，丁為元、周巧兒二人也像杜介夫、玄妙一樣，不得不在「網」中發呆了。

可笑的是，他們四個人中相距最多的

不過十來丈，最近的不過二三丈而已，可就是互相視而不見，也沒法互相交談。

＊ ＊ ＊

大魚都已入網，西門丕連咀都笑歪了。

他一掌拍向覃揚的肩頭，呵呵大笑道：「覃兄，丁玫加上目前這四條大魚，朱元璋的江山，我等於已得到三分之二了。」

覃揚道：「可是，這四個還沒有正式就擒。」

「沒關係，讓他們在裡面自生自滅。」

「還有，宋玲玲也是一大强敵。」

「那婆娘落了單，沒多大作爲了……」

一名勁裝漢子飛奔而來，道：「啟稟山主，大事不好——」

西門丕怒聲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回山主，金陵方面，有飛鴿傳書到。」

「怎麼說？」

「本谷派駐金陵的暗樁，十之八九都已被官方清除。」

「這——這怎麼可能？」

「回山主，傳書上是這麼說的。」

「還說些什麼？」

「還說，協助官方清除本谷暗樁的，是『笑煞星』朱烈和三個青城山的道士——」

西門丕氣得暴跳如雷地道：「該死的狗雜種——」

又一名勁裝漢子飛奔而來，道：「啟稟山主，地牢中的囚犯不見了。」

覃揚搶先問道：「你說什麼？」

那勁裝漢子又重複一遍：「地牢中的囚犯不見了。」

覃揚恨聲道：「你說的是公孫太和丁玫？」

勁裝漢子點點頭，道：「是的。」

覃揚蹙眉苦笑道：「那怎麼會呢？」

西門丕沉聲接道：「說詳細一點！」

「是！」勁裝漢子惶恐地道：「回山主的話，屬下是送晚餐時才發現的。」

「有沒有下去察看過？」

「有，下面一切都是原樣。」

「方才，是誰輪值？」

「是屬下和飛龍八號、九號、十號。」

「在發覺他們失踪以前，有沒有聽到什麼可疑的聲音？」

「沒有。」

西門丕沉思未語。

覃揚插口道：「是不是一時想不開，跳陰河了？」

「不太可能。」西門丕接問道：「飛龍七號，洞頂吊着的那個黃綾包袱還在不在？」

那勁裝漢子道：「沒有看到——」

西門丕臉色大變地道：「覃兄，如果是跳陰河了，又怎會把玉璽拿走？」

覃揚苦笑無語。

西門丕沉思着道：「問題還是出在公孫太身上。」

覃揚一怔，道：「此話怎講？」

「那老賊建地牢時，一定留有秘密通道。」

「唔——可是，兩年多了，他都沒有逃走？」

「兩年多來沒有逃走，不是不想，是力量不夠，現在加上一個保有全部功力的丁玫，自然是水到渠成，從容逃走了。」

覃揚連連點頭，道：「山主聖明，一定是這樣。」

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

可惜他事先沒有想到，如果讓丁玫聽到他們的對話，一定會譏笑是「後知後覺的悲哀」了。

西門丕一挫鋼牙，道：「覃兄，俗語說得好，亡羊補牢，猶未爲晚。」

「山主之意，是——」

「咱們先宰陣中的四個活死人，再全力搜捕丁玫和公孫太。」

「好主意！」

的確是好主意，但可惜時不我予，已經來不及了。

只聽那勁裝漢子驚呼一聲：「山主您瞧！」

瞧什麼呢？

只見一道人影，快速走近丁爲元、周巧兒、杜介夫、玄妙等四人身邊，好像分別做了什麼指點之後，本來是像在發楞的丁爲元等四人，忽然一齊活動起來。

雖然夜幕深垂，但月色甚佳，視界良好，可以看得相當清楚。

覃揚首先驚叫出聲：「是丁玫……」

丁玫已迎向他們飛射過來，俏立在他們五丈外，嬌笑道：「西門山主，覃大爺，這——是不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

覃揚一臉的尷尬。

西門丕却是臉色鐵青，一雙精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丁爲元、杜介夫等四人也相繼到達丁玫身邊。

丁玫探懷取出玉璽遞與乃父道：「爹，明天您可回京銷差了。」

丁爲元咧咀笑道：「好！好！强爺勝祖，不愧是丁家的兒女。」

杜介夫呵呵大笑道：「虎父虎女，這可不是『蓋』的——」

西門丕精目環掃，厲聲叱問：「丁玫，公孫太那老狗呢？」

西門丕由勝券在握淪入目前這絕境，可以說完全是「拜公孫太所賜」。

所以，也難怪他對公孫太的怨恨之深。

丁玫嬌笑道：「西門丕，公孫前輩沒有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他啊！」

周巧兒緩步而出，以長劍指着西門丕厲聲叱道：「西門丕，還我爹的命來！」

西門丕冷笑道：「老子殺過多少人，連自己都記不清了，如果每一個仇家都找我討債，哪有那麼多的命來還——」

話聲未落，「轟、轟」爆炸聲連續傳出，山谷中出現七道火柱，烈焰、濃烟冲霄而起——

西門丕整個人也快要爆炸了。

但他强忍着沒有發作。

他深深吸了口氣，目注丁玫問道：「這也是公孫太做的好事？」

丁玫點點頭：「不錯。」

「火葯是建築時，就埋好的？」

「不錯，你那後知後覺功夫，總是高人一等——」

「怎麼只炸掉七棟小木屋？」

「可能是時間太久，有部份預埋的引綫失效了吧……」

「……」西門丕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響。

「這也沒關係，只要能炸掉一棟以上的小木屋，整個奇門陣勢就失效了。」

「很好……」

「對你來說，實在很不好。」

西門丕冷笑道：「沒什麼不好的——就算我今宵一敗塗地了，我還年輕，三五年之後，我還可以捲土重來……」

一頓話鋒，扭頭向覃揚道：「覃兒，這兒請暫時代爲主持，我要先把公孫太那老賊找出來，碎屍萬段才甘心。」

覃揚點點頭，道：「好！兄弟義不容辭……」

「多謝覃兄！」西門丕舉手一揮，震聲大喝道：「殺！」

早已圍聚四週的爪牙和「游龍」、「飛鳳」隊員至少在百名以上。

「殺啊……」

暴喝聲中，百多人一齊衝殺過來，一場慘烈混戰隨之展開。

西門丕却乘機一個倒縱，射向十多丈外的松林中。

西門丕說要找公孫太洩恨是假，心知大勢已去，想「脚底抹油」才是眞。

但胸懷殺父之仇，虎視眈眈的周巧兒，早已看透了他的用心。

因此，西門丕身形才起，周巧兒已橫裡攔截，並厲叱一聲：「留下命來！」

「嗆」然巨震聲中，兩人已捨死忘生地鬥在一起。

＊　＊　＊

羣俠方面，由於宋玲玲、朱烈都來不及參加，目前只有丁爲元、杜介夫、玄妙道長、丁玫等五位。

周巧兒跟西門丕交上手之後，面對百多名高手的就只剩四位了。

幸好這四位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全都一以當十，銳不可當。

而且，這四位出手也都很有分寸。

對惡跡不多的「游龍」、「飛鳳」隊員，只是點住穴道，廢了功力。

對那些黑道人物，却是下手絕不留情。

前後不過是一盞熱茶的工夫，百多名高手，已解決掉一半以上。

＊　＊　＊

周巧兒心切父仇，一出手就是「擎天一劍」。

西門丕也會「擎天一劍」；但他只會前段的三十式。

目前情況，只要不是白痴，都能了解，西門丕已難逃一死。

西門丕不是白痴，而且比誰都聰明，當然也更爲了解。

他爲一的生路，是在周巧兒使出「擎天一劍」最後六式之前能逃入松林中。

所以，他一交上手，就且戰且退——退向松林方向。

周巧兒冰雪聰明，當然已洞察出對方的企圖。

但她却僞裝成懵然不知，按步就班地使着「擎天一劍」的前段。

當西門丕退到距松林已不過五丈而心中竊喜之際，周巧兒忽然劍招一變，使出「擎天一劍」中最具威力的第三十六式——

一支劍忽然爆出十二朵劍花，向西門丕兜頭罩落。

劍花變成血花——西門丕雙臂被齊肩斬斷，腦袋也隨之滾落一旁。

另一邊的混戰，也幾乎是同時結束。

現場中一下子靜得落針可聞。

少頃過後，丁爲元才向杜介夫笑笑道：「老弟台，我還得馬上趕往金陵銷差，這兒的善後事宜，可得偏勞你了。」

「沒問題。」杜介夫含笑接道：「只是，丁大哥務必在今上面前多多美言……」

丁爲元截口笑問：「要他封你們小兩口爲『一品煞星』怎麼樣？」

「謝啦！只求他今後別再糊裡糊塗把我們夫妻當欽犯通緝，就足感盛情了。」

「哈哈哈……」

丁爲元縱聲大笑之後，接着輕咳了一聲。

丁玫插口笑道：「爹！我知道您又想怎樣了。」

丁爲元一楞，道：「妳知道爹想怎樣？」

「還不是老套，今宵歸去，做個閑人……」

「好丫頭，眞不愧是爹的乖女兒。」

「可是，我求求您，別再唱了。」

丁爲元又一楞，道：「怎麼？妳不喜歡聽？」

丁玫抿着小咀道：「也不是不喜歡聽，只是，我覺得……我覺得……」

丁爲元訝問道：「幹嘛說起話來吞吞吐吐的？」

丁玫嫣然一笑道：「爹！我照實說來，可不許生氣啊！」

「爹不生氣就是。」丁爲元笑問道：「丫頭，是不是有了男朋友了？」

丁玫頓足嬌嗔道：「爹！您橫扯到什麼地方去了！」

「有男朋友是天經地義的事，也用不着害臊呀！」

「爹！您要不要聽？」

「聽，聽，當然要聽，自己寶貝女兒的話不聽，聽誰的呢！」

「那……我覺得，如果您不唱，可能可以多做幾天閑人。」

丁爲元笑問道：「要是爹忍不住要唱呢？」

杜介夫搶先笑道：「那一定又會唱出什麼痲煩來。」

丁玫嬌笑道：「原來杜大哥也是這樣想法。」

丁爲元忽然神秘地笑道：「可惜啊！可惜。」

丁玫道：「可惜什麼？」

「可惜妳杜大哥早就有了老婆了……」

「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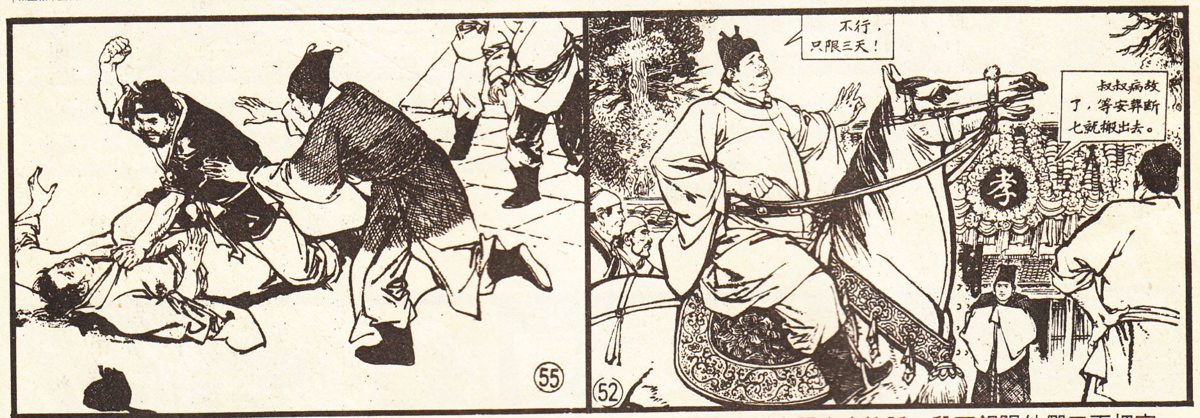
「哈哈哈……」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五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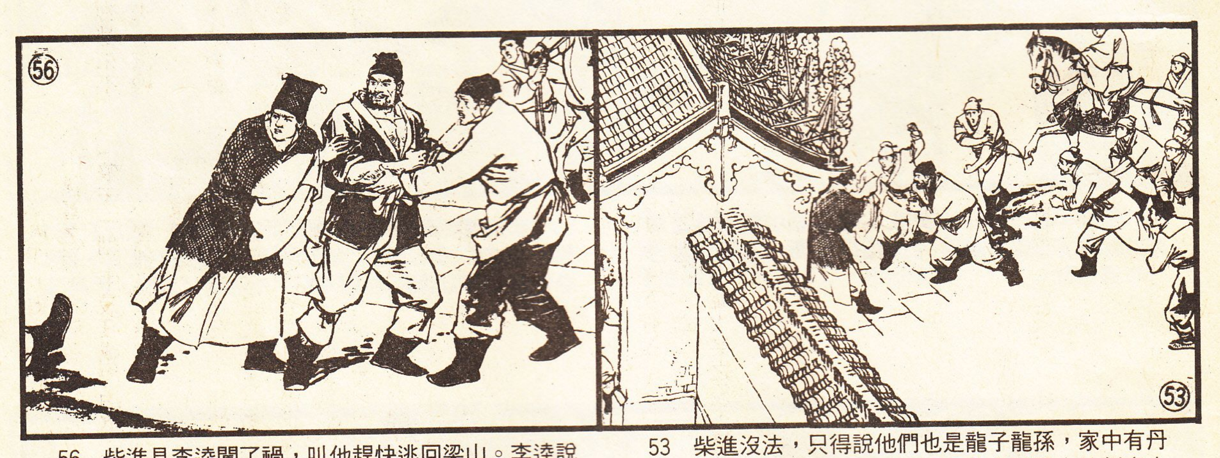
高唐州 (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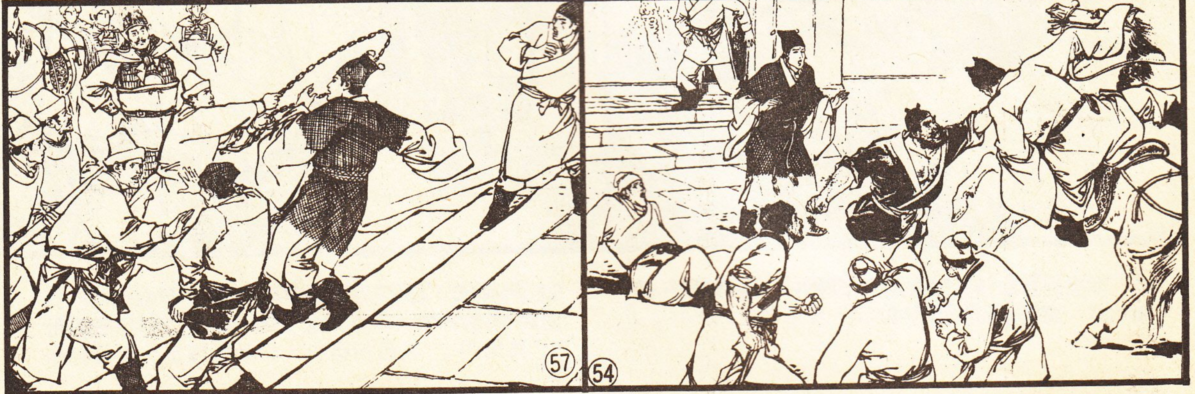
55　李逵怒火上來，提起殷天錫，又是一陣拳脚。柴進勸不住，看那殷天錫時，早已被打死在地。

52　柴進穿了孝服出來答話。殷天錫限他們三天把宅子騰出來，不然就派人强住。柴進再三請求，他却蠻不講理，就是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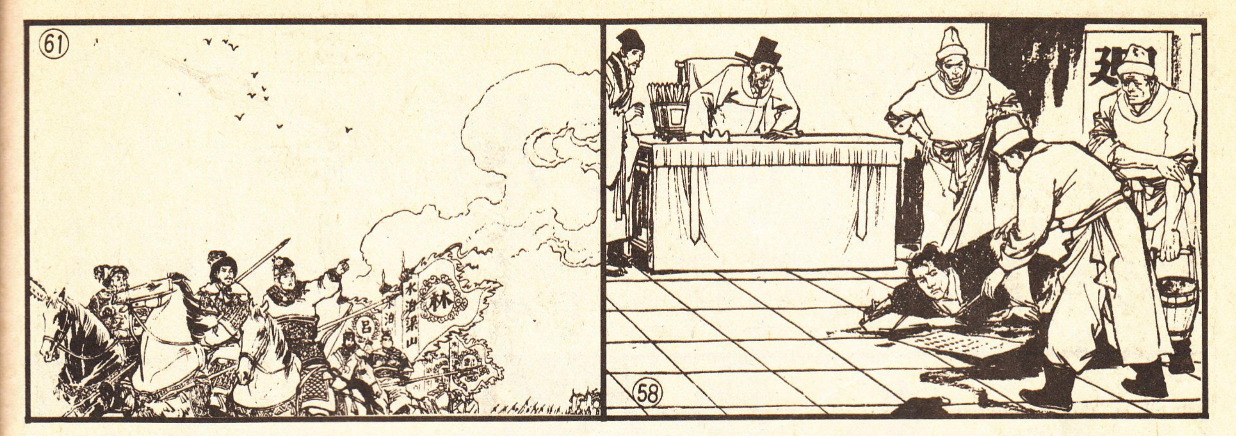
56　柴進見李逵闖了禍，叫他趕快逃回梁山。李逵說："好漢作事好漢當，我走了，豈不連累你？"柴進說，他有丹書鐵券護身，催李逵快走。李逵只得走了。

53　柴進沒法，只得說他們也是龍子龍孫，家中有丹書鐵券。殷天錫叫他拿出來看，柴進說現在滄州家中，已派人取去了。殷天錫大怒，罵他亂說，還叫人打柴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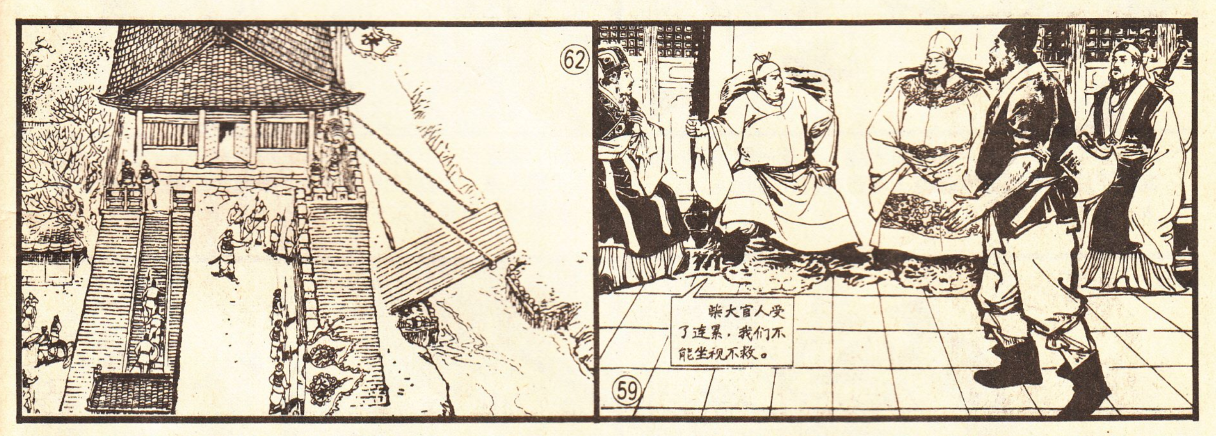
57　不多一會，高廉派了二百多人來捉拿凶犯。柴進出來，正要說明情由，立刻被縛了起來。

54　這時，李逵在門裏看到，不等那伙奴才動手，就大吼一聲跳出來，將殷天錫揪下馬，打倒在地。衆奴才待要上來動手，早被李逵打倒五六個，其餘的都嚇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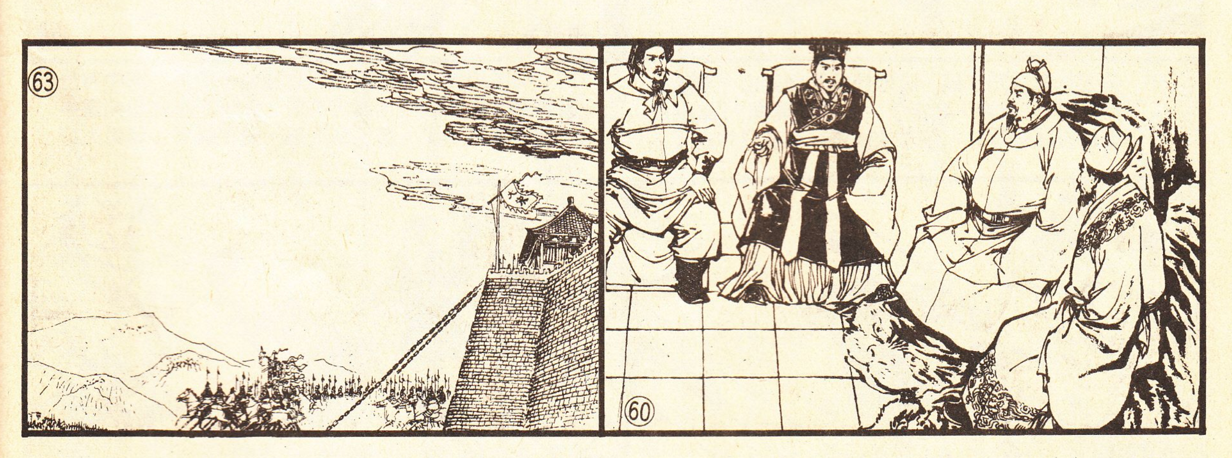
58　高廉喝叫差人剝下柴進衣服，狠狠地打。柴進被打得皮開肉綻，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高廉叫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下到大牢。

61　吳用點派人馬：派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等十二個頭目，引五千人馬作先鋒；宋江、吳用、朱同，雷橫、李逵等帶三千人馬作後應。立即向高唐州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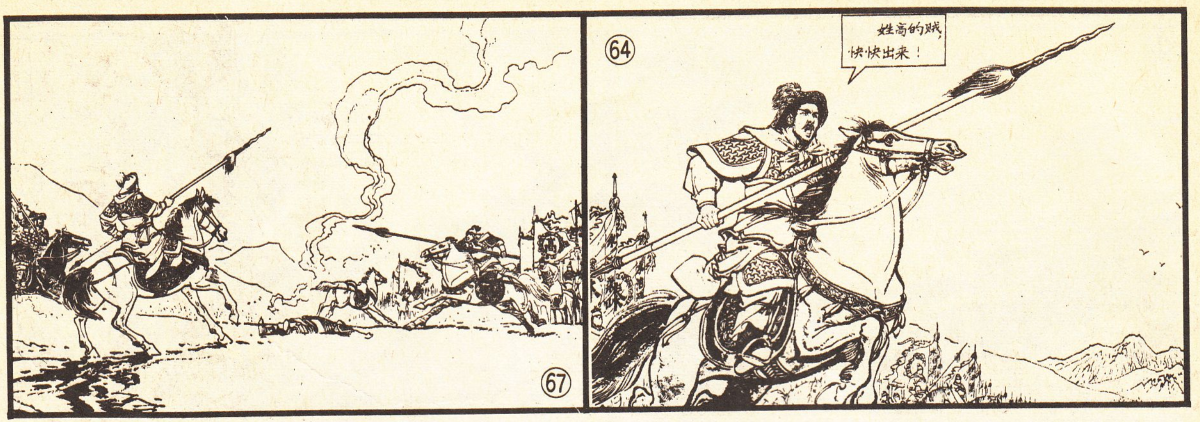
59　李逵連夜奔回梁山，見了晁蓋衆頭領，說起打死殷天錫的事。宋江聽了大驚，料定柴進要吃官司，就急忙派人下山到高唐州探聽。

62　高廉早已得報，冷笑道：“我正要去剿滅這羣草賊，如今却送上門來。”立刻點了人馬，在教場集合，準備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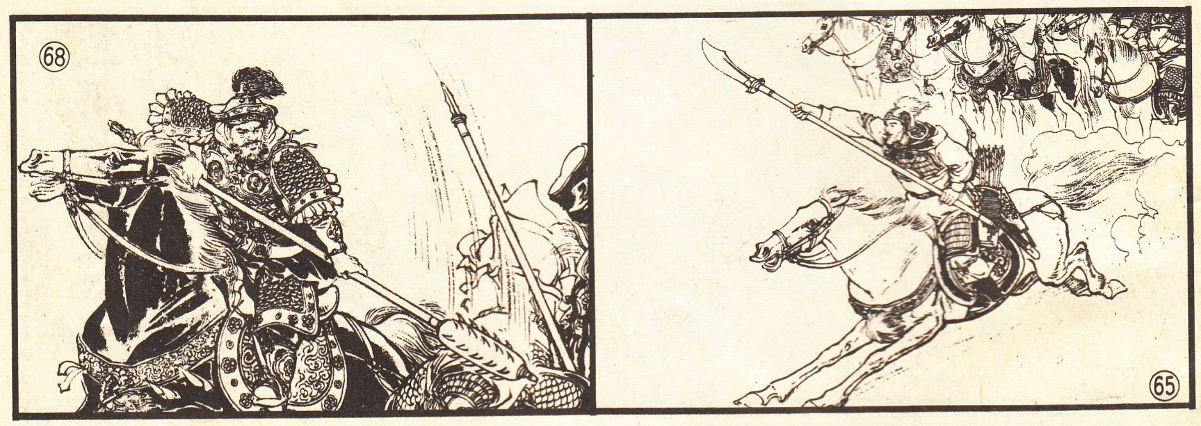
60　不兩天，探子回來，報稱柴進果然下在大牢。晁蓋說：“柴大官人向來對梁山有恩，此次必須去救他。”吳用說：“高唐州雖小，但兵强糧足，不可輕敵。”

63　高廉親自率領大隊人馬到了城外，擺好陣勢，搖旗吶喊，專等梁山人馬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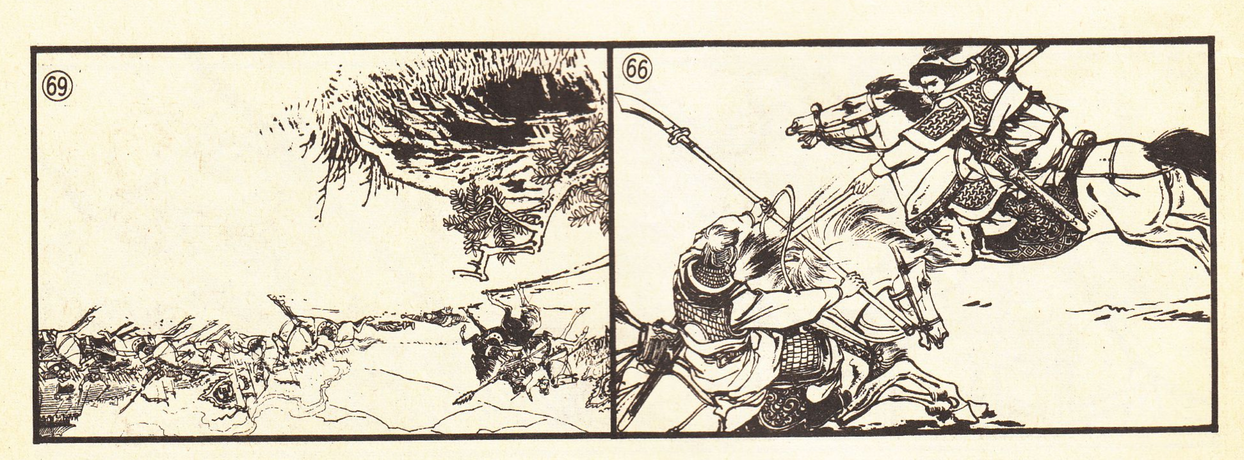
67　高廉大怒，問誰人願上去報仇。軍官陣裏又出來一人，姓溫名文寶，使一條長槍，騎一匹黃驃馬，直奔林冲。

64　這時梁山林冲、花榮、秦明率領了五千人馬也早來到城下。林冲手拿丈八長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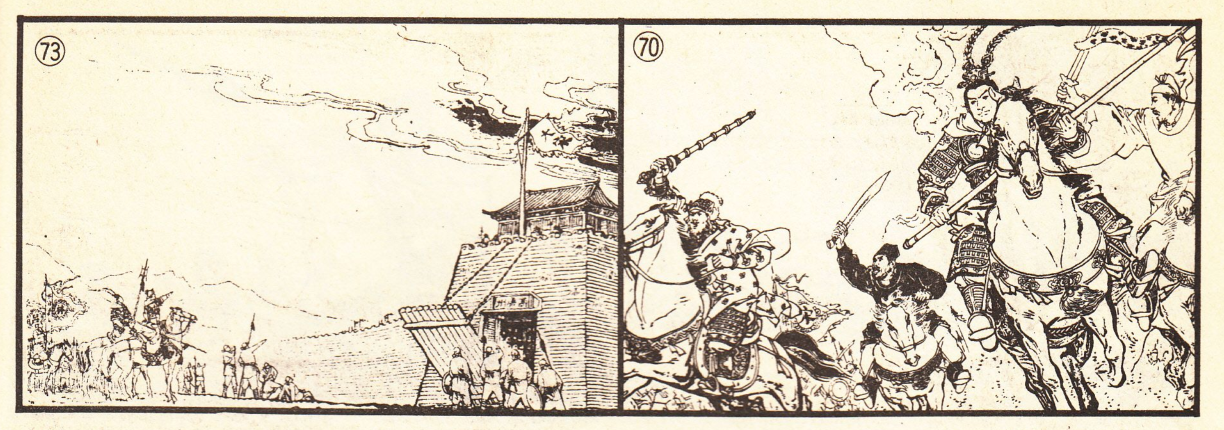
68　秦明見了，叫林冲下去歇息，自已來戰溫文寶。兩人戰了十個回合，秦明放個門戶讓他槍搠進來，手起棒落，把溫文寶削去半個天靈蓋，死于馬下。

65　高廉一聽，怒氣萬丈，把馬一縱，引了三十個軍官，前來迎戰。高廉回頭問："誰願先捉賊？"統制官于直應聲，拍馬掄刀，冲出陣前。



69　高廉見連折二將，十分惱怒，帶領了大隊人馬，一齊冲殺過來。秦明、林冲一時敵擋不過，撥馬而回。

66　林冲見了，挺矛向于直就刺。兩人戰不到五個回合，林冲照于直心窩一蛇矛，于直翻身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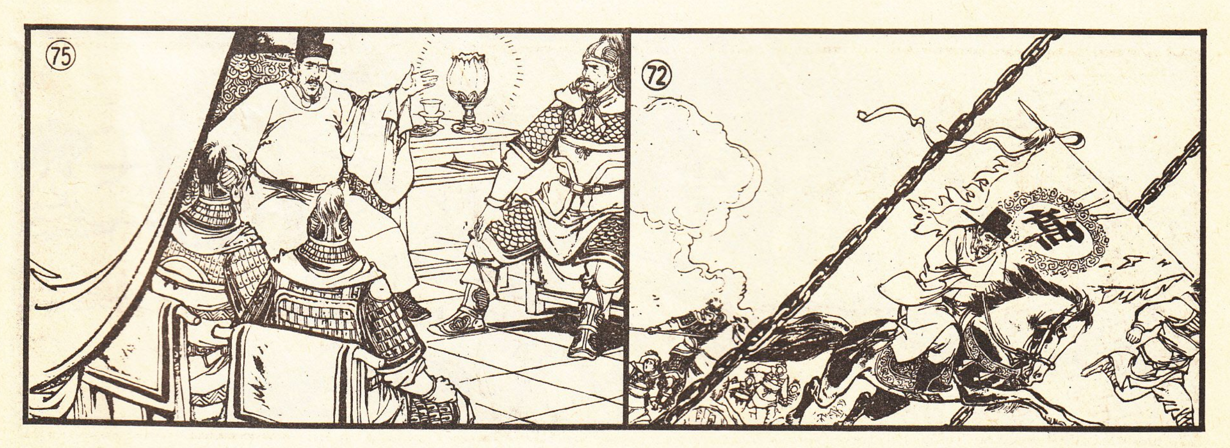
73　宋江使人天天到城下罵陣，一連十幾天，不見有人馬出來應戰。他們只得包圍了城池，等待時機攻城。

70　宋江看到這般陣勢，刻不容緩，帶領三軍，迎上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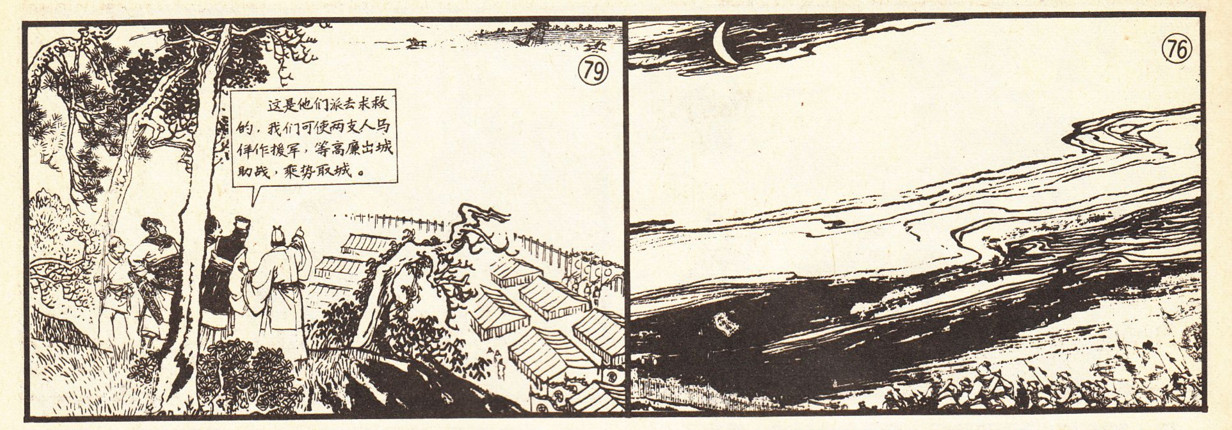
74　宋江等又防備高廉出來摸營，把人馬分散在山林裏，只留少數人馬守空營。

71　高廉指揮所有精兵，打算先擒宋江。楊林、白勝見宋江危險，便令軍士朝高廉放箭，當時射中了高廉左肩。



75　高廉養息了十幾日，創傷好了。他猜想梁山人馬，連日無人應戰，必定疏忽，就召集了衆將領，商量前去偸營。

72　高廉的陣勢立刻大亂。高廉無心戀戰，急忙收兵轉回城中。高廉因中了箭，決定先守住城池，等傷勢稍好再來交戰。



79　城裏冲出兩個人來，梁山衆將要去追趕，吳用叫放過他們。宋江問這是甚麼用意，吳用說這是將計就計。

76　半夜時，高廉親自引精兵三萬，帶着硝磺等放火的東西，悄悄偸襲過去。遠遠看見梁山兵營一片燈光，他料想偸營一定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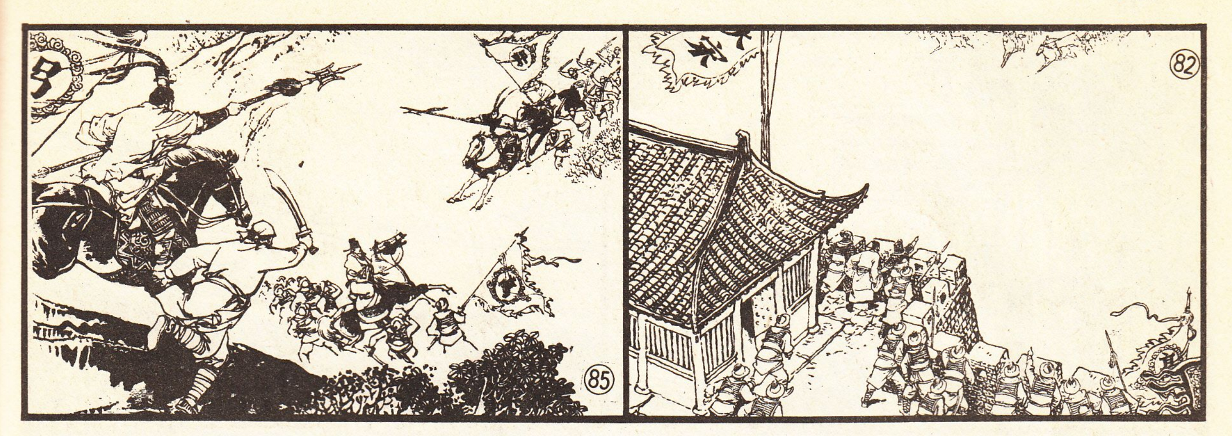
80　宋江大喜，命戴宗回梁山另取兩隊人馬，分作兩路前來。

77　忽然四面一片喊殺聲，高廉想要撤退，早被圍住。他奮力冲殺，才冲了出來。同部人馬只剩八、九人，好容易逃回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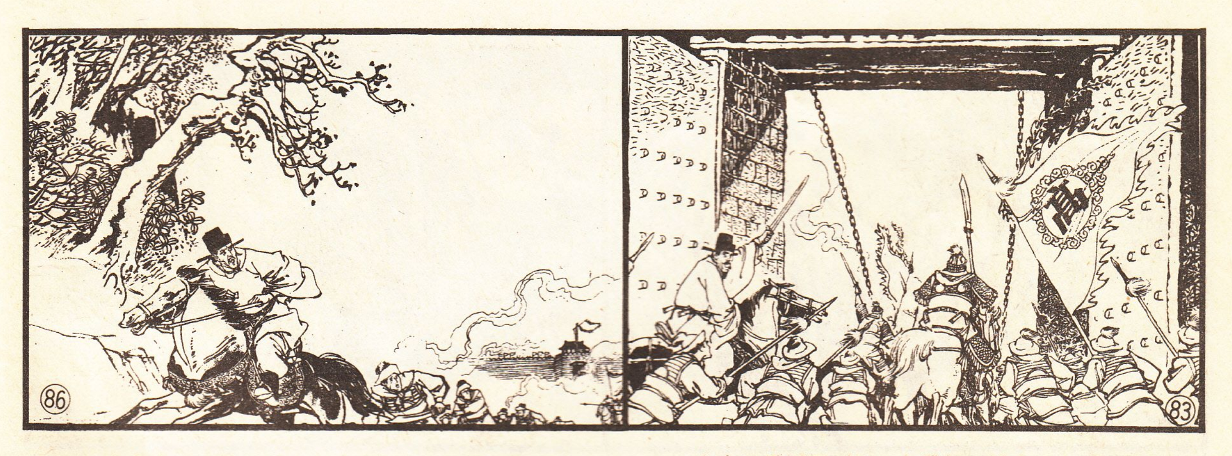
81　却說高廉派人求救後，每天在城中放火爲號，盼望援軍到來。過了幾天，守城將士望見梁山陣中不戰自亂，急忙報告高廉。

78　高廉喪氣萬分，心想梁山實在强悍，若不求援，城池早晚不保。他急忙寫了兩封信，派人到附近東昌和寇州求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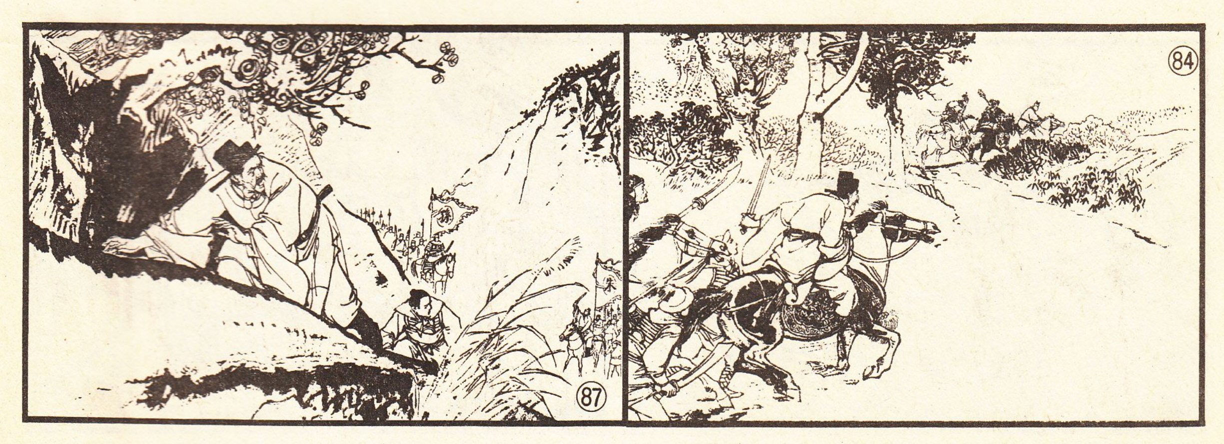
82　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觀望，只見遠處塵土遮天，殺聲震耳，有兩路人馬，冲奔前來。梁山圍城的軍馬，四散奔走。

85　忽聽山坡後連珠炮响，高廉心中疑惑，便收了人馬回來。這時，只見左邊呂方，右邊郭盛，各領五百人馬冲殺過來。高廉急忙奪路奔走。



83　高廉以爲援軍到了，急帶領同城人馬，大開城門，分頭冲殺出去。

86　高廉冲出重圍，部下人馬死傷大半，望見城上已插滿梁山泊旗號，再仔細看，沒有一處是救援人馬，這才知是中計，只得引了殘兵敗將，望山中小道奔去。



84　高廉冲到陣前，看見宋江引着花榮、秦明三騎人馬朝小路走去。他急忙引了人馬去追趕。

87　行不到十里，山後轉出一隊人馬，爲首的是孫立。高廉引兵要轉回去，背後又有一隊人馬擋住，爲首的是朱同。兩頭夾攻，高廉只得奔馬上山。



91 吳用把所有管監牢的人都叫來問話。一個叫藺仁的牢頭，話出了柴進的下落。

88 四下裡梁山人馬一齊趕上山去。高廉慌忙轉過一個山崗，被雷橫趕上，一刀砍作兩段。



92 宋江聽了，忙叫藺仁引路，到了後牢枯井邊。井裏面黑洞洞地，向井裏叫時，也沒人答應，宋江說：“柴大官人眼見得是死了。”說着落下淚來。

89 雷橫使人飛報宋江。宋江便傳令大軍開進高唐州。



93 吳用說：找一個人下去探一遭，才知有無。誰願下去？”話剛落音，李逵就答應一聲：“我願下去。”

90 進城後，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打開大牢營救柴進。牢裏有三五十個犯人，宋江叫把他們同部放了，只是不見柴進踪影。宋江心中十分憂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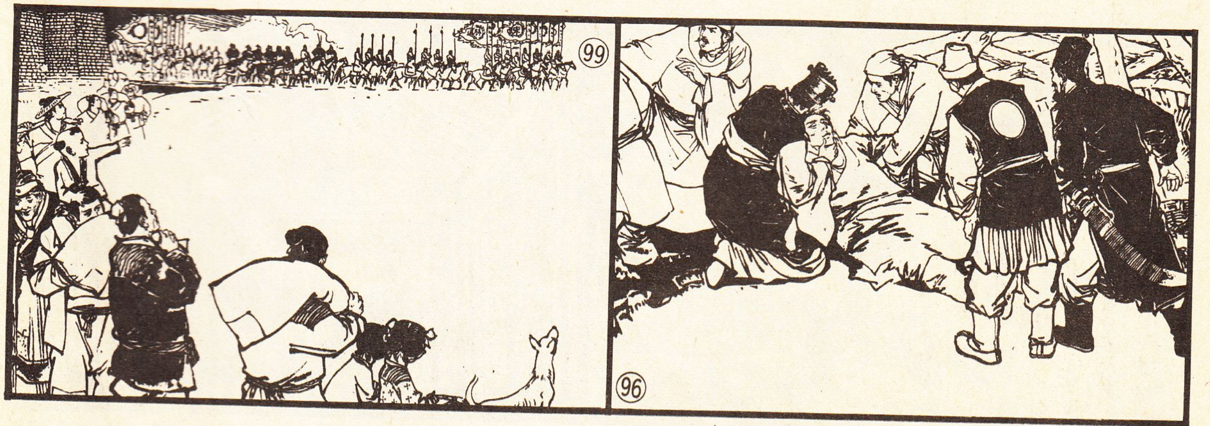
97　衆人只顧照看柴進，却把李逵忘了。李逵在井裏實在不耐煩了，大聲叫喊，人們才趕忙把李逵拉了上來。

94　吳用叫人找一根井繩，拴了一個大籮筐，井繩上又拴了銅鈴，叫李逵坐在籮裏，放下井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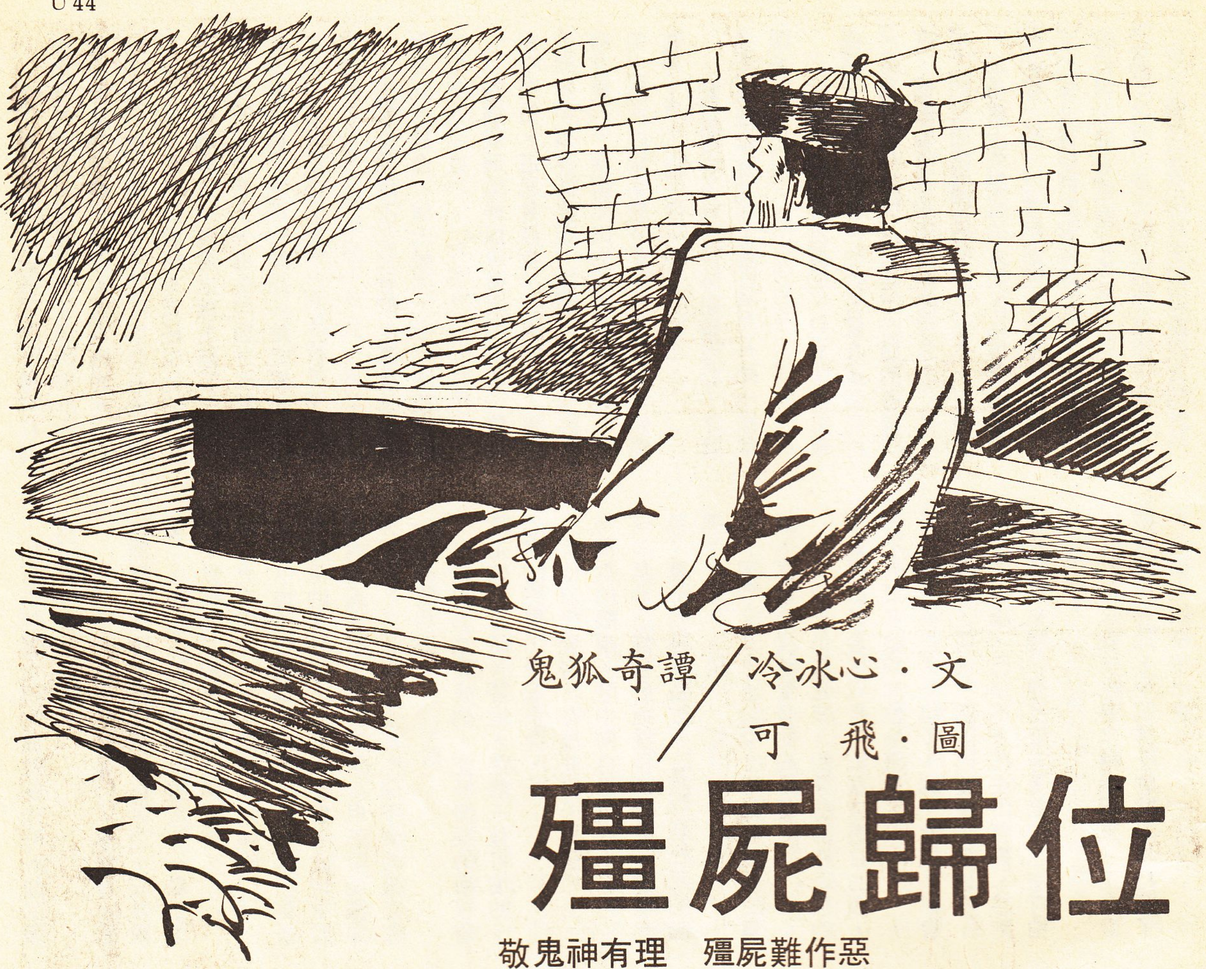
98　宋江叫大家把柴進扶上車子，又叫李逵、雷橫把柴進一家老小和在高廉家裏抄出柴家家財，先護送上山。

95　李逵在井裏摸了一陣，先摸到一堆死人骨頭，嚇了一跳，又摸到一個人，蹲在水坑裏。李逵叫他不應，細聽時，口裏微微有聲。李逵說聲謝天謝地，就把他放在進筐內，搖動銅鈴。



99　最後宋江叫人把府庫的財帛糧米和高廉所有家私，一部分散給百姓，其餘都裝上車，率領大小將官，謝了藺仁，回梁山泊去了。　　（本段完）

96　井上的人聽見鈴响，把筐子拉了上來。大家看時，柴進兩腿皮肉被打爛，兩眼半開半閉，昏迷不醒。宋江心裏難過，急叫請醫生調治。



鬼狐奇譚／冷冰心·文

可飛·圖

殭屍歸位

敬鬼神有理　殭屍難作惡

黃昏，天還未黑，太陽在西山那邊，仍還露着半邊臉兒，彩雲把天幕點綴得五彩繽紛，極之豔麗。

在夕陽下，大地應該是熱鬧的，匆忙的，下田的該在歸家途中，大街小巷，處處聽到那慈母喚兒返家洗手晚飯的聲音，飯館酒樓亦開始生意興旺，晚飯的客人，在這個時候，亦該陸續來到，橫街窄巷那些風月場所，亦該忙碌地燃亮燈籠，因爲再過多一個時辰左右，尋芳客就會熙攘而至。

羅家村的黃昏，與任何小城大鎮的黃昏都不同樣，匡喜來剛步到村口，心頭就有份躊躇不定，進退兩難的矛盾。

村口的南山寺，寺後的廣場，在匡喜來印象裏，該是村童們嬉戲的地方，但眼前，廣場仍是廣場，却沒有見到一張孩子的面孔。

偌大的廣場，沒有村童玩耍，沒有任何人跡，這已夠匡喜來心裏打個兀突，縱然村內有人辦喜事，也不致所有孩子都去湊熱鬧的？

何況，有一點更令匡喜來充滿驚異的——他的嗅覺雖然不算靈敏，瀰漫在空氣裏的血腥味，他還是可以嗅到！

站在村口，他已被一種濃烈得使他胃裏幾乎抽搐的血腥味包圍着。

血腥象徵不祥，再笨的人呼吸到血腥氣味時，都會了解，不幸的事情必然已經發生。

羅家村在方圓五百里的地方，是最大的一條村，它有二千戶人家左右，有旅館，有客棧和不少的飯館，這地方近年已逐漸的發展成爲一個大鎮，不過是別人還沒有叫它原來的名字，却稱爲羅家鎮而已！

像這麼一個繁榮，治安亦算良好的地方，忽然佈滿了血腥味，實在是叫匡喜來吃驚的！

「莫非來了土匪？」這是浮上他心頭的第一個觀念。

亦爲了這個念頭，匡喜來停在村口，進退維谷，若眞的有土匪來了，自己闖進去，不就等於送羊入虎口？但爲此而不進去？對於匡喜來會是多大的損失。

這一年來，他差不多隔一個月，總抽空往這兒跑一趟，尤其今天，他滿懷喜悅而來訂親的，就因爲這空氣中飄過來的血腥氣味打退堂鼓？

「不！好歹進去看看，若眞的發現有什麼不對勁，我還可以拔腿就跑，而且，我答應了鳳子，今天來向她爹娘求親，要是我眞的爽約……」

考慮的結果，匡喜來還是穿過了南山寺，步入了羅家村的大街。

街上還是靜悄悄的，雖是黃昏，沒見一條人影，這已夠神秘了，更可怕的，是街上的另一種情形——

以前，匡喜來在書本上看過血流成河這一句話，雖明白它的解釋，倒沒有見過這種情形，但如今，他却親眼目睹「血流成河」了。

在青石板舖砌成的路面上，匡喜來發覺，觸目皆是鮮血，那陣刺眼的紅，使他在這三伏天裏，冷汗直淌，空氣裏何以有濃烈的血腥味，如今不需要解釋，答案已在！

怪不得街上沒有行人，怪不得村口沒有孩子在玩耍，匡喜來望着滿街的鮮血，全身無法控制的打哆嗦，迅即轉過身去，急不及待就回頭走。

才走了兩步，匡喜來又硬生生的收住了腳，轉過頭來，再向大街上望了一眼。

青石板大街上，滿佈鮮血，匡喜來感到十分奇異，觸目的鮮血，是從那兒流出來，這兒在不久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匡喜來肯定不久前曾發生事故，因爲他看到的鮮血，尚未凝固，所以變故必然發生不久。

能造成遍地鮮血，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不久前，這兒曾發生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廝殺，與鮮血混在一起的，應該是許多橫七豎八，堆積如山的屍體才對，如今大街上鮮血的確是夠多了，可沒見到半條屍體。

難道殺人者好心得將屍體埋葬了才離去？這根本就同除夕晚看見月亮一樣荒謬。

大街上仍然靜悄悄的，只有匡喜來孤獨的一個人，儘管，他對於置身這個死村，依舊充滿着恐慌，可是，心頭的各種疑慮，使他暫時打消了速離的主意！

放眼向街道兩邊的屋宇望去，記憶裏，這是村上最繁盛的大街，以燒鷄出名的三和樓，最大的當舖都開在這兒，如今，三和樓及當舖都緊緊地關了門，掛在半空的招牌，迎着風左右搖晃，發出空洞的「咿呀」之聲，使大街更形於荒涼，神秘。

正當匡喜來的目光向這些往日熟悉的，如今全都關上門的商號望去時，他又發現了幾件奇怪的事。

商號都是緊緊的關着門，支撐着木板，商號的招牌都是依舊掛在半空，或者屋簷下，不過，它們是如此整齊，一點不似有半點破壞，或曾經被破壞過。

更奇怪的，每間商店或食肆的門楣上，都有血漬，而這些血漬，絕大部份都是有規律的在門楣上染着，縱然，此地曾發生大屠殺，鮮血流得成河，但怎可能濺得那麼高？又怎可能全都不偏不倚地濺在每一戶的門楣上。

當匡喜來詫異的，充滿懷疑的凝視着街上的房子時，驀地，突然一種可怕的，恐懼的感覺，漫遍全身。

他似乎覺得，在那些房子的窗戶上，有無數的眼睛，暗中向自己窺視！

莫非這條被鮮血洗禮的村莊，還有生氣？莫非窺探自己的，是那些枉死的幽魂？

「喂，有……人嗎？」不知那裏來的勇氣，匡喜來提起聲音的高叫着。

大街上仍然死寂，回聲彷彿在血腥的空氣裏飄盪着，只是，匡喜來遊目四顧，似乎有更多眼睛向他偷望。

就算有更大的胆子，到了此刻，都會完全嚇壞，何況，四下已逐漸灰暗起來，背後的夕陽，已差不多沉在山腰裏，想到黑夜即將來臨，他更沒有勇氣留在這可怕的地方。

然而，就在匡喜來轉過頭來，正準備離去時，忽地，一間房子的門忽然打開了，一個人頭探了出來。

這一個突然出現的人頭，險些嚇得匡喜來倒在地上。

「喂！你是來找鳳子的？還不趕快，天就要黑了！」那個探出來的人頭高聲的在叫着。

看清楚了那張臉孔，匡喜來的心裏才鎮靜一點，雖然四下的天色已經比較黑暗，他仍可見到，那個向自己高叫的人，是三和樓的小企堂，過去他與鳳子的爹在三和樓喝過幾次酒，熟悉了這個企堂。

本來，匡喜來以爲這條村莊經過血洗，已經空無一人，如今乍見有人探出頭來，而且還是自己熟悉的，頓時，千百個疑問，恨不得立刻可以知道答案。

「爲什麼街上這麼多的血？這兒有事吧？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其他的人呢？」

匡喜來連串的問話，沒有答案，三和樓那個企堂，「砰」地一聲，將門板關上。

大街上又回復剛才的死寂，仍舊只有匡喜來孤零零的佇立在街心。

本想衝上前去扣門，抓住那個企堂爲他解釋疑團，然而，匡喜來終於打消這個主意。

從企堂的呼喚中，匡喜來最低限度知道了兩件事，其一，村裡確實發生了不尋常的事，卻並非所有人都已死光，其二，鳳子一家可能是倖免的，要不然，企堂不會叫自己趕快到鳳子的家，而不是叫他速速離去。

可是，從剛才短短的話，匡喜來卻意味到一件事，他們似乎很害怕黑夜的來臨。

「站在這兒想什麼？還是趕快到鳳子家去，到時候不是什麼也都清楚了嗎？」這是匡喜來對自己說的話。

＊　＊　＊

步入鳳子的堂屋時，匡喜來是渾身的不自在。

過去，他作客鳳子的家，不下十次，可從沒像今趟，自己足立在門外站了半盞茶時候，經過各人的詢查，才能夠進門。

可是，匡喜來尚未能將自己的不滿表示出來，鳳子的媽媽已經大叫起來：「哎喲，喜來，就差一點被你嚇壞了，怎麼這個時份會摸來的？」

不是匡喜來多心，鳳子媽媽的話，是充滿抱怨，明顯的指責自己不該來，儘管，心裏很多的疑問，關於自己在村上所見的，此刻被這份不愉快弄得懶得開口。

此時，鳳子倒了杯茶出來，遞給匡喜來，口裏卻接着媽媽的話：「你也是，天黑了才來，幾乎把我們嚇死，還以爲是……」

鳳子的話半途就停住了，白晰勝雪的臉孔，刹那間卻是一陣青，一陣黃，可惜，匡喜來並沒有留意，鳳子的埋怨，使他多了幾分不開心。

「我答應過今天來，雖然丟下了手邊的工作，但還是趕路來的，從今早天未亮我已趕了幾十里路，來到之後，全村無人……」匡喜來有點委屈，有點氣憤的說。

一直在旁邊吸着煙，沒有開過口的鳳子爹，就在此時接咀了：「也難怪的，你不知道，這半個月來，村裏到處風聲鶴唳

，每天未到黃昏，家家戶戶都閉了門，店鋪也關了，沒有人在天黑敢出外的。」

「為什麼？」這正是匡喜來最渴望知道的：「而我才進村口，見到滿街是血，究竟是為什麼？村裏遇上土匪洗劫嗎？」

「就是土匪洗劫，也沒有那麼可怕。」鳳子悄悄地插了句咀。

「阿彌陀佛，天已經全黑了，你們就別再談論這事吧。」鳳子媽媽在旁邊，極之緊張地說。

「大娘，到底是什麼事，你們何必吞吞吐吐？」這時，極大的好奇，已使匡喜來忘記了進門時的不愉快。

「喜來哥哥，我們這兒有殭屍！」忽然，鳳子最小的弟弟恩順搶着說道。

恩順此語一出，他的爹娘及鳳子，異口同聲的向他叱喝，不過，恩順語快，當他們呼喝時，殭屍兩字已脫口而出，收也收不住了。

「殭屍？」匡喜來可不理別人有什麼反應，詫異地驚呼，「在哪兒？為什麼會這樣？」

「唉！喜來，你進村時，沒見到滿地血汚嗎？」鳳子的爹擱下旱煙，嘆了口氣說道：「正是為了這緣故，相傳那……那東西最怕血汚，所以我們就將猪血，牛血灑在街上，門楣上亦塗上，這樣子那……東西縱然經過，亦不敢走進屋裏來，唉！這些日子，眞個是鷄犬不寧呀！」

怪不得全村子都籠罩着這麼濃濁的血腥味，原來是為了這個原因，匡喜來心中的疑團，頓時得到了開解。

「初時我進村來，還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嚇了我一跳，原來為了此緣故。」就是連在外叩門，被再三盤查引起的不愉快，到如今亦一掃而空。

「對了，為什麼村中一向太平無事，忽然會……」匡喜來又引出了另一個疑問來。

「你們這些人，外邊已經天黑了，還在說這些事，也不知道忌諱，有什麼話等到天亮了才說。」鳳子的爹欲回答時，他的老婆已搶先開口斥責了。

「大娘！」匡喜來心急知道事情眞相，也不忌諱會開罪未來丈母娘，道：「反正街上和門楣上已塗上了血，就是那東西出現，也進不了屋來，談談也不怕啊！」

鳳子媽媽的面色，頓時沉了下去，只聽她道：「胡說，這種辦法雖說可以防避，但誰也不敢担保，天亮才說，若發生了什麼，你難道可以安心。」

「鳳子的媽！妳也太担心了，現在我們一家子都聚在這兒，喜來又是年輕力壯，就眞的有什麼變故，也不用害怕啊，妳担心什麼？」鳳子的爹道。

鳳子坐在喜來的旁邊，她的心裏也恨不得將連日來担驚害怕的事，向喜來盡數說出，但母親的固執，使她不敢開口，如今她父親也這樣說，她立即抓住機會亦插咀了。

「娘！說給喜來聽又何妨？反正……他今夜也不會走的，讓他知道此事，萬一眞的發生什麼，他也知道應付。」

「大吉利是！」鳳子的話，更犯了她母親的大忌。

「妳懂得什麼，你們要說，滾到外頭去說個夠，有什麼事發生，我也不要看見，若留在屋子裏，你們統統給我閉咀。」

鳳子媽媽的固執，大家雖然很想談論，也只好乖乖的服從，屋裏的氣氛，亦因此而弄得很僵。

「喜來，你趕了一天路也倦了，早點休息吧！我們明兒再說！」鳳子爹乾咳一聲，站了起來，打破這個僵局，又向女兒道：「鳳子，喜來還未吃晚飯，一定餓了，妳還不快給他下碗麵來！」

鳳子應着，快快地站起來，可是，比她立起更快的是羅大娘，她對殭屍此事雖然固執，但對未來女婿還眞的痛惜，而且衆人轉了話題，也實在令她滿意，只聽她道：「你們談談，我去下麵，剛剛還吃剩了鹵肉，喜來，我給你下碗大鹵麵，保證你愛吃！」

羅大娘晃着她的小脚步出了堂屋，就只剩下喜來及鳳子二人了，喜來趁機握着鳳子的手，眞叫鳳子一張粉臉紅到耳根。

「鳳子，趁妳娘走開，快告訴我，為什麼這兒好端端的，竟會鬧起殭屍來？」

鳳子的手被喜來抓着，一顆心比見到殭屍還跳得厲害，心亂如麻，竟連喜來說些什麼，也沒有聽到。

「鳳子，說呀！快點說呀！」喜來心裏焦急，將鳳子的手捏得更緊。

「說什麼？」鳳子用蚊吶似的聲音回答，她將喜來的意思，想到另一件事情來。

「說殭屍啊！為什麼會有殭屍？」

提起殭屍，鳳子的意馬心猿，直似被一盆冷水澆下來，通紅的臉龐亦瞬即變回青白。

「這事說來好怕人啊！都是那些頑童，全是他們惹出來的禍！」鳳子說道。

「頑童惹禍？」

「可不是他們，就是村裏最頑皮的那幾個，恩順也有份兒，為了這件事，爹曾經把他打了個半死。」

「哦？」喜來越聽越奇怪了，連忙又催促。

「有天中午，恩順他們散了學……」鳳子把話題說開了。

＊　＊　＊

午後，烈陽高高的掛在頭頂，村裏的人，除了做買賣的，大半都躲在屋裏不出來，這種三伏天誰會耐煩在太陽下曝曬。

然而，在南山寺前的廣場，却有一羣孩子，將書包扔在寺門外，嘰嘰哇哇的笑着，玩着。

他們的頭髮盡濕，滿身是汗，可是却似全無感覺，仍然在跑着，跳着，亦只有這些初生之犢，才會不畏烈陽，盡情享受着他們的快樂時光。

「喂！玩了這麼久，也要換個花樣，不若我們捉迷藏吧！」不知是哪一個孩子高叫起來。

「好哇，玩捉迷藏，恩順來捉吧！」孩子們開始聚攏，其中有人附和着叫囂。

「為什麼要我捉。」恩順紅着脖子，不服氣的指着比他矮半寸，穿了件汗衣的男童道：「讓阿年捉，剛才玩打石子，他輸了給我。」

「我沒輸，你使奸的，怎可以當我輸了，大柱你作證人。」阿年不服氣的說。

大柱正是剛才提議要恩順負責捉人的

孩子，此時，他雙手插腰，儼如公證人似的，挺着胸道：「是的，我親眼見到恩順使奸，應該由恩順去捉。」

「不，我不捉，你們合起來……」恩順毫不妥協，而且還氣虎虎的。

「好！不捉就不捉，以後我們不跟你玩。」大柱作出了他公平的審判，頓時，有幾個孩子一同叫好。

不管恩順是否曾經使奸，不過，眼看被排擠，剛才的氣燄已經完全消失。

有哪個愛玩的孩子不怕被孤立的。

「我捉，我捉！」有點兒沮喪地，恩順終於就範了。

「不過，你們也得劃出個範圍，若不然，你們躲到家裏，我到天黑也捉不住你們啊！」

「就在南山寺內，誰也不能離開南山寺，否則以後也不跟他玩了，這樣行吧！」大柱說道。

「寺裏躲不躲？」恩順又問。

「當然可以躲，總不成就在這廣場上，這兒連石頭也沒一塊，我們怎麼藏啊？」阿年叫道：「總而言之，不出這間寺，你盡可以往大雄寶殿裏尋，氣氣那些禿驢也好。」

阿年所說的話，合情合理，恩順亦無話可說了。

當下，孩子們要恩順面瞧寺外，背着大伙兒數一百下，在恩順數出第一下時，十數個孩子，立刻飛快地，如流水似的四散出去，各自找地方藏身了。

* * *

耳畔中還聽到恩順的聲音，從外邊响着：「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

阿年悄悄地溜進寺裏的大雄寶殿，他的心裏，亦已找到個目標，寶殿上的大鐘，可以藏得下身的，他算準那一個理想的地方，恩順必然尋他不到，同時，寺裏的和尚，亦不易發現他的影踪。

可是，當他躡手躡脚地走近大鐘時，一條人影在他背後竄出，阿年嚇得幾乎叫了起來，看眞切點兒，原來竄過來的，是另一個叫大順子的玩伴。

大順子搶在阿年的前面，飛快的就竄進大鐘下躲藏，阿年眼看自己所選的地方，被人搶了躲藏，很不服氣，最使他煩惱的，是這口大鐘僅僅可以藏得一個人，大順子佔了，自己就無法躲入去。

「大順子，這個地方是我先發現到的，你不能硬藏在裏面。」阿年提出了他的抗議。

大順子從鐘底冒出一個頭來，輕蔑的說：什麼是你的，這間寺是那些和尚的，誰發現了，誰都可以在裏面躲，你不會找別的地方嗎？」

「可是，這口鐘……」阿年被大順子搶白了一頓，無法回答，正待再强詞奪理，却聽到殿外有聲音在叫。

「大柱，我見到你了，在門斗上面，你快些下來……」是恩順的聲音在叫着。

「快走吧，恩順快要進來了，你去尋別處地方躲藏，別再這兒嚕嗦連累我。」大順子十分焦急的在催促。

阿年其實比大順子更心焦，耳畔聽到恩順的聲音已經越來越近了，本想與大順子再爭辯，但心念爭辯得來，更易被發現了，故此他頓了頓足，就向寺內再竄。

* * *

本來，偌大的南山寺，可以躲藏的地方實在很多，可是，阿年是個死心眼的孩子，他認定了大鐘是最理想的藏身之處，如今被人霸佔後，刹那之間，他感到十分徬徨，也想不出那兒是更安全的藏身之地。

穿過了大雄寶殿，又見到藏經閣，不過，這顯然是南山寺最重要的地方，閣門下了鎖，阿年無法掩身進內。

過了藏經閣，蒼綠的叢林就出現在阿年眼前，南山寺是依山建築的，這一帶叢林，未建寺前已經有的，建了寺後，這兒也列入了寺門的範圍內。

進入了這兒，雖然午後的太陽，仍然是十分猛烈，但這兒却沒有陽光，濃密的樹蔭，重重叠叠的，將陽光都隔絕了，暑熱也沒有了，因爲到處都是那麼陰凉。

阿年望了周圍一眼，尋不到理想的藏身處，加以跑得十分疲倦，這兒又異常的清凉，因此他坐在遍佈枯葉的地上，索性休息。

正在揮汗時，耳畔突然聽到恩順的聲音：「阿年，你別以爲躲得夠密，我知道你躲在叢林裏，識相的立刻出來，不要讓我來捉你。」

阿年可以分辯恩順的聲音，是在藏經閣那兒傳來，恩順到了藏經閣，自然知道那兒是藏不了人，那麼很自然的，就估計阿年在藏經閣後的叢林裏。

這些孩子雖然不懂得什麼是心理學，但聰明的孩子，在玩耍的時候，也很會利用旁敲側擊，或者聲東擊西的各種方法，其實這一切，何嘗不是和掌握他人心理有關。

霍然站了起來，阿年喃喃地說：「最壞就是大順子，他霸了那口大鐘，不成，我不可以就這樣被恩順抓到，我一定要藏起來。」

恩順的叫聲又响起來了，似乎越來越接近，阿年心裏十分緊張，馬上跳起來，就向叢林深處竄去。

南山寺是這羣孩子們經常玩耍的地方，不過，他們最深入的，也不過是來到叢林這兒，再穿過叢林，到底是些什麼地方，連他們也不知道。

阿年此時爲了不服氣被捉，也不考慮什麼，就向叢林裏再走，背後恩順呼喚自己的聲音，似乎越來越近，阿年慌不擇路，撥開那些野草亂闖。

越是深入，越覺四下的寂靜，要不是隱約聽到恩順的聲音，阿年會覺得，這兒其實是個死寂的世界。

忽然，一陣刺眼的陽光照射下來，使阿年有一陣子的目眩，當他的視力回復正常時，他就見到這兒的樹木較之剛才是稀疏了一點，而一幢殘舊的禪房，就靜靜地竚立在他前面。

阿年心裏一喜，不由就想到，躲進屋子去，可能避得過恩順的搜尋，同時，背後仍然傳出恩順的叫喊，顯然他亦向這邊追來，阿年亦不暇細想，飛身就奔進屋裏去。

從光亮的環境，一下跳入陰處，目力又是一陣子的昏黑，雖然這是三伏天時，

雖然阿年已經跑得滿頭大汗，可是當他奔入屋內，一種陰寒之氣，却使他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顫。

眼睛逐漸習慣了周圍的環境時，阿年頓時嚇了一跳，眼前他能見到的，是無數的棺木。

大大小小的棺木，排列整齊的，擱在長條木櫈的上邊，而棺木四周，佈滿了蛛網灰塵，似乎有許久許久，沒有人清理過這兒。

「阿年，阿年……」

恩順的聲音，似乎從天而降，聽在阿年耳裏，只覺得他已到了門外。

沒有時間多想，也不容許他再想，阿年在這些棺木中東闖西竄，要到最陰暗的一個角落裏，把身體藏在棺木的背後。

由於阿年走得太過急促，不知怎地，脚下碰到了櫈脚似的東西，急於向前竄，阿年狠狠的將脚抽了出來。

就在這一刹那，發出了驚天動地的「轟」然巨响，頓時，眼前塵土飛揚，迷漫得令阿年睜不開眼來。

待得阿年能把眼睛睜開，他就見到，身邊本來停放了一口棺材跌在地上，原來剛才自己碰到櫈脚，因爲太用力之故，加上這兒停放的棺木，已經有好久的年代，木早已腐朽，那堪阿年這樣忘形的一脚，所以就倒了下來。

却見棺木掉在地上，竟也粉碎，棺裏的屍體，大概是隨着這一跌，從內裏滾跌開來。

乍見棺木碎裂開來，本已令阿年十分吃驚，而再見到棺木中屍體，阿年更是心寒。

尤其在阿年看清楚的時候，他見到的屍體，臉朝地上，而它的姿勢……竟像是一個跌倒在地上的人，正在掙扎着，作勢要爬起來一樣。

阿年發現自己的目光，再也離不開那個姿勢怪異的屍體，而他的全身，汗毛發直，雙脚不由自主地發抖，心跳却似在這一刻完全停止了跳動。

定睛的望着那具屍體，忽然，阿年覺得，屍體的後腿動了一下，像要站立起來……

＊　＊　＊

烈陽仍舊那麼猛烈，恩順他們坐在寺門前，天南地北談笑着。

「阿年這小子，一定是掉在糞池裏……」因爲找不到阿年，所以恩順嘻嘻笑着說。

可是，他的一句話還沒有說完，阿年忽然飛也似的出現，但見他臉青唇白，走得氣急敗壞。

「鬼！有鬼！」倒在孩子堆之中，阿年總算定過神來，一邊喘氣一邊道。

「你這小子胡說八道什麼，自己不知躲到那裏去，回來就編故事唬人！」孩子們七咀八舌的嘲弄他。

阿年好不容易，費了許多唇舌，顛七倒八的，終於叫所有孩子都明白了他的遭遇，頓時，所有笑容在孩子們的面上消失，烈陽再不酷熱了。

「怎麼辦？這事怎麼辦？」阿年向大家詢問。

咬着唇，大柱想了半天，出了個主意，「告訴那些和尚去，只有他們有辦法，何況，這些棺材是他們的。」

寺裏停厝之所，對無知的孩子們說，就認定了這些棺材全屬於寺門。

「和尚一定駡我們了！」有人担心說。

「這也沒有法子，總得讓他們知道。」大柱嘆氣道。

當和尚領着孩子，再到那間停厝之所時，果然他們見到，地上散滿一地的木屑，阿年口中所說那個會活的屍體已不見了。

「呀，怎麼辦？那屍體……」和尚凜然地驚呼起來，一時之間，連他也沒有主意。

阿年和大柱等孩子，滿以爲找到和尚，就有解決的辦法，沒料到這和尚的驚駭，和他們沒有分別，頓時，孩子們的信心全失，不由自主全都向屋外退出。

恩順是走得較慢的一個，當他快要退出房子時，驀地，他見到門邊有一個黑黝黝的東西，再仔細的瞧清楚，竟是一個穿着壽衣的人，背着他們蹲着。

「媽呀，在這兒……」恩順尖叫了一聲，只恨親娘不多生他兩條腿，飛奔出屋外。

站在屋前的孩子前，聽見恩順的尖叫，全都轉過頭向他望，也恰巧在這個時候，他們同時見到那個穿着壽衣的鬼東西，隨着恩順竄出屋外，瞬息之間，却向叢林那邊飛奔而去，一下子就失去了踪影。

若不是許多人同時看到這個情形，一定會以爲自己眼花，一個死了幾十年的屍體，忽然會動，而且在烈陽之下，不是太難以置信嗎？

當孩子們全在發呆時，和尚面青唇白，口中唸佛，雙手合十的走出來，他雖然是最後走出屋子來，但剛才的情形，他是親眼目睹。

孩子們發覺大腿一片冰涼，褲襠子全濕了，其實，那個和尚何嘗不是，不過他有件長袍遮擋着吧了。

＊　＊　＊

「到現在還找不著那屍體，所以……」鳳子說到這兒，再也說不下去，她的臉色蒼白，雙手冰冷。

匡喜來沉默着，腦海裏轉了千百個意念，良久，忽然說道：「也許我有辦法。」

「你？」鳳子驚叫起來。

「明天我與南山寺的和尚商量一下，」匡喜來說話時，一派自信的模樣。

「喜來，你別……」恰巧，鳳子媽在此時捧了一碗熱騰騰的麵出來，說到一半的話，只得硬生生吞回去。

「放心吧，我有辦法。」喜來安慰着鳳子道。

「什麼辦法？你們說點什麼？」羅大娘插咀問。

「娘，沒有什麼，夜了，妳去睡吧，待他吃完了，我會去洗碗的。」鳳子把話題轉開。

＊　＊　＊

仍舊是烈日之下，羅家村的村民，幾乎又是總動員的，在街上擦着血汚，因爲殭屍已經尋到了，而且歸了位——回到棺木裏，所以大家都十分興奮，以後他們不需要太陽未落就關門閉戶不敢出來，他們

更不用把各種家畜的鮮血，灑滿大街小巷。

殭屍怎會自己歸位？說起來，羅家村的人都把匡喜來視為英雄人物，是他想出辦法，讓失踪多時的殭屍，沒有害過任何人而自動回到南山寺停厝之屋子。

故此，羅家村的人，將匡喜來視作全村的大恩人，無論他走到那裏，都受到村人的尊敬。

能有個這麼能幹的女婿，鳳子的爹娘當然十分高興，匡喜來隨時迎娶鳳子，他們都一樣歡迎。

這夜，村畔的河邊，匡喜來與鳳子手牽手兒，在月色下漫步。

「喜來，到這時候，你不要賣關子吧，到底那殭屍是怎樣回到南山寺的？」鳳子充滿好奇的問：「你會驅鬼呼神嗎？」

「才不呢，我不過是靈機一觸吧了。」

「但到底是什麼辦法？」

「我請和尚做了一個新的棺材，擱在原來的地方，在屋前焚起香燭，到天明時，那殭屍已自動躺回棺材裏，和尚們就蓋上了棺蓋，平息了這場風波。」

「但我還是不相信，這樣簡單的方法，就可以將殭屍弄回來，喜來，你一定在騙我。」鳳子有點兒不置信。

「不，這個是真的，其實，當我聽完妳的話，我就在想，其實，人這麼怕殭屍，可能殭屍也怕人。」

鳳子睜大眼睛，不解地望着匡喜來。

「當我聽說一羣孩子和那個和尚，走到屋裏，發現殭屍縮在門邊，等人不在時閃了出去，我就有這個想法，顯然，它在棺材裏躺了幾十年，已經習慣了，忽然給阿年翻倒了它的棺材，還弄碎了，他無處棲身，又怕見人，所以這些日子來，才會不知去向。」

匡喜來頓了頓又說：「棺材就是它的殼，沒有了棺材的保護，它比我們更懼怕，所以我就叫和尚重新做一個棺材……」

「殭屍真的還會怕人？」

「事實已證明是這樣，如今，它不是安安穩穩回到自己的保護殼了嗎？」匡喜來說。

鳳子牽着喜來的手走着，心中對這件事仍舊充滿了好奇，殭屍怕人的觀念，要許久她才可以接受得來。

（完）

小故事大道理

談打網球

有一位美國顧問談到打網球，他說如果天天與他程度相差不多的人打球，就不會有進步，必須要找比自己打得好的對手來練習，網球才會有進步。我覺得這是很有道理的一件比喻，但是我們都缺乏這種精神，就等於平時下象棋一樣，總是找比自己下得差的人來下棋，這樣才能盤盤贏人家，似乎是輸了難為情，可是這樣就不會有進步，這種舊的想法就必須徹底剷除，然後才不致阻礙我們的進步。

（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新派江湖俠情秘辛錄／雲中飄・文

可飛・圖

一手三刀（上）



斷臂受凌辱　誣陷劫鏢銀

由松枝紮成的火把，劈劈拍拍爆響着，火頭高竄，每一陣火花爆裂，就溢出一陣陣的松油濃烈的香味來，廣大的練武廳中，被那些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但是火光照耀，人影擺動，却有一股異樣的詭異，和日頭之下的明亮，是大大的不相同。

在練武廳正中，是一個相貌威嚴，身形健壯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氣度軒昂的站在那裏，雙手執着一根三節棍，他那根三節棍，中間那一股是特別長的，足有四尺長，兩旁兩節，則是二尺，棍是上好的棗木製成的，閃耀着紫光隱隱的光彩，在棍上還箍上一圈圈的金箍，金光奪目，這樣的兵刃，這樣的人物，雖然是站在那裏不動，也自有一股勢吞山河的氣慨。

在那中年人的面前，有兩個年輕人，手中各執着一柄單刀，全神貫注，旁邊還有幾個年輕人，立在練武廳的兩側，其中有兩個年輕人站在一個假人身後，那假人站在一塊木板之上，木板之下，有着滑輪。

那中年人深深的吸了口氣，陡地喝道：「進攻！」

隨着他的一聲斷喝，在他面前的那兩個年輕人，揮着手中單刀，「呼呼」一左一右地攻了過來，攻勢頗是凌厲非常，那中年人却是凝定不動，等到他們兩人兩刀攻到了身前，他雙手突然向下沉了一沉。

他雙手握住三節棍中間的一節，陡然一沉間，兩頭的兩節便向上疾揚了起來，「拍拍」兩聲，已將攻來的兩柄單刀夾住，他十指一緊，將棍抓住，又大聲喝道：「快推過來。」

那在假人身後的兩人，立即用力一推，假人向前滑行，急速的衝過來，那中年人的雙臂，突然向外一分，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那三節棍的中間那一節突然爆開，在爆開口處，各有一柄細而銳利的鋸齒刀，棍身才爆開，他雙臂便向前送出，「噗噗」兩聲，恰好刺進那假人的胸前，而他的手臂抓動，那兩個持刀的年輕人也各自向前跌出了一步，虎口迸裂，鬆手急忙將刀撤離手中。

那中年人哈哈的大笑了起來，立即飛起一脚把那假人踢了開去，手一鬆，任由那把單刀「噹噹」地落在地上，他的動作純熟到極了，雙手一湊間，已將爆開斷棍接在一起，斷棍接上之後，叫人絕對看不出他三節棍中另有乾坤。

他神情得意，環顧全場，道：「你們看，我這一招如何？」

四面立即響起一片頌揚之聲，一個高聲說道：「師父，你這一招，可稱無人能敵！」

另一個說得更大聲道：「師父，若有人以為持二件兵刃便可以佔便宜的，那眞是倒霉極了！」

其他的人簡直是在叫嚷道：「這樣威力無匹的招數，應該有個與衆不同的名稱！」

那中年人點頭讚許似的道：「不錯，這一招，就叫作『唯我獨尊』。」

所有在場的人又一起讚嘆起來，只

見練武廳的門被推開了，一個人走進來道：「師父，三師弟和四師弟回來了。」

那中年人立時道：「好，叫他們二人到書房等我，你們要勤力練武，爲師的聲名，得來是不容易的，他日你們行走江湖，不要替我丟人就是！」

衆人齊聲應是，各自在兵刃架上取下兵刃，捉對兒互相交手喂招，中年人抱着那三節棍，龍行虎步的走出了練武廳。

這中年人姓趙名燕豪，乃是江湖上公認的第一流高手，衆望所歸的大俠，在武林之中，地位極高，他說一句話，强似他人耍一輪劍，端的是非常厲害。

但是，當趙燕豪走出了練武廳的時候，他的臉上卻帶着一些焦急的神情。

只不過那一些焦急的神色，可以說是一閃即逝，隨即，他看來又是那樣的莊嚴、凜然不可侵犯。

他走過了一條長廊，推開了書房的門，在陳設古樸的書房中，已有兩個年輕人等着，一看到趙燕豪進來，那兩人連忙站了起來。

那兩個人的臉上，帶着十分得意的神色，看來，他們像是急不及待的要開口說話一樣，可是趙燕豪來了之後，只是望了他倆一眼，一聲不出，他們兩人於是也不敢出聲。

過了一會兒之後，趙燕豪才緩緩的道：「全辦妥了麼？」

那二人連忙爭着答道：「師父的密令，我們兩人自當全力以赴，一切都辦妥了！」

趙燕豪順手拿起了書桌上的一隻玉獅子把玩着，聽他的語氣，像是隨便問着，道：「那麼，你們見過陰陽刀祝雷了？」

那兩個年輕人忙道：「是！」

趙燕豪凝視着那隻玉獅子，又說道：「他的刀法如何？」

兩個人中的一個搶着答道：「祝雷那小子，在江湖上走動還不到一年，便聲名鵲起，確非是無因，他的陰陽雙刀一長一短配合，確是出神入化，只不過新出道的雛兒，總是容易上當！」

趙燕豪抬起頭來，另一個又道：「師父，我們全照你的吩咐做了，威遠鏢局失了一萬兩黃金，只當是那小子劫的鏢，已約了他在黑森林相會，這小子聽得有人向他挑戰，欣然應諾。」

趙燕豪淡然一笑，道：「好，到時，我們可得趕去，看看熱鬧。」

那個年輕人又道：「師父，祇要你一現身，保證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陰陽刀祝雷這一號人物，師父，始終是武林第一大俠，無人能及。」

趙燕豪反倒是絕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一樣，只是淡淡地道：「行了，你們去吧！」

那兩個年輕人答應一聲，一起向外走去，他們來到了門口，趙燕豪又忽然叫道：「等一等！」

於是那兩個人站住了，趙燕豪緩緩地道：「這件事，我只信你兩個人，你們千萬別在同門師兄弟面前提起，知道了麼？去吧！」

那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想到他們能得到師父破格優待，全是滿心歡喜，連聲答應，退了出去。

趙燕豪在書房中，仍是把玩着手中的那隻玉獅子，他雙眉緊蹙着，在默默地思索，他要維持武林第一大俠這個稱號，可眞是不容易啊，幾乎每一年，都有後起之秀突然冒了出來，不到三五個月，就天下皆知，而他的聲名、地位，也受了影響，趙燕豪自然知道那些後起之秀的武功與他相比，總還有一段距離，可是，如要將他們打敗，令他們輸得心服口服，又要使普天下武林人物同聲讚好，不損他大俠的令名，那可眞不容易的事了。

他好幾次幾乎想放棄了，就讓別人的名聲蓋過他吧！然而，每當有一個少年英俠的名聲，傳遍了武林之際，他就有說不出的難過！

「武林第一大俠」這是一個令人受用之極的稱號，但也是一個附骨之疽，一旦當上了「武林第一大俠」，就一定要一直的當下去，一定要想盡辦法來維護自己！它究竟是受用還是受苦？連趙燕豪自己也有點分不清楚！

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又不禁的苦笑起來。

＊　＊　＊

一個斜斜的高坡，高坡之上全是密密麻麻，看來黑壓壓的松樹。高坡下，則是一片平陽，有着幾株疏疏落落的松樹，在平地之上，插着五面三角形的小旗，正在迎風招展。

那些小旗上，繡着「威遠鏢局」的字樣，在樹後有五個人，神態甚是緊張，手握兵刃在等候着。

黑松坡前，是一條畢直的大道，那道上靜蕩蕩地，那樹後五個人只是屛住氣息地靜等着，實在是靜得太令人有點窒息了，其中一個壓低聲音問道：「何總鏢頭，他會不會來，令我們白等一場？」

另一個神情憤怒、激動的中年男子道：「不會，他聲名正起，又狂妄、自大無比，我們既約了他來，他一定想殺我們滅口，怎會不來？」

另一個人又道：「他有這樣的本領？」

那中年人沉聲道：「等一會兒他來了，動起手來，我們必須要抱着必死之心，與他拚個死活，反正這一萬兩黃金，若是追不回來，我們誰也活不成！」

衆人的面都現出淒然的神色來，突然有人道：「看，他來了！」

衆人聞聲向前望去，只見前面道上已揚起了塵頭，在揚塵中，可以看到一人一騎，不急不徐，緩緩的向前馳來，接着，可以看到馬是一匹大宛良駒，人是一個穿白衣的年輕人，腰際懸着一長一短的兩柄刀，刀鞘之上，各鑲着寶石，在陽光之下發出奪目的光采，人還未到，一股驕氣已逼人而來！

那中年人吸了口氣道：「大家要小心！」

等他講出那一句話，那年輕人來得更近了，已到了插在地上的那五面鏢旗

之前，只見他低頭向那五面鏢旗，略爲望了一眼，抬起頭來，一面不屑之色，道：「威遠鏢局的人，已到了麼？」

他一面說，一面抬起頭來，就在他抬起頭來的一刹那間，樹後那中年人一聲大喝：「早就來了！」

只見人影連閃，五個人一起自樹後現身出來，手中鋼刀，映着太陽閃閃生光，泛起一股煞氣，可是馬上那個年輕人，仍然帶着高傲冷漠的微笑，像是全然不把眼前五個人放在眼中，手在馬鞍上一按，翻身下馬，大刺刺地道：「你們找我，有什麼事？」

那五人中的一個大喝道：「祝雷，你劫了鏢，還要裝什麼蒜？」

那神態高傲的年輕人，正是近年來，在江湖上聲名大噪、罕遇敵手的陰陽刀祝雷。這時，只見他雙眉一皺，哈哈大笑起來，道：「威遠鏢局是什麼東西？要說我劫你們的鏢，你們不是太抬舉自己了嗎？」

威遠鏢局的何總鏢頭，其他四個鏢頭，在樹後閃了出來之時，便已然滿面怒容。這時的祝雷，一開口便如此之狂，那五個人更是面色鐵青，有兩個人把鋼刀一擺，就待向前衝了出去！

但是，何總鏢頭却一反手，阻住了他們兩人，他却乾笑了幾聲道：「祝朋友，你年紀輕輕，或一時手頭拮据，出此下策，我們也不見怪，只請你將這單鏢還了我們，我們自有一點小意思——」

何總鏢頭才講到這裏，祝雷已經勃然大怒，大聲喝道：「你放甚麼屁！」

何總鏢頭一怔，也大聲相向，道：「你好言不聽，我們的鏢難道白失？」

祝雷連聲冷笑道：「你們要是失了鏢，向我跪地叩頭求助，代爲追查追查！」

威遠鏢局當日失那單鏢時，出手行劫的是個幪面人，使的雙刀正是一長一短的兩柄刀。

這個幪面人臨走時，話中又露了一句「姓祝的」，鏢局中人早已認定劫鏢者肯定是陰陽刀祝雷了。所以托了人，約祝雷在此相見，何總鏢頭本來是好言相向，只求得回失去鏢銀便算了。却不料一見面，對方的態度，竟然如此之囂張，何總鏢頭實在是驚怒交集，話說到這裏，已然是說僵了，實在是再難說下去了！

祝雷却仍在冷笑，道：「沒有話了麼？」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向鞍上搭去，看他的樣子，分明是要就此離去了！

一看到這樣的情形，何總鏢頭當然是悲憤莫名，大聲喝叱道：「別走！」

可是他一面叱喝，祝雷根本不加理會，身子還是轉了過去，而何總鏢頭掄起大刀來，又是一聲大喝，連人帶刀，一起向前撲了出去，才見他祝雷左臂一縮，左手短刀反撩而上，「錚」地一聲響，恰好將何總鏢頭的那一刀架住！

祝雷不用長刀招架，而用短刀封住了對方的攻勢，當眞是藝高人胆大，險招險擋，恰到好處。

何總鏢頭的一刀被祝雷架住，立時抽刀向後退，可是就在那一刹間，祝雷的長刀，已然出鞘。

何總鏢頭的四個人，也一起躍了過來，他們看到刀光一閃，齊聲驚叫起來。

就在他們驚叫中，「嗤」地一聲響，何總鏢頭立時後退，祝雷雙臂一振，「鏘鏘」兩聲響，一長一短兩柄刀一起入鞘了！

祝雷雙刀入鞘之後，才轉過身來。

只見何總鏢頭已退出了六七步，那四個鏢頭一起望着他的胸口，何總鏢頭怒喝一聲，道：「望着我作甚？」

四個鏢頭中的一個指着何總鏢頭道：「何總鏢頭，你……你的胸前……」

何總鏢頭此際，也感到胸口有點涼浸浸地，他連忙低頭一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只見他胸前的衣服，自左脅至右脅已被划開了一道口子，直見皮肉，何總鏢頭的身子禁不住簌簌的發抖，抬頭向祝雷望去，祝雷仍在微笑着，冷冷地道：「何總鏢頭，這一刀，可以夠了麼？」

何總鏢頭面色慘白，道：「很好，閣下的刀法，的確出神入化，但何某追不回鏢來，也是活不成，只好和你拚個你死我活了！」

他一舉刀，五個人又一起大聲呼喝起來，一齊向前湧去！

祝雷神色大怒，喝罵道：「那有你們這等夾纏不清的人，快滾！」他一個「滾」字才出口，雙刀齊出，長刀揮動，架開兩柄向他攻到的單刀，短刀一橫，「噗」地一聲已刺進一個人的肩頭。

接着長刀向下一沉，只聽得「噗噗」兩聲響，兩柄鋼刀落地，那兩個人的手臂上，皆出現了一道五方寸的傷口。

只一招之間，祝雷已傷了三個人！

何總鏢頭已面色慘白，擧着刀，變成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

祝雷冷笑着，道：「現在總夠了吧！」

他這句話才一出口，便聽到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祝雷後退一步，只見三匹馬直馳到了近前，走在最前的一個，氣度軒昂，儀表不凡，一望而知，是個武林高人。

那走在前面的一個人正是趙燕豪，他才一走近，何總鏢頭就好像是見到救星一樣，尖聲叫道：「趙大俠，請你主持公道。」

趙燕豪勒住了馬，道：「甚麼事？咦！這不是威遠鏢局局中的何總鏢頭麼？」

何總鏢頭道：「正是在下，這人劫了我們威遠鏢局的鏢，還在此行兇殺人！」

趙燕豪「哦」了一聲，翻身下馬，直逼視祝雷，祝雷也冷冷的望定趙燕豪，趙燕豪皺起了眉道：「小兄弟，你年紀輕輕，怎可以幹出此種事來？」

祝雷怒道：「我幹了什麼事？」

趙燕豪沉聲道：「劫鏢傷人，法所難容！」

祝雷生性高傲，威遠鏢局的鏢根本不是他所劫的，所以他也不屑分辯，只是冷冷的道：「誰耐煩與你們多說廢話，你要仗義，好打不平，可以出手替他們

追回失鏢！」

趙燕豪反手一探，在馬鞍的皮袋中，取出了一根三節棍在手，喝道：「失鏢就在你身上，兄弟，算你今日時運不濟，遇上了我趙燕豪！」

祝雷怒轉身過去，但一聽到「趙燕豪」三個字，他才突然的轉過身來，雙眉一揚，道：「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趙大俠，倒要領教領教！」

他一知道了那氣度非凡的中年人就是趙燕豪，竟將威遠鏢局的事放在一邊，再也不加理會，要和趙燕豪動手，這却正中趙燕豪之下懷了。

趙燕豪冷冷地道：「好，你先進招，念在你年輕，你輸了，我也不取你性命，你可自斷一臂，從此退出江湖，不要再生事端就是！」

祝雷反問道：「要是閣下輸了呢？」

趙燕豪仰天大笑，道：「自然也是一樣！」

祝雷雖高傲，但是武功造詣極高，他也知道趙燕豪絕不是普通的武林人物，這一仗，輸贏足以影响一生，是以他立時沉住了氣，道：「好，他一個好字才出口，長刀橫胸，短刀向前，已指住趙燕豪，趙燕豪手一抖，三節棍已「嘩啦」一聲，撤了開來。

他們兩人雖然尚未動手，但是兵刃才一抖動，各自氣勢都不凡，何總鏢頭等人一起向後退了開去，祝雷盯住趙燕豪，突然踏前一步。

一步向前踏去，還未曾出刀，「呼」的一聲响，趙燕豪的三節棍已自上而下，疾砸了過來，祝雷揚刀便格，「叭」地一聲响，刀格在棍上，擊得那三節棍的第一節，突然向上揚了起來，祝雷的長刀趁勢貼着棍身，向下直滑而下去。

趙燕豪一見對方的招式如此險急，心中不禁陡然一驚，立即後退，棍尾橫掃而出，可是祝雷的短刀却已劈到他的胸前！

趙燕豪心中大是一驚，連忙再退，但祝雷却步步緊迫，雙刀一齊攻下。

趙燕豪身形一矮，三節棍貼地橫掃而出，他的三節棍一起抖了開去，足有八尺長，因為棍離地只有五寸，人只要躍起一尺，便可避過，人人可為，可是趙燕豪那一招「立地成佛」的下一招，却是一記殺着，喚着「朝天一炷香」，對方如是身形躍起，他手腕略沉，三節棍的第一節便直向上，搗向對方胯下，厲害無比，萬萬難以避得過去。

祝雷倒也不知趙燕豪有這樣的殺着，只是看出自己若是躍起，難以同時進招，是以身形凝立不動，長刀陡地一刀刺向地上，只聽得「錚」的一聲，棍掃到了他的脚旁，恰好掃在刀上。

棍勢一被阻住，祝雷的短刀已然向前，疾送了過去，到了趙燕豪的面門。

趙燕豪一驚，再驚，到了這時，簡直是大吃一驚，他一折一仰倒翻了出去，他向後翻出之際，三節棍居然還來得及撩了起來，反攻對方一招！

祝雷身子略退，避開了趙燕豪的一棍，也喝了一聲采，道：「好！」

隨着那一聲呼喝，他身形前撲，雙刀一齊攻出，而此際，趙燕豪已翻了過來，雙手已抵住三節棍中間一節，長刀首先劈到，趙燕豪手向下一沉，三節棍左邊那一節，倏地揚起將刀夾住，祝雷心中一凜，短刀繼續向前送出，三節棍右邊那一節也一起揚了起來，於是，祝雷手中的長短雙刀，齊被對方夾住，趙燕豪十指緊緊抓住了三節棍，祝雷雙臂用力一縮，刀竟然奪不回來！

直到此際，祝雷並不吃驚，因為趙燕豪雖然以三節棍夾住了他的雙刀，但是也無法進攻，大家進退兩難，至多也是一個僵持局面而已。

祝雷萬萬想不到，趙燕豪三節棍中另有乾坤！

就在他雙臂一掙之際，趙燕豪雙臂左右一分，三節棍中間的一節，齊中分開，斷棍還各帶着一柄鋸齒利刀，趙燕豪於是雙手向前一送，祝雷忙不迭的後退時，棍尖的利刃已經刺中祝雷的左右雙肩，雖然因為祝雷退得快，傷得並不重，但是他中刀之處，鮮血汩汩而下，而且他的雙刀還夾在趙燕豪的三節棍中！

祝雷輸了。

何總鏢頭等五人，一見這等情形，齊聲歡呼！

趙燕豪哈哈大笑起來，道：「小兄弟，薑是越老越辣的，剛才我所說的話，只作戲言，再也別提了！」

祝雷面色很是蒼白，但是他的神情更是高傲，更是冷漠，大聲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趙燕豪笑道：「這又何苦……」

祝雷厲聲道：「將刀給我！」

趙燕豪一揚手臂，那柄長刀已向祝雷疾飛了過去，祝雷一探手接刀在手。

祝雷握了那柄刀在手，手兒不住地發抖，那是他自己的刀，他練的陰陽雙刀已有數年，對自己一長一短的兩柄刀，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是他絕未想到會有這一天，他會用自己的刀，來砍斷自己的手臂！

祝雷絕未有向趙燕豪求饒之意，別說當着這麼多的人，就算是只有趙燕豪一個人，要口求饒，那也決不是祝雷做得出來的。

他這時候，只感覺到腦中一片空白，什麼也不能想，他幾乎連眼前有什麼人，四周圍有點什麼聲音，也全是看不到，聽不到，他整個人像是在一種極度空虛之中，刹那之間，變成什麼都不存在了！

然後，是趙燕豪的聲音，轟雷也似的在他耳際响起來，趙燕豪所講的每一個字，似乎都有一個回音，他聽得很清楚，趙燕豪在說：「你既然輸了，講過的話，也可以不算！」

祝雷緊緊咬着牙，自他牙縫中迸出了四個字來，那四個字，聽來淒厲無比，那是：「誰說不算！」

接下來發生之事，連他自己事後回想起來，也覺得模糊不清，不知是如何發生的。

但是趙燕豪等人在一旁，都是看得很清楚，他們看到，祝雷講出那四個字

之後，握着刀的右手，陡地一揮，刀光一閃，那一刀出得迅速無比，自上而下，揮向自己的左臂。

人人都期待着那一刹那間，人人以為祝雷會發出一聲慘叫聲來，是以四周圍，真是靜得出奇，可是祝雷卻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衆人所聽到的，只是利刀削開皮肉，削斷骨頭的「刷」地一聲，緊接着，一股血泉噴了出來，也不知道祝雷那一刀的力度用得太過猛，還是那股血泉湧出來的緣故，祝雷一條左臂，竟然飛過了他的頭頂！

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趙燕豪大喝一聲，早被握在手中的祝雷那柄短刀，電射而出，「刷」地刺進了祝雷的斷臂，刀尖透過了斷臂，短刀上的力度帶着那隻斷臂，向前直飛了出去，「叭」的一聲，釘在一棵大樹幹上。

斷臂的血向下淌，祝雷的肩頭處的血正在向外湧，祝雷倏地抬起頭來，他的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可是他的身子仍然挺立着。

他右手一鬆，手上的刀，「嗆啷」一聲，跌在地上，然後，他一字一字地道：「我輸了，我自斷一臂，退出江湖，你滿意吧！」

他一個轉身，身形拔起，在他身形拔起之際，半空之中，簡直如洒了一場血雨，他落在馬背之上，那馬兒也像是知道主人已遭到不幸，一聲長嘶，撒開四蹄，便向前疾奔飛馳而去！

祝雷走遠了，可是，依然沒有人出聲，因為剛才發生的事，實在是太驚心動魄了。

過了好一會，才看到威遠鏢局何總鏢頭，向其餘的幾個鏢頭揮了揮手，幾個人一齊走了過來，向趙燕豪跪了下來。

趙燕豪忙道：「請起，貴局的失鏢，包在我身上，各位請自去療傷，不可再勞神！」

何總鏢頭感激零涕地道：「趙大俠再造之恩，我等沒齒不忘，請受何某一拜！」

他叩了幾個頭，站起身來，和四個鏢頭一起離去。

趙燕豪牽着馬，慢慢的向前走着，他的兩個徒弟跟着後面，一會，到了一個靜僻的山坳中。

趙燕豪站定脚步，但並不轉過身來，他的聲音聽來像是很疲乏，他問道：「威遠鏢局那單鏢，你們藏在那裏？」

那兩個人互望了一眼，一起笑了起來，一個道：「師父，我們辛苦一場，那一萬兩金子，就賞了我們吧！」

另一個也乾笑道：「師父，你看何總鏢頭他們那副感激零涕的樣子，你老的聲名，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何在乎那一萬兩金子？」

趙燕豪緩緩的轉過身子來，他面色鐵青，連聲冷笑道：「你們是要威脅我？」

那兩個人吃了一驚道：「師父，我們不敢！」

趙燕豪厲聲道：「鏢銀放在什麼地方？」

那兩人連忙說：「我們把他放在龍虎山莊，師父……」

趙燕豪哈哈大笑，道：「你們可知道，去年你們的兩個同門，跟我到魯東辦事，何以他們沒有回來？」

這句一出口，那兩個人更是面無人色，他們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才好，而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趙燕豪一聲大喝，手中三節棍已向前疾揮而出，那兩個人根本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了，「噗噗」兩聲，棍梢雖然粗鈍，但趙燕豪用力太大，兩截棍子竟穿過他們兩人胸口，趙燕豪立時後退，那兩人的口仍然張得老大，身子却已仆在地上。

趙燕豪却有點厭惡的轉頭去，而在他的臉上現出來的那種疲乏神色更甚！

他牽着馬慢慢的走出山坳來，這時，天色已漸漸黑暗了下來。

＊　＊　＊

祝雷那條斷臂，一直釘在那樹幹上，只見有許多烏鴉，圍着斷臂在啄食，接着，只剩下一根白骨，其餘的骨頭，都散落在地上。

漸漸地，穿過白骨的那柄短刀，也生銹了，銹得毫無光采，又過了些時，那柄威震過武林的陰陽刀，已變成廢鐵了。

天下着雨，雨水順着白骨，順着已變成廢鐵的刀尖向下滴着。

＊　＊　＊

天下着大雨，雨順着屋簷，向下滴着。

那是一個小鎮上的一家小飯鋪，雖然下午時分，但是陰得太甚，店鋪中也是異常之黑暗，櫃後，掌櫃的正在打呵欠。

一個身材瘦削的酒保，正背着掌櫃，在轉着桌子，用的是右手，而他的左袖空蕩蕩地，袖口掖在腰際。

掌櫃望着酒保，咕噥着，「我瞧你只有一條右胳膊，才收留你的，做事可得要快點，別以為雨天沒有客人來，到廚房去看看，麵發好了，須用力揑搓！」

那酒保將抹布一揚，搭在肩上轉過身來。

他的神情，在憂鬱之中，有一股極度的茫然，他的眼睛雖然睜着，可是却絕對無法猜想他在看什麼，在他雙眼之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空洞，他的神情憔悴，然而，即使是那樣，在他的臉上，却還可以找到那份倔强。

也許只有這一點，他還是祝雷，其餘的，現在的祝雷，和過去的祝雷，沒有一絲相同了！

他也決不去想過去，那是無法回想的，他，祝雷，現在是一家小飯店中的一個小酒保。

他慢慢的走向廚房，掌櫃的仍在嚕囌：「哼，沒見過這樣的人，不論你說什麼，他總是不出聲！」

祝雷來到了廚房中，很昏暗，但祝雷已經習慣了，這一年多來，他習慣了很多事，更習慣了用一隻手，去作兩隻手的事情來。

他來到了麵缸前面，伸出右手揭開缸蓋，順手將蓋向上一抛，立即抓起那一大團麵粉來，縮回手，缸蓋落下來，「拍」的一聲，倏即接住缸蓋又蓋住了麵缸上，祝雷將那一大團發好了的麵粉，放在木板上，用力搓着，他每一下的都用力的按下去，麵粉便向四方八面的迸了開去，他的力度還是那麼的强。

然後，李掌櫃那令人聽了昏昏欲睡的聲音又來了，道：「祝雷，有客人來了，快出來！」

祝雷縮回手，在身上擦了擦，拿起一隻盤子，轉身走了出來。

不論他幹了什麼，他臉上的神情，總是那樣，像是根本他是什麼也沒有幹一樣。

店堂中，坐着四個漢子，那四個人，全是本鎮上的地痞流氓，正在大呼小叫，李掌櫃還在點燈，祝雷將盤子放在桌上，一個地痞翹起着腿，抖着道：「喂，人家說你是天打雷才開口，是不是？」

另一個笑道：「要打雷才開口，那不成了烏龜嗎？」

其餘兩個一起轟然大笑了起來，但是祝雷的神情還是那樣，緩緩地轉過身去，一個地痞突然怒道：「他媽的，桌子都抹不乾淨！」

祝雷又轉過身來，另一個笑道：「算了吧！他衹得一隻手，還得將盤子拿開去，再抹桌子，又得拿回盤子來，折騰噢！」

那個抖着腿的笑道：「這也好辦，叫他媽再替他生一隻手出來，也就行了！」

四個地痞一起轟笑了起來，祝雷緩緩的吸了口氣，一手抓起盤子，抛了上去，立時抽下抹布，抹着桌子，盤子先落了下來，他接過盤子，放在桌角上，緊接着下來的，是一碟牛肉，祝雷又伸手接着，放好，頭也不抬，將落下來的四隻酒杯一一接住，放在四人的面前，他的動作極快，此時的酒壺才落了下來，他又接過酒壺，替人斟了一杯酒，於是便放下酒壺，拿着盤子就走。

那四個地痞，看得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掌櫃可樂了，他道：「四位別看他只得一條胳膊，做事情他可勤快得很！」

祝雷放好了盤子之後，來到了長櫃的一端，靠近廚房處，蹲了下來，眼望着地，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出。雨仍然是很大，那四個地痞仍然是猜着拳，喝着酒，講着淫褻不堪的耳語，小飯店中，顯得很熱鬧，可是這一切，像是和祝雷不發生任何關係一樣的，他衹是蹲着，眼望着地，一動也不動。

直到金銀花走了進來，祝雷才震動了一下。

金銀花是鎮上金鐵匠的女兒，金鐵匠愛喝酒，金銀花常常替他爹打酒來的，祝雷已可以不必抬頭，只從細碎的、輕盈的腳步聲上，就可認出是那金銀花來了！

金銀花是個十分明艷的姑娘，祝雷有時候會一直的等着她，心中想，金銀花今天怎麼還不來？金銀花，今天，別不來了吧！可是金銀花來了，在祝雷的面上，却一點看不出什麼來，他的神情是那樣憂鬱，冷漠。

祝雷站起了身來，金銀花已收起了油紙傘，用她淸脆的嗓子道：「好大的雨。」

一個地痞立時尖了喉嚨，學着金銀花的聲音道：「好大的雨。」

金銀花連瞧也不向那四個地痞瞧上一眼，那四個地痞都笑得前傾後合，金銀花向祝雷道：「祝大哥，我爹又想喝酒了！」

祝雷自金銀花手中接過了酒壺，來到了酒缸前，他已經習慣了一隻手來做事情，他將酒壺放在頭上，打開了缸蓋，向上一抛，順手將掛在牆上的酒勺子取了下來，酒缸的蓋墊落在一旁，祝雷在缸中舀着酒，舉過頭頂，注入酒壺之中。

金銀花走了過來，「祝大哥，我來幫你。」

祝雷搖了搖頭，他頭上就頂着酒壺，可是他搖頭之際，酒也照樣注了進去，並沒有漏了出來。

將酒壺還給金銀花，祝雷忽然道：「雨天，我送妳一程！」

他不理會金銀花是不是答應，就拿起了擱在櫃旁的那把油紙傘，向空中一抛，在他失一臂之後，他發現一隻手的人，要將一隻手當做兩隻手用，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手中的東西抛向半空，當東西被抛向半空的時候，他就可以騰出僅有的一隻手來做別的事情了。

這時候他將油紙傘抛到半空中，一伸手，接着了傘柄，趁勢手臂用力向下一沉，「拍」的一聲，油紙傘張了開來，他先到了門口，金銀花走了過來，他替金銀花打着傘，兩人一起走了出來。

祝雷一直抿着嘴不出聲，金銀花水汪汪的大眼，一直望着他，走出了十來步，金銀花忽然道：「祝大哥，今天可有人欺負你？」

祝雷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苦澀的表情來，他已經幾乎對任何事情都不發生反應了，自從他斷了臂之後，他已嚐到了人生最大的痛苦，對其他的一切，都已經是麻木了。他每天都被人欺侮、嘲笑，他也完全不感到什麼，可是，金銀花的關切，却使他已然僵硬了的心弦，發出了震盪。

他喜歡見到金銀花，倒並不是因爲金銀花的美艷動人，而是她那份眞心眞意的關切。

金銀花嘆了一聲道：「祝大哥，你老是被人家欺侮，要是你也像那些兇惡霸道的人一樣，腰間掛着大刀，人家就不敢那樣的欺侮你了。」

祝雷陡地挺直了身子，在刹那間，他向自己的空袖子望了一眼，又大踏步的向前走去，金銀花急忙的趕了上去，又道：「祝大哥，我爹說，你以前一定是個會武功的人，而且武功可能還會好高！」

祝雷將油紙傘塞進金銀花的手裡，一言不發，便轉身走了回去。

金銀花轉過身來，愕然的望着祝雷，祝雷才走出幾步，身上的衣服便透濕

了，金銀花張口想叫，可是却沒有叫出聲來，她只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 * *

雨下了整整一天一夜不停，雨後天晴，空氣份外清爽，那一條大路兩旁的樹木，也顯得份外葱翠悅目。

路旁還有着積水，是以當那匹駿馬疾馳而來之際，馬蹄踏在積水上，積水便向四處濺了開來。

那馬兒的確是一匹駿馬，馬兒駿，而騎在馬上的人兒更俊，那是一個雙眉斜飛、虎背熊腰、星目、鼻如懸胆的年輕人，那年輕人畢挺的騎在馬上，抬頭向前望去。

前面是一面林子，在林子之後，在兩個接連的山崗之間，是一氣勢極其宏偉，足有十來丈長的長橋。

長橋的那一端，隱隱可見有許多房屋，那年輕人望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喃喃地道：「那就是龍虎山莊了！」

他劍眉緊皺，正在抖韁向前走去，忽然小路上，跑出兩騎人馬來，那兩個人衣衫不整，身上還帶着傷，一跑出小路吃驚地勒住了馬，望向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道：「兩位……」

他才說了兩個字，那兩人中的一個，已悲憤莫名中地叫了起來，道：「你們已經劫了鏢，還不放人麼？我與你拚了吧！」

隨着那人的呼叫，兩人一起自馬上躍了起來，身在半空，「呼呼」兩聲中，兩柄刀已向着那年輕人直砍了下來，那年輕人一聲怒喝，只見他雙臂一震，出刀快如電光石火，兩柄雪亮的鋼刀，已然出鞘架了上去，「錚錚」兩聲響，恰好架住了那兩人的刀。

而他一架住了對方的刀，手腕一翻，又是「錚錚」兩聲，雖然在日光之下，也可以見到火星飛濺，那年輕人肩頭略聳，刀已入鞘，那兩個人也跌了下來，跌坐在路上，打了一個滾，站了起來，已是一身污泥。

那年輕人叱喝道：「不分青紅皂白，一見人就動手，是什麼道理？」

那兩人咬牙切齒道：「你們龍虎山莊，暗中專幹劫鏢殺人勾當，總該有報應的一天！」

兩大漢一邊說，一邊飛身上馬，那年輕人忙道：「你們認錯了人，我不是龍虎山莊的人，我叫封雲湧。」

然而那兩人根本沒有聽下去，一上了馬，立刻飛馳而去。

封雲湧，雙刀封雲湧，這是近半年來，震爍武林中的一個新秀，雖然有人提起這個名到現在，還只不過是半年，但是要提起雙刀封雲湧來，任何人都會讚嘆一聲道：「好俊的刀法。」

可是那兩個人却急急的走了，連封雲湧這個名字也像是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這使得封雲湧有點意外，他心忖：又是兩個失了鏢的人，他一路前來，這已是第三次了，他每一次遇到失鏢的人，都是負了傷，也都是說龍虎山莊的人劫走的。

然而，龍虎山莊在江湖上聲名亦頗著，在這以前，並沒有人說龍虎山莊的不是，封雲湧的心中，總不免有些疑惑，他要好好的調查這一件事。

他又抬頭望了龍虎山莊半刻，但他並不轉進岔路到山莊去，他仍騎着馬直往前，不一會，他看到了一塊刻着「長橋鎮」三個字的石碑，再向前走了十來丈，他過了一度橋，然後，他看到了鎮口那家小飯店。

小飯店外，拴着兩匹健馬，小飯店中，坐着兩個橫眉怒目的兇漢，那兩個大漢的衣飾十分華麗，披着大氅，腰間有些隆起，分明是暗藏兵器，這時，那兩個大漢正瞪着祝雷，看祝雷一隻手在替他們端盤子及斟酒。

兩個大漢中的一個突然問道：「你來長橋鎮多久了？」

祝雷抿着嘴，一言不發，李掌櫃忙答道：「他來了已有好些日子了。」

那大漢瞪了李掌櫃一眼，又問道：「他練過武？手法倒是伶俐快準得很！」

祝雷仍然是不出聲，李掌櫃又道：「你看他那樣子，那像是練過武？只剩下一隻手，自然得想別的法子。」

兩位大漢勃然大怒，「叭」的一聲，拍在桌子上，喝道：「我操你的媽，我在問他，誰要你答話？」

李掌櫃縮了縮頭，換了別人，李掌櫃還要分辯幾句，但是這兩人他卻惹不起，那是龍虎山莊的大頭目，他怎敢再出聲？

那大漢再不肯放過祝雷，又厲聲道：「說話！怎麼不說話？」

祝雷仍然不開口，那大漢抬手就是一掌，「叭」地一聲，打在祝雷的臉上，祝雷被那一掌打得跟蹌退了幾步，向門口直跌了出去。

恰好，這時金銀花走了進來，他幾乎撞在金銀花的身上，當他站定了身子之後，臉上已經紅腫了起來，金銀花吃了一驚，忙道：「祝大哥，你怎麼了？」

祝雷低着頭，仍然是不出聲，自金銀花手中接過酒壺來，金銀花向那兩個大漢怒目而視，她不用問，已經知道是發生什麼事了。那兩個大漢，一看到金銀花，楞了一楞，互相望了一眼，齊聲道：「喂，小美人兒，妳是哪裏來的？」

金銀花捽捽辮子沒好氣的道：「從鎮上來的！」

一個大漢道：「來！陪我們喝幾杯酒！」

祝雷已經掀開了酒蓋的蓋墊，一聽那大漢這樣說，他霍然的轉過身來。

在他轉過身來之際，另一個大漢已伸手來抓住了金銀花的手，將金銀花拉向他們的身邊來，祝雷見此情形陡地大喝一聲，道：「別碰她，放開她！」

那大漢轉頭看，道：「原來你不是啞巴的！」

祝雷又道：「放開她，別碰她！」

那大漢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大爺愛碰她，不放開她，你奈何大爺……」

那大漢一邊說，一邊就去扭金銀花的臉頰，金銀花尖叫一聲，祝雷突然走向前，伸手抓住了那大漢的手腕，那大漢一鬆手，金銀花就趁機向外跑去。

那大漢怪吼一聲，道：「你要幹什

麼？」

祝雷的臉頰上，現出極其憤怒的神情來，但是那種憤怒的神情，卻一閃即逝，接着，他的神情現得十分痛苦，然而轉眼之間，他又變得十分冷漠。

他低下頭去，艱澀的道：「沒有……什麼，兩位還有什麼要的？」

那大漢一聲怒喝道：「我要你的命！」

他一伸手就抓住了祝雷的肩頭，將祝雷整個提了起來，向外面拋了出去。

祝雷的身子，「砰」的一聲響，撞翻了一張桌子，身子打了幾個滾，滾出了飯店，那大漢殺氣騰騰的走了出來，祝雷的手在地面上撐着，剛想抬起身來，那大漢飛起一腳，把祝雷踢飛丈外。

祝雷一腳被踢中，只在地上滾了幾滾，那大漢連忙追趕了過來，用腳踏着了祝雷的背脊，祝雷用手在地上撐着，勉力想站起來，可是，那大漢踏得極重，還不斷地猙獰而笑着，另一隻腳卻不斷的向祝雷的臉上踢去，靴子踢在祝雷的臉上，祝雷在轉眼之間，面上便已鮮血直流。

就在那時，只見金銀花在飯店內走了出來，她嬌臉煞白的道：「別打了，別打了，我陪你們……喝酒便是，快放他起來！」

那大漢一聲長笑，已擧起一腳，將祝雷踢得滾了開去，他一翻手就抓了金銀花的手腕，金銀花的身子在劇烈的發著抖，然而，自她臉上的神情，卻可以看得出來的，她是憤怒，而不是害怕。

那大漢拉着金銀花，向飯店便走！

祝雷掙扎地站起來，悶聲道：「放開她！」那大漢停了一停，哈哈的笑着，道：「臭小子，你憑什麼叫我們放開她？」

祝雷滿面都是鮮血，臉上不斷抽搐着，他陡然向前踏了一步，然而，就在他一步向前踏出之後，他又低下了頭來，望着了自己的空袖子。

在刹那間，他的心中，像是有萬千支針刺在心中一樣，他身子劇烈的發着抖，低下去的頭，再也提不起來了。

在他的耳邊，那大漢的轟笑聲，聽了就像山崩地裂一樣，他憑什麼可以叫人鬆手？就憑一隻手，憑打輸了自斷胳膊之後、做小酒保身份？

他慢慢的蹲下身來，右手用力的抓向地上，他的五指一起插進泥沙中。

金銀花仍然凝望着祝雷，她也似乎忘記了自己的羞辱，她的雙眼之中，流露出了她對祝雷的極度的同情。

就在這時候，雙刀封雲湧自大樹後緩緩的踱了出來。

封雲湧一踱了出來，便沉聲道：「放開她！」

封雲湧那三個字，講得並不大聲，可是卻有一股極其威嚴的氣勢，一時之間，人人都抬起了頭來向他望來，抓住金銀花手腕的那個漢子，陡然看到了封雲湧那種豐神俊朗，神采飛逸的樣子，也不禁呆了一呆。

他陡地喝道：「你是誰？」

封雲湧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上來，每走出一步，便吐出一個字來，道：「封——雲——湧！」

那大漢陡地吃了一驚，手臂一抖，推開了金銀花，一翻身怪叫了一聲，刀已出鞘，「呼呼」的一刀，已向封雲湧迎面砍到！

封雲湧一聲冷笑，雙臂略動，只聽「錚錚」兩聲，刀光閃動，他雙刀是如何出鞘的，那大漢未曾看清楚，便虎口一麻，他手中的那把單刀，已向半空中飛去，緊接着，他的雙肩一涼，又是「錚錚」兩聲，眼前刀光一歛，封雲湧的雙刀已經入了刀鞘中。

只見封雲湧的面上，帶着冷峻的笑容，道：「暫且寄你二條膀子在身上，下次再給我撞上了，定不會放過你，快滾！」

那大漢低頭一看，只見自己的衣服、雙肩之上，皆被割破了一道老長的口子，刀尖還在他們的身上劃過，在他肩頭上，有着一道細而長的刀痕，剛才因爲他實在駭驚過堪，是以未曾覺得疼痛。一陣冷汗滲了出來，他眞是險些昏了過去，這時另一個大漢，也自飯店中跑了出來，見他的伙伴一動手就吃了這樣大的虧，他又清清楚楚聽到對方自報名頭，他正是近年來武林中出了名的雙刀大俠封雲湧了。

封雲湧緩緩的轉過身來，金銀花已經跑到祝雷的身邊來，可是祝雷仍然的蹲在地上，在劇烈的發着抖。

封雲湧望了祝雷半晌，才道：「這位兄弟，剛才爲何不還手？」

祝雷一聽到了封雲湧問出了這樣的一句話，身子陡然地一震，倒也不再發抖了，但仍是不出聲，金銀花已將他扶了起來。

祝雷並不出聲，只是低着頭，由金銀花扶着走進了小飯店中。

封雲湧呆了一呆，就跟了進去。

封雲湧進了飯店中，只聽得那掌櫃在嘮嘛地道：「唉！這兩個人是龍虎山莊的大頭目，誰敢得罪他們？金銀花陪他們喝喝酒不是完了嗎，偏又要出頭，你當你的酒保，捱了打，還不是白捱？」

封雲湧雙眉一揚，道：「掌櫃的，剛才那個祗有一隻手的朋友，是這裡的酒保？」

李掌櫃道：「可不是麼，我是看他可憐，見他只有一隻手才收留他的！」

封雲湧回頭望去，金銀花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向外跑了出去，封雲湧又問道：「他人呢？」

李掌櫃順手向廚房一指，封雲湧向着廚房走了過去，只見祝雷一手拿着瓦盆，在水缸中舀了一盆水，再將瓦盆放在架子上，將整個臉浸在水中，瓦盆的水立刻變了紅色。

祝雷浸了好一會兒，才伸手去摸毛巾，封雲湧踏前一步，將掛在牆上的毛巾取了下來，遞給祝雷，祝雷接了過來，略呆了一呆，就將毛巾覆在臉上，好一會，才將毛巾取了下來。

在他的臉上，神色是一片冷漠，封雲湧帶着微笑道：「朋友，你——」

可是，封雲湧話尚未說完，祝雷已經冷冷地道：「客官要什麼？請到店堂相

候，我自會端來的。」

封雲湧雙眉略揚，道：「江湖上都說眞人不露相，可是我不明白——」

祝雷仍然是冷冷的說道：「我才不明白客官說的是什麼。」

封雲湧又是呆了一呆，才緩緩轉過身，向外走去，封雲湧一離開廚房，祝雷的神情，便變得極其痛苦，他伸手壓在牆上，將拳頭壓得陷入牆中去。

然後，他低聲嘆着氣，縮回了手，也走了出去。

在通往龍虎山莊的那座長橋上，那兩個漢子策騎馳奔而來，馬蹄踏在橋板上，加上橋下空谷的回音，聽來像是行雷一樣的驚心動魄。

馳過了長橋，便是龍虎山莊的大堂前的空地上，那兩個大漢滾下馬來，向前疾跑而去，自大堂中也有兩個人迎了出來，齊聲道：「怎麼了？」

那兩個大漢嘆着氣道：「雙刀封雲湧已到了長橋鎭來了！」

自大堂中迎出的兩個人，神色也爲之一變，四個人於是一起走了進去，穿過了大堂，來到大堂後面的一個院子中，又有人迎了出來。幾個人揮着手，直來到一個小小的廳堂中，齊聲恭叫道：「莊主！」

就聽到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傳了過來，自內走了一個極其威嚴的中年人來，這人便是龍虎山莊的莊主武英奇，他一出來，便喝道：「甚麼事大驚小怪？」

那幾個人齊聲答道：「雙刀封雲湧到了！」

武英奇剛才還在叱罵着人大驚小怪，可是此際一聽，他也不禁大驚失色，忙道：「在哪裏？」

一個大漢答道：「在長橋鎭上！」

武英奇吁了一口氣，怒道：「話也說不清楚，還當他已到了龍虎山莊。」

就在這時，只聽得內間傳來了兩聲咳嗽之聲，武英奇道：「傳令下來，小心防守，不得大驚小怪。」

那兩個龍虎山莊的頭目答應着，一起走了出去，武英奇轉身走向內間，內間中早坐着一個人，身形比武英奇還要高，不怒而威，他正是名滿武林的大俠趙燕豪。

武英奇一進來，趙燕豪便道：「他們剛才的話，我也聽到了。」

武英奇緊張的神色，道：「雙刀封雲湧已被我們引到這裡來了，趙大哥你有什麼主意？」

趙燕豪雙眉緊皺着道：「請他到龍虎山莊上來。」

武英奇道：「他肯來嗎？」

趙燕豪道：「我們廣邀方圓二百里內的江湖朋友在此相聚，也發帖子給他，他本來就有一探龍虎山莊的主意，到時他一定來的！」

武英奇略呆了一呆，道：「趙大哥，我還有一點不大明白——」

趙燕豪笑了起來，道：「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我要在羣雄的面前將他打敗，逼他退出江湖！」

武英奇吸了一口氣道：「還是老辦法？」

趙燕豪「呵呵」的笑着，伸手在武英奇的肩頭上，輕輕的拍了兩下，道：「這個老辦法，是萬試萬靈，近十年來，多少人被我用這個辦法打敗下來？要不是這個辦法，我現在在武林之中輪到第九了！」

武英奇諂媚地道：「趙大哥，你那麼說，也太客氣了，以趙大哥的武功、智謀，應該是坐武林第一把交椅！」

趙燕豪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道：「你照我的吩咐去辦，在封雲湧未上龍虎山莊之前，却不可生事！」

武英奇答應了一聲，便向外走了出去。趙燕豪背負雙手，來回的踱着步子，回想剛才武英奇所說的話，他也不禁苦笑起來。

武林第一把交椅，眞是不容易坐的，幾乎每時每刻，都有人要追了上來，而他就得設法把追上來的人打了下去。他已經無法跑得比別人快，只好希望人家跑不動，雙刀封雲湧，趙燕豪望了一望倚在牆旁的那一柄的三節棍，雙刀封雲湧使的既然是雙刀，那麼，對付陰陽刀祝雷的招數去對付封雲湧，仍然可用的，不必再去挖空心思，再去創別的新招數了。

這時，龍虎山莊中也熱鬧了起來，武英奇一離開，立即命人寫帖子分頭送出去。

數十個莊丁，各自策着健馬，離開龍虎山莊去分頭送帖子，數十匹馬馳過長橋之際，山谷鳴響，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來。

在長橋的一個小巷子內，金鐵匠的鐵舖中，金鐵匠用力舉起鐵鎚，敲打下去，敲在火紅的鐵上，也發出巨大的聲響來，但是那種聲響，和馬羣馳過長橋上的蹄聲相比較，却顯得異常落寞。

金鐵匠一鎚又一鎚的打着，金銀花坐在地上的一張小櫈子上，用力在扯着風箱，當她將風箱推向前，爐中青白的火苗，就紛紛的向上竄了上來。

金銀花抬起頭來望着金鐵匠，叫道：「爹！」

金鐵匠停了手，嘆了一聲道：「丫頭，我看妳有心事，你叫了我十七八次了，叫了之後，又不出聲，究竟是爲了什麼？」

金銀花口唇顫動着，欲言又止，金鐵匠抹着汗，大聲道：「妳要是不說，以後別再叫我！」

金銀花忙道：「我說了，爹，你不是藏着有一口好刀？不是高手鐵匠，決是打不出那樣鋒利的鋼刀來？」

金鐵匠呆了一呆道：「是，妳問這幹什麼？」

金銀花低下頭道：「我想要有把刀……送給祝雷大哥！」

金鐵匠的身子震動了一下，怒道：「胡說，妳送一把刀給他幹什麼？」

金銀花的神色突然變得十分激動，爐火映在她的面上，使她的面頰，看來更是一片緋紅，她道：「祝大哥人好，可是什麼人都欺負他，要是他腰間掛有一把刀，那就好得多了！」

金鐵匠瞪視着女兒，好一會，才長

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丫頭，祝雷少了一條胳膊，自然難免有人欺負他，可是妳得要知道，他現在只不過是被人欺負，要是他有了一把刀，可就得死在別人的刀下了！」

金銀花神色很倔強地道：「就算死在別人的刀下，也是比被別人踩在地上強得多！」

金鐵匠搖着頭，在他搖頭的時候，他面上的皺紋，似乎比以前更多了。

他緩緩地道：「丫頭，妳可知道我這把刀是怎麼樣得來的？那時候，我還年輕，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全身是血，跑了過來，倒斃在我的舖子前，他手中就是握着這把刀，我將刀藏了起來，才知道那人是江湖上著名的高手，唉，强中還有强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妳別替祝雷多惹是非了，快扯風箱吧！」

金鐵匠的那一番話，說得十分傷感，可是從金銀花面上的神情，可以看出她全然未有聽進去。她又用力地扯着風箱，而她在扯風箱之際，她的心中在想，不對，那些兇橫霸道的人，人人腰間都掛着一把刀或者是一把劍，祝雷為什麼不能有刀或是劍？他雖然少了一條胳膊，但是只要有一把好刀或是劍……

當她想到這裡的時候，她不由自主，轉頭向她父親的房間看了一眼，她知道那口刀放在她父親的床下，她要將這口刀偷了出來，送給祝雷，祝雷有了這把刀就不會被人家欺負了！

＊　＊　＊

天色黑了下來，長橋鎮口的飯店中，李掌櫃點了燈，在黃昏的燈光下，飯店的人只有封雲湧一個人坐着，他已經喝了不少酒，看來也有點醉意了。

祝雷仍然是蹲在櫃子的一端，望着地上，身子縮成一團，一動也不動，李掌櫃在點着了油燈之後，向封雲湧望了幾眼，神色猶豫，但是他終於鼓起了勇氣，向封雲湧走了過去，陪笑道：「這位客官，天色黑了，該到鎮上去投店了！」

封雲湧雙眉一揚，道：「怎麼，要趕我走？」

李掌櫃嚇了一跳，連忙向後退出了幾步，道：「不！不！只是小店簡陋，實在是不堪過夜！」

封雲湧哈哈的笑了起來，道：「你錯了，掌櫃的，人身不過是七尺之軀，何處不可以容身，是不是？」

封雲湧是在對着李掌櫃說話的，可是說到最後三個字「是不是？」他陡然轉過頭去，直視着蹲在櫃旁角落的祝雷，然而，祝雷仍然像是什麼也沒有聽到一樣，望着地下，一動也不動。

封雲湧舉起杯來，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將酒杯向祝雷一揚，道：「這位朋友，何苦如此，可要喝一杯麼？」

祝雷霍地的站了起來，可是他仍然不望封雲湧一眼，只是望着廚房方向走去，封雲湧也在那一剎那間，重重放下酒杯，道：「唉！只有眞正的英雄，才能提得起放得下，像閣下那樣！」

祝雷的一隻脚已經踏進廚房去了，可是突然之間，他身子倏地一轉，轉了過來。

祝雷望向封雲湧，在那剎那，祝雷雙目之中，射出了一股難以形容的光芒來，祝雷似乎又像以前騎在白馬上，腰間掛着鑲滿寶石的刀鞘，鞘中有着鋒利的鋼刀一樣了，在他的心目中，他也感到一股豪意，陡然升起！

然而，那却只是一剎那間之事。

就在那一剎那間，封雲湧的話，使得祝雷感到自己仍然是一個英雄，是個豪傑，還是一個傲嘯江湖的武林好漢，然而，也是僅僅一剎那間，接着，祝雷似乎感到自己的左肩處，又是一陣劇痛，那一陣劇痛，實在是很久很久以前所發生的了，他的斷臂，也早已成了白骨，但是這時他的幻覺，却使他的身軀震了一震，他低下頭來，看到了自己左肩的空袖子。

也就在那一剎那間，他明白了，他明白自己決不是什麼英雄好漢，自己只是一個被人打敗了，自斷左臂，退出江湖的可憐虫，現在，他只是一個任人欺負，連還手也不敢想一想的斷臂酒保！

他低下頭去，臉上又重現出那一種呆滯的神情來，他站着，一動也不動。

封雲湧緩緩的站起來。

就在祝雷被龍虎山莊的那兩個大頭目毆打之際，就在祝雷怒喝那兩個大頭目要他放開金銀花之際，封雲湧就發現祝雷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可是，封雲湧心中，仍不免有些疑惑，如果他不是一個平凡人，那為什麼他會在這個小飯店中當一個酒保，任由別人欺負？

然而，他看到剛才剎那間，祝雷臉上那種神色之後，他卻也沒有疑問了！

祝雷決不是個平凡人，平凡人的臉上，決不能現出那一種神情來的，他知道對方，一定有着難言之隱，使他已經打定了主意，要將這個獨臂小酒保當作是朋友！

他站了起來之後，緩緩的向前走去，當他快要走到祝雷的身前的時候，祝雷已經漠然的轉過身去。封雲湧略為停了一停，正在盤算着如何開口時，在一旁的李掌櫃，根本不明白這是什麼事，他只知道封雲湧不但是一個豪客，而且更曾將龍虎山莊的兩個大頭目打退，那是決不能得罪的大人物！

是的，李掌櫃一看到祝雷轉過身去，不準備理睬封雲湧，他便着急地高聲叫道：「祝雷，別得罪客人！」

李掌櫃話一出口，祝雷掀起簾子，走進廚房裡去，而封雲湧的身軀就震了一震！

祝雷，這個名字，聽在小飯店李掌櫃的耳中及聽在小鎮中的金鐵匠女兒金銀花耳中，自然是一點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可是，這個名字，他曾震爍過江湖，在武林道上像是在天空中劃過的彗星一樣，聽在一個武林高手的耳中，却足以引起極大的震動！

封雲湧在受了極大震動之後，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倏然轉過身來，瞪住了李掌櫃，他雙目炯炯有神，嚇得李掌櫃面容蒼白，不知道該怎樣才

好！

封雲湧面色一沉道：「你剛才叫他什麼的？」

李掌櫃忙道：「我……我叫他的名字，他叫祝雷，我沒有叫他什麼！」

封雲湧陡然向前掠來，一伸手，隔着櫃子，便抓住了李掌櫃胸前的衣服，手臂一振，幾乎將李掌櫃的整個人，從櫃內提了出來。

他厲聲喝道：「他是祝雷，你怎麼敢叫他在店中當酒保？」

李掌櫃驚到全身發抖，幾乎是哭了出來，他急叫道：「那不關我的事，是他自己投來的，我見他可憐才收留他，是他自己要來的。」

封雲湧陡然一呆，但是就在他一呆之後，他卻完全明白是怎麼的一回事了。

陰陽刀祝雷，聲名大噪之際，他還在習藝，祝雷如何敗在趙燕豪之手，退出江湖一事，他是由鏢局中人傳了開去，人盡皆知，看來，祝雷眞正實行他的諾言，他退出江湖，將自己當作是一個完全沒有武功的人一樣。

還須要忍受多麼深切的痛苦，忍受人所不能忍受的折磨。

在剎那間，封雲湧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一陣的絞痛，祝雷竟能做到這一點，那眞是能人之所不能，使他心目中生出無限敬仰之意來！

他鬆開了李掌櫃，緩緩的轉過身向廚房走去。

可是他才走了兩步，便聽到廚房中傳來祝雷的聲音，祝雷的聲音平淡得很，但是，仔細聽來，在平淡之中，卻有着極深的哀切，他道：「別進來！」

封雲湧完全可以體會到祝雷的話中的那一種深切的悲哀，他不由自主的呆了一呆。

而就在這時，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突然傳到，封雲湧回頭一看，馬蹄聲已止，兩個人已經走進了飯店來。一進來，就道：「封大俠在麼？」

封雲湧冷冷地打量着來人，問道：「什麼事？」

那兩個人一聽到封雲湧的答腔，立時站定了腳步，其中一個人道：「封大俠，方圓五百里武林人物，五日之後，在龍虎山莊聚會，武莊主和趙大俠知道閣下在此，特請閣下參加，有請帖在此！」

封雲湧雙眉一揚，並不過去接那兩人的請帖，只是冷冷的問道：「趙大俠？」

那兩人特地加强了語氣道：「是，趙燕豪趙大俠，他和武莊主是好朋友！」

封雲湧略有所思地「嗯」了一聲，道：「好，你們將請帖放下吧！」

那人的身邊，就放着一張桌子，他本來只要將請帖放在桌子上就可以告辭而去的了，可是，那人並不那麼做，仍然手拿着那請帖，道：「我莊主吩咐，要將請帖放在封大俠的手中！」

封雲湧一聽對方這樣說，不禁仰天大笑，他自然知道對方的意思，是要掂掂他的份量，看來那兩人並非弱者。

他一面笑，一面向前走去，口中道：「如此，則勞煩兩位了！」

他一連三步，已來到那兩人的身前，那兩人手向前一伸，將請帖遞了過去，可是就在這時，他的食指，卻突然一彈，彈向封雲湧手腕的脈門，這一彈也可以說是神出鬼沒，快捷無比！

但封雲湧早已有了準備，那人的手指才一彈出，他的手便向下一沉，那人的一指彈空，「啪」的一聲響，彈在他的衣袖上。

那人指上的功夫，果然也是非同凡響，一指彈中了封雲湧的衣袖，在衣袖彈出了一個孔來，但也就在此際，封雲湧一翻手，已反抓了那人的手腕，緊接着，手一縮，已將請帖奪了過來。

他一奪過了請帖，手向前略送，作勢要向那人進攻，將那人逼退了一步，他才哈哈一笑，道：「相煩上覆貴莊武莊主，我本來就要到龍虎山莊來，請他候我便是！」

那人剛才被封雲湧抓住手腕之際，已是臉色發青，這時仍然驚魂未定，口中答應着，連連向後退了開去，兩個人到了門外，翻身上馬便立即飛馳而去了！

封雲湧接了請帖在手，緩緩轉過身來，仍然望着那廚房，而在廚房中，却是靜得出奇。

祝雷在廚房中，他單手摸着了頭，他在這個小飯店中當小酒保，已有很長時間，不論人家怎樣嘲笑他，欺負他，他都祇有默然不聲的承受了，他只是要盡量忘記所有過去的一切，也實實在在是沒有什麼人知道他過去曾經是江湖上的風雲人物，封雲湧一來，就看出他是非常人物。

然而，現在他該什麼樣辦？他是一個要盡力忘記過去一切的小酒保，而封雲湧則是名揚四海的風雲人物甚至被人稱爲大俠的人物。

然而，現在他該怎麼樣辦？他是一個要盡力忘記過去一切的小酒保，而封雲湧則是名揚四海的江湖人物，甚至被人稱爲大俠的人物。

如果在過去，他一定會和封雲湧傾心相交，成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了。

祝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他本來已漸漸習慣了目前生活了，可是封雲湧一來，使他看到自己當日的影子，想到了自己的過去。

祝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

也就在這時，他聽到廚房的後窗上，傳來了很微的呼喚聲，有人在叫道：「祝雷！祝雷！」

祝雷呆了一呆，定了定神，他聽出那是金銀花的聲音。

夜已那麼深了，金銀花還來作什麼？

祝雷直起了身軀，推開窗子，金銀花就在窗前，在淡淡的月色下看來，金銀花的俏臉顯得份外蒼白，祝雷才一撐起腰來開窗，金銀花便道：「來，祝大哥，我給你一樣東西，你快出來！」

祝雷看出金銀花的神態中，似乎有一種特別神祕的意味。

（未完・一）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武林大血案

堂罪贖生回死起　上山黃雨血風腥

此夕，正是中秋夜。際此佳節，皓月當空，應是持螯對菊，把盞言歡之時。但在黃山始信峯上，卻有一白衣人孤伶伶地站着。

白衣人身形高瘦，三十多歲的年紀，唇上蓄着小髫子，使本來已是英俊的臉孔更添上幾分瀟洒成熟。唯一美中不足之處是他的臉色，蒼白如雪，冷冰冰的，令人有難以接近的感覺。

白衣人的目光在他身前的一塊小草坪上搜索着。眼前，出現着一幅令人慘不忍睹的景象。月色之下，靜靜地躺着一、二、三……共七十二具屍體，有僧、有俗、有道士、亦有尼姑，死因相同：額上眉心中劍。血跡已乾，應是死去已有一段時間。

驀地，白衣人的目光停在身前不遠處，只見地上遺下一塊玉佩，在月色下，發出暗暗的青光。白衣人上前拾起玉佩，跟著身形一閃，直奔山下。

白衣人剛離去不久，一條灰色人影出現在這血腥現場，是一個白眉白鬚，年已古稀的僧人。

「阿彌陀佛，老衲來遲了。」

＊　＊　＊

七十二名正邪高手命喪黃山。殺人者，邪道第一高手，以「眉心一劍」及「摧心指」令黑白兩道聞聲喪胆的「玉面天魔」司空無愧。這令人髮指的消息正迅速傳遍每一個角落。

金陵城外，一間小屋。

小屋內，一個美艷絕倫的少婦躺在血泊中，左胸上，插着一把短劍。一個白衣人，正是黃山始信峯血案現場所見的白衣人，跪在少婦側，手持一素箋，目光呆滯，喃喃自語道：「貞，竟然連妳也不相信我，難道妳對我一點信心也沒有？唉，我不該……」

「阿彌陀佛，」一聲佛號在白衣人身後响起：「司空施主，人死不能復生，請先起來吧！」

白衣人回過頭來，把手中素箋遞給來人道：「我害死了素貞，是我害了她！」

一個白眉白鬚，面目慈祥，身穿灰袍的老僧接過素箋，只見箋上寫著：「相公，我知道你曾偷偷地去過綺紅院找小翠，也曾瞞着我流連秦淮河，這些我都不怪你，我也不曾有半點妒意，因爲我知道你只愛我一個，我亦沒有要求過你改過那喜愛沾花惹草的個性。但你曾答應我不再殺人，無論那人是如何該殺。那知言猶在耳，七十二條人命便在你手中斷送。你令我太失望了，我曾對你說過，只要你再殺一人，我今生也不會見你。現在，我做到了，徹底地做到了。你呢？何時才停止殺人呢？現在吧！這是我最後一次求你了。貞絕筆。」

老僧讀畢，目光放在少婦胸口的短劍上，問道：「阿彌陀佛，施主是否剛從黃山回來？」

「是的，我不該在小紅處留了一夜，如我早一天回來，便不會發生這事，我眞該死！」

「這是天意，老衲如不在途中管了一宗閑事，也可及時阻止這件慘事的。人

是你殺的嗎？」

「不是，我只點了他們的穴道。」

「眉心一劍，這是施主一貫的手法。若施主只是點了他們穴道的話，一定是別人在你離去後，殺了他們嫁禍於施主了？誰會這樣做？」

「我不知道！我沒有殺他們！」司空無愧煩躁地道。

「司空施主有何打算？」

「素貞已死，我還有何打算？我只想找一深山，好好地埋葬素貞，從此陪著她。」

「難道施主不希望找出兇手嗎？」

「找出兇手又有何用？素貞會復活嗎？況且，若找到了，我會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但我曾答應素貞不再殺人，又怎可為此匹夫令我失信於她？」

「可惜老衲自知時日無多，距大限之期不遠矣。否則也可為施主略盡棉力。既然如此，那就順其自然吧。施主不如隨老衲回山，也可為老衲照顧一下小徒，施主意下如何？」

司空無愧從少婦身上拔出那短劍，搖首嘆息，這柄曾追隨他近二十年的心愛兵器，如今竟然奪去他心愛人的性命，怎不令他肝腸寸斷呢？

司空無愧猶記得當他把這柄短劍送給素貞時曾這樣說過：「貞，我答應妳從此不再殺人，如有食言，妳就用此劍殺了我吧！」

當時素貞答道：「我不會殺你，但我會今生不再見你。」

她不殺任何人，但卻殺了自己。

想到這裏，司空無愧銀牙一咬，把手中短劍——名震江湖的「戮情劍」震為寸段，抱起少婦屍體，隨着老僧離去。

白眉白鬚老僧，這位以醫術、佛法、武功稱絕武林，人稱三絕神僧的無心大師，亦是司空無愧生平唯一知己，從此便與司空無愧在江湖中消失了。

黃山血案逐漸在人們心中淡了下來，眉心一劍的殺人手法從此亦沒有再度出現。沒有人懷疑黃山血案不是司空無愧所經手，也沒有人敢追查或追究，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人能在「玉面天魔」手底下接滿三招而能逃出性命的。

＊ ＊ ＊

江湖着實平靜了十多年了，這些年來，因黃山血案而喪失精英，從此一蹶不振的門派故然不少，亦有個別門派因此而消失於江湖中的。但在這期間崛起的幫會、世家也有數個，其中有當年沒有參與黃山戰役的慕容世家、南宮世家、仁義山莊、丐幫和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公孫世家、東方世家、黑衣幫、鐵劍堡、楓葉山莊及龍鳳堂等，他們與少林、武當、峨嵋、華山及青城五大門派分庭抗禮，稱雄江湖，但多年來，除小磨擦外，相安無事。

＊ ＊ ＊

金陵城內一個小角落裏，開設有一間小醫局，毫不起眼的門面，簡陋的陳設加上一個半新不舊的橫匾，便是遠近馳名的「贖罪堂」。

「贖罪堂」不只名稱古怪，作風更古怪。不看病，光來買藥材的顧客不受理，這也難怪，因為店內的藥材價格比別的店舖便宜得多，最少也便宜三成以上。但大夫所收診金卻貴得離譜，大夫主診，收費看病情而釐定，最低消費白銀十兩，以當時消費，白銀十兩足夠一個普通家庭半年生活溫飽了。半年前，曾有當地富紳石員外求醫，開一張方子索診金白銀五百兩，石員外來了兩次，一千兩不見了。病是好了，但石員外從此卻患了失眠，不過，卻不敢再來求醫，因恐怕失眠加深。

「贖罪堂」除了一個大夫外，另有一個二夫，二夫是什麼名堂？原來這裏共有大夫兩名，其一是老闆，名獨孤不老，高個子，肥瘦適中，臉上毫無表情，終年不笑，年紀不詳，因為看似三十歲，亦似五十多。

另一大夫原在金陵另一藥店懸壺，因醫術普通，生活僅堪糊口，數年前「贖罪堂」開業時被獨孤不老高薪招聘，數月間，醫術突飛猛進，簡直判若兩人。他說道：「我今天才知道什麼才可以叫做醫術。老闆醫術高超，他才有資格被稱為大夫，我現在勉強只能叫做二夫。」從此，他便被稱為二夫。二夫主診，症無大小，一律收費白銀五兩。

普通人家來求醫，肯定是別處醫不好的才會來。如果付不起診金，可先付藥費，診金掛賬。貧苦大衆，如藥費也無法繳付的話，也可一併記上。

「贖罪堂」人手甚少，除老闆及二夫外，只有總管孫三及配藥的李四共四人。可能因人手不多關係，開業五年來，欠賬的人不少，但從來沒有追收。

＊ ＊ ＊

「贖罪堂」三個字，在武林人仕心目中地位，並不下於少林、武當等大門派，甚至比各門派更來得重要，因為他們知道，無論受了怎樣嚴重的內外傷，中了什麼毒，或是中了無藥可救的歹毒掌功如「陰煞掌」「玄冰掌」等等，只要能見到獨孤大夫，在獨孤大夫點頭答應醫治的時候還有一口氣的話，便肯定可以活過來。

只要付足診金，獨孤大夫從沒有搖過頭。

對待武林中人，獨孤大夫不收黃金白銀。只要求醫者送上一樣他認為可以接受的東西。有些人送上稀世珍寶、字畫、古琴、古玉，甚至家傳武功心法。有些他接受，有些他卻不接受，如果沒有令他滿意的物品，只要求醫者答應他日為他做兩件事便可以。無論什麼人求醫，白道、黑道、正派、邪派，只要依照規矩，「贖罪堂」從不拒人於門外。

這一天，「贖罪堂」裏一如往日般擠着十餘個候診的病人。

「讓開！讓開！」驀地，一個魁梧大漢，推開了等候的人羣，直往屋內診症室衝了過去，身後跟着一個大漢，背着一個面色蒼白，奄奄一息的中年人。三人皆黑色衣著，魁梧大漢左邊衣襟上繡有銀色小刀兩把，正是黑衣幫外堂副堂主的標誌。

「站住！幹什麼的？」出聲喝住數人的是贖罪堂管事孫三。

「俺是來求醫的。」魁悟大漢停了下來，急急地說道：「俺是黑衣幫奔雷堂馬如龍，求大夫醫治俺家堂主。」

「一些規矩也沒有！我不管你是什麼堂主、幫主，看病便得排隊登記。」

「俺堂主已是出氣多，入氣少，求你通融，先替俺堂主醫治，俺給你叩頭啦。」說罷便當眞跪下叩起頭來。

「叩頭也沒用，個個人都說是急症，每個人都要佔先，誰來排隊？老規矩，急症登記費白銀五十兩，外來人士，不設掛賬。」想必是說得多的關係，孫三毫無表情，唸書般說道。

「是！是。」馬如龍如獲大赦般站起來，從懷中掏出一把銀票，看也不看便送了過去。

* * *

中年黑衣人背心上，現着一個掌印，掌印中央顏色略淺，呈淡紅色，形似梅花。

獨孤大夫喃喃自語，聲音小到只有他自己才聽得着：「寒梅掌，幸好只得四五成火候，不然當場便得喪命。但梅花老妖已死了二十年，並沒有聽說他有傳人，現這歹毒掌法竟重現江湖，武林開始無寧日了。」

隨着，大夫向馬如龍問道：「診金可帶來沒有？」

馬如龍在懷中掏出一疊銀票，恭敬地答道：「俺甚麼珍寶也沒有，身上只有銀兩，請多多通融。」

獨孤不老看也不看那銀票道：「我不要銀票。」

「俺除了銀兩外，便只有銅鎚一個和這吃飯的傢伙。大夫不要錢，俺只有把這吃飯的傢伙送給你啦。」說着便拔出一把匕首來。

「慢着，我要你的頭何用？既然你這樣忠心，我便成全你吧。你和你家堂主每人都替我辦一件事，可願意？」

「俺一定辦得到。」馬如龍喜出望外。

「唔，還得問問他。」獨孤不老拿出一支金針，在那堂主背上迅速地插了數下，沒有人看得懂針落在那些穴道上，但見那堂主已慢慢地睜開雙眼。

「這是甚麼地方？」他軟弱無力地問道。

「這裏是贖罪堂，貴屬帶你來求醫，我的條件是要你替我辦一件事，你可答應？」

「要我做什麼事？」

「暫時我也不知道你可以替我做甚麼，但你可以放心，我是大夫，以救人爲宗旨，決不會叫你殺人放火，亦不會要你叛幫棄友，你可以考慮清楚。」

「這……」片刻後，那堂主道：「我答應你。」隨即昏迷過去。

兩日後，黑衣幫奔雷堂堂主雷嘯天在一本册子上畫了押，在馬如龍和另一手下陪同下，離開了贖罪堂。看他離去時步伐，應已離復原不遠了。

* * *

秦淮河上，燈火如晝，歌聲處處可聞。

「狄爺，你現在才來。」一個俏丫環迎着剛步上畫舫的白衣儒生道：「小姐可等苦了！」

「春花姐，妳也知道我很忙，整天東奔西跑，玉鳳姑娘定會諒解我的。」白衣儒生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情答道。那儒生年約廿五、六歲左右，劍眉星目，貌比子都，俊俏中帶着幾分英挺，臉上帶着似笑非笑的神情，正是女兒家夢寐以求的白馬王子。

「算了，」艙裏傳來一把嚦嚦鶯聲：「秦淮河上誰不知道狄公子紅粉知己滿金陵，那裏還有工夫到這裏呢？」聲音帶着一絲絲的妒意。

秦淮河上，每個人都認識這位白衣儒生狄雲，但若問及他是什麼身份？家住那裏？卻沒有一個人可以答得出來。只知道他有散不盡的銀兩，數年來，是秦淮河上各名妓的嬌客。

船艙裏，只見一個風姿綽約、千嬌百媚、雙瞳剪水、齒若編貝的美女已向狄雲迎過去，哂道：「狄公子，你若來遲一刻，酒菜便會涼了。今晚有你最喜愛的冰花肘子，香酥鴨，紅燒鯉魚和醬炒蟹，是秋月那丫頭特地爲你精心泡製的，快來吧！」

「玉鳳姑娘，恕我來遲，稍後當罰酒三大杯。」

「貪嘴，你總是找藉口來喝酒，今晚罰你不准喝。」玉鳳笑道。

「這不是要我的命嗎？沒有酒，那來勇氣闖情關？」

「狄公子，我這個情關已等待你來闖很久了，你何嘗有意一闖呢？」那含情脈脈，宜嗔宜喜的風情，端的令人心蕩神馳，夢魂顛倒。

「唔，很香的醬炒蟹。」狄雲似是意圖避開那敏感的話題。

廳內陳設高雅，富麗堂皇，壁上掛着一首詞，字體娟秀，顏筋柳骨，卻看不出是誰之墨寶。寫着：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
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
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
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
閑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詞是辛稼軒的作品，本是歎惜春光易逝，莫非玉鳳姑娘也在感嘆芳華虛渡，脈脈此情無人可傾訴？

桌上已準備好酒菜，兩人這邊剛坐下，狄雲已拿起酒壺，自斟自飲，一口氣便乾了三大杯。

玉鳳雙目注視在狄雲臉上，那秋水般的眼睛含有一種奇怪的神情，櫻桃小嘴欲語還休，直待狄雲三杯美酒下肚，方才幽幽地說道：「狄公子，賤妾心裏有一些話，不知應否說出來？」

「玉鳳，妳我相識也有年多了，有甚麼不可以說的？儘管說出來，太多事情放在心裏，很容易令人衰老的。」

「公子，雖然賤妾與公子已相交年餘，但賤妾自知人微言輕，只是這些話，已放在賤妾心中很久了，說出來請公子不要見怪。」

玉鳳續道：「俗語云：『酒乃穿腸毒藥，色是削肉鋼刀。』公子夜夜笙歌，通宵達旦，難道公子不爲自己身體設想一下？況且聲色金粉之地，最易令人喪志，似不應是公子這種人才流連之所，公子何不謀一出處呢？」

「玉鳳，人不風流枉少年。青蓮居士亦有『自古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之語，這又有甚麼不好呢？我還年輕，不趁這時風流一下，到老時心有餘而力不足，那才寃枉哩！」

玉鳳微嗔道：「這只是逃避現實，推卸責任，自欺欺人的說法。岳武穆曾道：『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人生在世只短短數十寒暑，難道公子忍心把大好時光荒廢在秦樓楚館，終日沉緬於聲色嗎？」

「玉鳳，我這人疏懶成性，如果經商的話不出三、五載，家財必然蝕光。倒不如慢慢花，還可用上十年八年。而官場黑暗，我本性不喜奉迎，一個不巧，腦袋搬家，何苦來哉？妳說我還有甚麼出處可選？」

「公子如能捨棄這紙醉金迷的生活的話，賤妾倒可介紹一去處，只不知公子能否……」

驀地，外邊傳來一陣囂嘩聲，只聽見丫環春花的聲音道：「西門公子，我家小姐現有客，請公子改日再來吧。」

「本公子今日有朋自遠方來，不管玉鳳有客沒客，她非陪我們不可。如有客人，便叫他明日來吧！」正是金陵有名花花公子，威震江湖的楓葉山莊莊主西門英長子，人稱多情公子，金陵人仕暗裡却稱他爲無腸公子的西門俊。

「這怎可以呢？人家是早已約定的嘛，況且人家早已來了。」

「沒有人敢對我說不可以，有誰不給本公子面子？再說，他出多少錢？本公子三倍付給妳們！」西門俊說罷，便領着數人直往內艙闖進。

春花嬌呼：「西門公子，不可……」

* * *

「估道是誰？原來是不知那裏來的狄公子。」西門俊以多情自居，原已對這大受秦淮嬰宛歡迎的狄雲心存芥蒂，現在竟然見到他正與秦淮第一名花孫玉鳳把酒談心，更使他妒火中燒：「對不起，今晚我包下這裏了，狄兄請明日再來吧。」西門俊沒有想到改天再來的應是他自己而不是狄雲。

狄雲看了這已帶有幾分酒意的西門公子一眼，徐徐說道：「今晚是在下先來的，西門公子明晚請早些吧。」顯然他對「不知那裏來的」這句字眼有所不滿，所以語氣也一反平時那文質彬彬的態度。

「本公子不管誰先誰後，既然本公子已來了，玉鳳姑娘便得陪本公子，你酒也喝過了，亦該心足。識相一點，否則……」

玉鳳臉色變了數變，眼中現出一種不可理解的神色，瞬間又隱沒了。這神色與剛才她對狄雲的眼神肯定有天壤之別。

「沒有否則，只有規則。」狄雲截斷西門俊的話，語氣也愈來愈冷：「有理可行天下，我今晚決定不走，你能把我怎樣？」他站了起來。

「放肆！」西門俊身後一大漢衝了出來，一把抓向狄雲胸襟，怒道：「我家公子的話便是道理。敬酒不喝喝罰酒，看我把你丟下河裏餵魚。」

動手的是楓葉山莊高手之一，石破天驚趙開，一身藝業出神入化，尤其成名掌法「碎碑手」威猛剛强，擋者披靡。但見一個龐大的身軀已飛出窗外，「撲通」一聲掉進河裏。

玉鳳神情更見奇特，眼中發出一陣異彩，因爲他看見狄雲仍然好生生地站在原地，好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西門俊等人看不見狄雲如何出手的，一來因爲視線給趙開擋着，二來事情發生得也太快了。玉鳳因在狄雲身側關係，比較了解發生何事，但她也只是看見狄雲右手輕拂一下，西門俊身邊的紅人，楓葉山莊的一流好手趙開已向橫飛了出去。

西門俊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形勢亦不容許他去想，只見他大怒、道：「想不到閣下竟然是一位高人，本公子試試你有多大本事，竟敢在這裏撒野。」

妒火加上怒火並沒有燒壞了西門俊的腦袋，他的出手依然冷靜非常。他的家傳絕技「楓葉掌」以變化多端、虛幻無常著名。但見一片掌影，像滿山楓葉隨風飄揚一樣，把狄雲身前的大穴都籠罩著。

轉瞬間西門俊已攻出十多招，攻勢如排山倒海，但狄雲在掌影中左穿右插，身法怪異，不見他還手，而西門俊竟然連衣角也摸不到一下。

驀然間，狄雲的右手從手袖裏伸出來，在重重掌影中，姆指與中指一彈，兩縷指風射向西門俊「期門」、「玄機」兩穴，只聽見悶哼一聲，這位多情公子便如爛泥般倒下。

隨同西門俊來的數人，除趙開掉進河裏，不知死活外，餘下三人不約而同，齊向狄雲撲過去。

三人中，兩人相貌相同，三十餘歲，應是孿生兄弟。但兩人出手却走極端，一剛一柔，一快一慢，一攻一守，配合得天衣無縫。另外一人年紀只有二十餘歲，但出手狠辣，招招均指向狄雲要害，登時把旁觀的玉鳳和春花、秋月兩丫環看得緊張異常，心裏噗噗地跳。

「哈！敢情東方世家也來趁熱鬧，但你們還差得遠。」雖然被三人圍攻，狄雲依然談笑自如，神閑氣定，腳下步法愈來愈神奇。廳裏雖然狹窄，但東方世家三名高手每每在將擊中狄雲時，狄雲便像柳絮般飄了開去。

砰！砰！砰！三人差不多同一時間倒下。這一次，玉鳳也看不見狄雲如何出手，而東方世家三人也只是看見白影

一閃，一隻手指已當胸而至，連閃避的念頭還沒有便失去知覺了。

「外面的人聽着，立即找人來抬走他們，下次再來搗亂，我教你們來得走不得。他們的穴道在十二個時辰後便自動解開，如妄自替他們解穴，弄不巧時把武功廢掉，可別怪我沒有事先通知。」原來，趙開不熟水性，幾經辛苦才掙扎到畫舫上，剛回來便被狄雲喝住，急忙上岸找幫手抬走衆人。

＊ ＊ ＊

楓葉山莊和東方世家的人都被抬走了。跟着，狄雲也走了。離去時，他對玉鳳說道：「很抱歉給妳帶來這麼多麻煩，他日再來給妳請罪。」說罷，向玉鳳三人揖了一揖，踏波而去。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遠處傳來狄雲豪氣萬千的歌聲。

玉鳳痴痴地望着遠去的背影，幽幽地道：「我輩豈是蓬蒿人！畢竟我沒有看錯了人。」

身後，春花道：「小姐，想不到狄公子的武功竟然如此高強。」

「春花，狄雲的身手簡直深不可測。妳等可知道剛才動手的三人是誰？年輕的是東方世家的少主東方玉，那雙兄弟便是以陰陽五行手名震武林的江東雙義，周伯年、周仲年昆仲。三人聯手，雖然我也可以應付，但他們竟然連狄雲一招也接不下，簡直不可思議。」

「小姐，妳的心願豈不是有希望了？」

玉鳳嘆了一口氣，道：「以他的人才、武功，應是最適當的人選。但他應是有所爲而來，不然他不會流連在金陵這麼長時間。只不知他爲何而來。」

「小姐，狄公子不似有甚麼目的嘛。年多來，他只談風月，不只在我們這裏如此，在別處也是一樣。除了偎紅倚翠，徵歌逐色外，狄公子似乎對甚麼事都沒有興趣，毫不關心。」

「這便是他高明之處，如果不是他今晚露了一手，有誰會知道他竟是絕世高手？也許他是在暗裏進行着甚麼，借花花公子這外表來掩飾身份；或是他在等待甚麼，現在時機已成熟，沒有保留身份的必要，所以才出手教訓西門俊等人。如我猜測沒錯的話，不出三月，江湖上定然有大事發生，至少，金陵城也會有驚人消息傳出。」

＊ ＊ ＊

西門俊、東方玉等五人慘敗於一來歷不明的花花公子手下的消息，在江湖上不脛而走，而與此同時，另一震動武林的驚人發現亦迅速地散播著。

十五年前於黃山始信峯殺害七十二名正邪高手後神秘失踪的玉面天魔司空無愧原來已死去多年，屍骸被發現在雁蕩鷹愁澗。這驚人消息是由武當傳出來的。

事緣武當三子中的玄清子因事途經雁蕩，於鷹愁澗中發現兩具骸骨。由於此處峭壁巉岩，人跡罕至，使玄清子起了一陣好奇心，觀察下竟意外發現其中一具骸骨手持短劍，劍身已被內家真力震斷數截，其中一小截刻有「戮情」兩字，劍身亦掉在地上。另一具骸骨倒在兩步之外，頸骨處掛有一串佛珠，乃上等檀木所造。兩骸骨身上並無衣服，想必因久歷風霜，腐爛後被風吹走。

玄清子因念及當年玉面天魔司空無愧所用的短劍亦名「戮情」，故帶走斷劍、劍鞘及佛珠，回山作進一步調查。因另一骸骨上有佛珠一串，故亦邀請少林方丈悟因大師共同研究。

經悟因大師及武當三子詳細鑑定，證實短劍確是玉面天魔寸步不離之心愛兵器「戮情」短劍，而佛珠卻似是當年正道頂尖高手三絕神僧無心大師之物。由此推測兩副骸骨乃是司空無愧及無心大師二人。

江湖人士推測：當日黃山事發後，三絕神僧憤恨玉面天魔所作所爲，與司空無愧決戰於雁蕩，兩敗俱傷，雙雙伏屍鷹愁澗。

鷹愁澗既是地勢險峻，人獸罕至，玄清子因何到此？玄清子透露他爲了採藥而來，緣因年前在後山誤被金線毒蛇所噬，天下無藥可治，後獲金陵贖罪堂所救。月前，贖罪堂主人獨孤大夫命他到鷹愁澗尋找數株七色毒草作藥引，作爲救他一命之酬勞。

七色毒草找到了，並意外發現這驚天動地之消息，解開了無心大師與司空無愧神秘失踪之謎。

但如果武林人士知道當年無心大師與司空無愧乃是多年摯友，這兩具骸骨是否他們兩人便成很大疑問。

＊ ＊ ＊

夜闌人靜，三更剛响。

贖罪堂內，獨孤不老正和總管孫三在內室密語。

「老三，現在江湖中每個人都說無心大師和司空無愧雙雙命喪雁蕩，應是進行第二步計劃的時候了，必要時可用的人手約有多少？」

孫三遞上一本小册，答道：「共五十六人。」

「希望無須動用他們，我不想贖罪堂也牽涉在內。從明天起，這裏由你來照顧了；一般病症，你和二夫足可應付；如有疑問，可參考我留在房內的醫書及病症實錄。間中我會與你聯絡的。」

翌日，贖罪堂宣佈獨孤大夫因到關外採藥，暫由總管主理一切。

＊ ＊ ＊

驚人消息接踵而來，登時使平靜多年的武林起了陣陣漣漪。

楓葉山莊、東方世家、公孫世家和鐵劍堡同時向外宣稱：因鑑於各門派閉關自守，致宵小橫行，故聯袂加盟「正義門」，忝爲該門四大外壇，今後替廣大武林人仕伸張正義，主持公道。

稍後，正義山莊莊主柴天正聲稱：「正義門」名稱雖然與正義山莊雷同，兩者實無任何關係；正義山莊決保持一貫立場，爲武林正義，主持公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如有宵小假正義之名，在江湖上興波作浪，正義山莊決與他們周旋到底。」

正義門於何時成立？總壇設在何處？門主是誰？組織如何？沒有人知道。但先聲奪人，來勢洶洶，稱雄江湖之四大勢力是其外圍組織，而此四大勢力之主人俱是當今武林舉足輕重、雄霸一方的人物。故此，正義門內壇人物和門主之身份及武功，實令人不可想像。正義門的實力實令全武林人仕側目，惴惴不安。

＊　＊　＊

金陵城內一所華麗大宅，宅內陳設大方高雅，字畫林立，主人顯是書香世家。

大廳裏，坐着兩女一男。當中而坐的是一面披黑紗、身穿白衣的女子。左首男子年約四旬，文士打扮，氣宇軒昂；右首女子年若三十，艷如桃李，風韻萬千。

此對中年男女正是叱咤江湖之龍鳳堂首腦，青龍堂堂主白衣秀士白秀嵐及翠鳳堂堂主千手觀音聶小鳳。

龍鳳堂由青龍、翠鳳兩堂合成，青龍堂堂主白秀嵐看似文質彬彬，手底下絕不含糊，一柄玉扇未逢敵手，翠鳳堂堂主聶小鳳一手出神入化的暗器，江湖上能躲過的屈指可數。

兩人共掌龍鳳堂以來，短短七、八年間在羣雄林立中奪得一席位，實在不簡單。

「白堂主，可有最新消息？」幪面女子向白秀嵐問道。

「稟副座，據各處眼線回報；楓葉山莊、東方世家、公孫世家及鐵劍堡等地除守衞加强外，別無特別動態。但各家近日來，卻有不少陌生人物進出。」白秀嵐恭敬地回答。

「可知他們來歷？」幪面女子續問道。

「沒有人認出他們身份，除一、二人年紀略大外，大部份只有二十餘歲，面孔陌生，不像是常在江湖走動的人。臉色白皙，毫無半點江湖蒼桑味道。但神定氣足，挺胸凸肚，似是久經訓練，身手不低之士。」

「這樣看來，很可能是正義堂秘密訓練出來的高手。白堂主，請找個機會試試這批人的武功高低，順道試看能否在招式中看出來歷。不過，務必小心，不可洩漏自己身份。」幪面女子囑咐道。

「屬下曉得。」

「聶堂主，」幪面女子轉向聶小鳳問道：「妳可有甚麼進展沒有？」

「請副座恕罪，狄雲之來歷及來意，屬下半點也查不到。另外，據屬下所知，近數十年來，並沒有出現過狄姓的武林高手。反而，朝廷中卻有世襲一等侯，威武侯爺狄耿。但此人軍功雖著，武功卻是平庸得很，而膝下只有女兒一個，應與狄雲沒有關係。」

「繼續追查，不可放棄任何線索。在我預感中，這人對當今局勢有莫大影响，可查出他在金陵的落脚處？」幪面女子似是對狄雲有着極大興趣。

「回副座，狄雲住處尚未查到。屬下派往跟踪他的人，轉眼便被擺脫，但已加派人手，在金陵城內外，四處查訪。」

「以堂裏弟子的身手，跟踪狄雲是白費功夫，很可能弄巧反拙，速令撤回。」幪面女子跟着幽幽地道：「狄雲雖然行踪神秘，來歷不明，兼且放蕩不羈，但此人眉清目秀，滿臉正氣，實乃人中龍鳳。如能爭取他加盟龍鳳堂，何愁正義門有甚麼野心？」

「屬下這就下令撤去跟踪狄雲的人手，請問副座尚有何指示？」聶小鳳道。

「沒有了，你們回去吧。一切要小心，通知各地分舵，不可與任何門派衝突，尤以正義門四大分壇爲甚。」

白秀嵐與聶小鳳離去後片刻，一年約半百，身坐輪椅上的婦人由一丫環從內宅推了出來。婦人面貌娟好，目光如炬，敢情內功修爲極高。

幪面女子向着婦人道：「娘，怎麼妳出來了？」

「鳳兒，據妳說，狄雲指法高超。娘想起，當年司馬無愧那惡賊指法亦稱絕，摧心指無堅不摧，妳猜會不會是那主兒之傳人？」

「娘，女兒也曾如此想；但聞道摧心指狠辣惡毒，只要點上任何穴道，陰勁直達心臟，使心臟碎破，摧心指下無活口，摧心兩字便因此而來，但狄雲之指法雖然快速奇異，但不覺狠辣，似不是摧心指。」

幪面女子脫下面紗，竟然是秦淮河名妓孫玉鳳。只見她續道：「當年，無心大師之無心指也是武林一絕；但神僧武功據聞佛味濃厚，講究無相、無我、無心，與狄雲之詭異、虛幻指法截然不同；所以女兒亦排除他是無心大師傳人的可能性，但除了他們之外，有誰能敎導出如此的高手？」

「莫非是當年與神僧及那惡賊齊名的二仙、三妖？」婦人沉思了片刻，說道。

「二仙、三妖？」玉鳳對這兩個名稱非常陌生，問道：「他們是誰？」

「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娘和妳爹初出師門，武林上流行着一首歌：『宇內一天魔，東海有二仙，幸有神僧在，三妖不敢狂。』娘初時還以爲三妖便是指天魔和東海二仙；後來方知三妖是指梅花老妖聞人慶，桃花娘子谷中蘭，與及變態人妖司馬光。這老妖、女妖和人妖當年曾在峨嵋山光明頂圍攻神僧，搏鬥三晝夜後被神僧所擊敗。神僧念及三人並無大惡，雖行爲怪誕，亦不爲已甚，告誡一番後放之歸去。後來，梅花老妖被司馬無愧斃於指下，餘下女妖及人妖不知所踪。二仙出現時間甚短，只知他們是對中年夫婦，武功極高，他們自稱踏浪仙及凌波仙子，來自東海。」

玉鳳聽得津津有味，插口問道：「踏浪仙是否姓狄？」

中年美婦望著愛女，微笑道：「踏浪仙好像姓施，凌波仙子則不詳，但他們都不是以指法見長，夫婦倆都是使劍，輕功身法則極高，據說凌波仙子的『凌波妙步』身法簡直令人摸不着邊際，其餘則不甚清楚了。」

「很有可能是他們的傳人，因爲狄雲的身法、步法與娘所說之凌波妙步甚爲相似，當日他踏波而去的輕功，簡直是

凌空步虛，飄然俊逸，令人嘆為觀止。」玉鳳正在回想當時的情景，眼裏閃出異彩。

「鳳兒，」美婦人打斷了玉鳳的回憶道：「妳還是在正義門上多放些心機吧！娘認為以正義門的來勢，實有着席捲武林，唯我獨尊的野心。但願不要是那惡賊東山復出便好了。」

「娘，司馬無愧不是已死在雁蕩嗎？」

「那只是一副骸骨，娘除非親眼看着他的屍首，才相信這惡賊已死。」美婦咬牙切齒地說道。想她與司馬無愧定有深仇大恨。

「娘，如果正義門是司馬無愧玩的把戲，那不是更好嗎？省得到處找尋。」

「唉，鳳兒，以妳的武功成就，雖然已達武林頂尖高手行列；但和那惡賊比較，還相差很遠。若然正義門是他的把戲的話，那就更不樂觀了；只好盡力而為，見步行步吧。」

「女兒始終有預感，認為如果能得狄雲相助，一切便可迎刃而解。」她對狄雲有着無限信心，也有着不盡的幻想。

「鳳兒，」美婦笑道：「妳對狄雲已愈來愈不能自拔了，他對妳如何？」

「娘！」玉鳳撒起嬌來：「女兒不來了，女兒只不過為着公事着想嘛。」

「傻孩子，難道娘也不知道妳的心意嗎？時候也不早了，妳也應回去啦。」

＊　＊　＊

太陽還沒有爬出來，但大地上已露出一線曙光。黎明時份，鳥語鷄鳴，清風送爽，份外令人心曠神怡。

趙華在晨光熹微中大步踏向金陵分舵，其實他也可以說是歸家去。趙華身為黑衣幫金陵分舵舵主，分舵實際上也是他的家。

趙華臉帶春風，步態輕盈，口裏哼着小調，神情仍帶着幾分陶醉，似是仍在回味着片刻前的旖旎春光，那灼熱的紅唇，玲瓏浮凸的身段，還有那要命的呻吟聲：秦淮風月，確令人樂不思蜀。趙華方自慶幸能主掌金陵分舵，眼前景物卻使他心裏一沉。

分舵上，大門敞開，守門的手下不見踪影，一個不祥的預兆襲上趙華心頭。他一跳上台階，還沒有踏進門內，一陣血腥已撲鼻傳來，只見天井內，橫七豎八地躺着數十具身穿黑衣的屍體。趙華一陣暈眩，不用細看，他也知道是分舵裏的弟兄。

趙華在地上拾起一柄單刀，氣運全身，如履薄冰般一步步踏向內堂。

「趙堂主，老夫恭候多時了。」

大廳內，坐著一個身穿藍色長袍的老者，身後站着兩個面無表情的灰衣勁裝大漢。左首大漢身形魁梧，臉上約有三寸長刀疤，右首大漢身材略高瘦，尖嘴縮腮，兩人均甚年輕，未過三旬。

「你們是誰？與黑衣幫有何仇怨，竟然下此毒手？」廳內另外躺着數十名黑衣幫的屍首，使趙華目眥欲裂。

藍袍老者徐徐道：「待會兒你自會知道我們是誰。五號、六號，你們好好地侍候趙堂主。」

趙華不等藍衫老者說罷，掄起手中刀便直撲上去。

兩灰衣大漢齊從老者身後撲出，在腰間掣出長劍，分取趙華胸口，撲出、拔劍、出手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快如脫兔。

趙華倒抽一口氣，自知今日絕難討好，縱能僥倖逃脫，但分舵上近百生命，怎能對幫主交待，只好拚了老命，希望一個夠本，兩個夠利。

思忖間，兩柄長劍已分別刺到，手中刀急使「左右逢源」，直砍兩劍；左腿「陽關三疊」，踢向右手刀疤大漢下陰、胸口及咽喉要害，剛猛絕倫，勢似奔雷。

刀疤大漢不虞趙華腿上功夫如此了得，急忙疾退兩步，劍走偏鋒，「三陽開泰」「五世其昌」一連兩劍攻上趙華腋下、腰間。

右首高瘦漢子使出「靈蛇出洞」指向趙華胸前「玄機」要穴。

趙華大喝一聲：「來得好！」使出鐵板橋，避開雙劍，手中刀在地上一點，借力全身向上飛彈，跳起兩丈。跟著左手「飢鷹撲兔」，右手單刀「龍蟠九霄」凌空向高瘦灰衣人撲擊。

高瘦漢子被這拚命的打法嚇得一跳，凌空下擊之勢雖然威猛凌厲，但因背後空門大露，於單打獨鬥中，因無後顧之憂，確能使對手忙於招架。現趙華腹背受敵，卻使出這只攻不守的招式，實冒險萬分。

高瘦漢子一抖長劍使出「釜底抽薪」、「開門見山」兩招，直削趙華左掌，意欲逼使趙華縮掌下地。那知趙華毫不理會，手中刀演變「獨劈華山」迎頭直劈。

高瘦漢子絕不估到趙華竟然意圖來個兩敗俱傷，劍勢已老，但見劍光血影，趙華左手齊腕而斷，但他單刀卻劈向高瘦漢子左肩，左臂連半邊肩頭一併被砍掉。也虧高瘦漢子見來勢不對，身形往右急閃，不然半邊腦袋必被削去。

趙華剛重創一敵那一刹，背後劍風鋒也已襲到，意欲回刀迎戰，但左腕已傳來疼痛，頓時身體慢了下來。刀疤漢子長劍已刺上右背，透胸而出。

「要活的！」藍袍老者大喝道。

刀疤漢子一怔，手中劍略慢，趙華已鼓起最後一口氣，回刀一挑。刀疤漢子因劍仍在趙華手裏，不及招架，急棄劍抽身而退，但已來遲一步，右臂齊肘被砍去。

趙華滿身鮮血，橫刀而立，仰天大笑，道：「有斷頭趙華，沒有被擒匹夫。」說罷，單刀引頸一抹，頭雖斷，身軀仍屹立不倒。

「蠢材，這麼多年的訓練是白費了，別人是困獸鬥，你們不採取游鬥，卻一刀一劍地硬拚，簡直蠢得可憐！還不趕快包紮傷口回去？」藍袍老者咆哮道。

藍袍老者所說的確是道理，雖然經驗與學識，兩者均不可少。一個人縱使學富五車，若無實際經驗，辦起事來仍碍手碍脚，事倍而功半。兩灰衣人雖經多年訓練，但陣上拚搏與平日同門喂招簡直是兩回事，故招此敗績。

整個過程全落在一個人眼裏，這人白衣儒衫，正伏在屋頂上，竟然是那風度翩翩的狄公子。

狄雲目睹聽內三人離去後，喃喃自語道：「滄州三劍歐陽儉的滄浪劍法！歐陽儉已歸隱十多年，難道他也是正義門中人？」

* * *

「黑衣幫皇甫幫主台鑒：貴幫近年來多行不義，敗法亂紀，無惡不作，爲害武林，實武林中害羣之馬。本門責無旁貸，略予薄懲。現限爾於半月內解散黑衣幫，或公開表示投效本門，接受本門約束。違者，貴幫金陵分舵可作前車之鑒。正義門啓×月×日。」

「豈有此理！」黑衣幫幫主皇甫華讀罷來函，悖然大怒，把手中信撕碎，咆哮如雷：「何物正義門？我皇甫華如不把你剷平，誓不爲人！」

* * *

隨同皇甫華到金陵楓葉山莊問罪的，有黑衣幫外三堂正副堂主六人、內三堂正副堂主除旭日堂隨同副幫主留守總壇外，亦傾巢而出。

楓葉山莊西門英在莊內高手陪同下，步下台階。目光一掃眼前數十名黑衣幫精英，向皇甫華拱手道：「皇甫幫主別來無恙？今日與貴幫衆英雄光臨，敢問有何指教？」

「哼，西門英，」皇甫華怒道：「明人不作暗事，黑衣幫與你楓葉山莊河水不犯井水，爲何毀我金陵分舵，殺我弟兄？」

「貴幫金陵分舵被毀，西門某亦感遺憾非常，但不知與我楓葉山莊有何關連？」西門英推得一乾二淨。

「這分明是你正義門所作所爲，你身爲這裏壇主，若說沒有關係，有誰相信？」

「若是正義堂所爲，老夫身爲金陵分壇壇主，不論有無參予，當可算在老夫身上。不知皇甫幫主有何証據？」

「你們給敝幫的信已承認一切，想不到你西門英竟然撒賴，不怕江湖上同道恥笑嗎？」皇甫華惱羞成怒道。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憑一封信說是我正義門所爲，皇甫幫主未免太武斷了。」

「廢話，多年來江湖上平安無事。自正義門出現，敝幫便首當其衝，不是你們還有誰？大丈夫做得出來便不怕承認。我看今天不用武是不行的了。」皇甫華掣出多年沒有用的金刀，左手抬起。身後各人也一齊拔出兵器來。

西門英獰笑道：「這是你黑衣幫上門惹事，自尋死路，可別怕老夫心狠手辣。動手！」

楓葉山莊實力原與黑衣幫仍有一段距離，但因黑衣幫勢力分散各地，部分高手留守總壇，而楓葉山莊則精銳盡出，此消彼長下，黑衣幫一時間也佔不上甚麼便宜。

只見一場大混戰，刀來劍往，血肉橫飛，慘叫聲此起彼伏，戰情之激烈令人心驚胆顫。

皇甫華與西門英互相對峙着，但神情卻是天壤之別。皇甫華怒目橫眉，咬牙切齒；而西門英卻氣定神閑，有恃無恐。

驀地，一藍袍老者帶領着廿餘名灰衣大漢，從外殺到，直撲場中，頓時形勢爲之大變。黑衣幫在人數上已落後，現楓葉山莊方面更添一批生力軍，即時陷入劣勢，只得負嵎頑抗，每人都奮不顧身，以一擋十。

皇甫華眼見形勢惡劣，悲憤交集，掄起手中金刀，便欲砍向場中，但見人影一閃，藍袍老者已一劍刺到。

皇甫華力貫金刀，使出賴以成名之「落英刀法」，「瞞天過海」、「追風逐月」、「掀天揭地」，一連三刀攻向老者。

藍袍老者手底下也不弱，只見他劍走輕靈，避實擊虛，劍演「海市蜃樓」、「春夢無痕」、「借花敬佛」連接三招，把皇甫華之攻勢一一化解。

「滄浪劍法！你是歐陽儉？」皇甫華大吃一驚，道：「想不到素負盛名的滄州一劍也不知自愛助紂爲虐。」手裏卻毫不放鬆，攻勢一浪接一浪般進襲藍袍老者。

場中情況對黑衣幫愈來愈不利，至今已有一半人倒下來，已餘下皎月、繁星、奔雷、閃電、疾風五堂正副堂主和部分身手較高的香主仍在咬牙力拚，但各人都滿身浴血，分不出是自己還是別人的，看情形他們負傷不輕，全軍覆沒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反觀楓葉山莊方面，雖然傷亡數字亦差不多，但餘下高手仍多，佔盡優勢。西門英眼看即將把黑衣幫精英一網打盡，不禁撫鬚微笑。

這時，一條黑影如鬼魅般飛上不遠處一株樹上，身形之快，令人瞠目。那條黑影夜行人裝扮，面披黑巾，只露出清如秋水的眼睛，正注視着場中的變化。

幪面人對着眼前的慘況，看不到神情的變化，亦不見有出手之意圖，似是對如斯慘劇，無動於衷，光是到來作一旁觀者。

事實上，幪面人心裏正天人交戰着，他原不願插手江湖恩怨，但因有鑒於黑衣幫雖屬道上幫會，但所作所爲，不失仁義，故不忍見他們毀於一旦。

只見幪面人眼眉一揚，如飛鷹般撲向場中，大聲疾呼道：「這是陷阱，黑衣幫衆兄弟速退，圖謀後策。」手裏卻半點沒有閑著，掌風過處，如狂風落葉，楓葉山莊中人紛紛倒下。

片刻間，幪面人已擊倒十多人，閃身躍到皇甫華與歐陽儉搏鬥處，大聲道：「皇甫幫主，請速照顧貴幫兄弟，我來對付此人。」說罷，五指箕張，直往歐陽儉手中劍抓去。

歐陽儉吃了一驚，想道：「你這是找死，我這劍雖非吹毛可斷、削鐵如泥，但也非一般利劍可比。不怕你練甚麼鐵布衫功夫，教你五指俱無。」眞氣直透劍身，一震一絞，震出劍花朶朶，意欲把幪面人手指絞斷。

那知道幪面人食、中二指一合，其餘三指向內一收，歐陽儉長劍已被挾着

，另有數縷指風直趨歐陽儉胸前襲到。

滄州一劍猜不到幪面人武功如斯高强，五隻手指比五把利劍還厲害；即時胸口中擊，眞氣潰散，心中一陣翻騰，長劍脫手，倒退十多步，口中一甜，噴出一口鮮血來。

西門英眼看總壇派來的護法歐陽儉在幪面人手裏一招便已受了重傷，大驚失色。一個箭步衝前，運足眞氣，當胸一掌便向幪面人劈去，西門英數十年功力，非同凡响，威猛强勁。

幪面人抛掉奪來之長劍，不閃不避，不慌不忙，隨手一掌擊出，這一掌看似輕柔無力，與西門英之奔雷般掌勢大相逕庭。但見西門英如中雷殛，蹬、蹬、蹬，向後一連退了七、八步方始站穩。

「皇甫幫主，還不下令撤退？你再不退我便不管了！」幪面人大喊道。

皇甫華方如夢初醒，急忙招呼手下撤退。這時，正作殊死戰的黑衣幫高手士氣大振，紛紛把敵人擊退，扶起傷者，奔向皇甫華身後。皇甫華向著幪面人拱手一禮，正欲開口，幪面人已搶先道：「閑話留待遲些才說，速退爲上，我來殿後，你們在前路上等我。」

楓葉山莊衆人眼看着黑衣幫羣雄離去，而幪面人仍屹立場中，一夫當關，衆人懾於幪面人武功神勇，已方主腦一重傷在地，另一在場呆立，胸口猶在起伏不停，皆不敢妄動，目送衆人離去。

幪面人轉首向剛才停身大樹一望，口裏聚語成絲道：「好戲已完，姑娘也該回去了！」

片刻後，大樹上跳下一纖小幪面女子，也是黑衣打扮，望了幪面人一眼，轉身往來路上奔去，輕功絕頂。

＊　＊　＊

「壯士大恩大德，皇甫華與黑衣幫同人沒齒難忘。敢問壯士高姓大名？可否賜見尊顏？」皇甫華率領着黑衣幫衆人，齊向從後趕上之幪面人施行大禮。

幪面人閃過一側，右手微拂，虛空托起皇甫華身子道：「在下不敢當此大禮，各位請起。不遠處有廢廟一間，暫且到那處略作休息，在下尚有些事情需要與貴幫主詳談，貴幫弟子也可藉此料理傷勢。」

破廟內，幪面人扯下面巾，竟是神秘莫測之狄雲，只見他向皇甫華拱手道：「在下金陵狄雲。」

「原來是狄公子！」皇甫華大訝道：「前些時風聞狄公子談笑間擊倒楓葉山莊及東方世家數大高手，還道是別人誇大其詞，今日目睹公子風采，實令在下佩服得五體投地。」

「幫主過譽了。」狄雲道：「有一件事尚請幫主先作心理準備。」

「甚麼事情？」皇甫華心頭一震，插口問道。

「正義門野心勃勃，敢情是企圖把貴幫作爲試刀石，一切行動早已部署，先行屠殺貴幫金陵分舵，再於楓葉山莊內埋有高手伏兵，等候貴幫前來，貴幫這次行動，未免過於草率。再者，總壇實力空虛，難免被人乘虛而入，在下預測貴幫總壇現已凶多吉少。」狄雲道。

皇甫華與衆人聽了，即時站了起來。

「現時着急已是太遲了，」狄雲續道：「但願在下估計錯誤。我看不若先行找點食物，並囑咐各人略事休息。」

「狄公子，這次老夫不察，墮入別人圈套，如不是公子仗義相救，後果實不堪設想。日後如有用得着敝幫之處，只需一紙相召，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皇甫華說罷，從懷中取出玉牌一面，送與狄雲，續道：「此乃敝幫信符，見牌如見幫主，日後公子如需敝幫弟子跑腿、送信等，事無大小，只需向各地分舵子弟出示便可。」

「幫主厚賜，實令在下受之有愧，但日後需貴幫協助之處甚多，在下先此致謝。」狄雲接過玉牌道。

「請問公子有何計劃？」皇甫華問道。

「在下原不打算插手江湖是非，如今既然已伸手管了，只好有始有終，與正義門周旋到底，看看他們有何企圖。但希望幫主及衆兄弟暫勿洩露在下的身份，使在下方便行事。」

「這個當然。」皇甫華道。

「幫主今次回總壇，如不幸已被正義門所滅毀，以小弟之愚見，可以暫時化整爲零，轉往暗處，再與正義門一決雌雄，但仍須避免正面衝突。如有可能，應與其他門派聯絡，共同進退爲上。」狄雲建議道。

「目前也只有這樣了，但願黑衣幫能逃過此劫！」皇甫華感慨萬千道。

片刻後，出外購物之弟兄已買回酒食，衆人經過一場血戰，均飢腸轆轆，即時狼吞虎嚥，大吃一頓。

酒醉飯飽後，皇甫華前來向狄雲辭行。

「天已漸黑，爲何不在此歇宿一宵，明早才起程呢？」狄雲訝聲問道。

「老夫心懸總壇安危，坐寢不安，意欲連夜趕路。狄公子大恩，皇甫華不敢言謝，如蒙不棄，他日與公子共謀一醉，就此告別。」皇甫華拱手道。

黑衣幫一行人剛離開破廟片刻，外面竟下起雨來，狄雲雙眉一揚，向廟外揚聲道：「玉鳳，妳既然不願回去，那就進來避雨吧，在屋頂很容易受涼的。」

一個幪面女子飄然而進，看身形打扮，正是剛才在楓葉山莊外躲在大樹上的女子，她注視着狄雲，聲音小得可憐，幽幽地道：「公子，你知道是賤妾？你是怎樣猜出來的？」

「月黑風高，有高床軟枕不睡，卻在荒山中受風吹雨淋，除了妳這傻女還有誰？況且，妳的眼神、身形，我一眼便看得出來，那還用猜？這裏沒別人，把那勞什子面巾除下來吧！」狄雲臉上那似笑非笑的神情又再出現。

狄雲這一番話把玉鳳數月來的憂鬱一掃而空，甜在心裏；一個懷春少女在心目中的情郎跟前是特別敏感的；此時，她心中暗忖道：「他竟然能夠一眼便能認出我來，這証明他心中確實有我的份兒。」想到這裏，高興得掉下淚來。

「妳怎麼了，是誰欺負妳了？」狄雲雖然浪跡風月場所甚久，但所接觸的，盡是風塵女子，對少女心事，畢竟所知不深，他道玉鳳不知受了甚麼委屈。

玉鳳略一搖首，直往狄雲懷中撲去，狄雲只得把她摟抱着，溫柔地撫着玉鳳頭上青絲，輕輕地道：「為甚麼不回去，有甚麼事嗎？」

玉鳳用小得不可再小的聲音說道：「難道沒有事便不能找你嗎？」她的頭深深地埋在狄雲懷裏，一對手緊地摟着他的後腰，似是恐怕略一鬆手，便會失去了他似的。

狄雲至此方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事實上，他對這楚楚可人、貌若天仙的玉鳳何嘗不動心，但他自知本身風流成性，用情不專，不敢誤了冰清玉潔的玉鳳一生，故年來對玉鳳總是若即若離，那知玉鳳卻一縷情絲放在把這放蕩不羈之花花公子身上。

狄雲輕輕嘆道：「唉，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玉鳳，妳這是何苦呢？」

玉鳳倚在狄雲懷裏，那陣陣男子氣息使她心神蕩漾，剛享受着那溫馨旖旎的時光，卻聽到狄雲所感歎的兩句詞，心裏一震，抬起頭來，問道：「公子，難道你一點也不喜歡我？」兩行清淚，已順腮而下。

狄雲原想施慧劍，斬情絲，但見玉鳳淚如雨下，楚楚可憐，終不忍推拒這痴情一片，只好說道：「傻丫頭，誰說我不喜歡妳了？如我不喜歡妳，又怎會常常到妳處呢？」英雄只怕淚來磨，狄雲終於軟化在無堅不摧的眼淚下。

玉鳳這才破涕為笑，撒嬌道：「那你為甚麼每次在我那裏停留片刻便離去？而在別處卻不到天亮也不願……」說到這裏，驀然臉上一紅，直透耳根，慌忙粉頸低垂，羞得再也抬不起頭來。

「傻丫頭，我第一次見到妳的時候，便知妳身懷高深武功，混跡風塵，必有深意，而且妳玉潔冰清，白璧無瑕，我又怎忍心唐突冒犯妳呢？」狄雲輕憐地摟着玉鳳道。

玉鳳臉上紅霞愈見鮮艷，垂首不語，雙手愈摟愈緊。狄雲續打趣地道：「況且我臉皮極薄，如冒昧求愛，一旦妳拒絕的話，老臉不知何處可放？那不是自討沒趣嗎？」

「你壞死了！」玉鳳嬌羞地說道：「只要你喜歡，我甚麼也願意。」這兩句話說得如蚊蚋般小，簡直幾乎聽不到。

「其實，我有甚麼好處呢？妳也知我這人喜歡拈花惹草，到處留情，放蕩不羈，終有一天，妳會後悔的。」

玉鳳抬起頭來，堅決地道：「我絕不後悔。娘曾對我說，天下奇男子，如獨佔會遭天妒，我不希望遭天妒，況且我亦不是醋娘子，不管你多少紅顏知己，我只求在你心裏佔一小部份，只要你對我好，不會拋棄我，便心滿意足了。」

「奇男子不可獨佔，那麼奇女子呢？也要與別人分享？」狄雲說道。

「奇女子之丈夫多鬱鬱不得志，少有善終。不過，你不用担心，我只是有容人之量，絕對不是奇女子，你絕不會招天妒的。」玉鳳笑道。

狄雲看見玉鳳臉上淚痕猶在，宜嗔宜喜的神態，軟玉溫香的軀體，令他心馳神蕩，禁不住輕輕吻在玉鳳那櫻桃小咀上。

情人的初吻，特別令人陶醉。玉鳳閉上雙目，雙手緊抓狄雲的背，丁香微吐，更令狄雲把持不住。

狄雲那雙手，初時在玉鳳背上輕輕愛撫，漸漸移至身前，在那高聳的玉峯上遊走著。咀上狂吻玉鳳香唇、香腮及耳珠。

玉鳳雖身在風塵，但守身如玉，手也沒被人觸及，那曾被人如斯愛撫過。雙峯上，耳珠上傳來陣陣說不出來的快感，令她全身酥輭，嬌軀輕扭。

狄雲原是沙場慣將，已順勢把玉鳳輕放地上，片刻間，玉鳳在迷惘中已羅襦輕解，衣衫盡褪。只見一個滴[illegible]酥，如白玉般的嬌軀已呈現眼前。

狄雲那雙手在這玲瓏浮凸的嬌軀上恣意愛撫着，咀巴吻上那飽滿高聳的玉乳，輕輕咬著，吸吮著那峯頂葡萄，更令玉鳳酥麻，口裏呻吟。狄雲那雙手更忙個不了，只見他尋幽探秘，但覺幽壑間已春水泛濫，遂盡褪衣履，挺身而上。

良久，呻吟聲、輕呼聲方停頓。

玉鳳輕睜雙目，桃腮微暈，猶自擁抱着狄雲，嬌羞地道：「相公，我整個人是你的了，希望你多加憐愛，我便心滿意足了。」

（未完．一）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張燈結綵迎娶　洞房合巹交杯

洛陽。

七里坡。

長坡的盡頭，有一棟巍峨、雄壯、高大、宏偉、呈「凹」字形的現代化建築，寬廣的院子裡，植滿了奇花異卉，雪白的圍牆上，還繪滿彩圖，畫的全都是大樓主人過五關斬六將，叱咤風雲的「豐功偉績」。

主人複姓西門，名小仙，因為是被一位姓張的老人扶養長大，所以又叫張小仙，偏名阿郎，外號萬能博士，頭腦好，點子多，精靈刁鑽，頗有點戴方帽者的架式。

提起阿郎來，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南西北，可謂家曉戶喻，人盡皆知，乃是鼎鼎大名，大名鼎鼎的知名人物（故事詳拙著「少年英雄傳」一書）身為白吃教的教主，開封白吃賭坊的大老闆，復兼任少林寺的榮譽掌門人，以及天竺波羅門的第十七代掌門人。與他的老搭檔多多、皮蛋、大笨牛、風頭極健，幾乎打遍天下無敵手，以小小的尚不足弱冠之年，便在武林中建立起牢不可破的霸主地位。

因而，使早年在江湖上流傳的那一首打油詩：「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細數天下英雄榜，一幫二堡三刀客」，現在已經改寫：「神偷賭仙道與僧，阿郎脚下齊稱臣，細數天下英雄榜，多多皮蛋大笨牛」。

然而，雖然功成名就，不可一世，却依舊改不了他們張狂、愛出風頭、吹牛說大話、好大喜功的毛病。

不是嗎？大樓的頂上，「白吃教」三個大金字，足有丈許見方，大是夠大，還塗了金粉，也夠氣派，字的本身則令人不敢恭維，歪七扭八的，難登大雅之堂，原來是阿郎、皮蛋、多多三人自己的「傑作」，並非名家手筆。

樓頂的正中央，插着一面白吃教的教旗，很簡單，一面丈二白布上，畫了一張大嘴巴，創作者是大笨牛，好吃的本性，躍然「旗」上。

他們眞會廢物利用，更會把握機會，自我宣傳，在樓下的石壁上，請人將他們四個人的肖像全部雕上去，小仙、多多、皮蛋、大笨牛，還煞有介事的在上面親筆簽名留念。

更絕的是，白吃教成立至今，不過才一年的光景，居然一點也不懂得謙虛、含蓄，在最顯眼的地方，闢了一間「史蹟館」，陳列的東西尤其是荒唐、可笑，連當初戲弄鴻儒學堂西席仇水閣的歪詩，邪僧不了從普陀山觀音大士座前偷來的金香爐，甚至從神偷賭仙，邪僧怪道等人身上闇下的毛毛草草，脫水「香腸」等穢物，亦堂而皇之的公開展示出來。

今天，對白吃教而言，是一個大日子，大樓落成啓用，正式開張營業，準備大幹特幹，創一番更輝煌更燦爛的事業。

場面好熱鬧，送禮的人絡繹不絕，字畫匾額，堆積如山，花牌花藍，直從山坡上排到山坡下。

小仙領導有方，白吃教發展迅速，這時已有徒衆近百，清一色全是年紀不

大的青年軍。大家都穿着嶄新的白吃裝——藏青色的緊身衣，長褲，足履長統馬靴，頭戴白色帽子，胸前有兩排金黃色的銅扣，排扣的中間，上面是幾朵飄浮的白雲，象徵「白」字，下面畫着一張嘴，嘴巴大張，頗有吞鯨食象的架勢，合起來正好是「白吃」的意思，比空中少爺還要神氣三分。

在教主張小仙，副教主千面女郎錢多多，總護法馬屁大王皮蛋，刑堂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以及首席香主空空的指揮下，忙前忙後，忙裡忙外，忙得一塌胡塗，也忙得樂，忙得爽！

鴻儒學堂的同學，如阿雄阿珠等人，又露了一手集體「蹺課」的絕活兒，來此義務勞動。

凡是來送禮的朋友，接待的人總不忘交代一句：「明天請早！」因爲明天另有壓軸好戲，小仙與多多要拜堂成親。

「明天請早！」

「請闔第光臨！」

「最好扶老攜幼！」

「可以帶親戚朋友來！」

「歡迎帶左隣右舍來！」

「最好自備水桶！」

「吃不完提着走！」

「不醉不散！」

「不醉不歸！」

什麼人玩什麼鳥，什麼樣的教主，就會調教出什麼樣的教徒來，類似這種張狂的言語，在白吃教內隨處可聞。

毫無疑問，對白吃教而言，這是一件天大地大的大事，自然要隆重剪綵，好好的慶祝一下。

綵帶早已掛好，從南樓直達北樓，足足用去五六匹紅綾，一共紮了十個綵球，準備要請十個人來共襄盛舉，再創一個武林新記錄。

剪綵者自非名流莫屬，除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自己四人外，還請了丐幫的太上幫主老蓋仙洪五爺、三絕婆婆、阿郎的父親西門豪、母親公孫鳳、多多的父親，阿郎的丈人爸大刀錢四海，以及大笨牛的母親天魔女秋水寒。

可是，洪五爺、三絕婆婆、錢四海俱已到達，西門豪、公孫鳳與秋水寒却遲遲未到。

老蓋仙洪五爺皺一下眉頭，對阿郎道：「小兄弟，你老爸跟老娘在搞什麼鬼，怎麼至今未到，可知他們現在身在何處？」

阿郎不假思索，馬上答道：「正在蜜月旅行的途中。」

洪五爺冷然一哂，瘋言瘋語的道：「赫！這可鮮，兒子都這麼大了，眼看就要做公公婆婆，甚至爺爺奶奶了，還去渡蜜月？」

三絕婆婆是公孫鳳的乾媽，忙道：「豪兒和鳳兒，命運坎坷，好不容易才結成夫妻，補渡一次蜜月也是應該的

老蓋仙一句口沒遮攔，亂「蓋」世了，道：「白吃教的開壇大典，事非等閒，小兄弟的終身大事更是非得他二人親自出面主持不可，再『蜜』也不該將這麼大的事情給『蜜』忘吧？」

阿郎一本正經的道：「前不久，我爹還托人帶來口信，一定會準時來七里坡。」

洪五爺昂着首望望天色，道：「事實上現在已經誤點了。」

大笨牛天性心直口快，立道：「可不是嗎，我看不是被人綁票，就是發生災難。」

皮蛋瞪了他一眼，沒好氣的道：「呸呸呸！童言無忌，童言無忌，你不開口，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大喜的日子裡，少說喪氣話。」

三絕婆婆「咦」了一聲，道：「咦，大笨牛，你娘怎麼也沒有來，你們母子不是一道來的？」

大笨牛道：「苗彊那個鬼地方，鳥不生蛋，狗不拉屎，住不到一個月，一聽說阿郎跟多多要結婚啦，就先一步離開天魔教，我娘隨後就到，一定會帶來很多賀禮的。」

洪五爺再度看一下天色，正容道：「我看不必等啦，現在吉時將過，咱們不妨先剪綵，明日嫁娶之事必須早作準備，這樣耗下去也不是辦法。」

大刀錢四海立即隨聲附和道：「是啊，是啊，我們父女耗在此地，什麼事也辦不成。」

事實如此，急也無用，阿郎心意三轉而決，當即七人一字排開，是老蓋仙居中，三絕婆婆、皮蛋、大笨牛在右，錢四海、阿郎、多多在左，大剪刀一張，「卡察」一聲，剪斷綵帶，完成了剪綵大典。

「劈哩啪啦！」

「劈哩啪啦！」

白吃教的徒衆，隨即點燃鞭炮，放起煙花來。

「白吃教萬歲！」

「阿郎教主萬歲！」

「多多副教主萬歲！」

「皮蛋總護法萬歲！」

「大笨牛堂主萬歲！」

「萬歲！萬歲！萬萬歲！」

「萬歲！萬歲！萬萬歲！」

炮聲隆隆，煙硝瀰漫中，衆教徒如瘋似狂，亂吼亂叫，陷入一片狂熱的慶祝熱潮中。

就在此刻，負責收禮物的阿雄，却突然在那邊大聲嚷嚷道：「號外，號外，這裡有爆炸性的大新聞。」

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一個箭步便衝過去，同聲追問道：「是什麼大新聞？鮮不鮮？怪不怪？」

阿雄不及開口，阿珠搶先道：「鮮啊，怪哪，太陽從西邊出來啦，臭水溝居然送禮來啦。」

鮮！的確鮮！怪！也的確怪！仇水閣恨阿郎入骨，報復猶惟恐不及，不可能送禮來，多多疑雲滿面的道：「阿雄，你沒有搞錯吧，這是不可能的事。」

阿雄以肯定的語氣道：「沒有錯，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西門小仙大搖其頭道：「怪哉，臭水溝到底在搞什麼飛機？」

阿珠道：「許是已改過向善。」

大笨牛道：「或者是改邪歸正。」

皮蛋道：「甚至可能是良心發現

啦。」

多多道：「禮物在那裡？」

阿雄將禮物取過來，道：「可能是一塊匾。」

皮蛋道：「快打開瞧瞧。」

話是多餘，阿郎已三把兩把，將外面的包裝紙撕掉。

果然是一塊匾，上書「小仙先生，多多小姐，結婚誌慶」中間是兩個大字：「因受」，下書：「仇水閣敬賀」，還蓋了一個大紅印。

大家有目共睹，認得是仇水閣的親筆沒錯。

但是，多數人對「因受」二字是什麼意思，卻是彷若鴨子聽雷——不知道。

大笨牛傻呼呼的道：「恭喜老大，賀喜老大。」

通！阿郎屈指在大笨牛頭上敲了一個爆栗子，怒沖沖的道：「媽的，你知道『因受』二字的意思嗎？」

大笨牛搖頭道：「不知道。」

「不知道爲什麼要亂賀一通？」

「老師送的，大概不會錯吧？」

「錯！錯！錯！一路錯到底，你知道嗎？那個臭水溝罵人不帶髒字，殺人不用刀子，他在作文字遊戲，存心消遣本教主。」

盛怒之下，立將牌匾搗毀砸爛，扔在地上還踩了好幾脚，吐了幾口口水後，又自語道：「你娘，臭水溝，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本教主保証會加倍奉還！」

皮蛋道：「小仙，你懂得『因受』的含義？」

阿郎怒道：「奶奶的，臭水溝是文抄公，他是抄襲別人的。」

小和尚空空道：「因受二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嘛？小僧讀書少，有看沒有懂，快請教主揭開這個悶葫蘆吧。」

張小仙沉吟一下，振振有詞的道：「以前有一位名士去逛窰子，遇上一位名妓，名妓對這位名士的大名十分仰慕，要求他題幾個字送給她。名士當即一口答應下來，不久便差人送來一塊匾，上面寫的就是『因受』二字，由於名士的名頭太大，名妓高興得不得了，特別在香閨內選了一個最顯眼的地方掛起來。

「孰料，事隔未幾，被一位文士看到，一語道破，名妓氣個半死，立將匾額取下，付之一炬。」

多多焦急的問道：「那位文人怎麼說？」

阿郎文縐縐的道：「那位文士說：『因受』者乃無『心』的『恩愛』也！」

皮蛋驚「哦」一聲，道：「娘哩，『因受』各加一個『心』字，可不正是『恩愛』，分明是在罵妓女生張熟李，虛情假意，毫無『恩愛』可言，臭水溝這倘老小子好毒，挑明罵了阿郎跟多多是薄情夫妻。」

大笨牛破口大罵道：「他媽的，換句話說，也等於在罵多多是個出賣靈肉，玩弄感情的應召女郎。」

小和尚空空補充道：「這樣一來，我們偉大而又仁慈可愛的阿郎教主，豈不變成一個喜歡拈花惹草，到處留情的嫖客啦。」

最氣最怒的首推多多，跺着脚，咬牙切齒的嗔怒道：「卑鄙！無恥！加下流！可惡！可惱！復可恨！臭水溝啊臭水溝，咱們師生情份已盡，從此與你勢不兩立。」

空空道：「對，量小非君子！」

大笨牛道：「對，無毒不丈夫！」

皮蛋道：「對，能忍則忍，不能忍就挺身而出，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阿郎轉對阿雄道：「阿雄，東西是誰送來的，走了沒有？」

指着一位傻裡傻氣的，正在全神貫注，四處欣賞白吃大樓的壯麗建築的少年，阿雄道：「吶，東西就是這個傻小子送來的。」

大笨牛的動作好快，第一個長身迎上去，拍一下少年的肩膀，神氣活現的道：「朋友，怎麼樣？這一棟大樓棒不棒？」

少年起先嚇一跳，微頓始道：「棒，棒極了，氣派壯觀，華麗別緻，洛陽城首屈一指，再也找不到第二棟。」

小和尚空空神秘兮兮的道：「喜不喜歡？」

少年聽不懂他的意思，含混其詞的「嗯」一聲，沒有答腔。

皮蛋語冷如冰的道：「喜歡就住下來吧，準備火葬？還是土葬？」

現在，少年懂了，嚇得面無人色，硬着頭皮叫道：「你們白吃教原來是一羣小流氓，幹嘛，要殺人哪？」

阿郎雙眼一瞪，道：「殺人未必，脫一層皮恐怕是免不了！」

少年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幾步，惶急的聲音道：「你們想幹什麼？」

皮蛋、空空、阿雄、阿珠、大笨牛一陣疾走，將他包圍起來，多多一揚柳眉兒，冷聲道：「不幹什麼！想先問你一句話，跟臭水溝是何關係？兒子、侄子？或是——」

少年道：「毫無關係。」

阿郎一愣，道：「什麼？毫無關係？既非臭水溝的子侄，爲何幫他送禮物來？」

少年這時才弄清楚是什麼回事，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道：「我是一家裱褙店的夥計，仇老夫子送來一幅字，叫我們裱，並且順便送來白吃教，如此而已。」

大笨牛「哦」了一聲，道：「天壽啊，既然如此，何不及早表明身份，害得咱們白忙一場，未能活動一下筋骨。」

張小仙取出一塊碎銀子來，丟過去，道：「朋友，勞你的駕，帶幾句話給臭水溝如何？」

夥計見錢開眼，轉懼爲喜道：「好啊，公子有何言語，儘管吩咐就是。」

阿郎拉着多多的手，不疾不徐的道：「告訴他，厚賜敬領，已將匾額交掛在洞房之內，我們夫妻萬分感激，明日的喜宴，無論如何要請老夫子來喝一杯。」

多多補充道：「最好是將老婆孩子全帶來。」

大笨牛亦道：「我們保証會熱烈招待。」

皮蛋道：「一定會給他留下一個最美

最美的美好回憶。」

空空道：「說不定還會帶很多很多珍貴的紀念品回去。」

夥計頻頻頷首應是，揮手告辭。大刀錢四海也在那邊招手道：「多多，我們父女也該回去了，明天就要做新娘子，許多事情必須早作料理。」

多多諾應一聲，含情脈脈的瞟了阿郎一眼，對皮蛋等人道：「明兒見。」

大笨牛胡言亂語道：「乾脆別回去算啦，反正明天還要娶回來，何必徒勞往返。」

皮蛋道：「是嘛，勞師動衆，敲鑼打鼓的，多麻煩。」

空空也趁機猛吃豆腐：「就是說嘛，洞房早已佈置妥當，何不及早『開張』，就地『營業』，也好『早生貴子』，然後再『上車補票』。」

多多却不同意，正經八百的道：「不行，結婚是人生大事，一定要坐着大花轎，吹吹打打的抬回來，這樣才風光，才不會破壞咱們白吃教清純美好的形象。」

話完，已至老父身邊，與錢四海攜手向門外行去。

阿郎多情的說：「親愛的，明兒見。」

皮蛋胡說道：「多多，我們在洞房裡等妳。」

大笨牛瞎扯道：「多多，我們在牙床上候駕。」

小和尚空空戲謔道：「多多，明天要妳好看！」

* * *

張燈結綵。

鑼鼓喧天。

吹吹打打的去。

吹吹打打的回。

終於，阿郎與多多，這一對被武林中人目爲金童玉女的佳偶，在萬千親朋友好的祝福聲中結爲夫妻，坐着兩頂大花轎，敲鑼打鼓的，從洛陽錢家，抬進七里坡白吃教。

新郎，新娘都是名人，來賀的賓客亦非泛泛之輩，有江湖巨擘，賭國豪客，也有政界大官，商場大亨，可謂官蓋雲集，盛況空前。

湊熱鬧參觀的人更多，幾乎是萬人空巷，驚動了整個洛陽城，擺下了一百席流水席，依然人滿爲患，供不應求。

遺憾的是，大笨牛的母親天魔女秋水寒沒來。

阿郎的雙親，多多的公婆，西門[illegible]、公孫鳳未到。

鴻儒學堂的教席，新郎與新娘的[illegible]師」，仇水閣一家人亦未闔第光臨。

不得已，只好由老蓋仙洪五爺、[illegible]三絕婆婆權充家長，大笨牛客串司儀，[illegible]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illegible]入洞房」，以及震耳欲聾的炮竹聲中，[illegible]成大禮，一對新人，手拉着手，踏着紅氈，走進洞房。

從晨至暮，白吃教廣場上的流水席從未間斷，賀客固然熱情招待，參觀的羣衆一視同仁，許多洛陽方圓百里內的苦哈哈，亦皆聞訊扶老攜幼而來，熱鬧的景況，比當年在開封開救濟大會時猶有過之。

吃啊，喝啊，有些人還帶着走。

爽啊，棒啊，大家皆興高采烈，樂不可支。

而此刻，則是宴會的最高潮。

因爲，新郎西門小仙已經開始敬酒。

這小子眞絕，大喜的日子，依然是那一套標準「教服」白吃裝，而且豪興不減，一杯一杯的猛往下灌，害得陪伴他的老蓋仙與三絕婆婆直喊吃不消。

祝賀的言詞，同樣轟得阿郎雙耳發麻。

「小仙教主，恭喜恭喜啊。」

「郎才女貌，珠聯璧合。」

「琴瑟和鳴，愛河永浴。」

「祝你們新婚快樂。」

「祝你們早生貴子。」

「……」

「……」

好不容易熬完了九十九桌，還剩下最後一桌，却也是最難過關的一桌。

這一桌的仁兄仁姐，都不是省油的燈，阿雄、阿珠、空空、皮蛋、大笨牛，還有丐幫幫主八臂神猿司徒雷等人，企翹已久，阿郎一到，大笨牛首先轟出第一炮：「我抗議，嚴重抗議，新娘子多多爲何不出面敬酒，可是看不起我們這些老朋友，存心怠慢？」

三絕婆婆搶先說道：「此地的風俗，新婚之夜，新娘子不能公開露面。」

皮蛋不依道：「哼，老頑固，什麼時代了，還講風俗，況且江湖兒女根本不作興這一套，出來，叫她出來，不然，咱們就將新郎官押起來，叫他入不了洞房，上不了床。」

空空也趁火打劫道：「對，押起新郎官，就辦不成事了，叫她一個人獨守空闈，乾着急。」

阿郎陪着笑臉道：「拜托拜托，別這麼兒好不好，本來我們夫妻倆曾有協議，要打破傳統，開創先河，一起出面敬酒，怎奈多多勞累過度，身體不適，才臨時取銷的。」

「喲！」阿珠噘着小嘴嬌聲道：「好恩愛，好親熱啊，還沒有圓房就這麼體貼，眞正羨煞人也。」

皮蛋倒打一耙，粗聲大氣的道：「阿珠，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幹嘛要羨慕別人，既然心癢難耐，不甘寂寞，乾脆嫁了算啦，反正有現成的新郎官，阿雄巴不得早日成親，用不到別人拉皮條，亦無須登報徵婚。」

目標轉移，大家都拿阿珠尋開心，空空也亂開黃腔：「新房也有現成的，阿郎多多睡床上，你們睡床下，大家一起來，『那個那個』。」

大笨牛的話更缺德：「如果阿雄臨陣退却，不肯應戰，我大笨牛大人大量，大慈大悲，可以免費服務，挺身代打。」

阿珠差點沒氣昏，怒不可當的道：「死皮蛋，臭空空，沒有良心的大笨牛，你們什麼意思嘛，要窩裡反？自相殘殺？請不要搞錯對象，我們的目標是新郎與新娘子。」

一語提醒夢中人，皮蛋大呼小叫道：「是啊，是啊，咱們的目標是阿郎跟多多，怎麼炮口一轉，把可憐的小阿珠給轟上床去了。」

大笨牛不以爲然，道：「新娘子不上場，新郎單『槍』赴會，陽春麵，不帶葷腥，有什麼好鬧的。」

阿雄道：「笨啊，咱們不會主動出擊，衝進洞房去鬧？」

小和尚空空呼地站了起來道：「不錯，咱們可以去鬧洞房，非要鬧得新娘子逃無可逃，避無可避，屁滾尿流，無法招架不可。」

「對，鬧洞房去！」

「給多多好看！」

「叫阿郎出醜！」

「鬧個天翻地覆！」

「鬧個鷄犬不寧！」

「衝啊，衝！」

「殺啊，殺！」

乖乖這那是在鬧洞房，簡直是在上戰場，眼看夜幕已降，華燈初上，正是鬧洞房的好時機，亂吼亂叫聲中，大家殺氣騰騰的衝進白吃大樓，殺進洞房去。

* * *

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此乃人生四大樂事。

今晚，正是阿郎與多多最歡樂的時刻。

但是，氣氛却顯得十分緊張，眨眼工夫新房便告大爆滿，擠得水洩不通，皮蛋、空空、阿雄、阿珠、大笨牛動作最快，坐在最靠近阿郎、多多的地方。

老蓋仙洪五爺與八臂神猿司徒雷的動作也不慢，跟他們坐在一起。

後面坐位已滿，只好買站票，還有買掛票掛在窗框上的。

有白髮蒼蒼的老頭，有渾沌未開的稚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家皆來勢洶洶，有志一同，要給阿郎、多多好看，大鬧特鬧一通。

情況實在太熱烈，面對這麼多「暴民」，連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張小仙都嚇傻了，原先戴在胸前的一朵大紅花早已不知去向，額角冷汗直流。

多多更是呆若木鷄，一動不動的坐在床沿上。

只是，她此刻依舊身穿霞帔，頭戴鳳冠，上面還蓋着一塊大紅「蓋頭」，將一張臉全部遮起來，看不見她的表情如何。

有人費了好大的力氣，打開半扇窗子，探進來半個頭，是三絕婆婆，大聲吆喝道：「喂，你們鬧洞房不是這樣鬧法，房子都快要爆炸了，老的小的都出來，其他的人也要有分寸，意思意思就可以了，讓他們小倆口早點休息。」

老蓋仙向來胡說八道慣了，首先提出異議：「讓他們早點休息？哼，門兒也沒有，今天晚上誰也別想上床去睡大覺。」

三絕婆婆馬上還以顏色：「老乞丐，都七老八十的人啦，身爲長輩，也來鬧洞房，也不怕笑掉別人的大門牙。」

洪五爺已有八分酒意，醉言醉語的道：「誰敢說叫化子老，十八歲的大姑娘嫁給我，照樣可以鴛鴦戲水，何況阿郎與我兄弟相稱，是平輩，爲什麼不可以來鬧洞房？」

小和尚空空道：「對的，對的，洞房三日無大小，老頭可以偷閒學少年，小孩也可以裝佯扮大人，今夜是非鬧不可，天王老子也管不了。」

大笨牛隨聲附和道：「既然連天王老子都管不了的事，妳三絕婆婆也無權過問，要鬧就進來，大家一起鬧，不鬧就去睡覺吧，別影響了我們的情緒。」

他這話兒甫落，別人也跟着瞎起鬨，你一言，我一語，羣情激憤，衆怒難犯，直至將三絕婆婆攆走爲止。

三絕婆婆一走，多多立即成爲大家進攻的目標，皮蛋逗笑道：「小仙嫂，聽說女人一生之中，有兩個時候最漂亮，不知是也不是？」

多多不會開腔，阿雄追問道：「是那兩個時候？」

皮蛋道：「一是洞房花燭夜，一是大腹便便時。」

小和尚空空道：「可惜被『蓋頭』遮着，咱們欣賞不到。」

大笨牛呼地站了起來，道：「我來掀！」

可不是空口說白話，當眞伸手去掀。却被老蓋仙及時阻住了，道：「傻小子，別亂來，照規矩，新娘子的蓋頭應該由新郎官來掀，你算老幾。」

皮蛋斜乜着眼，笑對阿郎道：「那就自動一點吧，別在廁所裡丟石頭——引起公憤。」

阿郎亦有此同感，想看一看多多此刻的俏模樣，當下不假思索，便去揭多多的蓋頭。

孰料，被多多閃開了，還咬着阿郎的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

大笨牛睹此情狀，甚爲惱火，大呼小叫道：「老大，快動手呀，好花要大家共賞，一個人獨看多乏味。」

阿郎堆下一臉的笑容道：「對不起，不是多多不肯露臉，實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皮蛋好兇：「有什麼苦衷？你們剛才說了什麼悄悄話？要公開，不要給臉不要臉。」

張小仙小心翼翼的道：「人太多，天又熱，多多的新娘化粧遭到洪水冲刷，全變了樣兒，見不得人。」

阿雄道：「大花臉也沒有關係，反正醜媳婦遲早要見公婆。」

張小仙道：「不，愛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多多不願意破壞美好的形象。」

大笨牛聞言火冒三丈：「豈有此理，莫名其妙，見不到新娘子的面，還鬧什麼洞房，掃興！沒趣！加煞風景。」

性喜消遣別人的阿郎，現在成爲大家消遣的對象，字斟句酌的道：「那要怎麼樣大家才覺得不煞風景呢？」

皮蛋鄭重其事的道：「馬馬虎虎，青青菜菜，起碼得親一親，摟一摟，抱一抱。」

阿郎跟多多商量了老半天，才忸忸

怩怩的，半推半就的，摟一下她的纖纖細腰，提起她的小手來親了一下。

小和尚空空大爲不滿，道：「哼，不痛不癢，沒意沒思，差勁！吝嗇！親一個嘴也不會少掉一塊肉。」

「好，叫他們親一個嘴！」

「不親嘴咱們就不走啦！」

「不但不走，還會揍人！」

「甚至還會放火燒房子！」

大夥又開始鼓噪，吼叫的聲音震耳欲聾。

情勢如此，阿郎別無選擇，多多也別無選擇，猶豫再三後，終於伸出春筍般的玉手來，掀起蓋頭一角，露出一張紅噴噴的小嘴來。

阿郎不禁爲之心頭一震，擺出一個優美的姿勢，嘟啜着嘴唇，往上一湊，骨！的一聲，親吻了多多一下。

「好漂亮的小嘴兒。」

「宛若櫻桃一點紅。」

「我要親一下！」

「我也要親一下！」

「大家有福同享嘛！」

這一羣傢伙眞邪得可以，光看不過癮，還想披掛上陣，親自品嚐一下新娘子香吻的甜美滋味。

口說不算，立即付諸行動，空空、阿雄、皮蛋、大笨牛等人立將嘴巴湊過去。

無理的要求，自然被打了回票。

阿郎怒容滿面的罵道：「媽的，亂來，亂來，你們簡直太不像話了，這種事怎可有福同享？」

挺身而出，全力護花，硬是將這幾個色情狂逼回原來的位置去。

同一時間，多多亦將蓋頭放下。

不過，多多算是一位很大方的新娘子，臨去秋波，聊勝於無，就在放下蓋頭前的那一刹那，給了大家一個飛吻。

「啊！好香啊！」

「哇呀！好棒啊！」

「嘿！好爽好爽啊！」

歡聲雷動，高潮迭現，洞房內的情緒已達到沸點。

待吼聲稍稍平歇，皮蛋忽然大吹法螺道：「新郎是才子，新娘是才女，咱們也都是有身份有學問的社會名流，別再玩這些瞎胡鬧的低級玩意吧，換換口味，玩點高級的遊戲如何？」

小和尚空空道：「什麼高級遊戲？」

皮蛋胸有成竹的道：「作詩好啦。」

阿雄道：「好啊，用詩句來耍一耍新郎新娘，一定有趣又好玩，就怕大笨牛不同意。」

大笨牛馬上提出異議：「哼，別狗眼看人低，俺大笨牛雖然讀書不多，在苗彊也曾喝了墨水好幾斤，作詩就作詩，誰怕誰呀。」

事情就這麼決定，由於主意是皮蛋出的，大家一致公推他打第一炮，放第一槍。

皮蛋才思敏捷，很快便想出了一首打油詩，當衆朗誦出來！

多多門已開

郎哥快進來

小眼對大眼

棒槌對窟窿

夠黃，也夠粗俗，却博得全場一致的采聲，老蓋仙洪五爺品評道：「好，不賴，有兩把刷子，好一個『小眼對大眼，棒槌對窟窿』，有色有味，辛辣夠勁！」

第二個是阿雄，不久亦告詩成唸出：

玉戶門已開

和尚敲門來

凸矛對凹盾

妙口吞長槍

洞房內響起一片掌聲，洪五爺再度品評道：「讚，盾者洞也！『凸矛對凹盾，妙口吞長槍』乃妙絕好詩，『和尚』二字尤其具有象徵意義。」

大笨牛傻里傻氣的道：「老哥哥，俺有聽沒有懂，和尚二字有何象徵意義？」

老蓋仙拍一下他的腦袋，又抓住小和尚空空的頭，道：「傻蛋，連這個也不懂，難怪會被你老婆休夫，我問你，和尚的頭上有沒有毛？」

「沒有啊。」

「你那位『小兄弟』的頭上有沒有毛！」

「那一位『小兄弟』？」

「嗨，眞笨，就是你褲襠裡的那位夥計嘛。」

「哦，原來如此，沒有毛，一點毛也沒有。」

「阿雄詩裡的和尚，就是代表那位『小兄弟』，懂不懂？」

「懂啦，懂啦，俺的詩也作成啦。」

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大笨牛當眞話落詩成，瑯瑯出口：

玉戶門已開

和尚敲門來

狂蜂採蜜甜

暴雨襲香花

掌聲不多，捧場的人還是有，洪五爺評頭論足道：「雖然前兩句是偷人家的，該打屁股，但後兩句『狂蜂採蜜甜，暴雨襲香花』，亦堪稱佳句，頗具功力。」

輪到小和尚空空了，搜腦煎腸，搔耳抓腮，許久許久，始成詩出爐：

色字頭上一把刀

小僧敢想不敢瞧

雌雄大戰好可怕

阿彌陀佛我的媽

費時雖久，年歲亦小，却韻味十足，甚是傳情，獲得全場一致的讚譽。

空空之後，再也無人接續，登時停頓下來。

大笨牛指着阿珠吼道：「喂，該妳啦，別裝孫子。」

阿珠瞟了阿雄一眼，嬌嗔道：「人家不會作詩，棄權啦。」

皮蛋眼一瞪，道：「不行，不作詩就取銷妳鬧洞房的資格。」

阿珠無奈，只得挺身迎戰，不多一會工夫，便作成一首打油詩曰：

洞房賀客盡高朋

儂本無才那會吟

借用東坡詩一句

醜妻惡妾勝空幃

大笨牛道：「好個丫頭片子，胆敢罵多多是醜妻惡妾，除非妳一輩子不結婚

，否則，她準會連本帶利加倍討回來。」

阿珠理直氣壯的道：「我本來就是一個獨身主義者，不羨鴛鴦只羨仙。」

皮蛋跟她大唱反調：「哼，信口開河，言不由衷，妳要是心裡面沒有想男人，就不會和阿雄勾勾搭搭，如果當眞不羨鴛鴦只羨仙，就該落髮爲尼修道去。」

小和尚空空大驚小怪的道：「慘啦，慘啦，妳若是落髮爲尼，阿雄哥準會遁入空門去當和尚。」

大笨牛的看法則與衆不同：「不慘，不慘，和尚配尼姑，近水樓台，門當戶對，這樣更方便。」

玩笑歸玩笑，很快便言歸正傳，丐幫幫主八臂神猿司徒雷，在大家的催促作弄下，也被迫吟詩一首，當衆宣讀出來：

閒來無事亂打油
打開洞房戲春遊
新郎新娘床上坐
姻緣全是前世修

這是一首最工整，最不帶黃腔的打油詩。

事實上，司徒雷乃是老蓋仙的徒弟，阿郎與洪五爺兄弟相稱，他這個晚輩，他實在不敢在小師叔的面前亂開黃腔。

該作詩的人都作過了，喜笑怒罵，不一而足，只有老蓋仙洪五爺還沒有作品發表，皮蛋道：「老哥哥，自動一點，不要叫人家催，催就不好意思啦。」

洪五爺道：「老頭老矣，頭腦魯鈍，只有酒興，那來詩興，饒了我吧。」

大笨牛臉一沉，道：「不饒，不饒，不作詩就滾出去，這兒都是文人雅士，沒有凡夫俗子立足的地方！」

「媽的，這小子眞自命不凡，什麼時候也變成文人雅士了，不禁激起了老蓋仙的萬丈豪情，口沫四濺的道：「奶奶的，老虎不發威，你把我老人家當成病貓了，作詩就作詩，有什麼了不起！」

眉頭一皺，眉毛一翻，比歷史上七步成詩的曹子建還要快，馬上吟詩一首：

郎才女貌騙人的
豺狼虎豹最相宜
千嬌百媚蓮花洞
匹馬單槍闖重圍

皮蛋聽畢猛鼓掌，直着嗓門嚷嚷道：「好，好詩，好一個千嬌百媚蓮花洞，那地方一定景色秀麗，美不勝收。」

大笨牛也讚口不絕的道：「妙，妙極了，好一個匹馬單槍闖重圍，那地方一定機關重重，戒備森嚴。」

小和尚空空傻里傻氣的道：「讓咱們瞧一瞧，試一試，想必好看又好玩。」

老蓋仙啐道：「寡婦死了兒子，你小子這一輩子是沒指望啦，除非還俗不再當和尚。」

好色的空空，才多大，便見色心癢，春心大動，立道：「各位，我現在就宣佈辭職，不再幹和尚了，你們那位家裡有漂亮的姐妹，別忘了給我介紹介紹。」

皮蛋道：「你想得倒美，和尚辭職，那有這麼方便，說不幹就不幹。」

小和尚空空道：「那要怎麼樣才算是正式還俗？」

大笨牛胡言亂語道：「起碼要得到你的師父允准，在祖師爺靈前上香膜拜，長跪三天三夜，正式除名後才算數。」

空空頹喪着臉，道：「可是，我師父不了和尚已經死翹翹，怎麼辦？」

皮蛋故意吊他的胃口：「那你只好當一輩子和尚，休想鴛鴦戲水，比翼雙飛，看不到蓮花洞，也不必單槍匹馬闖重圍！」

空空恨得牙癢癢的，跺脚道：「衰！衰！眞他媽的衰透啦，一失足成千古恨，看來這一輩子是跟女人絕緣啦。」

大笨牛道：「那也不見得，做個花和尚，參參歡喜禪，到處打打野食的機會還是很多。」

大家五味雜陳，談笑風生，不知不覺間子夜已過，却害苦了做新娘的多多，累了一天不算，現在又罰坐這麼久，實在有點吃不消。

新郎阿郎也好不到那裡去，性喜消遣他人、娛樂自己的他，此刻登時成爲別人逗耍的對象，心裡同樣覺得不是味兒，恨不得這羣惹人厭的傢伙，早點滾蛋，早點上床抱老婆去也。

就在這個時候，救星來了，三絕婆婆又出現在門口，嘀咕道：「好啦，好啦，鬧洞房也要有個分寸，你們有完沒有完，再鬧下去就要天亮啦，人家小倆口如何圓房？」

大笨牛道：「沒有關係啦，今夜不圓明夜再圓嘛，反正名份已定，品質良好，早用晚用都一樣。」

三絕婆婆又不悅道：「渾小子，少拿肉麻當有趣，再胡說八道，小心新郎新娘找你加倍討回來。」

小和尚空空道：「哼，洞房三日無大小，鬧得越兇越富貴，小和尚這一生不會討老婆，這筆帳他們永遠討不回。」

阿郎告饒道：「請各位高抬貴手，今夜就到此爲止吧，有興趣歡迎明天再來。」

皮蛋吼道：「今夜有今夜的節目，明天有明天的戲碼，不要混爲一談，你猴急什麼，天還沒亮哩，好戲尚未登場。」

一直未曾開口的多多，打了一個呵欠，嬌聲道：「哎呀，你們眞會整人，到底還有那些節目未完，快睏死啦。」

阿郎補充說：「千萬拜託，可否請濃縮一下，化繁爲簡？」

大笨牛想了想，跟皮蛋交換一個眼色後道：「老朋友啦，也可憐你們，來個七折八扣特價大優待，只要一人作一首洞房趣詩，而且獲得大家的一致通過，就放過今夜，讓你們上床去『妖精打架』。」

多多是才女，作詩乃小事一樁，當然難不住她，不多一會工夫，便鶯聲燕語般朗讀出來：

洞房之夜燭影搖
人生最樂是今宵
可憐織女河邊望
快放牛郎渡鵲橋

眞不愧爲是才女，合仄押韻，無懈可擊，搖、宵、橋三字韻脚用得甚是貼切。

而且，將她此刻的心境赤裸裸的現顯出來，尤其令人激賞，堪稱是一首十分傳神的好詩。

老丐仙笑呵呵的道：「馬馬虎虎，青菜豆腐，姑且放妳一馬，算妳過關啦。」

阿郎這小子是天才，是萬能博士，作一首打油詩是大才小用，洪五爺話甫落地，便當衆唸出來：

春宵一刻值千金
劍拔弩張戰不成
牛郎織女聲聲罵
老狗小狗快快滾

好，好詩，雞蛋裡挑不出骨頭來。

妙，妙詩，豆腐裡挑不出魚刺來。

三絕婆婆也受到他們的感染，語帶風趣的道：「罵得好，罵得妙，罵得呱呱叫，你們若是再死皮賴臉的不肯走，休怪我老太婆要老狗小狗一起打！」

可不是說着玩，當眞取來一根棍子，闖進來，作勢欲打。

洞房之內，頓時大亂，大家紛紛走避，一霎時便告奔走一空。

三絕婆婆眞會體諒人，二話不說，也接踵離去，還順手帶上門。

* * *

洞房裡就剩下新郎新娘兩個人了，阿郎好不歡喜，當下毫不遲疑，一手摟住多多水蛇似的細腰，一手就要去揭她的蓋頭。

被多多閃開了，道：「且慢，待清房以後再說。」

阿郎一怔，道：「清房？幹嘛要清房？」

「我是怕房裡會有人躲藏。」

「不會的，他們已經走光啦。」

「皮蛋和大笨牛，鬼頭鬼腦，不可不防。」

「他們跟老哥哥走得最快最早，不可能——」

「就是因爲太快太早，所以才不得不小心。」

「多多，妳是懷疑皮蛋和大笨牛會藏在房裡？」

「老蓋仙人老心不老，同樣有去而復返的可能。」

「嗯，這幾個傢伙都是色情狂，的確大有可能。」

「那就趕快搜搜吧。」

「好，我搜，我搜！」

立即付諸行動，展開大搜查。

屋子裡，眞正能夠藏人的地方只有兩處。

一是衣櫃。

二是床下。

衣櫃內空無一人。

床下却有驚人發現，還不止一個，拿燈來一照，皮蛋、空空、大笨牛、老蓋仙，赫然全部悄沒聲息的趴在牙床下面。

阿郎睹狀大怒，破口就罵：「你娘哩，你們簡直太不像話了，缺德！無聊！加下流！出來！滾！誰要是敢說半個不字，就除名白吃教，趕出白吃樓！」

行藏已露，別無選擇，第一個爬出來的是小和尚空空，一面向外走，一面嘟喃喃的道：「你們在床上辦你們的事，我們在床下聽聽看也不可以，吝嗇，哼！」

第二個是大笨牛，心不甘情不願的邊走邊說道：「說的也是，你們『騎馬打仗』，我們冷眼旁觀，既不會敲詐揩油，也不會渾水摸魚，你兇什麼兇！」

皮蛋也被阿郎從床下硬拖出來了，一臉的不痛快，冷言冷語的道：「小兒科，自私自利，說什麼同甘共苦，道什麼禍福與共，這麼點雞毛蒜皮小事情，都不肯坦誠大公開，你這個朋友算是白交啦。」

最後一位出現的是老蓋仙，這位老哥眞絕，不但面無愧色，還大言不慚的道：「小兄弟，人生最快樂是今宵，別忘，明天提出一份完整的心得報告來，倘有虛假不實，咱們的關係就完啦。」

這四位仁兄的臉皮眞厚，雖已退至房外，仍在窗口探頭探腦的流連不去。

「滾！」

「滾！」

「滾！」

阿郎實在忍無可忍，不由的火冒三千丈，吼聲中，衝出門去，硬將他們趕出迴廊禁地，趕至另外一間房子裡，方始罷手折回。

關好窗子，緊閉門戶，還下了鎖。

張小仙轉過身來，猴急的說：「多多，現在一個人也沒有了，就剩下咱們兩個，來，先親熱一下，做做熱身運動。」

雙臂一張，健步一邁，以『餓虎撲羊』之勢撲過去，欲將多多摟在懷中。

詎料，噗！的一聲，多多及時將大紅喜燭吹熄了，人也閃到一邊去。

阿郎撲了個空，差點被板凳絆倒，訝道：「多多，搞什麼鬼嘛，害我險些摔觔斗。」

多多在暗中嬌滴滴的道：「傻瓜，誰敢保證他們不會去而復返，在窗外偷窺，萬一春光一洩，準會成爲他們取笑的話題。」

「是的，絕對不能讓他們看到，看到就慘啦，一定會大公開，到處宣揚，咱們這一輩子就休想過安寧的好日子。」

「小聲點，也張揚不得。」

「對，也不能讓他們聽到咱們的甜言蜜語。」

「小仙哥，你現在在幹什麼嘛？」

「我——在發呆。」

「哼，呆頭鵝，還不快脫衣服。」

「妳呢？」

「已經脫光啦。」

「眞的？」

「騙你是小狗。」

「妳的動作好快啊。」

「爭取時間嘛。」

「多多，妳在那兒？」

「在床上。」

「哦！哦！」

「快來呀，別辜負千金良宵。」

「是！是！」

阿郎心跳加快，血脈賁張，以最快的動作，悄沒聲息的剝光衣服，赤條條的跳上牙床去。

（未完・一）

上文提要：杜秋寒從不歸谷脫險，乘小舟被渦流一捲，掉進水裏，被波斯女郎的遊船救起，他在不歸谷絕壁垂死掙扎，僥倖生存，又在長江受洶濤駭浪翻舟的磨折，體力消耗殆盡，幸得生還，見一少女自稱多蕾絲，殷勤護理自己，互相研討武技，船至西湖，和多蕾絲上岸尋于飛虹，在一石室內發現一文士被囚呼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捨生求痴愛　護理示情深

「我的意思是說，」那女子慢吞吞的答道：「擅入禁地者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死，一是終身為奴；進入水榭地室者，殺無赦！」

說到這裡，女子的眼中殺意陡生，透過眼神，如箭矢般，穿透多蕾絲的心。

「妳……我不知道妳是否到過水榭地室，因為到我這裡共有三條路徑，我不予追究；而他——」女子微側身子指著杜秋寒道：「在石室被我看見，衝著這點，他就難逃一死，他不但私闖禁地，還擅入石室，差點讓石室中人自毀前功，除了死之外，還是死！」

多蕾絲的臉色，隨著她說的每個「死」字而更加明白，並不是担憂自己的生死，而是擔憂心上人的生死，根據她多年來呆在波斯王宮內勾心鬥角紛爭的環境中，多蕾絲對於相人有十分把握，她判斷那女子會說到做到。

多蕾絲知道自己一定能安全的離去。她了解自己的輕功已達到「形隨念動」的地步，能在千百個波斯高手防守的王宮中，由宮門外直入父王寢宮，而不被追上，甚至和波斯第一騎師「瑪哈里」比快，由瑪哈里騎上「千里烏駒」先行，而自己比那千里駒先到達目的地，足足快了十個馬身長。

若論搶人再跑，雖無十成把握，也有六成勝算，但難就難在那女子有意無意地將手指尖對著杜秋寒的死穴，害得多蕾絲不敢輕易動手。

千百個救法，在多蕾絲腦中閃過，試圖從其中尋個能保証杜秋寒在她帶他走能百分之百的安全辦法。

她的全身涼颼颼的，輕飄飄的，彷彿已不存在世間似的。在內心深處，她知道自己正面臨著生平最大的恐懼、震驚與絕望，她抬起頭，看著杜秋寒，她發現自己的舌頭似乎打結了，張開嘴，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女子臉上一副瞭然於胸的笑容，對著多蕾絲戲弄的一笑，說道：「妳在想怎麼救他是麼？」

多蕾絲看到她臉上那抹戲弄的笑意，想到自己的打算被人看穿，臉不由得脹紅了！

「何必急？姐姐我一向是只喜歡聽實話，也不喜歡講廢話，講出去的話也一定能實現。妳既然說妳能代他死，我就會成全妳的心願。」

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女子在說話之前，身形稍微變換了個姿勢，袖端輕拂過杜秋寒的身前，多蕾絲一心只在那女子的指尖，對於輕拂並不在意。

「告訴姐姐，妳們見面的經過，還有妳有多愛他，而我根據妳所告訴我的，值不值得放了他！」

多蕾絲心想，說起和杜大哥結識的經過，也告訴他，自己有多愛杜大哥，這些只關係到他們兩人，不會有害的，杜大哥應該會同意的，當下點點頭。

「那必須是實話！否則……」

「我可以發誓，那絕對是實話！」多蕾絲急道。

「好！妳就坐在那裡說！」那女子指著正對著杜秋寒面前的一張椅子，道：「時間有的是，妳慢慢說吧！」



多蕾絲坐下來，稍一整思緒，便開始說起。

……

這是我第一次離家，搭船遠遊。

我開心得像隻被放出籠的小鳥，終於能夠有機會完成心願了。暫時拋開所有禮節束縛，面對著大自然，看到藍天、白雲、綠樹、甚至摸得到野花，能夠到江南文風薈萃，母親生長的地方，還有什麼能令自己更開懷的呢。

再說，只要記得住路線，不愁回不了家。放開胸懷，享受著徜徉江上的樂趣。

那天，船夫和侍女喜拉在艙口大嚷，說救起一個溺水者，於是走進一看，那人突然呻吟一聲，在昏迷中下意識的伸手亂抓，不知怎地，就抓到我的手。當時，我雖嚇得心幾乎要跳出來，却也忘了該怎麼辦。

就在她想起來，趕緊想掙開他的手時，只聽他喃喃的叫著：「于姑娘……于姑娘……」我一時楞住了，直到他自己鬆開手，昏迷過去。

就這樣，我把他安置在船上，直到他病好，人完全清醒爲止。

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唯一一個對感情執著的人，在他生病囈語中，我感受到他那份心意，愛的那麼眞，那麼深，也許他尚不自知他有多愛那位于姑娘，但很快他就全明白，而不會一味地讓理智來操縱心靈。

我却因爲欣賞、敬佩、感念他的那份深情，而自己也陷進去了，我沒有辦法制止住我自己的感情，我無法忍受住眼見他的痛苦、傷心而不顧，我情願這一切都能夠由我來代替他承擔。

我只希望能每天看見他歡笑、快樂、無憂無愁，在他有生之年，長伴在他身邊，照顧他，陪伴他，就心滿意足了！

……

說到後來，多蕾絲的聲音越來越低，頭也越來越低。

「妳眞的愛他？」那女子的聲音劃破沉寂的室內。

「眞的！」多蕾絲抬起含著淚水的眼睛，堅定的回答。

「他愛妳嗎？」

「不！他把我當成朋友、妹妹，他心中恐怕只有于姑娘！」

「那樣，妳還愛他？」

「我還是愛他，而且我愈來愈不能離開他，我不在乎他愛于姑娘，只要他肯讓我跟在他身邊，即使是只能每天看到他對我打聲招呼，都值得。」

「若要說天下有誰比我更痴、更傻、我想非妳莫屬了！」那女子聲音中充滿感傷，伸手入懷，取出一紅一白兩粒丹丸，遞給多蕾絲道：「這丸藥，是天下至毒的藥材煉製，名叫『九九斷腸丹』，是本門用來懲治高級部屬的丹丸，我不敢違背重誓，私放妳們離開本門，念在妳剛才奮不顧身衝出來救他的一腔眞情上，這『九九斷腸丹』妳服下後，妳便可以帶他走了。」

多蕾絲一聽，連想都沒想的將兩粒丹丸塞入嘴裡，就著唾沫吞嚥下去。

而被點住穴道的杜秋寒不知何時，人已清醒，只是口不能言，四肢動彈不得，

眼睜睜地看著多蕾絲將丹丸吞下去，一時間如五雷擊頂般，昏了過去，完全沒聽到後面的對話。

「我可以帶他走麼？」

「嗯！」女子點頭又道：「這『九九斷腸丹』雖是合天下十八種至毒葯材製成，但並非沒有解葯，在毒丸發作前，妳尚有半年時間可以完成自己的身邊事。到那時，妳若未死，再到此地來，我若倖存於世，自當給妳解葯。如果我已死，那天底下唯一能救妳的人，便是擁有一幅『乘龍圖』的人，告訴他，我給妳吃解葯的經過，肯不肯救就在他了。」

多蕾絲不解地望著那女子，問道：「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妳不是要我死麼？」

女子搖搖頭，感傷的說道：「我不要妳死，我從來就不希望任何人死。祇是為了一個我珍視他生命，遠比任何人的生命還珍視的人，我不得不如此。就如同妳一般……」

最後一句話，輕如耳語，尋常人是聽不清楚的，但多蕾絲是聽清楚了，但心裡仍不明白那話的意思！

那女子蓮步姍姍的走向多蕾絲，突然伸出手來，緊緊握住多蕾絲的玉手，多蕾絲本想抽回手，但看她並無惡意，隨即算了。

「妹妹，答應我，別把今天所看到的，告訴別人！」

不知怎的，面對那女子一臉誠摯的模樣，多蕾絲竟說不出拒絕的話，一聲「好」，不由自主的脫口而出。

「好」字方出口，多蕾絲便看到那女子的眼中閃過一抹解脫的神色，在她來不及細想時，女子已拉著她的手，來到書軒的窗口，指著窗外的景物在說著。

「穿過這書軒門的小徑，逢紅石塊就跨過，青石塊無論距離多近，一定要踏上去。紅石是機關的開啓鈕軸，青石則是關掉的機關鈕。一步也不能錯，此地山石、湖泊處處皆設有機關。機關一經發動，任妳是大羅天仙，也難逃死劫。」

說完，女子轉身指指杜秋寒，又道：「妳快帶他走吧！姐姐不送妳了！但願薄命人還有見到妳的一天……」聲音充滿苦澀的味道。

多蕾絲也不知怎的，總覺得那女子雖然逼自己吃下毒葯，並沒有惡意，而且處處流露出一種與自己很親暱的感情，心底逐漸的對她泛起好感。

只因一顆心懸在杜秋寒身上，雖覺得她的語音有點不自然，而且行為有違常理，只當中原人生性如此，沒有細思，更沒有精神去看她。

如果多蕾絲看到那女子此時的臉，必會為那一臉的淚水而不解。

多蕾絲抱起昏迷不醒中的心上人，纖腰一擰，人已穿出窗子，姿勢美妙的直落在書軒門口的小徑上。

放眼一看，書軒三面環溪，一面倚山，溪畔兩邊的地上，皆鋪有寬約一丈的紅白青石塊的小徑，和書軒門口的小徑同一樣，多蕾絲不敢大意，解下腰間的絲帶，將杜秋寒反身縛在背上，戰戰兢兢的，兩眼盯著足下的石塊，一步步的走在小徑上。

五丈長的小徑，多蕾絲足足走了一刻鐘才走完。

多蕾絲仰首望向夜空，天色已近黎明，天際已微現白色，一輪彎月已西斜了。

多蕾絲不敢再躭擱，一出了這條小徑，四邊一看，尚無人烟，便展開身形急往外衝，直衝出這座宅院，稍停下來認清湖的方向，人影飛梭似的往山下直射而去。

約盞茶時間，已來到湖畔，多蕾絲停下腳步，並解下背上的杜秋寒，多蕾絲抖手一振，一支袖箭沖天起，夾著一聲短嘯，在半空中爆出一團小火花。

黑夜的湖面上，快速的划出一條小船，往岸邊來。

船上的人很快架起踏板，又走下兩個船夫，伸手接過杜秋寒，船又悄悄的划向湖中，消失在黑夜中。

＊　＊　＊

若華自在湘西山中和南宮慕白等人分手後，再次碰到南宮慕白，一雙眼睛始終沒離開過南宮慕白，即使是站在一側的瑤華都感覺到她的失常。

當于飛虹告辭時，若華還有點難過，心中巴不得于飛虹能答應趙子平的挽留，多待一會。在聽到于飛虹婉拒時，失望之情不禁存在面上，隨即聽到南宮慕白要送于飛虹她們回去，臉上的失望一掃而光。

南宮慕白和于飛虹在山道上，數次和趙子平道別，阻止他下山，趙子平終於答應不再相送，殷殷相邀兩人再訪。

一路上，南宮慕白不停的對于飛虹的近況，問個不停，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于飛虹一一回答，若華不時的插口代為補充，瑤華在旁，眉頭不覺的皺了起來，幾次藉口將若華遣出，若華總是很快的又回到廳上。

瑤華終於忍不住，喝止住若華。

若華一臉委屈相！首先引起南宮慕白的憐惜。

「瑤華姑娘，無妨的，我倒挺欣賞若華的豪爽，她坦誠、不作偽，就讓她留下來！」

「是嘛！姐姐。慕白公子我早就認識，他關心小姐，我告訴他沒錯啊！」

瑤華對她實在沒奈何，再說當著于飛虹和南宮慕白面前，也不好太過責備她，只好任由她一人去說了。

于飛虹道：「瑤華去我房裡的左邊小箱中，那裡我有一卷我用黃綾包著的書，把那書取來給南宮世兄。」

瑤華應聲而去，回轉來時，手上果眞拿著一個黃綾布包，給于飛虹看過，隨即送過南宮慕白的面前，遞了過去。

「這是什麼東西？」南宮慕白接過布包時問道。

「南宮世兄，小妹上次在研究龍總鏢頭的『飛龍十二式』時，總覺得有點缺漏。前一些日子，小妹在悟出第九式時，一些出手式只要稍改，便能使整套的劍式的威力全發揮出來，請南宮世兄跟總鏢頭做指正，若不棄嫌，就請總鏢頭留下。」

「飛虹，別自謙了，為兄這就將這好消息告訴龍兄去，這一次，他定樂得不眠不休的練過一年半載，不理局務了！」

于飛虹被南宮慕白這幽默的說法，逗

得抿嘴一笑。

于飛虹本是絕世天姿，這輕輕一笑，自有一番風韻，更另有一種美態。

南宮慕白一瞧，不由得看痴了，兩眼盯著于飛虹面上瞧。在他如痴如醉間，于飛虹也發現他的異常，臉上升起了兩朵紅雲，更添加了嬌美。

幸好理廚捧來兩碗銀耳湯，瑤華首先拿了一碗，端給于飛虹，若華將另一碗端給南宮慕白，這才打斷了南宮慕白的視線，而讓南宮慕白清醒過來。

南宮慕白回過神來，臉色有點訕訕然，接過銀耳湯時，一逕低着頭便喝，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一看站在一旁的若華。

「飛虹，明天可要再去遊湖？」

「不！今天累了一天！」

南宮慕白聽到她累了，忙站起身來告辭，于飛虹也不多留，站起身來想送客。

南宮慕白一回身，阻止于飛虹送他。

「不用，明天愚兄再來看妳！」

「好！那明天我就烹茶待客！」于飛虹心中有事，也就不再客氣。

「小姐，我送南宮公子出去！」若華走到門口，不待丫頭挑起簾子，已掀起簾子，躬身等待南宮慕白。

于飛虹點點頭，等待二人出去後，方走到裡間，靜等著畫眉爲她卸粧。

另一邊，擁被、抱枕已將床舖安排好，于飛虹一揮手，示意二女出去，臥房內僅留下瑤華一人。

于飛虹靜坐在床頭，一動也不動，滿腹心事。

瑤華知道一定有什麼事發生，才讓于飛虹的眉兒頻皺，心事重重。正想上前去問時，只聽到于飛虹自言自語道：「那龍爪分明是招掌式，這乘龍圖絕非僅是一幅圖畫而已！」

瑤華聽到「乘龍圖」三字，心中便明白，小姐必定是從那幅圖上領悟到什麼，一時間，也不開口打擾她，任憑于飛虹坐在床頭獨自沉思。

「小姐！小姐！」若華的聲音，急促的從門外傳過來。

瑤華不待于飛虹命令，轉眼人已到了外面。

房間中央的小桌上，南宮慕白軟軟的趴在桌上，鼻息粗重，人已昏迷不醒。

「怎麼啦？」瑤華訝然的問。

「姊！快！快點請小姐出來，救南宮公子！」若華一臉著急，眼淚也滾滾的流滿腮，手上還染有血跡呢！

瑤華未開口，只見臥室內已款款走出于飛虹。

于飛虹身上僅披一件外衣，來不及梳粧，便走到南宮慕白身邊，抓起他的手腕，把起脈來。一會兒，她放下手腕，示意瑤華帮忙抬起南宮慕白的頭，又翻了翻他的眼皮，然後退一步，讓瑤華和若華把南宮慕白抬到隔壁的臥室去。

于飛虹走入內室，取了一個玉瓶，將那瓶遞給若華。

「若華，妳將瓶內的丹丸，拿兩粒餵南宮世兄，瑤華派人去金大叔那裡，要三粒『保生丸』一併給他服下去，再爲他解開被點的穴道，以免時間一久，會落個傷殘的。別担心，不會有事的。我爹的藥是天下最好的療傷聖藥！」，」

若華好像小孩子般，一邊揩眼淚，一邊將藥餵入南宮慕白口中，口中仍哽咽個不止。

瑤華派去的人，很快便回來了，不僅帶回藥，也把金百輪帶來了。

金百輪一臉惶恐的對于飛虹請罪。

「金叔，這不干你的事，只不知道南宮世兄是在那裡被打傷的。」于飛虹眉尖深鎖，邊說邊走向南宮慕白躺著的房間內。

房間內，若華姊妹倆已將南宮慕白安置在床上，在床沿上，仍憂心戚戚的，經過一番整梳，臉上找不到淚痕了，除了稍腫的眼皮外。

看到于飛虹和金百輪進來，二女不約而同的站起來，分別對于飛虹和金百輪一揖。

「若華姑娘，可否告知老夫南宮大少爺怎麼受傷的？」

「我送南宮公子出去，才走出大街不遠，我們正在談我爹的近況……」說到此，若華臉上一紅，停頓了一會。

這一停頓，于飛虹還沒什麼，但老江湖的瑤華和金百輪心中就有所覺。

若華稍一猶豫，便又娓娓道出——

我二人邊走邊聊，不覺出了大街。

這時已經看見湖面了，我才和慕白公子分手，親眼見他穿過那竹林，正想轉身回來，突然聽見慕白公子的呼喝聲，一驚便停下身仔細瞧。

「什麼人？」慕白公子的聲音。

我心中一頓，展出輕功，衝進竹林。

竹林內，有五個灰衣蒙面人，手上拿著兵器，氣勢洶洶的圍著慕白公子，見到我出現，立刻有二人過來圍著我。

那羣人，似乎不想放過我和慕白公子，連話都不肯多說，刷刷的兵器已交叉攻上，招招狠毒，無一不是置人死地的絕招。

慕白公子以一敵三，手中的劍勢有如飛龍般，夭矯穿梭在三件兵器合擊下，其中一人還不時射出暗器，可是慕白公子舞起一片片寒光劍幕，那些暗器反而倒射向那三人。

那三個蒙面人也不是弱者，其中二人使的是戒刀，刀光霍霍，挾著雷霆萬鈞之勢，直劈向慕白公子，慕白公子的「踏雪無痕」輕功實在妙，就那麼輕飄飄的一滴溜轉，人已從刀幕中脫身而出，反手一記五行掌推出，砰砰砰的響過，那三人後退好幾步。

再下去，我就不太清楚。另外的兩人的掌力强勁無比，隨手而出，就迫得我後退好幾步。我心知我的內力不足，劍法、掌法造詣可不差，所以我就以力借力，四兩撥千斤的劍勢反挑，其中一個高大的灰衣蒙面人差點被我反挑的劍刺中。

那蒙面人退得快，反應也快，身形雖退，掌風轉向又反臂擊過來，我前後受夾擊，乾脆來一記「野火燒天」，準備讓他們受個教訓，結果兩個蒙面人被我迫得退避撤招。

兩個蒙面人怪喊一聲，各自拍出一掌，只見狂風疾勁又起，直撞向我手中的短劍，猝不及防，手上的劍被他們的掌風撞

掉，直向竹林外飛去。

我一驚，縱身飛起，施展老主人敎的「七彩幻影步」，在半空中接著短劍，再反身一式「破雲穿壁」由上直下，反襲兩個蒙面人。

沒料到那羣蒙面人是那麼卑鄙的無恥，竟然發出無聲無息，陰毒絕倫的鵝毛般大小的毒針，慕白公子在下面大聲喊叫，我慌忙的一斜閃，避過了那批毒針，心中氣憤不過，改「穿雲破壁」爲「法輪九轉」，傷了一個蒙面人臂膀，還打了另一蒙面人前胸一掌。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慕白公子分神提醒我，却被其他的蒙面人的刀勢、掌風、暗器夾擊，而有點手忙脚亂，其中一人不知從懷裡掏出什麼東西，迎風一揚，慕白公子竟然身子一軟，「啪啪」中了他們兩掌，昏倒在地。

我一看糟糕，撇下他們兩個受傷的蒙面人，「定穴珠鏢」連連施出，打中了其中二人，他們兩個才相扶退走。

於是我連忙將慕白公子扶回來……

若華說時，金百輪已是一臉凝重的神色，眼睛一掃聞聲趕來侍候在門外的八龍女，只見八女個個臉罩嚴霜，不待吩咐，已自散開到外面搜查。

俟若華說完，于飛虹鼻中輕輕一聲冷哼，金百輪抬頭望向于飛虹，渾身打了個冷顫，眼光不敢接觸她。

于飛虹的目光如寒電，正冷冷的看著金百輪！

「金叔！」

「小姐！」

「你們不讓我隨意行走江湖，怕生不測。現在我已時時在你們照顧之中，爲什麼我的南宮世兄才離開我的住所不遠，就遭人襲擊，如此一來，我怎麼安心的呆在此地呢？」

「屬下失職，屬下這就去查！」金百輪惶恐的合抱雙手，一揖，告辭轉身退去。

金百輪方退到門口，猛聽身後傳來若華的聲音。

「小姐，我看他們連有生人迫近也不知道，這地方不住也吧！」

金百輪頭沒轉，却加緊脚步走去！

于飛虹幽幽一嘆不語，半晌，她囑咐若華好好看護南宮慕白，才轉身離去。

* * *

南宮慕白悠悠醒來，身軀動了一下，只感全身虛軟，胸口悶痛，隨即又暈了過去！

恍惚之間，聽到一個驚喜的聲音：

「小姐！他動了……動了一下……」

「我知道了，妳小心的看著，半個時辰後，再餵他兩粒『保生丸』……」

聽到這裡，南宮慕白又昏過去，失去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南宮慕白又醒了過來，鼻中嗅到一股脂粉的香味，伸手出去，竟碰觸到一個柔滑膩的手臂。

心底一怔，忖道：「這是誰？」

想張開眼，却偏偏那眼皮重得張不開，只覺腦中一片昏脹，勉强翻動身子，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

身邊一聲嬌柔的嘆氣聲傳來。

「唉！總算是脫險了！」

南宮慕白一怔，忙强睁開眼睛望去，只見一個身著鵝黃色衣裳的女子，嬌美動人，一雙紅腫的眼睛，正關切的凝視自己，臉上露出歡喜的顏色。

是若華，南宮慕白吃了一驚，掙扎著想坐起，那知道一掙動，胸口又是一陣氣悶，頭暈腦眩的，屋子內景物翻轉，忙又躺了下來。

若華溫柔的聲音道：「慕白公子，別動呀，你在我們這裡，很安全。別亂動呀！」伸手爲南宮慕白拉過被子，輕輕蓋好。「不要說話，好好地休息。小姐說，大概再休息四、五個時辰，毒性就會全解，你別担心呢！」南宮慕白聽她的口氣，又担心，又著急，一片關懷之情溢於言表，心中不由泛起一絲溫暖的感覺。

他不解是如何被救到這裡的？

這又是誰的房間？

枕畔、被角傳來陣陣幽香，他了解這間臥房必定是女子的臥房，只是不知道，這裡是誰的臥房。

瞬間又想起，這不會是飛虹的臥房吧？如果是，那麼飛虹豈不是沒有休息的地方。心中覺得過意不去，想起來離去，誰知一動，天旋地轉的，慘哼一聲，啪地又摔到床上去，有如錐擊般，疼痛難當。

耳邊响起若華驚急埋怨聲。

「慕白公子，求求你，別亂動，你服下那些藥丸，還須再四、五個時辰靜養，才能有效。你一掙扎亂動，不是多受罪嗎？」

在南宮慕白還未辯說時，若華玉手微揚，一指點了他的睡穴，讓他安安靜靜地睡上幾個時辰。

南宮慕白再度甦醒時，全身非常舒服，暗暗運氣，只覺六脈眞氣運行自如，通暢無阻，胸口不再氣悶，心中高興，伸展四肢已不再那麼無力。

床邊高興的嬌呼聲響起：「好了！好！」

嬌語中，隱含一片關切眞情，親切感人。

南宮慕白掙開眼，正巧若華也低著頭，正伸手拉起剛剛被他掙動滑下的被子。這一面對面，眼對眼，一時羞的若華紅暈滿頰，慢慢的將頭垂到胸前，嬌羞的不好意思再看南宮慕白。

南宮慕白却沒有想到別的，只是覺得若華和往日不大一樣，但想未昏睡前一直被她照顧，於是低聲道：「姑娘是否一夜未睡？」

若華輕「嗯」了聲。

南宮慕白忙坐起，拱手一揖，謝道：「多謝若華姑娘。」

若華偏身一避，讓過那一揖，搖頭道：「慕白公子，毒性方解，不宜多動，請再多躺一會！」

南宮慕白感到渾身還是疲乏無力，不由得苦笑一聲，又躺下去。

若華看到他那苦笑，心中一陣憐惜，朱唇動了一動，欲言又止，臉上又升起一片紅暈，羞答答的抿了抿嘴，看了他一眼。

南宮慕白看在眼裡，不由得一呆，但他從來只把若華當妹妹看，也就不曾往深處想，一時間，被若華的異常搞得丈八金

剛摸不著頭腦，不知如何是好。

「你昨兒一天沒吃東西，餓了嗎？」

南宮慕白一怔。「我來了一天了麼？」

若華輕輕搖搖頭，說道：「錯了，是兩天。」

「慕白公子，你餓了嗎？」

「多謝若華姑娘，餓是不餓。不知這裡是誰的臥房？」

「我的！」若華嫣然一笑：「這兒沒別的房，所以我把公子扶到我房裡，慕白公子可別嫌這兒髒喔！」

「怎麼會，我感激還來不及呢！」

忽聽外面脚步聲響，一個俏生生的丫環端了盤東西，走進來！

「若華姐姐，雞粥給送來了！」

「謝謝！」若華接過來，放在桌上，用小碗盛了一碗，吹涼些，再端到床前。

南宮慕白看那丫環走路，足尖一點，便由門外直落桌邊，這種輕功身法，非尋常人能辦到，不由多看一眼，想不到一個小丫環，身懷上乘武功，暗暗吃驚。

那個丫環並沒有出去，站在桌邊，沖著若華抿嘴笑。

若華朝丫環瞪眼，嬌嗔道：「畫眉，沒事了，儘在那裡傻笑什麼？」

畫眉瞥了南宮慕白一眼，小嘴一抿，輕輕的靠在若華耳邊，開玩笑道：「我這就走啦！放心，我方才來時，雍被說過，叫我早去早回，別打擾妳和妳那心……」

「心」字未完，若華已放下碗，粉手抬起，就往畫眉的臉上擰去！

紅衣一閃，格格嬌笑聲中，畫眉已斜出數步，扮了一個鬼臉。

「好姐姐，我不說啦……我讓妳和……」

「死丫頭，不說還在嚼舌頭……」若華剛放下的手，又抬起來！

畫眉偏又作了一個神秘的微笑，還來不及說話，若華的手掌已快近身，不見怎麼移動，畫眉的身形已移近門口了！

「好姐姐，饒了我吧！老天保佑妳早日找到一個好姐夫……」

說完，眼睛又瞟了南宮慕白一眼，如行雲流水般，穿過房門走遠了。

南宮慕白的功力不差，畫眉的話聲雖低，也聽得清清楚楚，雖然猜不透這少女的來歷，看她和若華說話之間的口氣又像姊妹，嘻鬧間又像朋友，不知這少女怎麼來到若華身邊的。

但經過畫眉這一鬧，看到若華的天眞活潑，淘氣頑皮態，他覺得好像又是自己的一個妹妹般，心中自然多了。

正在沉思間，若華已將粥吹涼，端到床邊。

「快吃吧！免得她又担心的跳脚了！」畫眉又不知什麼時候又回來了！

若華笑著瞪了畫眉一眼。

「她是誰？」南宮慕白楞楞的問。

畫眉抿嘴一笑，佯怒著沉下臉，道：「她是誰？你怎會不知道？是妳面前的人兒，眞是的！」

「吃不吃是小事，怎麼她會跳脚呢？」南宮慕白不解的問。

「你快吃吧！」若華急急說著，又轉頭向畫眉道：「死丫頭，妳全心來搗蛋，找麻煩？」

「別生氣！我只是來告訴你們。小姐說，等南宮公子吃飽，她就過來看他！叫姐姐別忘了讓南宮公子吃藥丸！」畫眉叮囑著若華。

「知道了！」若華點點頭，從袖子裡掏出一個小玉瓶，又道：「喝完粥，再吃一次藥，休息一會，毒後的休養是非常重要的。」

說到吃藥，南宮慕白的眉頭，不禁皺了一皺。

畫眉看見他皺眉，當作南宮慕白不喜歡再吃藥，心中爲若華有些功虧一簣打抱不平。

「慕白公子，你昏倒的二天二夜，若華姐姐就不曾闔眼休息過，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要你吃藥，也是盼望你快點好，你還在皺眉……」

這一番話，似乎替若華不值得，南宮慕白一楞，隨即陪笑道：「我不是不吃藥，我是想到再吃藥，就表示我體內尚有餘毒，心裡著急。總之，都是在下的不好，讓若華姑娘担心，慕白十分抱歉！」

說完，起身下床，想朝若華一揖道謝。

誰知才跨出一步，只覺兩脚輕飄飄的，一個踉蹌，身子不穩，搖搖晃晃的，整個人往前面衝去。

香風一拂，一隻柔嫩的玉手伸過來，溫柔說道：「慕白公子，我扶你……你想上那兒去？」

南宮慕白見到若華忙道：「我什麼地方也不去，我只是想到勞累姑娘兩天了，想跟妳道個謝！」

若華一怔，臉上頓時綻開笑靨，溫柔的笑笑，搖頭道：「你我還分什麼……」

說話時，慢移身軀，扶著南宮慕白轉身向床邊走。若華不知怎地，渾身緊張，心頭有如小鹿亂撞，臉上的紅暈越來越深。

若華忽覺得南宮慕白身子頻頻抖顫，愕然問道：「慕白公子不舒服嗎？」

南宮慕白吶吶答道：「不是不舒服，而是感到有點力不從心，不要緊的。」

若華憐憫的一笑，手上稍加勁，把南宮慕白扶上床。

等安排好南宮慕白坐在床上，捧起碗，一湯匙粥已送到他的口邊，南宮慕白本想拒絕，但覺得若華是一番好意，也就順著她，張開口，一匙一匙的吃了。

床邊的人是一幅溫柔親愛的景象，站在門邊的畫眉却是滿眼的羨慕神色，在屋內逗留了很久，才悄然的走出去，回到自己的屋子，坐在黑暗中沉思。

駁車，雍被走到屋子內，點燃燈燭，才清醒過來。

「怎麼啦？畫眉，妳在打坐練功嗎！」駁車調侃著。

八龍女經過若華、瑤華、于飛虹等人的影響薰陶，早已脫離那種冷冰冰、沒有七情六慾的世界了。尤其是畫眉、雍被、駁車三女，可能生性天眞活潑些，現在已會彼此開開玩笑，談談心。

三女與若華尤其親近，除了年齡上差不多外，彼此仍常常在一起，無形中也親近多了。

若華平日就常對三女說起南宮慕白，

神色間也流露出無比的傾慕，三女對南宮慕白也就不像其他人般，有著戒意和疏遠，因此畫眉三女對南宮慕白也跟著親近了些。

「少女情懷總是詩」，三女看到南宮慕白的斯文、瀟洒平和模樣，心中也有幾分傾慕，在南宮慕白昏迷中，不時的帮著若華照料。

畫眉看到二女進來，只是笑笑。

馭車看她一臉陶醉的樣子，不由得好奇的走過來，坐在畫眉身邊，仔細的盯著她看。連雍被也拉過椅子坐了下來。

畫眉被二女盯得有點不好意思，便把在若華房間看到的一幕，娓娓說出。

她本就擅長口舌，這一描述，再加上三分羨慕的神色，把二女也說得心動起來。

馭車忍不住嘆口氣，道：「這只有若華姐姐才有這種福氣，有那麼好的姐姐疼愛，現在慕白公子也對她那麼好，不要說妳羨慕，連我也羨慕起她了！」

這只是三個少女和若華自己想的，南宮慕白可沒想到這一層上面去，他只是把若華當作妹妹看待，一顆心可全是放在于飛虹的身上。

南宮慕白自中毒昏倒後，一直沒吃入多少東西，這時眞是脾胃大開，一碗吃完，又添上一碗。

若華看他吃得有味，自己也餵得有勁，知道毒已去盡，空腹當然很餓，也不阻止，又添了半碗，餵他吃下。看他吃完，芳心大爲安慰。若華扶他躺下，又收拾好碗筷，看見南宮慕白已倦怠的闔上眼，也不打擾他，靜靜的走出去，自己去整粧了。

南宮慕白本只想瞇上眼睛，休息一下，聽到若華輕聲躡足的走出去，也就不再叫她。

沒多久，只聽見一陣衣裳悉嗦聲，只當若華回來，睜眼一看，不是若華而是一身白衣，鬢上斜插一隻金釵的于飛虹。

她臉上薄薄的施上脂粉，淡粧素服，加上微風吹動，衣袂飄揚，把她襯托得如幽雅出塵的仙子，雍雅絕世，看得南宮慕白一呆，痴痴的盯着不放。

于飛虹見他那痴呆狀，玲瓏剔透的她，也知道南宮慕白的意思，雖是欣賞、讚美，可是一個逕兒盯着不放，再大方的人，也感到羞窘。

她不再是以前什麼都不懂的于飛虹，自從她遇上杜秋寒時，她的心態已有所改變，對男女間的情意已有所了解，當然對南宮慕白眼中的情慾不會不了解。

雖然對他有愛意，終究不像對杜秋寒那樣，是用心去愛，可以生死兩相許的那種愛。對他，只是妹妹對哥哥那種愛，一種發自手足的自然關愛。

于飛虹的心靈中，對他的愛是自然的手足之愛，純的不摻半點雜質，所以她才任由若華照顧他，甚至默許若華對南宮慕白的愛。

沉默了一會，于飛虹才打破一室的寂靜。

「南宮世兄，時候不早了，你該安歇了，雖然服過家父的『辟毒丹』和金叔的『保生丸』，毒傷已好，但身子虛損，需多靜養些日子，才能復原。」

「世伯的『辟毒丹』？那可是曠世靈丹！」

「什麼曠世靈丹？」于飛虹噗嗤一笑，道：「那只是療毒丹丸，只是因爲那配方是無影門所獨有，要說是曠世是太過火了些，至於有起死回生之功能倒是眞的！」

南宮慕白可不這麼想，他聽過母親說，無影門的「辟毒丹」可以起死回生，解天下百毒，更可以增進服食人之永久對一般毒物之抗毒性，可惜的是藥引難求，以致於煉出的辟毒丹數目有限，在無影門中，據說一共也不過煉出六粒而已！

南宮慕白想到自己的中毒，于飛虹竟連家傳至寶也拿出來救治自己，又喜、又感激，不禁伸出手握住于飛虹的手，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于飛虹先是一楞，繼而借着指出南宮慕白的劍及衣物，不着痕跡的把手抽出來。

「南宮世兄，你的衣裳劉星把你換下來讓丫頭們洗，裡頭的東西都擺在這裡，你需要時可以讓若華替你拿。」

于飛虹打開櫃子，把東西一一拿出來給南宮慕白看。

「南宮世兄，你說了半天的話了，還是再歇歇，小妹會再來看你的！」

話落，白影一動，人已到門口，又回頭默默看了南宮慕白一眼，留下一縷香風，飄散在屋內。

南宮慕白本想留于飛虹再談幾句，伸出手作勢喊叫，無奈手伸出去，張開嘴，却發不出聲音，眼巴巴地看着于飛虹的嬌影消失。

他呆楞楞的看着門口，半天都沒回過神來。

眼中，似乎還看見于飛虹那窈窕的倩影，俏生生的站在那裡。

過了好久，他才輕輕吁出口氣，回復自然。

他心裡想着于飛虹，眼中看到的也是于飛虹的幻影，于飛虹的一顰一笑，已深入腦中，令他魂牽夢縈。

不知不覺地，南宮慕白的唇邊綻出一抹醉人的微笑。

他的笑意尚未歛，只見黃影一閃，若華已笑盈盈的站在房中，臉上掛着驚訝的笑容，問：「慕白公子，您……您在笑些什麼？」

南宮慕白一呆，笑意頓收，使他吃驚收歛笑容的是，若華手上捧着一個金邊的瓷碗，碗內熱氣蒸騰，一碗裝的滿滿，在手上晃動，就是沒有濺出一滴點，足証他的身法快、穩，功夫之精深、絕妙了。

「若華姑娘，好妙的身法，令在下大開眼界！」

若華被他稱讚的心花怒放，臉生薄暈，道：「慕白公子，你別取笑我了。」說時，蓮步欵欵，走到桌前，將捧在手中的碗，輕輕擱在桌上。

頓時，一股芳甘的氣味，在室內散發出來。

若華轉過身來，把南宮慕白扶起來，身後墊了個枕頭，輕巧的讓南宮慕白靠穩。

南宮慕白忍不住望向碗裡。

若華噗嗤一聲輕笑，俏皮的道：「怎麼那麼快又餓了？別急，這就為你端來。」

南宮慕白在若華面前，就是十分自在，說不出個理來。他也笑嘻嘻地道：「沒辦法，肚子裡饞虫動了嘛！」

說完，還調皮的伸了一下舌頭。

若華一聽，笑嘻嘻的把碗端了過來。「這是最好的治饞虫藥，是小姐命理廚燉的，從早上就燉到現在！趁熱給喝了，冷就不香了。」

南宮慕白接過碗，不急着喝，對着上騰的氣，用力吸了吸，道：「真的！真的很香呢！」

若華抿嘴一笑，調侃道：「才兩天沒吃葷，就這麼可憐着。」

說完，發覺自己的話裡有語病，臉一紅，驀然收口不語。

南宮慕白一聽是于飛虹吩咐的，心中一暖，那肯辜負心上人的一片心意，緩緩的就碗喝了起來。人參燉鷄湯，十分可口，甘津潤喉，南宮慕白邊問邊喝：「若華姑娘，世妹身邊多了一大羣身手不凡高手保護，可是那邊派來的？」

若華問道：「那邊？那一邊？」

南宮慕白自然答道：「自然是敵人那邊。」

若華神秘一笑，答道：「什麼這邊那邊的，我告訴你，就是那個神秘敵人派的。」

南宮慕白一怔：「那神秘的幕後敵人是誰？」

若華粉臉微搖：「不知道！」

南宮慕白更是一怔，道：「不知道？」

若華正容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但這羣人口風緊，小姐暗中在觀察，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這次你出現時，才稍有一點眉目，但還是不夠！」

南宮慕白一聽，眉頭不由一皺，沉思起來。

若華對南宮慕白所說的有點眉目，只是于飛虹和瑤華私下的揣測而已。

這事必須再經由南宮慕白的確認。

瑤華初步看法是：南宮公子是否與人在江湖中結有仇怨，而引來的尋仇？若是尋仇，又何必幪面？幪面必是不願以真面目示人。那麼這羣幪面人，必是南宮公子的舊識。

這羣舊識又是誰呢？

若不在尋仇方面想的話，這一點才是令于飛虹和瑤華所担心的。

在于飛虹和瑤華剛見到受傷昏迷的南宮慕白時，二人的心頭都不由自主的聯想到，這事必定與那幕後的敵人，有相關連，只是誰也沒有說出來罷了。

于飛虹想到的是：「幕後的敵人」對她們的靜蟄，意向不明，感到棘手，同時由他所派來的人又得不到解答，有意藉着對付南宮慕白，來觀察她們的反應。

于飛虹不在意他們的探測監視，只是想多爭取些時間，好讓自己一行人，能再多練些「不歸谷」的三奇武學，並且習練的嫻熟一點。

不歸谷中三奇的武學，于飛虹仗着天資聰敏、領悟力、記憶力好，約了解了九成內中所載的口訣招式，所差的一成，則是于飛虹所爭取時間想去研究的。

她每天將自己所融滙貫通的精妙招式，轉授於瑤華姐妹、劉星與茶花。

老實說，瑤華姊妹武功進步很大，但劉星、茶花的進步就更大了。因為茶花、劉星二人，是無影門于天風老門主千中選一的練武奇才。十幾年來，只跟着于天風專心練武，再加上于天風用了許多珍貴的天材地寶，蓄意培養出來保護女兒的，原本根基就比二女好，當然進步也就更快了。

連姜全、周杰的武功也不可同日而語了。

現在的兩人武功，足以躋列江湖一流高手之中了。

二人本來就認為自己的武功，與于飛虹主僕相差甚遠，甚至連八個侍女也比不上。幸好于飛虹她們要的只是二人的江湖經驗，一旦有機會，獲得于飛虹贈予的武功秘訣，真的是練到廢寢忘餐的地步，若不經召喚，根本就足不出戶。

幾天來，于飛虹為了南宮慕白的受傷，而無法一心一意的練功，此時的她，依然心緒不寧，乾脆不練功，到院中，在園子裡散步。

月亮不十分明亮，可能是雲層太厚吧！

這種心情，和不歸谷中自己跌到谷底時，頭幾天是一樣的。

想到不歸谷，腦中總是不自覺的浮起杜秋寒的影子，那個讓自己心頭日夜縈牽記掛的人。

她沉緬在不歸谷中，與他共歷險、渡患難及共享洞中三奇武學，及他凝聚自己全身的真力，將她推送上空，而獨留在絕谷底的那一幕。

只要她一閉上眼，她就可清晰的看見他的臉，無論是一根髮、一個皺紋，幾乎每一個部位特徵，她都記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描繪出來。

在內心裡，她總存有一絲希望，希望能有一個奇蹟出現，能讓杜秋寒平安脫險，兩人還有重逢的一天。

雖然是沉緬在往日的回憶中，于飛虹的警覺性還是很高，她感覺到黑夜的花園中，還有別的人在，而且在左邊的大樹附近。

于飛虹迅即凝神諦聽，沒錯！左邊的大樹後，的確是藏着一個人，武功非常高，因為那個人的呼息非常的細微，即使在靜夜裡，也不容易覺察出來。

可是在另一端，似乎也有一個人的呼吸聲，于飛虹再一細聽，却沒有聽到什麼。

她不放心，緩緩踱到涼亭中，坐了下來。摒除雜慮，靜心潛視。

除了左側大樹有人外，園中再沒有別人了。

于飛虹對於金百輪他們，絕不可能讓自己一行人，處於完全無監視的情況下，早已瞭解在胸，只是不願意點破。

看天色不早了，再不進去，恐怕瑤華姐妹就要出來找了。

於是緩緩地朝屋子進去。

（未完・卅三）

上文提要：

余青玉吹彈歌舞俱能，最近還拜名伶琮鈴子爲師學戲，父兄認爲不長進，現在卻大派用場，流星門特派總堂主雲開護送，取得議和書便回，雲開資歷很深，蓋天幫幫主帥英傑隆重歡迎，對雲開很仰慕，特派總管東郭西城半途接待，適逢考核比賽，陣容鼎盛，考核來投効的江湖豪客，順邀雲開等參觀，以示自己衆望所歸……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爭霸

示誠親送女兒　忍辱暫作人質

次日，雲開睡至辰牌將過方下床，披上外衣推門而出，却見司馬七喜孜孜地沿走廊走過來，他連忙迎前，抱拳道：「司馬兄早！」

司馬七道：「恭喜雲堂主，小的特來向你報喜訊！」蕭鐘呵呵笑道：「未知雲某喜從何來？」

「敝幫幫主今晚即可決定與貴門訂立和好協定！」

「只不知成數如何？」雲開一把拉着他道：「司馬兄，咱們去吃早飯，連日來辛苦了你。雲某自該謝你一番！」

＊　＊　＊

余青玉向作元龍高卧，却被敲門聲驚醒，開門後，雲開閃了進來，道：「三公子，適才司馬七向雲某透露口風，蓋天幫與本門訂立和約之事，成功機會有八成，不過二夫人似乎有個請求，希望你與麗萍留在蓋天幫，替她訓練歌伎和舞伎，據謂她另有酬金！」

余青玉忙道：「我才不在乎她的酬金，問題是她要咱們留下多久？」

「詳細日期司馬七亦不知道，不過據他自己估計三個月左右！」雲開道：「公子意下如何！」

余青玉抓抓頭皮，道：「萬一他們將我扣留不放，豈不是……我不留下來，只留下麗萍和那些歌伎，未知如何？」

「雲某已向司馬七探過口風，他說假如少爺不留下來，又怎顯得余掌門的誠意，何況如今雙方已修好，公子便是蓋天幫的上賓，請你放心云云！」雲開吸了一口氣，道：「假如公子不肯留下來，恐怕這個協約簽不成！」

余青玉一屁股坐在床上，道：「如此說來，堂主亦贊成我留下來了？」

「雲某臨行之前，掌門曾說過，要盡一切力量跟蓋天幫訂下和平協議，即使將來帥英傑毀約，咱們也容易取得同道的同情，而加以援助！雲某斗胆說一句，假如他們非要公子留下來才肯簽約者，愚意公子不妨辛苦幾個月，不過雲某……」

余青玉抬頭問道：「你不過什麼？」

雲開沉吟道：「困難在於既要對公子有所保障，又要不失咱們流星門的氣派，換而言之，雲某不希望就這樣將你留在蓋天幫裡，因爲萬一有事，咱們難以救援！」

余青玉噓了一口氣，道：「你不可以跟他們說清楚麼？」

「假如他們要毀約的話，口頭上作更多的保証，亦於事無補！」雲開捏拳在自己的大腿上擂了一記。「但咱們又沒藉口，請帥英傑的家人到流星門作客！」

余青玉忽然跳了起來，道：「有了！昨晚帥英傑的女兒帥嵐嵐也在偏廳裡，我聽人說，她對丹青頗有研究，咱們大可以請她到本門，說與家姐交換繪畫心得！」

雲開一拳擊在掌心，道：「不錯！假如帥英傑有心對你無禮，也得考慮他女兒的安全！」

余青玉道：「就恐怕帥英傑不肯！」

雲開想了一下，道：「雲某倒有幾分把握，我這就去向司馬七透露一下，你也得勸服麗萍！」

＊　＊　＊

晚飯時候，司馬七又來找雲開。「恭喜雲堂主，看來你又得請小弟喝酒了！敝幫主答應貴幫主邀請，還希望大家多點來往，將來便可訂立攻守聯盟協約！」

雲開大喜過望。「眞的如此，雲某請你喝幾盞，又有何相干？」

「小弟豈會與你開玩笑？明早便請你與三公子到總舵取回協議書！嗯，雲兄準備何時回去？咱們也得讓小姐準備一下！」

雲開抑制着內心的狂喜，故意皺眉沉吟了半晌方道：「敝門不如貴幫人材濟濟，雲某所兼之職不少，實不宜久離。假如帥幫主和帥小姐沒有異議者，雲某打算後天即起程回去覆命！」

「小弟一定將雲兄之意見代爲轉達！」

「多謝司馬兄隆情厚意，不過尚請你代向貴幫主美言幾句，隆情容後必有所報！」

「雲兄實在太客氣了，可惜雲兄不肯效力本幫，否則咱們倒可以共事一主了……嗯，雲兄不再考慮一下？」

「其他事尚可商量，此事絕無可能。雲某雖然不才，但最重信義兩字，當年曾得余掌門救了一命，答應替他賣命，如今豈有反悔之理？」雲開稍頓又道：「雲某尚有一事相求，盼司馬兄玉成……」

司馬七微微一笑。「你我心儀已久，又一見如故，有話不妨直言……就怕小弟格於形勢辦不了！」他心中忖道：「這雲開智勇雙全，粗中有細，可得提防一點！」

「請司馬兄照顧余三公子，當然若不便雲某亦不敢勉强！」

司馬七不正面答覆，笑道：「雲兄雖然可以媲美昔之虎將趙子龍，可惜余三公子同樣可與劉阿斗前後輝映！」

雲開乾咳一聲，熱情地拉着司馬七的手，「咱們不談這個了，先去找個清靜的地方喝酒！」

* * *

次日，雲開與余青玉取了協約書之後，返回賓館，立即準備回程，雲開將自己的一名心腹武士譚勝留下來保護余青玉，余青玉與譚勝不熟，覺得不能爲自己解悶，便問蔣田等人。「你們三個誰肯留下來陪少爺？還是三個都留下來？」

蔣田結結巴巴地道：「少爺，咱們又不懂歌舞，可幫不上你的忙，若只服侍您，又用不着三個人……」

「那你想一個人留下來？不錯，算你對我忠心耿耿！」

蔣田雙掌亂搖，道：「少爺，小的一向粗手粗腳，而且……還是蕭鐘與你最合得來，也最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他留下來，勝過咱們兩個！」說着伸手在楊秋潭肩上拍了一拍，楊秋潭却不置可否。

余青玉轉頭問道：「蕭鐘，你平日對我說過的話，我都記得，相信你不會令我失望！」

蕭鐘漲紅了臉，道：「三少爺……小的父親患了重病，若不是要陪您來這裏，小的早向您請假了，三少爺您一向能夠體諒下屬，相信你不會令小的爲難吧！」

余青玉臉色大變，怒道：「你們平時只懂得伸手向我要錢，待我用得着你們時，便推三推四，哼，氣煞我也！雲堂主，回去之後，替我好好懲罰他們一下！」

楊秋潭道：「三少爺不必生氣，小的願意留下來！蕭鐘父親的確生了病，你就讓他回家去盡孝道吧！」

余青玉有點意外，因爲楊秋潭平時最不得他寵愛，亦不奉承自己，料不到他反而肯與自己共甘苦！當下喜道：「楊秋潭，眞有你的，少爺回去之後，必然重重賞你！古人誠不欺我！吹捧拍馬的，都是小人也！」蔣田與蕭鐘都慚愧地低下頭去。

雲開道：「楊秋潭，你好好服侍三公子，回去之後，雲某保你一個職位！」

楊秋潭激昂地道：「多謝總堂主美意，小人只想報答三少爺的恩情，並無他意！」

雲開頷首道：「本門正需要你這樣忠心耿耿的人，讓你長期爲僕，也委屈了你！」轉頭又對蔣田及蕭鐘道：「你們兩個回去收拾行李吧！」

房內只剩下雲開與余青玉。余青玉道：「雲叔叔，請您代我向家父及家母問候，並請他倆放心！」

「這個自然！」雲開沉吟道：「未知三公子尚有什麼事要雲某代辦？」

余青玉想了一下方道：「請你再替我辦兩件事，第一，到石板巷五號，找個叫琮鈴子的人，告訴他我三個月後才能回去，他是我學戲曲的師父，第二，回去之後，請派人報個訊，讓我知道消息！」

雲開道：「雲某會請求掌門，每隔半個月便派人來探望你，並帶口訊與公子！」他忽然自身上摸出一張三百兩的銀票和幾錠銀子來，道：「公子，寄人籬下諸多不便，這些銀子你留在身邊吧，說不定用得着它！」

余青玉感激地道：「雲叔叔您……謝謝，我回去一定還給你！」這幾天他對雲開印象大改，不覺改了稱呼。

「不必客氣！譚勝此人你莫看他老是板着臉，什麼人也不理睬，可是他心思縝密，辦事仔細，踏實忠心，而且武功很不錯，你有事可與他商量！楊秋潭到底是個下人，又沒多大的見識，不要太倚賴他！」

余青玉道：「這個小侄知道……」他沉默了一陣，又抬頭道：「雲叔叔，以後小侄要向你多多請教！」

雲開微微一笑，道：「雲某沒什麼可教你的，你歇着吧，我還要交待他們一下！」他走了幾步，又回頭道：「還有，麗萍這個姑娘心思玲瓏，而且對你忠心耿耿，有事時可借助她！」

* * *

第二天早上，流星門的人都集中在賓館的大廳裏，已是巳時，猶不見司馬七的踪影，又沒有消息，大家都忐忑不安，未知會否變卦，連一向鎮定的雲開，亦忍不住踱起方步來，余青玉叫人去打探消息，却讓他止住。

好不容易等到午時，外面傳來一陣馬車聲響，蕭鐘興冲冲地跑進來，道：「司馬七來了！」雲開忙走出去。

司馬七一見到雲開便連聲道歉，「對不起，幫主與夫人捨不得離開小姐，又要爲她設宴，躭擱了不少工夫，累你們久候了！」

「此乃人之常情，司馬兄不必難安！」雲開指着馬車後面的轎子問道：「小姐便在轎子裏面？」

「正是，等下她會乘馬車，與雲兄一齊出發！」

雲開點點頭，道：「小姐乃千金之體，此去路上雲某須負安全之責，奈何雲某與小姐素昧平生，趁司馬兄在此可否代爲介紹一下，路上招呼也省了些尷尬！」

「這倒是應該！」司馬七吩咐丫頭扶帥嵐嵐下轎。「這位柳紅丫環是小姐的貼身小婢，陪小姐同行。」

俄頃，轎裏走出一位十五六歲的姑娘來，靦覥中不失大方，與雲開見過禮之後，在柳紅的攙扶下，登上一輛華麗的馬車。雲開回頭望望余青玉，見他點頭，知道此姝就是帥嵐嵐，心頭輕鬆不少。

司馬七道：「敝幫在沿途都有所安排，同時小弟送你們到江邊，請雲兄放心！」又回頭對余青玉道：「三公子，稍候便有人代司馬某招呼您，您有何要求盡可吩咐他去辦！」

雲開又低聲叮嚀了余青玉一番，然後率衆登車，未幾，馬車便浩浩蕩蕩出鎮去了。賓館大廳裏，只剩余青玉、譚勝和楊秋潭三個人。一位小二哈腰上前道：「三位爺，酒菜已備妥了，請到偏廳享用！」

余青玉雖然不如之前的担心，但心頭仍如壓了一塊鉛鐵，沉甸甸的，那裏還吃得下？揮手道：「你們兩個去吃吧，我不餓！」

那小二惶恐地道：「公子爺不肯吃，是嫌菜粗劣還是味道不對胃口？上面怪責下來，小的可担當不起！」

「行了行了，我吃就是，你叫麗萍姑娘也一齊用膳吧！」

三人默默吃了飯，譚勝道：「公子請回房休息吧！有事屬下自會通知你！」余青玉喚楊秋潭到他房內。

楊秋潭見他悶悶不樂，便道：「少爺，不如叫他們送副棋子來，讓小的陪你下一局！」

余青玉坐立不安，站了起來道：「我沒心情，你自個去休息吧！啊，替我傳麗萍進來！」

楊秋潭出去之後，麗萍便進來了。

「公子找奴有事？」

「麗萍，我心情不好，訓練的事，你替我多花點心思！」余青玉只見她態度從容鎮定，不由又訝然問道：「咦，難道你毫不害怕、担心？」

「公子是指留在這裏？」麗萍淡淡地道：「像麗萍這種人，有何可担心的？再說担心亦不會轉危爲安，反而要將事情弄糟！」

余青玉讚道：「麗萍，少爺以前實在忽視了你！你非普通女子，以後我要好好重用你！」

「多謝公子，奴家若非公子大義，將奴從怡春院裏贖出來，如今已不知是何景況！公子大恩大德，奴家無時不想報答……」麗萍忽然垂下粉臉，聲音亦降低了不少。「公子要奴家做什麼事，奴家都願意！」

余青玉見她羞態撩人，心頭不由一蕩，有點口吃地道：「胡說，少爺……少爺會要你做什麼事？」這一說麗萍的臉頰更如火燒。

就在此刻，外面忽傳來譚勝的聲音：「公子，蓋天幫派人來接你！」麗萍轉身把門開了。

只見外面站着一位面皮青白，薄唇細眉的漢子道：「余公子，在下白峻是總堂香主，奉幫主之命，接你們四位到本幫總舵居住，馬車已在外面，請即準備！」

余青玉有點慌亂，忙問：「爲何要到你們總舵居住？這裏不好麼？」

「公子，這是幫主和夫人體諒您的，日後公子便要教舞，住在總舵，比較方便，而且那地方十分清靜，公子看後，必然會滿意！」

麗萍向余青玉打了個眼色，余青玉道：「好吧，你先出去！」他們四人只有些衣服和銀兩，花不了多少工夫收拾，俄頃便都上了馬車，白峻坐在車伕身旁，不礙着他們。

四人在車廂裏，甚爲悶熱，亦無人打破寂靜，耳際只聞「得得」的馬蹄和「轆轆」的車輪聲，那譚勝似石像一般，手腕落在刀柄上，一副如臨大敵的神態，楊秋潭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着，不知他在想些什麼，余青玉不斷更換坐姿，顯然心神不定，只有麗萍態度從容。

馬車停定後，白峻請他們下車，引領他們進入總舵，這次不穿過大廳，由旁邊的過道，直至西廂小院裏，雖然經過不少地方，但蓋天幫總舵到底有多大，他們完全不知道，那西廂小院恰有四間臥室，一座小廳，還有一座庭院，佈置清雅，亦甚幽靜，白峻含笑問道：「未知公子滿意否？是否需要丫頭服侍？」

麗萍快口道：「此處比賓館更勝一倍，不敢勞煩貴幫下人，三公子有奴家服侍！」

白峻見余青玉沒有意見，彎腰道：「稍候白某會喚下人送水進來，二夫人有言交代，今日請公子休息，明天才開始！」他走了兩步又回頭，道：「還有一事，在下忘記交代，除非有特別事故，否則四位最好不要離開這小院，免得招來不便，請公子體諒！」

余青玉輕哼一聲，道：「這個余某曉得，不勞白先生交代！不過在下也要問你一句話，是不是咱們三個月都要住在此處，寸步不離？」

白峻恭聲道：「在下亦不知道，只是奉令而爲，明早二夫人會駕臨，公子可親自問她！」

白峻去後，果然便有下人送上熱湯，讓他們洗澡，譚勝一直跟隨在余青玉左右，似是他的影子般，余青玉有點討厭，又不便責怪他。晚飯仍設在西廂小院裏，五色小菜一個湯，尚有一壺酒，菜佳酒醇，余青玉心頭稍爲舒服一點。麗萍道：「看來蓋天幫還不敢失儀！」

余青玉嘆了一口氣，道：「我只恨不得日子過得快一點，像這樣跟囚犯有多大的分別？」

麗萍嫣然道：「公子寬懷，日子自然易過，其實日月如梭，三個月的光景，不過眨眼間事而已！」

楊秋潭也道：「不錯，公子爲本門立

下大功，理該高興方是，何須杞人憂天？」

余青玉心頭陰霾這才盡掃，想到今番立功，他日衣錦回歸，再無人敢看輕自己，不由放聲大笑起來。

一宿無話，翌日吃過早飯，便聞白峻在外面喚道：「二夫人駕到！」

余青玉忙率麗萍等人出門，只見白峻身邊站着千嬌百媚的星星，背後還有十多名歌舞伎，余青玉長揖道：「晚輩恭迎二夫人芳駕！」

星星微嗔道：「免禮！星星今日方知自已已成爲前輩！」

白峻在旁道：「二夫人對下屬從不端架子，余公子平輩論交可矣！」

麗萍甚是聰明，忙道：「麗萍拜見二夫人姐姐！」

星星笑罵道：「豈有這個稱呼的？都免了吧，到廳裏說話去！」她態度有點輕佻，余青玉覺得不用太拘束，反而高興起來。

星星在廳內正中那張椅子坐下，道：「你們也坐下吧！余公子，本幫希望你用三個月的時間來訓練她們，你最好先編定教程表！」

麗萍插腔道：「二夫人，咱們不知道她們的程度，難以施教，可否先請教她們表演一下？」

星星含笑道：「我帶她們來此，正有此意！來，你們表演一下，並請余公子指點！」那些女人先向余青玉和麗萍施了一禮，然後表演了一兩個舞，還唱了幾闋曲子。余青玉與麗萍都覺得她們已頗有基礎，不過欠缺技巧。

當下余青玉道：「二夫人，她們基礎甚佳，三個月時間已頗足夠，以後上午練歌，下午練舞，教程待在下編訂之後，便呈與您過目！」

星星點頭稱善，她問了些余青玉跟誰學藝的瑣事，余青玉大着胆子問道：「在下斗胆問一句，二夫人似亦習過歌舞！」

星星格格地嬌笑着，聲音宛若銀鈴，紅唇中裏着雪白的貝齒，腰肢搖晃，仿如花枝顫動，蕩人心魄，余青玉臉上無端端地升起兩團紅暈，徐徐地低下頭去。星星笑了一陣才嬌喘着道：「我那三脚貓的功夫，怎入得名家法眼！」余青玉連忙謙虛一番。

未幾，下人送上酒菜，極是豐富，星星道：「星星無以爲禮，只能以酒敬客，幸勿見怪！」席間，雙方談笑頗歡，星星又道：「公子無須每日施教，教三天休息一天可矣，否則累瘦了身子，令堂豈不要怪我？」言畢已是一陣嬌笑，余青玉赧然不知如何作答。

散席後，星星道：「星星要回去休息了，我將她們留下來，師徒先熟悉一下，也好因人施教！」

「恭送二夫人！」余青玉忽又問道：「二夫人，若在下在休息日想到外面遊玩一下，未知可否？」

星星略一沉吟，道：「您在事前先問一下吧……料無多大的問題，不過本幫內堂重地是不能去的了！」余青玉親送她出院門，星星忽回頭問道：「公子年少英俊，未知你兩位兄長是否與你一般？」

余青玉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星星已發出一陣嬌笑，帶着一陣香風，翩翩而去，留下余青玉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忽然背後傳來一道咳嗽聲，他猛然一驚，急忙回首。

譚勝筆直地站在他身後，他的左手手掌永遠都落在刀柄上。「三公子請回！」

余青玉臉色一變，怒道：「少爺的事，你也敢管？」

「譚勝只爲公子安全着想！」

余青玉雙手一攤，道：「蓋天幫有無數的高手，假如我眞的有事，你能夠保我安全麼？」

「譚勝只懂得盡心盡力！」

余青玉轉身入院，忽又回頭道：「以後不用你跟着我！少爺不必你保護！」

譚勝臉色不變，就像是石人一般，語氣空洞冷漠，不帶絲毫情感。「譚某已答應過雲堂主！」

余青玉又怒了。「我是流星門掌門的三公子，你只聽他的話，不聽我的話？」

「因爲我欠他一條命，而他又欠你父親一條命！」譚勝雙眼突然閃過一抹凌厲的神光。「公子若被殺，尚是小事，但假如招惹來閑言閑語，傳到帥英傑那裏；就任何人也保不了你！」

余青玉臉上發熱，惱羞成怒地罵道：「胡說！」

「希望譚勝是胡說！」譚勝退至院門旁立定，頭也不回地道：「公子請進，免外人無謂揣測！」

余青玉怒氣沖沖進廳，只見麗萍正跟那些歌伎和舞伎談天，余青玉心情不佳，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勉強陪她們談了一陣，便已忍耐不住，麗萍長身道：「公子，你累了，何不回房休息？」

那些歌伎當中有個叫小紅的，似是她們的大姐，見狀忙道：「麗萍姐，咱們也走了，明天再來受教吧！」麗萍也不挽留，親自送她們出院，譚勝立即將門關上。

麗萍進廳已不見了余青玉，知他回房，便進房求見，「公子，你何事不開心？」

「沒什麼，教程的編排，就由你全權負責吧！」

麗萍笑道：「這怎可以？奴家只是你的副手而已！」

「麗萍，難道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很器重你？」余青玉道：「我心情很亂，您出去吧！」

麗萍向他襝衽一禮，道：「公子若有需要麗萍來陪你的，儘管吩咐……」她忽然又幽幽地一嘆。「其實奴家早已將……將心交給你了……」言畢轉身快步出房而去。

余青玉望着她的背影發了一陣怔，他跟麗萍接觸雖多，卻不曾對她興起男女之情，何況她比余青玉大了幾個月，余青玉一向只將她當作姐姐看待，雖然他也知道麗萍仍是處子之身，只可惜麗萍也許出身的關係，向來作風比較大胆熱情，余青玉只喜歡含蓄靦覥的姑娘。

這刹那，他腦海中，不知爲何又泛起星星的影子！那天雲開一聞星星之名，臉色便是一變，顯然對她有所了解，余青玉不禁有點後悔，沒向雲開問清楚！

回心一想，余青玉雙頰不禁又升上紅

潮，如今自己處身龍潭，不但不該想這種事，何況星星還是帥英傑的愛妾！他胡思亂想，自怨自艾了一番，神志疲憊，便模模糊糊地睡着了，到晚飯時，楊秋潭才來喚醒他，他亦無心進食，草草裹了肚子，又回房睡覺，可是一晚盡做着稀奇古怪的夢，到得天亮，仍覺懨懨欲眠。

早飯時，麗萍將教程表呈與他過目，還叮囑他道：「請公子仔細看，免得二夫人問起，難以作答。」余青玉强打精神，着麗萍跟他到屋內研究，麗萍詳細爲他解釋，余青玉只略作改動，又問道，「麗萍，你身處險境，爲何仍能行若無事？」

麗萍笑道：「奴家早又答覆過這個問題！其實奴家還得感激蓋天幫哩！」她見余青玉一副愕然之神色，抿嘴一笑，道：「若非如此，奴家又怎有機會服伺公子？」

余青玉心頭一跳，乾咳一聲道：「我要乘機學習獨立生活，不必人服伺！」

「公子莫誤會……奴家不敢有非份之想，不過……奴家的確想報答你的大恩，即使是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麗萍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看了余青玉一眼，余青玉反而不敢接觸她的目光，「公子，那位小紅不但聰明，而且城府頗深，日後你須對她另眼相看，須知咱們是寄人籬下，不可招惹小人！」

言畢外面傳來楊秋潭的聲音：「三少爺，小紅姐姐她們已到了！」余青玉與麗萍連忙出去，果見她們已經到齊，余青玉受麗萍影響下，打起精神教授，上午是學唱曲，她們普遍都有一個缺點，便是氣暈不足，余青玉除了着她們勤加練習之外，尚教她們練習腹式呼吸，增加氣暈，麗萍笑道：「奴也是練了余公子傳授的腹式呼吸之後，方有所進步的！」

余青玉這才醒起琮鈴子送給他的那本唱曲運氣小冊子來，這些天心繫安危，已將此事忘記，忙伸手摸摸懷內，幸喜尚貼肉收藏着，下午練舞，衆伎都有點吃不消，余青玉索性自己練習起踢腿來，練得甚是認眞，一口氣踢了二百記，累得他出了一身汗，但精神反見舒暢，晚上洗了澡之後，一上床便睡至天亮。

第二天，小紅回覆星星二夫人看過教程表，全無異議，是故便依事先編排的，繼續教授。余青玉每天都練踢腿，幾天之後，果然大有進步，每晚亦能熟睡，他認爲此乃最佳之辦法，倒把那本「唱曲運氣」之事忘記了。

這晚，余青玉剛洗了澡，房門忽被敲響，却原來是麗萍。「公子，奴家陪你弈棋可好？」余青玉點點頭。

麗萍眼尖，見床上放着那本「唱曲運氣」小冊子，好奇地拿起來，問道：「公子，你是依此書練運氣的，怎不聞你提及？」

「這是琮鈴子師父借我閱讀的，只因這些天來，忙這忙那，尚未加以學習。」

「既然如此何不讓奴家先習，再向你討教？」

余青玉想了一下，道：「好吧，不過千萬不可遺失！」

麗萍將那本小冊子收起，道：「若有遺失，任由公子打駡！」

兩人坐下對弈，麗萍見他提不起勁來，忍不住道：「公子是否覺得悶？不如由奴家，唱個曲子與你聽？或者陪你到庭院走走，今晚月色明亮，正好賞花！」

余青玉連連搖頭，麗萍又道：「那天二夫人不是說過，咱們可以出院走走麼？不如叫小紅向她申請一下？」

余青玉道：「也好，咱們到外面打獵散心，料不妨着他們蓋天幫，你明天跟她說一下！」

麗萍突然又抿嘴一笑，道：「人家關心你，公子何不自己問她？」

余青玉一怔，道：「你胡說什麼？誰關心我？」

「小紅！」麗萍認眞地道：「昨天下午她還旁敲側擊地問奴與……與公子的關係，這不是關心你麼？嘻嘻，也許她呷奴的乾醋來了！」

余青玉斥道：「麗萍，你越來越放肆了！」

麗萍忙長身陪罪。「但奴家所說卻句句屬實！那個姐兒不愛俏郎君，何況……」

余青玉紅着臉道：「算啦，以後不許你再說這種話！」

麗萍斟了一杯茶，道：「奴以後不敢了，公子原諒！」

余青玉見她臉上含羞帶喜，秋波流轉，雙頰泛紅，艷若桃李，心頭一蕩，伸手接過茶盞，鼻端又聞到一股似蘭似麝的香氣，不覺怦然心動，他不敢稍露行跡，仰頭將茶喝乾，便道：「少爺睏了，咱明天再談吧！」麗萍告辭回房。

次日，麗萍向小紅提出，外出郊遊的打算，小紅答應向星星轉述。是日一切照舊，小紅率人離開之後，便去求見星星。星星正在房內，對着鏡子塗蔻丹，抬頭問道：「有什麼消息稟報？」

「啓稟二夫人，余公子求妳准他們明天到外面郊遊，他素來喜騎射，希望二夫人玉成。」

星星住了手，問道：「只他一個人去？」

「不是，他要帶全部隨員去。」

星星長身走到床上一躺，嬌慵地道：「准他去騎射，你將此事交與鐵冠道人處理，我吩咐你辦的事，辦得如何？」

小紅道：「依婢子觀察和用旁敲側擊之法探麗萍的口風，余公子與她雖熟，但似乎只限於友情！」

星星一笑，道：「你辦得很好，去通知他吧！」她走下床，在房內走了兩圈，喚道：「侍歌！」

門外走進一位小婢來，行禮道：「二夫人有何吩咐？」

「幫主如今在何處？」

「在內廳與東郭先生和廖總堂主議事！」

星星又考慮了一下，道：「你服伺我更衣吧，我要去見幫主！」

* * *

次日是休息日，但余青玉一早便下床盥洗了，吃過早餐，白峻便來相請。「余公子，車馬早已準備好，請起程！」

「煩白先生帶路！」余青玉腰上早已佩了劍，招呼下屬隨白峻出門，外面果然停着好幾匹駿馬，尚有一輛輕車，馬旁還站

着幾位蓋天幫的人。

白峻道：「公子請上馬！」他扶麗萍上了馬車，自己亦上了馬，余青玉見他們有四個隨從，心中不大痛快，卻也無可奈何，當下由白峻領路，向東南馳去。未幾已至郊野。余青玉被困了不少日子，見那滿山一片蒼翠，與江北情景大不相同，煩悶全消，忍不住揮鞭催馬，越過白峻，其他人忙亦加速前進，尾隨余青玉馳向一座樹林。

樹林不大，但甚爲茂密，處於一座山坡下，山坡上滿是嶙峋怪石，益顯出其青翠動人。

樹林不可能有走獸，卻棲了不少飛禽，馬蹄聲驚動了樹上的鳥兒，紛紛振翅而飛，余青玉早已抽出長箭，引弓而發，「颼」的一聲，長箭過處，已射下一頭烏鴉。白峻讚道：「公子好箭法！老朱，還不快下馬將獵物提起！」

余青玉頭也不回地道：「不必，那烏鴉肉不好吃，要來作甚？」他策馬在林內奔馳，籍以驚動林中鳥，以便找尋目標，未幾果然被他射下一頭黃鷹，又惹來蓋天幫幫徒的一陣采聲，余青玉心花怒放，更亟欲表現，其他人只在一邊吶喊助威，唯有那譚勝一人不時跟在其左右。

余青玉雖然努力，但樹林小，飛鳥無處可逃，很快便飛光，他沒奈何只好策馬上山坡。白峻連忙拍馬追前，喊道：「余公子，半山上沒有鳥獸，請下來吧！」

余青玉自小頤指氣使慣了，怎肯受制於他？拍馬更急，直馳上山頂，放眼望去，山下竟有許多人在練武，他微微一愕，連忙將馬勒住。譚勝亦已趕至，忙道：「下面那些人似是蓋天幫的人，公子不可下去。」

果然，山下那些人已發現他們，神箭手都舉起弓來，譚勝抽出力來，喝道：「快回去！」余青玉也心慌了，連忙撥轉馬首下山，白峻已趕至，埋怨道：「公子，請你不可到處亂跑！」

余青玉忍不住反唇相譏，「閣下爲何不一早說明？何況本公子不是蓋天幫的犯人！」

白峻沉聲道：「閣下雖然是敝幫的貴賓，但本幫重地亦不可以任意闖進，此亦爲人賓客應知之儀！」

余青玉忍着氣道：「既然如此，請白先生帶路，余某願附驥尾！」

白峻見他生氣，連忙堆下笑容，道：「公子言重！」話雖如此仍帶頭下山，向東馳去，余青玉故意放緩馬速。

譚勝追前，低聲道：「公子，咱身處險境，一切須以忍爲先！」未幾，楊秋潭和麗萍亦追了上來，背後則是蓋天幫那三個名爲陪同，實爲監視的大漢。

衆人馳了一陣，到另一座較大的樹林，白峻才勒馬道：「公子，這樹林飛鳥小獸頗多，大可以讓你射個痛快，不過最好先下馬才進林！」言畢首先跳下馬來。

衆人下了馬，白峻叫老朱在林外看守馬，麗萍在楊秋潭攙扶下，也尾隨衆人進林，此林獵物果然甚是豐富，半天工夫，已經滿載而歸，由於他們沒帶火種，因此中午只好吃乾糧，待得將近黃昏，衆人才回程。

一路上，白峻和手下不斷獻諂辭，余青玉上午不快之情，經已煙消雲散，也與他們有說有笑起來，到得蓋天幫總舵，已是暮色四合，守衞見到那些獵物，又爭相稱讚。

白峻問道：「公子，這些獵物如何處理？」

「請白先生着人洗乾淨，咱們自己在西廂裏燒烤！」余青玉又叫楊秋潭賞些給蓋天幫那三個人。

到西廂小院，只見小紅站在門外，似在等候他們回來。「啓稟公子，二夫人請你洗好澡，更衣到內堂，她要設宴謝你……稍後小婢再來引路！」

麗萍含笑問道：「小紅妹，二夫人不請愚姐麼？」

小紅略顯尷尬地道：「二夫人沒提及……」

麗萍道：「那好吧，請你等下來接公子……」衆人進了小院，她又故意喃喃自語地道：「奇怪，她爲何單只請公子一個人？不知還有沒有人陪客！」

余青玉心中怦怦亂跳，又害怕又興奮，裝作毫不在乎地道：「咱們本是她請來的，她設宴謝客，有何奇怪？」

譚勝道：「依譚勝之見，公子可得小心提防蓋天幫使詐！」

余青玉道：「你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咱們身在此處，他們若要殺咱們的，又何須使詐！」

楊秋潭道：「公子說得有理，如今還是先洗澡更衣吧，免得二夫人久候，要失禮儀！」

余青玉道：「說得是，快替本少爺準備一切！」他進房仔細洗刷了一番，換了套新衣，再仔細梳好了頭髮，已聞外面有聲音，連忙開門出來，卻原來是白峻送獵物來。

白峻向余青玉行了一禮，道：「幫主吩咐，拿了公子所獵的幾隻鳥兒，說待會兒與公子一齊品嘗！」

話猶未了，小紅已來催促了，譚勝道：「譚勝陪公子一齊赴宴！」

小紅道：「可是幫主夫人並無邀請壯士……」

譚勝道：「譚某責任所在，不得不如此，請姑娘體諒，並請代向貴幫主美言幾句！」小紅想了一下，終於答應。帶他一齊去。

出了西廂小院，小紅又回頭道：「譚壯士，萬一幫主和二夫人不讓你入席，您可別見怪！」

譚勝道：「這個自然不怪你！」他左手掌心緊緊握住刀柄，像是隨時要與人拚命似的。

小紅走得頗快，先走過道，再穿過一座小花園，又到了一小院之前。小院月洞門前有四個彪形大漢手持武器站崗，見有人至，立即攔住，小紅忙道：「四位大哥，幫主二夫人要設宴款待二公子！」

「余公子可以進去，但這位可得留下來！」

譚勝道：「譚某是余公子的保鏢，若不准某家陪公子進去，公子亦不赴宴！」他態度甚爲堅決，手臂上的青筋都浮凸出來。

那四個漢子商量了一陣，其中一人道：「你要進去也行，不過兩位可得先將兵器放下！」

小紅接道：「余公子，這是本幫的規矩，除了幫主之外，任何人都不許帶兵器入內，尚盼體察！」余青玉略一考慮，便首先解下佩劍，譚勝堅持了好一陣，才解下刀來。小紅又道：「兩位請隨我進來！」

月洞門之內，又有一座庭院，遍植奇花野草，假山涼亭點綴其間，甚見清雅，庭院之內，便是二夫人星星的居所了，先是一座廳堂，卻以綉花紗布作屏風，將廳堂格成內外兩個部份，外廳又有兩個漢子守衛，身上不帶兵器，伸手攔住譚勝，「譚壯士請留步，余公子請進！」

譚勝不待要求，那漢子已道：「這是幫主交代下來的，咱們不得不如此，譚壯士請於此用飯，余公子之行動，你可以透過紗布看得清清楚楚，又何須担心，再說貴我雙方如今已訂下和約，莫不成會不利於余公子乎？」

余青玉想想有理，便着譚勝留在外面，自己則走過屏風，廳裏早已安着三張長几，卻不見有人，余青玉甚為驚愕，小紅道：「公子請坐，幫主和二夫人稍後即到！」余青玉只好懷着一顆忐忑之心坐下等候。

小紅道：「賤妾告辭！」她出去之後，內廳只剩下余青玉一個人，他只道須臾帥英傑和星星便到，誰知等了許久，仍不見人影，又不敢進內和外出，不由驚問：「請問帥幫主何時方到？」

外面那兩漢子道：「在下委實不清楚，公子稍安勿躁。」

余青玉少爺脾氣一發作，可不管他在什麼地方，拍几長身道：「在下不等了，請叫小紅姑娘帶我回西廂小院！」話音剛落，裏面忽然間傳來一陣陣脚步聲！

* * *

麗萍抬頭望天，看星辰戌牌將過，但余青玉仍未回來，急得她如熱鍋上的螞蟻，在庭院中團團亂轉。楊秋潭忍不住道：「姑娘，你急得連飯也吃不下，這又何苦呢？」

麗萍瞪了他一眼，道：「難道你不担心？」

「蓋天幫與本門已經訂下和約，有什麼值得担心的？」楊秋潭另有深意地道：「姑娘對公子的關心有點過份！」

麗萍探頭出院門，向遠處看了一眼，又退回去，幽幽地一嘆：「你怎知道？帥英傑早有獨霸武林的野心，豈肯眞心與咱們修好？此不過是權宜之計罷了！」

楊秋潭冷笑道：「難道姑娘目光比雲總堂主還要銳利？」

麗萍道：「也不知為何，今日一回這裏，只聽了小紅的話，我便老是心驚肉跳，似乎什麼禍患要發生般！」

楊秋潭哈哈笑，道：「姑娘這是杞人憂天，不，這是因為姑娘對公子……嘿嘿，所謂關心則亂，其實……」

麗萍見他臉上的淫邪之意，吃了一驚，斥道：「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言畢即拂袖回房，將門窗緊緊閉起。

（未完・三）

上文提要：

丁少秋和李飛虹在玉皇殿前九層塔和一小老頭結拜，成為忘年弟兄，二人晚上巡邏，發現觀主院落出現盛世民、言鳳姑，另一撥人是逢天游，由小老頭協助二人敵住，而逢天游卻渾水摸魚，將他的四師叔捉住，聲稱也捉了松風子，要脅丁少秋束手就縛，此時突來一黑衣人為他們鬆綁，逢天游闊劍轉向黑衣人……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乘機下毒脅持　澄清是非大會

站在邊上的另一個瘦小黑衣人眼看丁少秋解開松風子穴道之後，一手叉腰，揮揮手，冷聲道：「你們只管先走。」

丁少秋聽出這人是個少女聲音，後音同樣聽來極熟，只是她和中等身材黑衣人一樣，故意變了聲音，因此聽不出也想不起這兩人究竟是誰了。

松風子道：「少秋，我們走吧！」

李飛虹故意道：「大哥，這二位幫着我們救觀主，但究竟雙方人手懸殊，一旦解開穴道，只怕雙拳也難敵四手，我們怎麼能走呢？」

松風子被他說得訕訕的，連忙稽首道：「李小施主說得極是。」

這不過幾句話的工夫，逢天游一向自詡精通劍術，江湖上罕有他的對手，今晚他遇上中等身材黑衣人，不僅遇上了罕見的強敵，人家的劍法，他幾乎無法捉摸，先前還能憑仗着他數十年的修為，硬拚硬搏，但打到十招左右，就漸漸落了下風，也漸漸發現對方劍法有着說不出的奇幻快捷，往往使自己措手不及，無法還手。

中等身材黑衣人也在此時忽然收劍後躍，冷言道：「逢天游，你不是我的對手，不出十招，非傷在我劍下不可，咱們不用打了。」

一面朝站在一旁的小黑衣人道：「你去替她們解開穴道，咱們走。」

瘦小黑衣人口中答應一聲，走過去，分別在六個女子身上拍了一掌。

逢天游心知對方說得不假，如果再打下去，十招之內，自己確非落敗不可，收回闊劍，目注中等身材黑衣人沉聲道：「逢某確非朋友之敵，這一點逢某還有自知之明，不知朋友如何稱呼，可以見告嗎？」

中等身材黑衣人微哂道：「我並不想揚名立萬，用不着通名報姓，你如要找我，江湖上隨時都可以找得到。」

說完，朝瘦小黑衣人招了下手，兩條人影翩然掠起，去勢如電，瞬息不見。

逢天游也朝六個黑衣女子擺了下手，朝另一個方向飛奔而去。

「善哉、善哉！」松風子道：「這二位黑衣人，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人，武功之高，令人歎為觀止。」

李飛虹一把拉着丁少秋的手，叫道：「大哥，我們快回去了。」

他是故意不讓大哥去理松風子的。

* * *

回到賓舍，兩人依然悄悄穿窗而入，再掩上了窗戶，李飛虹剛在自己的床沿上坐下，丁少秋也悄然跟了過來，和他並肩坐下。

李飛虹猛然一驚，迅疾把身子向右移開，說道：「大哥要做什麼？」

丁少秋噓了一聲，低聲道：「愚兄有話和你說，又不能讓別人聽到，所以只好和你坐在一起，才能說了。」

李飛虹偏頭問道：「你要說什麼？」

丁少秋悄聲道：「事情太多了。」

李飛虹奇道：「我怎麼沒想到什麼呢？哦，你快說咯！」

丁少秋笑道：「世事留心皆學問，賢弟並沒去留心它，怎麼會發現呢？」

李飛虹催道：「大哥別賣關子了，快

說吧！」

丁少秋壓低聲音道：「第一、我方才發現四師叔雲房裏，有女人走路的聲音，後來言鳳姑出現，我才知道在四師叔雲房內的就是她……因爲她靴尖有鋼勾，走路之時，會有極細的金屬之聲……」

李飛虹忽然掩口笑道：「你說四師叔和她……」

「賢弟想到那裏去了？」丁少秋道：「我是說四師叔的雲房中可能有兩個人，一個是南天一鵰盛世民，另一個則是言鳳姑。」

李飛虹吃驚道：「他會和天南山莊有勾結？」

「很有可能。」丁少秋道：「我想我和大伯父看到有人把消息放在觀前大香爐香灰中，以及我們登上寶塔，看到一個灰衣道士和人家談，這內奸不是出在門人弟子，而出在他身上。」

李飛虹瞠目問道：「大哥有什麼証據？」

「就是沒確實的証據。」丁少秋道：「愚兄是從幾件事上，由心証來推斷的。」

李飛虹哼道：「由心証，坑死了天下多少好人？」

丁少秋笑道：「我又不是貪贓枉法的贓官，只是就事論事，加以推斷而已！」

李飛虹道：「好，你說嘛！」

丁少秋道：「第一、我們偷入觀主靜室，他好像早已料到我們會去，早就布置好了，準備生擒我們的，後來剛巧有一道人影從牆頭掠過，他怕被人知道，我們在他靜室裏被擒的，才沒向我們出手……」

李飛虹奇道：「那道人影，不是南天一鵰嗎？」

「不是。」丁少秋道：「最先掠過牆去的並不是南天一鵰，他是後來才追出來，繞到我們前面去的。」

李飛虹道：「他幹麼要繞到我們面前去呢？」

「這就是他們預定的詭計。」丁少秋道：「四師叔他武功再不濟，也不至於一招之間，就傷在盛世民的掌下，那是他們有意如此，好讓我和盛世民動手，盛世民使的是劍，我就只有施展避劍身法，盛世民一走，四師叔就以此作爲藉口，因爲避劍身法既不是白鶴門的武功，又不是武功門的武學，他身爲師叔，就可以責問我跟誰學的了。」

李飛虹點頭道：「我懂了，他們懷疑大哥的避劍身法是從『風雷寶笈』學來的，哦，他方才點了大哥幾處穴道，你怎麼解開的呢？」

丁少秋笑了笑道：「愚兄練的內功，一遇到外來指力侵襲，就會自生抗力，四師叔根本就沒有制住我的穴道。」

接着又道：「賢弟莫要插口，我還沒有說完呢，當時最前面的一道人影，敢情就是逢天游了，他發現四師叔追了出來，在中途逸去，他的目的，可能也是懷疑我的武功出自『風雷寶笈』的，因爲他也會敗在愚兄劍下，因此不想讓愚兄落在他們手裏，他亦以爲愚兄穴道受制，才出面絆住四師叔，他手下就可以把愚兄擄走，沒想到言鳳姑搶先落到愚兄身後，和愚兄動上了手，他手下才沒有現身，是希望咱們打個兩敗俱傷，他們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李飛虹不待他說完，搶着道：「他們沒想到言鳳姑不是大哥對手，於是趁大哥和逢天游動手之際，制住松風子，想迫你束手就縛。」

丁少秋道：「正是如此。」

李飛虹道：「這樣曲折的事情，大哥怎麼想出來的呢？」

丁少秋笑道：「因爲我和這些人接觸過幾次，再從他們出場次序，加以推想，也就思過半了。最主要的一點，言鳳姑一現身，我就已猜到幾分了。」

李飛虹問道：「那麼後來那兩個蒙面黑衣人，你可知道她們是誰嗎？」

丁少秋微微搖搖頭道：「愚兄一直想不出來，她們連說話的聲音都故意改變了，只是有一點，我一直很懷疑，她們說話的聲音，聽來好像極熟！」

李飛虹斜睨了他一眼，問道：「大哥不會仔細想想，你認識的女孩子中，有沒有這樣兩個人？」

丁少秋笑道：「賢弟說笑了，愚兄從下山到現在，也不過個把月光景，那會認識什麼女孩子？」

口中說着，心頭不禁浮起池秋鳳的倩影，她……

只聽李飛虹又道：「大哥再想想看，這兩人會不會是家裏的什麼人？」

「啊！」丁少秋突然雙手一伸，緊緊的握住李飛虹的手腕，口中大聲叫了起來：「是大伯母，是她，一定是大伯母，我當時怎麼會想不起來的？」

說着，不覺眼眶濕潤，流下淚來。

李飛虹一驚，忽然輕咦道：「大哥，你怎麼了？」

丁少秋雙手一鬆，用衣袖拭着淚水，說着：「愚兄從小是大伯母養大的，她……比母親還要疼我，她和我姐姐三年前失蹤，至今沒有下落，方才那兩個蒙面人，一定是大伯母和姐姐，不會錯了！」

李飛虹張大雙目，說道：「大哥，你在哭了？」

丁少秋拭着眼水，說道：「沒有。」

李飛虹柔聲道：「如果那兩人眞是大哥的大伯母和姐姐，大哥應該高興才對，至少她們並沒有失蹤，對不？」

丁少秋道：「但她們爲什麼不肯和我見面呢？」

李飛虹輕笑道：「大哥怎麼忘了，你大伯母可能正在暗中偵查某一件事，現在還不到時機，不能和你見面。」

丁少秋道：「賢弟說得也是。」

李飛虹悄聲問道：「大哥，今晚我們遇上的事，明天要不要告訴你爺爺？」

丁少秋道：「不能說，說出來了，就會牽扯到四師叔，我們無憑無據，怎麼能說他勾結天南山莊呢？」

「那就不用說了。」李飛虹笑道：「時間不早了，大哥該休息一回了。」

第二天是大會前夕，各地應邀來參加大會的武林同道，紛紛趕來，玉皇殿裏裏外外，到處都有老少不等，三五成羣的江湖人徜徉。

丁少秋因大伯母和姐姐小鳳昨夜既已現身，可能會雜在人叢中，也是來參加大

會的了，因此就約了李飛虹到處走走，希望能發現大伯母母女兩人，但從早到晚，處處留心，暗暗打量，還是沒有找到，甚至連和昨晚兩個蒙面黑衣人身材相似的人，都沒遇上一個。

* * *

端午，又稱天中節，是鬼怪妖精必須躲避的日子。君不見白蛇傳白娘娘乎，只喝了小小一杯雄黃酒，就現出原形來了。

大會選在今天舉行，正是含有邪不勝正之意。

大會的正式名稱是「江南武林同道聯誼大會」，已經用紅布黏着斗大的金字，在玉皇殿前面一片廣場上橫空高懸，十分醒目。

廣場北首，臨時搭蓋了一座蘆棚的高台，台高一丈，設有八把木椅，紫紅繡金椅披，是準備給八位發起人坐的。

台下，中間是一條走道，左右兩邊，各放三張八仙桌爲一排，共有二十排之多。最前面一排六張八仙桌，圍以高背木椅，紫紅繡金椅披，是貴賓席，專門接待各派掌門人以及武林耆宿的。從第二排起，坐的一律是板櫈，乃是來賓席，大家可以坐。

大會定在巳時舉行，現在還不過辰初，已經有不少人坐在來賓席上了。

丁少秋和李飛虹早就夾雜在衆人之中，坐在最後一排，右邊第一張桌子，靠右邊的兩個位置，因爲坐在這裏，對前來參加大會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到，因爲他們都得從中間一條走道上經過。

這時正有十幾名玉皇觀的道士在每一張桌上放好一個茶盤，盤中放一把白瓷茶壺和八個茶盌。瓷壺中早已放好了茶葉，只是尚未沖水而已。

隨着時間的逐漸接近，來賓也漸漸多了。這些三山五嶽的朋友，倒也客氣得很，先來的都坐在較下面的一排，坐滿了就漸漸的往上升，如今除了第一排「貴賓席」，差不多全坐滿了。

十幾名灰衣道士手提大銅壺，替每一桌上泡上茶水。

丁少秋和李飛虹隨時注意着每一個來賓，只是沒見到大伯母和姐姐小鳳的影子，而且連近在咫尺的天南莊的人，一個也沒有。

時間漸漸接近巳時，玉皇殿傳出一陣清磬之聲，本來數百人寒暄交談的喧嘩聲音，登時靜了下來。

接着由白鶴門松雲子、玉皇殿觀主松風子二人陪同八位貴賓入場，這八人乃是九三高齡的東海採薺叟、太湖洞庭釣叟徐璜、通臂門掌門人畢友三、徽幫幫主楊三泰、古靈門主古靈子、鄢茂元、鄱陽水寨寨主鄱陽龍王劉行、洪澤水寨寨主飛魚馮五，相繼在左首貴賓席上落坐。

這時另有一個淡金臉的青衣人施施然走了上來，也不和人招呼，就在右首中間一席上，獨自一人坐了下來。

松風子不識其人，連忙走了過來，稽首道：「這位道兄不知可有請柬？」

青衣人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一言不發，別過頭去。

松風子看他沒有答話，依然陪着笑道：「這位道兄，這裏是貴賓席，我們歡迎武林同道蒞會參加，沒有請柬的，都被安排在來賓席入席，道兄……」

青衣人連頭也沒回，冷聲道：「我要坐在這裏。」

松風子道：「但……」

話未出口，松雲子走過來輕扯了他一下袍袖，低聲道：「隨他去吧，大會就開始了。」

在他說話之際，只見白鶴門掌門人松陽子、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丁南屏三人陪同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子和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天聲、八掛門名宿謝傳忠，丐幫南昌分柁蒼鷹白仰高等人，從台上走出，他們就是這次大會的發起人，聯名發出請柬的主人。

台下數百名來賓立即紛紛鼓起掌來。台上八人也一齊躬身答禮，然後依次坐下。

白鶴門掌門人松陽子却並未落坐，這時緩步走到台前，打了個稽首，說道：「各位貴賓，各位道兄，我們這一江南武林同道聯誼大會，從發起到現在，已有二十幾年歷史，每隔三年舉行一次，由大家輪流做東，柬邀同道作聯誼性的聚會，有什麼不易應付的大事，也往往在大會上圓滿解決，足見我們江南武林同道團結一致，合作無間，才能使江南武林平安無事。」

口氣略爲一頓，就接着道：「今年這一大會，是由白鶴門和敝門聯合作東，承蒙九三高齡的採薺道長遠從海外趕來，以及各位來賓的惠然光降，貧道代表大會，先謝謝各位。」

說到這裏，又朝台下打了個稽首。台下來賓也一致報以熱烈掌聲。

松陽子接着又道：「至於這次大會，共有兩件大事，要向各位提出報告，因爲這兩件事有着連帶關係，貧道先說第一件，那就是最近在江湖上盛傳的崑崙派『風雷寶笈』出土的這件事……」

提到「風雷寶笈」，台下數百人登時肅靜下來，全場幾乎墮針可聞，顯見大家對它如何關切了。

松陽子輕輕吸了口氣，續道：「江湖傳說崑崙『風雷寶笈』在武功山雷嶺出土，才引起了第二件事，且等稍後再說，至於『風雷寶笈』在武功山雷嶺出土，那倒一點不假……」

台下來賓聽松陽子一口承認謠傳「風雷寶笈」出土之事，大家急於聽他下文，自然沒人說話。

松陽子笑了笑，才道：「但那五十年前的事了，貧道那時還只有二十來歲，據說是武功門的上代掌門人戴老前輩在武德堂後進一棵老桂樹下發現的，外面還有一個石函，打開石函，裏面有一個木盒，內藏『風雷寶笈』，分爲上下兩冊。「戴老前輩仔細閱讀了一遍，書中所記載的都是道家勅勒之術，這就和丁老前輩（丁南屏之父）二人，親自送上白鶴觀，交與先師收執……」

他口氣微頓，緊接着道：「但沒想到事隔五十年，却有人傳出江湖，把『風雷寶笈』說成崑崙派的武功秘笈，才引起各方矚目，也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如果再延續下去，只怕還會引發更大的亂子，因

此經由武功門邵道長共同研商的結果，並徵得各位道兄的同意，才舉行今日這一大會，希望藉今日之會，可以澄清此一謠言……」

台下來賓這時不由得起了一陣竊竊私議。

松陽子並沒理他們，只是微微一笑，右手朝身後招了一下，立即有一名道童手捧一個黃布包袱，走了上來。

另有兩個灰衣道士隨着走上，把放在中間的一張案桌，扛到台前，然後退下。

松陽子從道童手中接過黃布包袱，放到案上，隨手打開包袱，把黃布交與身旁的道童，道童雙手接過，躬身退下。

現在案上放着的是一個黑黝黝的木盒，松陽子打開盒蓋，從盒中拿出兩冊厚厚的書本，放到案上，才抬頭說道：「這兩冊就是在雷嶺武德堂後進一棵老桂樹下出土的崑崙『風雷寶笈』，其中所載盡是符咒勅勒之術，絕非什麼武功秘笈，諸位來賓，均可上台來翻閱，不過人數不宜擁擠，要參閱的人，可以依次由第一排第一桌的來賓開始，好了，現在就請要參閱的人上台。」

說完，打了一個稽首，便自退到原來的椅上落坐。

古靈子沒待他說完，已經當先站起，洪笑道：「老夫正有此意。」

飛身躍登台上，目光注處，那兩冊「風雷寶笈」，錦綾裱裝，業已發黃，形式甚古，一望而知少說也是一二百年以上之物，上書「風雷寶笈」四個篆字，翻開首頁，有「崑崙弟子姜維嶽恭錄」字樣。姜維嶽正是昔年崑崙派第一高手人稱伏魔眞人的姜眞人！

古靈子不覺怦然心動，但一直翻下去閱讀一遍，上冊所載均是道士作法用的設壇步斗之類的事，下冊則全是符咒，果然與武學無關，心中還是不信，仔細翻閱，確非後人僞造，只好默默退下。

衆人之中，有古靈子領了頭，就有人相繼上台，有些人縱然不是爲了武功秘笈，但既然來了，總要參觀一下如今傳遍江湖的「風雷寶笈」，因此台下來賓幾乎每個人都想上台去一看究竟，隨着古靈子的下台，大家就排隊上台，共同觀看。

古靈子回到座上，鄢茂元立即問道：「古門主，你看過了覺得如何？」

古靈子嘿然道：「看來風雷寶笈確是道家勅勒之術，是手抄本，少說也有一二百年了。

鄢茂元道：「道兄這麼說，自然不會錯了，只不知道兄可曾仔細察看，最後幾頁，是否有被人撕去的痕迹？」

古靈子微嘿一聲道：「兄弟早就想到這一點，但此書已十分殘舊，就算有人把它撕去一二頁，也未必看得出來。」

鄢茂元哼道：「如若其中沒有記載武學，松陽子調教出來的徒弟，會連你我都不會是他的敵手嗎？」

古靈子一怔道：「但松陽子自己何以……」

鄢茂元壓低聲音道：「也許此類武功必須童子才能練習。」

古靈子恍然點頭道：「道兄說得不錯！」

兩人低聲交談，旁人自然不會去注意他們。

現看寶笈的人，魚貫上台，魚貫而下，不消半個時辰，大家都已上去看過。

這時白髮如銀，白髯飄胸的東海採薺叟登上台去，他是最後一個登台觀看寶笈的人，等他翻閱過兩冊寶笈之後，掩上書本，目光環顧台下，含笑說道：「諸位與會的來賓，大概全已翻過這兩冊『風雷寶笈』了，松陽道友方才說的不錯，這兩冊書中所載，確實全是道家勅勒之術，與武功無關，江湖上何以會把它說成武功秘笈呢？老朽認爲這是因爲這兩冊書出自崑崙派的緣故，崑崙派在一二百年以前，以武功著稱於世，而且絕世武學又失傳已久，因此『風雷寶笈』出土，大家就理所當然的把它視爲武功秘笈了，如今大家都看過了，江湖謠言也不攻自破。」

他目光環視，口氣略頓，又道：「老朽今天也是來賓身份，所以最後一個上台，就是要代表來賓，向松陽道友，以及今天具名邀請咱們的其他七位道兄深致謝忱，今天這一大會，不但消除了江湖同道的疑問，也可以在無形中消敉一場覬覦寶笈可能會引起的干戈，謝謝主人，也謝謝大家，謝謝、謝謝！」

此人年已九十有三，但隨口說來，聲音洪亮，全場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他話聲一落，台下立時響起一陣如雷掌聲。

八位主人也一起站了起來，拱手謝禮，恭送採薺叟從台上走下。

松陽子把兩冊「風雷寶笈」放入木匣內之中，仍用黃布包好，交給身側道童。另外兩名灰衣道士不待吩咐，就把案桌抬走。

松陽子站在台前，並未退下，略爲整了整喉嚨，朝台下打了個稽首，朗聲道：「方才貧道曾向與會的各位來賓報告過，今天這一大會，雖是武林同道三年一次的聯誼聚會，但有兩件大事，要向各位報告，第一件事，方才已由諸位來賓上台親自翻閱，澄清謠傳，貧道現在要向各位報告的第二件事……」

台上來賓因他口中一再提及兩件大事，試想白鶴門掌門人的「大事」，自然不會是等閒之事，大家當然要仔細聽個究竟。

松陽子接着道：「第二件事，和第一件事有着極大的關連，因爲『風雷寶笈』出土雖有五十年之久，但外人根本不知有這件事，直到幾年前江湖上才盛傳崑崙派『風雷寶笈』就藏在武功山雷嶺之中，也因此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諸位都知道武功山雷嶺，乃是武功門的所在地，這一軒然大波也就發生在武功門，爲了讓大家明瞭此事眞相，貧道就請武功門武威鏢局總鏢頭丁伯超上台來，向大會作一詳細報告。」

台下來賓又紛紛鼓起掌來。丁伯超就在掌聲中登上台去，走近台前，朝松陽子躬身一禮。

松陽子就退回椅上坐下。

丁伯超又朝台下來賓抱拳爲禮，朗聲道：「在下丁伯超，向在座的武林前輩、各位老哥請安，方才白鶴觀主松陽師伯已經說過，要向諸位報告的第二件事，就是起因於謠傳『風雷寶笈』藏在武功山雷嶺之

中，但雷嶺乃是敝門武德堂所在，覬覦寶笈的人，就必須先對付敝門，而對付敝門唯一捷徑，就是先從敝門武威鏢局下手，在下忝爲武威鏢局總鏢頭，因此也就首當其衝……」

大家雖然都已知道武威鏢局失鏢之事，但沒有一個人知道詳細情形，因此在場的人都聚精會神的聽他述說經過。

丁伯超續道：「那是三年前的三月間，有人前來敝局，以一箱價值百萬的珠寶，委託敝局由南昌送至長沙，託鏢人爲姬夫人，到長沙也交姬夫人簽收，鏢金爲五千兩，唯一的條件是必須由在下親自護送，這是一筆好買賣，從南昌到長沙，路程不算太遠，而且一向太平，在下就一口答應，當時並不知道這位姬夫人就是南天一鵰盛世民的妹子盛錦花，收鏢人也是她……」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吁了口氣，續道：「在下爲了鄭重起見，特別要兩位鏢師和八名趟子一起出發，那是第五天的傍晚時光，咱們一行趕到東峯界山麓間，忽然衝出十幾個蒙面人，在下驚奇的是這條路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黑道朋友攔劫事件，當時急忙亮出敝局字號，那知對方毫不理睬，立即動手，這些人居然個個武功極高，在下正在和領頭的蒙面人動手之際，被人偷襲背後穴道，昏了過去，從此被幽囚在一處黝黑的地室之中，直到半個月前，在下侄子丁少秋闖入地室，砍斷在下手足上箍的鐵鍊，才得脫困而出……」

他越說越激動，聲音也嘶啞了，續道：「直到那時，在下才知道被囚禁了三年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裏，這地室原是酒窖，經賊人擴建的。南天一鵰盛世民和他妹子盛錦花故意投鏢巨額珠寶，又陰使他們天南莊豢養的十八鐵衞蒙面劫鏢，價值百萬的紅貨被劫，竟無一人知道，除了在下，這樣敝門自是要負責賠償，就這樣，雷嶺武德堂和丁家莊兩處產業悉數抵償給天南莊，如今丁家莊已經變成天南莊，武德堂却變成了嶽麓觀的分院，由嶽麓觀主常清風的師弟担任觀主，實則由他主持負責挖掘找尋寶笈……」

坐在第一座上的採薺叟一手摸着白髯，微微搖頭道：「盛世民居然做出這樣的事來！」

台下來賓有不少聽得義憤塡膺，就大聲嚷起來：「南天一鵰竟然到江南地面上來做案，還把我們江南武林同道放在眼裏嗎？」

「咱們應該找天南莊評理去。」

「還和他們講什麼理？咱門江南同道聯合起來，把他們驅逐出去。」

一人振臂高呼，大家就跟着同仇敵愾起來，人聲鼎沸！

丁伯超雙手連擺，高聲叫道：「大家請靜一靜，在下話還沒有說完。」

全場聲音又靜了下來。

丁伯超續道：「自從此次劫鏢事件，賊人佈置週全，沒有一絲消息外洩，才反噬在下監守自盜，潛逃無蹤，拙荊爲了找尋在下，偕同小女及顧孟雄、丁福、一去不返，耿師叔(南華)率同芮璜、全義興，沿途查訪，也一去沒有下落，可能均被天南莊計誘，落入對方陷阱之中，在下父子

只有呈准掌門人，在大會中提出，本來大會也邀請了南天一鵰盛世民及盛錦花二人，大概他們自知理屈，並未出席，這一段公案，還請參與大會的各位武林前輩鼎力主持公道，勒令天南莊交出劫鏢及被劫持的人，退出武功山，並一致聲討此一江湖敗類，予以應有的懲罰，敝門幸甚，武威鏢局及丁家莊幸甚！」

說完，連連拱手作揖。

他剛說到這裏，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丁老爺子(丁南屏)及時從椅上站起，走近台前，由邵南山接着道：「諸位來賓，諸位道兄，敝師侄丁伯超所說，句句事實，敝門當時不明內情，姬夫人又一再催逼，兄弟覺得咱們失鏢總是事實，理該賠償，不得已才把雷嶺及丁家莊產業，一起出讓，直至丁伯超被丁少秋從地室救出，才知劫鏢人就是託鏢人，他們的目的就是爲了敝派的雷嶺，居心如此險惡，令人忍無可忍，因此敝門鄭重籲請大會主持公道，請大家鼎力支持，共討奸邪。」

說完和丁南屏兩人也連連向台下拱手。

台下一片義憤塡膺的呼叫之聲，紛紛斥責南天一鵰盛世民的盜賊行爲，有些人甚至振臂高呼，要大家立即殺上天南莊去。

九三高齡的東海採薺叟再次起立，高舉雙手向空搖揮了兩下，高聲道：「諸位且靜一靜，請聽老朽一言。」

大家聽他這麼說了，果然立時靜了下來。

採薺叟續道：「南天一鵰在江湖上也薄有聲譽，竟然投鏢劫鏢，行徑卑鄙，而且又在江南地面上作案，無怪與會同道羣情激憤，老朽之意，不如先由今天作東的八位主人中選出一兩位代表江南同道，先禮後兵，勸令釋放失蹤的人，限期退出江南，如果執迷不悟，再由咱們與會的江南同道聯合起來，共起討伐，到時不僅要把他逐出江南，只怕連天南莊也會遭到玉石俱焚，老朽推想盛世民兄妹決不敢觸犯衆怒的，不知各位來賓高見如何？」

他話聲甫畢，大家紛紛鼓掌說好，也有人說着：「就這麼辦。」

「對，先禮後兵，盛世民如果不識時務，就要他識得咱們江南武林的厲害。」

採薺叟又高舉雙臂，大聲道：「大家既然同意老朽的意見，飯後就請八位主人推派代表，去找盛世民，大家不妨多留一天，等他有了答覆再說。」

大家又紛紛鼓掌，表示同意。

白鶴觀主松陽子、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丁南屏三人走向台前，由松陽子稽首道：「謝謝各位同道鼎力支持，現在已是午刻，敝觀敬備淡酒粗餚，請大家痛快飲幾杯。」說着連連稽首。

邵南山、丁南屏也一起抱拳作揖，連聲說着：「謝謝。」

大家又報以熱烈掌聲，大會就在掌聲中結束，八位主人連袂走下台來，分別在第一排的左首入席。

數十名灰衣道士不待吩咐，迅快的在每一席上排上杯筷，接着就陸續端上菜來，這是幾十名廚師的集體創作，海陸雜陳，備極豐盛！

只要是江湖人，莫不有與生俱來的豪氣，這可以從三杯下肚之後，就大碗大碗的喝了起來，得到証明，幾百人杯觥交錯，大笑聲、猜拳聲、催喝聲，響成一片！

三年一次的聯誼會，確實可以增進彼此友誼，促成江南武林的團結，多少年來，江南武林道上從沒發生過彼此傾軋，互相輕視的門戶之見，胥賴乎這種聯誼方式，良有以也！

但今天可出了事啦！

就在大家興高采烈，大碗喝酒的當口，突然聽到有人大聲喝道：「大家快運氣試試，這酒菜裏下了毒，不可再飲用了！」

本來鬧哄哄的筵席，經這突如其來的一喝，大家不覺紛紛停下杯筷，及時運氣檢查。

玉皇殿觀主松風子慌忙站起，連連稽首道：「諸位來賓切莫相信他的胡說，酒菜決不會有毒……」

「好傢伙，你還睜着眼睛說瞎話！」

一枝雪亮的長劍已從松風子背後刺穿前胸，劍尖往後縮入，松風子一個人朝前撲出，顯然這人在拔劍之時，從後面踹了他一腳，撲倒地上，立時了賬。

這時正是大家一經運氣，發現果然被人在酒菜中下了劇毒，一個個憤然站了起來，也有人掀翻桌子，大聲喝罵，一片混亂之際，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人殺了松風子。

只聽又有人大聲喝道：「是玉皇殿的雜毛們下的毒，咱們殺了他們。」

羣衆畢竟是盲從的多，江湖人士當然也不會例外。大家正因發現自己中毒，心頭憤怒難遏，聽到有人說是玉皇殿道士下的，那還猶豫？

剎那之間，各自亮出兵刃，就朝附近身穿灰布道袍的道士展開追擊。

這些道士有的是玉皇殿伺侯來賓上菜的，有的則是白鶴觀派來維持會場秩序，以防有人乘機搗亂的，（白鶴觀曾派出八十名門人）但他們身上穿的都是灰布道袍，此時就全成了攻擊目標。

白鶴觀派來的道士也好，玉皇殿的道士也好，他們都是白鶴門的弟子，都有一身精純的武功，爲了自衞，自然要拔劍抵抗。

這一瞬間，本來興高采烈聯誼酒筵，就成爲兵戎相見的戰場，刀劍不長眼睛，一旦動上了手，雙方難免互有傷亡，這一形勢自然十分混亂。

松陽子、邵南山眼看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心頭一急，不約而同飛身躍上台去，松陽子高聲喝道：「各位來賓，快請住手，咱們不可中了奸人詭計，自相殘殺！」

邵南山也雙手向空連擺，高聲叫道：「大家快住手，此事分明有人暗中下毒，乘機挑撥，大家務請保持冷靜。」

這兩人在情急之下，話聲全力由丹田逼出，廣場上雖然刀劍激撞，殺聲四起，但兩人每一句話，仍能清晰的鑽入每一個人的耳中，不覺各自收兵後退，一場兇狠的搏殺，總算停止下來。

黃山萬天聲、少林俗家掌門仲子和也在此時相繼躍上台去。萬天聲先抱拳道：「各位武林同道，松陽道長和邵掌門人說得極是，剛才之事，分明是有奸人暗中下毒，再嫁禍玉皇殿，想藉此挑起咱們江南同道內鬨、互鬥，造成不可收拾之局，他們才能坐收漁人之利，因此，咱們不可一時衝動，亂了陣脚，此時最重要的就是務望大家保持冷靜。」

仲子和接着抱拳道：「只位道兄，有人在酒菜中下毒一事，方才兄弟運氣檢查，確有中毒現象，兄弟推想各位大概也檢查出來了，才致有人隨便指說玉皇道士下的毒，大家就羣情激憤，紛紛出手。大家雖然檢查出自己中了毒，就應該保持冷靜，先要查清楚毒是那裏來的？是何種毒藥？該如何有效治療，才是上策，砍殺幾個玉皇殿道友，不論他們是不是下毒的人，也於事無補，所以兄弟之意，各位道兄且請坐下來，才可共商解毒之道。」

大家果然依言坐了下來，一場軒然大波終於平靜下來。

場中有很多人替受傷的人上刀創藥，用布條包紮。

有人高聲問道：「仲掌門人是否知道咱們中的是什麼毒嗎？」

仲子和搖頭道：「兄弟對用毒一道，並無研究，但兄弟想來，今日在場的各位道兄之中，不乏高明之士，一定會查得出來……」

他話聲未已，只見八九個灰衣道士滿臉悲憤的走向白鶴觀主松陽子面前，撲的哭拜在地，齊聲說道：「稟報掌門師伯，師父被人一劍穿胸，死得淒慘，伏請師伯作主，替師父報仇。」

松風子被殺，當時是在全場混亂之際，沒人注意，直到此時，才被玉皇殿的門人發現。

松陽子聽得身軀一震，不信的道：「四師弟會被人殺害，屍體現在那裡？你們快起來，領我去看看。」

八九名灰衣道士聞言起身，領着松陽子、松雲子走向松風子被害之處。

松陽子仔細察看了松風子的致命一劍，來自身後，就是武功最好的人，在嘈雜人聲中，也是防不勝防，何況這人好像要蓄意殺死松風子一般，出劍、收劍迅疾絕倫，就是早有防範，也無法躲得開這一劍。

松陽子是用劍的大家，自可一目了然，心中尤是驚疑不定，猜不透四師弟有什麼深仇大恨的仇人，好像處心積慮已久，才俟機下手的，一時雙眉緊蹙，黯然道：「善哉，善哉，四師弟，你安歇吧！」

一面回頭朝八九名玉皇殿弟子吩咐道：「你們先把四師弟遺體抬進去再說。」

那八九名弟子答應了一聲，含着淚水抬起師父遺體，往玉皇殿大門走去。

松雲子抬目道：「大師兄，你看這兇手會是誰？」

松陽子沉吟道：「以四師弟的武功，不是一般江湖上人所能殺得了他的，何況四師弟根本連躲閃的機會都沒有……」

說到這裡，相隔不遠有人說道：「啊，他就是湯一帖湯藥師，他查得出是什麼毒藥，就有解毒之法了。」

松陽子回頭道：「二師弟，咱們快回去，聽他怎麼說？」

原來在少林俗家掌門仲子和高聲向與

會武林同道徵詢有那一位對毒藥有研究的道兄，請自動站起來，設法替中毒的同道解毒？

他話聲出口，就看到一個戴瓜皮帽，咀上留着花白八字鬍的中年人站了起來，應聲道：「兄弟剛才已從酒杯餘瀝中，總算試出此種毒藥的一點眉目……」

接着就有認識他的人歡聲道：「是湯藥師湯一帖！」

湯一帖外號湯藥師，是江南有名的走方郎中，精研藥理，不論什麼疑難雜症，只要遇上他，就可以一帖而愈，所以有一帖之稱。

萬天聲看到湯一帖，不覺大喜，急忙當先迎了上去，抱拳道：「湯藥師也來了，眞是好極了，今天全體中毒的人也有救了！」

湯一帖連連抱拳，接着又微微搖頭道：「萬莊主請了，今日之事，兄弟未必行呢！」

仲子和也迎了過來，抱拳道：「湯藥師請到上首坐。」

兩人陪湯藥師一直來到第一排左首一席，給松陽子、邵南山、李瘦石、謝傳忠、白仰高、以及右首第一席上東海採薺叟、楊三泰、畢友三(通臂門掌門人)等人一一引介完畢，才各自落坐。

仲子和急着問道：「湯藥師精研藥理，想必已經知道這酒菜中下的什麼毒藥了？」

湯一帖望着他淡淡一笑道：「仲掌門不妨先說說你中毒之後，有何症狀？你老哥的想法如何？」

仲子和怔道：「兄弟的想法如何？」

湯藥師點頭道：「不錯，以你仲掌門的豐富經驗，加上親身體驗中毒後的症狀，一定有你的看法了。」

仲子和道：「兄弟剛才運氣之時，果然感到內臟灼熱如焚，分明中毒無疑，但任你如何運功逼聚，却又無法能夠把它逼聚一處，奇怪的是到了此時，幾乎已毫無所覺了。」

湯藥師含笑道：「所以兄弟要聽聽你仲掌門人的意見了。」

仲子和沉吟道：「兄弟認爲除非沒有人下毒，既然下了毒，不可能過了一回就會自動消失，其原因不外兩點，一是慢性之毒，中毒之後，發作較爲緩慢，一是毒性一入體內，即潛伏隱藏起來，不到發作之時，就像消失了一般，湯藥師，兄弟只是臆測而已，不知說得對不對？」

「哈哈！」湯藥師大笑道：「仲掌門說的完全正確。說起來也是湊巧，因爲兄弟酒量不算很好，初時還喝了幾杯，到了中途，就已停杯不喝，因此才能留得半杯毒酒……」

萬天聲問道：「藥師此話怎說？」

湯一帖道：「據兄弟事後推測，這下毒之人，心思縝密，剛喝酒的時候，大家神志清醒，喝的也較斯文，酒中下了毒，自會很快被人發覺，所以下毒的酒，不過每桌一二壺而已，夾在中間送上，那時大家正在互相敬酒，每次都是舉杯一乾而盡，每桌一兩壺毒酒，轉眼就喝完了，之後再送上來的酒，又沒有毒了，就算你發現中毒，酒已喝入肚內，桌上的酒，毫無毒性，又如何能試驗得出來？」

大家聽得暗暗點頭，對方計算得如此週詳，足見喝下的毒藥，目前雖無徵兆，但一定是劇毒無疑！

松陽子忍不住問道：「湯藥師，此人下在酒中的不知究是何種毒藥？」

湯藥師伸出兩個指頭在衆人面前動了下，說道：「兄弟從半杯酒中驗出來的，一共有兩種劇毒，一種是慢性散功毒藥，另一種毒性更烈，只是善於隱藏，好像服下之後就會發作，又好像對人毫無傷害，兄弟……唉，老實說，兄弟走了半輩子江湖，還沒見過這樣藥性奇特的毒藥。」

丁南屛道：「那是什麼毒藥呢？」

東海採薺叟忽然「唔」了一聲，抬目道：「你說的可能是產在雲貴深山中的對消草了，此種植物，形同野薺，毒性極烈，但誤服之人，毫無所覺，只是你用一分力氣，體內就少一分力氣，一個人從此漸漸消瘦，直到你精力耗盡而死，還不知道是中了劇毒，故名對消，酒中如果被奸人下了此種毒粉，那就十分棘手了。」

「對消散，不錯！」湯藥師矍然道：「兄弟兩年前遇上一個求醫的人，他曾說中了對消散，全身力氣用一分少一分，因兄弟無法給他救治，絕望而去。」

邵南山問道：「藥師是說這種『對消散』，沒有解藥可救了？」

「那也不見得。」湯一帖爲難的道：「天下之大，一物必有一制，對消散未必沒有解藥，只是兄弟才疏學淺，實在想不出如何解救之道來。」

松陽子心頭十分焦急，攢着眉道：「那怎麼辦？這許多人……」

就在此時，突見有人飛身上台，洪聲說道：「各位武林同道，兄弟盛世民……」

台上這人身材高大，紅臉禿頂，濃眉鷂目，頦下還有尺許長一部蒼髯，面情冷肅，那不是南天一鵰盛世民還有誰來？

台下人羣中立時有人叫道：「盛世民，原來是你下的毒！」

「姓盛的，你還敢到這裡來！」

「好傢伙，咱們先殺了你。」

一人出聲，羣情激憤，隨着吆喝之聲，已有不少人朝台前奔了過來，大有立時出手之意！

盛世民看着湧向台前的人，面露微哂，嘿然道：「諸位怎不冷靜的想想？你們身中奇毒，還能動手嗎？」

「老子怎麼不能和人動手？」一道人影凌空撲了上去，人還未到，右掌業已朝盛世民迎面劈去。

只聽有人低咦了一聲道：「是飛魚馮五！」

飛魚馮五，乃是洪澤湖水寨寨主，身材魁梧，練有一身橫練功夫，尤以「黑沙掌」名震江湖，在江南武林中，算得是响噹噹的人物。

盛世民當然不是簡單的人，發現對方這一掌掌力雄渾，勢道勁急，他本來站在台前的人，趕忙後退了一步，右手抬處，迎擊出去。

兩股掌力乍接，發出蓬然一聲大震，雙方勢均力敵，誰也沒有勝得了誰，飛魚馮五在此時落在台上。

這兩個都是身材高大的人，這回面對

相距不過六七尺遠，照說第一招出手，第二招會相繼攻出，那知雙方居然對峙不動，誰也沒有再出手搶攻。

南天一鵰盛世民只和飛魚迎擊了一掌，就面露詭笑，好像不屑再發第二掌。

飛魚馮五在飛身上台之際，擊出了一掌，在雙掌交接之後，就停了下來，不，他和南天一鵰雙掌交接，雖然沒輸給對方，但在雙掌交接之後，不過轉眼工夫，和南天一鵰對峙着的人忽然間全身起了一陣激烈的顫抖，臉上也隨着灰黯如土，看去幾乎有些站立不住！

松陽子看出情形不對，急忙轉臉朝身邊松雲子道：「三師弟，快去把馮寨主接下來。」

松雲子答應一聲。萬天聲道：「萬某和你一同上去。」

兩人同時雙足一點，宛如一雙穿簾燕子，一下飛上台去，一左一右落到飛魚馮五身旁，各自伸手扶住馮五的身子，往台下飛落。

南天一鵰盛世民並未出手攔阻，任由兩人把馮五搶救下去，一面沉哼一聲，說道：「諸位都看到了，洪澤湖飛魚馮五，一身功力不在盛某之下，只是他中了『對消散』奇毒，方才那一掌又使出了八成以上的力道，體內功力，也會相對的消耗了八成左右，自然會引發毒性，難以遏止，這是諸位的榜樣，誰要妄動眞氣，消耗內力，引發奇毒，莫怪兄弟不預先告訴大家。」

丁南屏瞋目喝道：「盛世民，你要待怎樣？」

盛世民拱了拱手，皮笑肉不笑的說道：「丁老哥且請冷靜些，兄弟既然出面，自會對大家有一個交代。」

仲子和怒聲道：「你交代什麼？這毒是你下的？」

「哈哈！」盛世民仰天大笑一聲道：「對消散不是盛某下的，但盛某却正是爲此而來。」

仲子和冷冷的道：「你有解藥？」

「不錯。」盛世民陰沉一笑道：「盛某此來，確實替大家帶來了解藥。」

台下衆人不禁「啊」出聲來！這是一種驚喜的「啊」聲，也含有對南天一鵰讚美之意。

仲子和道：「你有條件？」

盛世民道：「沒有任何條件。」

邵南山冷嘿道：「天南莊不擇手段，在酒菜中下了毒，會毫無條件交出解藥來嗎？這話有誰能信？」

「信不信由你。」盛世民沉笑道：「諸位雖中奇毒，但只要不妄動眞氣，使用拳掌，劇毒暫時還不至於發作，因此目前只有一個人劇毒已發作，那就是方才和兄弟動手的洪澤湖水寨的馮寨主飛魚馮五，若無解藥，今晚子時前必死。諸位如果對盛某的解藥心存懷疑，哈哈，那是最好辦了……」

他拖長話聲，左手朝前略爲招了下。

只見一道人影忽然掠空飛來，飄落台上，那是一個青衣勁裝漢子，右手捧着一個尺許高的青瓷小酒罈，朝盛世民欠身一禮，雙手把小酒罈捧上。

盛世民伸手接過，吩咐道：「你去把那張案桌移過來。」

青衣勁裝漢子答應一聲，立即把上首一張案桌移到台前。

盛世民把手中青瓷小酒罈放到案上，然後乾咳一聲，續道：「這罈就是對消散解藥，兄弟先把它放在桌上，以昭信用，現在兄弟先取出一粒解藥來，餵給正在發作的馮寨主服下，不出一頓飯的工夫，馮寨主即可清醒過來，體內奇毒也全已消盡，諸位之中如果有人不信，待會不妨問問馮寨主，自會得到詳細的回答。」

說話之時，業已打開罈蓋，伸手取出一顆烏黑發光的藥丸，朝仲子和道：「仲掌門接住了，只要把此粒解藥，餵給馮寨主服下，立可分曉。」

他不待仲子和開口，隨手一抬，一粒解藥脫手朝台下仲子和飛來。

仲子和只得伸手接住，一時不知該不該給馮五服下？心中猶豫，忍不住擧目朝松陽子等人望去。

李瘦石沉吟道：「馮寨主臉色如土，昏迷不省人事，正是毒發現象，連湯藥師也束手無策，南天一鵰既然說得如此有把握，兄弟之意，不如就讓他服下試試也好。」

萬天聲道：「兄弟也覺得除此之外，別無善策。」

松陽子道：「二位道兄說得極是，那就給馮寨主餵下吧！」

松雲子從仲子和手中接過解藥，走近馮五身前，用手托開他牙關，把藥丸納入口中，然後再給他灌下小半碗冷開水。

白仰高雙眉微攏，朝萬天聲道：「兄弟覺得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

萬天聲道：「依你老哥的看法如何呢？」

白仰高道：「他當衆說出這是對消散的解藥，這粒藥丸，可以解對消散，那是毫無疑問的……」

萬天聲道：「白老哥是說他另有花樣？」

白仰高道：「難道解藥之中，不能加入其他的藥物嗎？」

萬天聲道：「那怎麼辦？」

白仰高道：「只好待會相機行事了。」

這時大家目光都集中服下解藥的馮五身上，因此兩人低聲說話，誰也沒去注意。

會場上人數雖多，但這是生死關頭，每一個人屛着呼吸，凝目望着馮五，誰都不敢出聲，要看他服下解藥之後的情形，更要聽他醒來之後怎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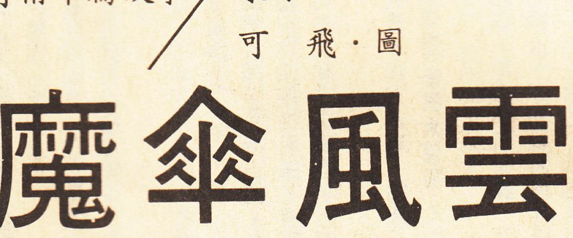
一頓飯的工夫，很快就到了，說也準時，飛魚馮五果然就在此時，忽地睜開眼來，看到許多人圍着他，不覺一下坐了起來，說道：「兄弟有什麼不對嗎？」

仲子和喜道：「馮老哥快運氣檢查，可有什麼地方還不舒暢之感？」

馮五問道：「仲掌門人，兄弟究竟怎麼了？」

仲子和道：「馮兄方才中了對消散，奇毒突發，不省人事，剛才給你服了解藥，才甦醒過來，所以要你先運氣查查，對消散奇毒是否眞的完全解去了？」

（未完・十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情仇恩怨未了　香涎又種情苗

上文提要：武林論劍大會羣豪參加，三銅人忽然又出現，坐在無名氏席位上，指名要和綠毛幫幫主論劍，雙方打得難解難分，都不知打到何處去了……論劍大會就此結束，孫寒香、南宮白找了幾天都找不到他們的蹤跡，來到洛陽狀元樓，見到司馬英和宇文高，正想排衅，忽然來了自稱死神的人，用手銬穿入他們的琵琶骨內，才將他們放走……

南宮白道：「不錯！你也應該爲你的一干嘍囉收場，坦白地說，綠毛幫除你一人之外，都不堪一擊！」

綠毛幫幫主怪叫一陣，道：「口氣可不小，你若能接下本幫主三十招，本幫主從此與你避道而行，如果接不下來，此處就是你葬身之地！」

南宮白把于眞交給樓兩層，示意他們小心戒備，然後對綠毛幫幫主道：「如果要公平過手，請下令一干嘍囉退到十丈之外！」

綠毛幫幫主道：「退到十丈以外仍有危險，本幫主爲了表示光明磊落，下令他們離開此谷！」

他大聲道：「你們退出此谷，盡速回幫！」

「五花肉」道：「幫主雖然技蓋八荒，但也不可托大！」

「住口！」綠毛幫幫主厲喝道：「你再囉嗦，本幫主就廢了你！」

「五花肉」打一寒顫，率領一干部下出谷而去，連周夫人也跟着走了。

南宮白道：「咱們可以動手了！」說畢，施出魔傘絕學第一式。

「蓬」！兩人各退了一步，接着掌聲大震，四谷回應，二十餘招下來，南宮白被迫退三步，不由暗自吃驚。他認爲這魔頭的武功頗似「天魔傘」絕學，却不完全一樣，而且內力之雄渾，比他猶高一籌。

「且慢！」綠毛幫幫主突然收手，道：「小子，你比較喜歡那一個妞兒？」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這是在下的私事，不要你管！」

綠毛幫幫主道：「小子，別逞能！說出來對你有好處！」

南宮白道：「本人不說又待怎樣？」

綠毛幫幫主道：「你看朱麗葉如何？」

南宮白道：「告訴你，不要你管，看掌！」

「轟」地一聲，綠毛幫主竟多退一步，不由大怒，道：「這可是你小子自己找死——」

奇招乍出，罡風無儔，「轟」地一聲，南宮白竟震退三大步，不由駭然，心知這魔頭果然厲害，正待全力相搏，突聞一陣鋼鍊震動之聲，疾馳而來。

兩人同時收手望去，只見司馬英和「南海酒客」宇文高聯袂而來，他們的琵琶骨上鎖着一條紫芒閃閃的鋼鍊，面目憔悴，衣衫襤褸，尤其司馬英面罩已被揭去，露出一副醜惡猙獰的面目。

綠毛幫幫主不由一震，道：「司馬英，你們怎會如此狼狽？」

司馬英和宇文高深施一禮，道：「本護法中了南宮白的暗算，已被一個銅人制住……」

綠毛幫幫主大怒，大步走到司馬英面前，道：「無用的東西，本幫的威風全被你們丟盡了！」

「叭叭」兩脚，竟將兩人踢出三丈多遠，兩個敗類摔得灰頭土臉，痛得咧牙咧嘴的，琵琶骨上鮮血直流。

南宮白不由一怔，想不到這魔頭對部下這等㦖酷，心道：「這也是一般投機取巧者的下場！」

那知綠毛幫幫主回身又向南宮白走來

，厲聲道：「本幫主要把你小子也和他們拴在一起！」

南宮白冷笑道：「那要看你的本領了！」

綠毛幫幫主獰笑一聲，緩緩欺近，南宮白暗自提足眞力，準備作殊死一搏。

突然，有一股細微的聲音在他耳邊道：「小子，待會狂風大作之時，速在銅人中取出武林至寶使用——」

南宮白不由一怔，四下一看，並無人影，就在此時，綠毛幫幫主已經提掌當胸，作勢欲推。

突然，谷中陰風乍起，黃塵暴捲，只聞「轟」地一聲，一具銅人摔落在南宮白身邊。

南宮白不假思索，掠至銅人身邊，揭開銅衣，一柄長約四尺的傘狀兵刃已取在手中。

綠毛幫幫主驚呼一聲「天魔傘」，人隨聲到，撲向南宮白，伸手就抓，企圖搶過武林至寶。

南宮白不知此寶如何使用，情急生智，像使用普通雨傘一樣，用力一撐，只聞「蓬」地一聲，魔傘大張，千百道紫芒，耀眼生輝。

綠毛幫幫主駭然暴退一丈，而南宮白的身子卻像輕如鴻毛，竟被魔傘帶出三十餘丈的高空。

他簡直驚得呆了，但他立即想起，上次在綠毛幫中，有人持此寶傘自百丈絕壑之上疾洩而下，若非手持「天魔傘」，誰敢跳下百丈絕壑？

魔傘冉冉下落，有如天神下降，瑞氣千條，寶氣氤氳。

南宮白落在地上，綠毛幫幫主厲喝一聲，全力推出一掌，這股力道雄渾無比，有如泰山壓頂。

南宮白深知他出了全力，「蓬」地一聲合起魔傘，以魔傘絕學第九式，向掌風迎去。

剎那間奇異之聲大作，整個山谷被紫芒映照得如同白晝，只聞「勒」地一聲，綠毛幫幫主身形倒飛三丈，綠髮散亂，身形搖晃，南宮白也被震出一丈多遠。

南宮白這一喜非同小可，「天魔傘」武林至寶終於獲得，從此可以橫掃天下，殺盡邪魔外道。

黃塵滾滾洒落，谷中死寂一片，所有的目光都凝視着天魔傘。

南宮白哈哈朗笑一陣，正待上前，綠毛幫幫主悶聲不響，掉頭疾掠而去，南宮白這時才發現，司馬英和宇文高也早已溜得不知去向。

南宮白縱聲大笑，四谷暴響，突然一聲驚呼，只聞「血嫦娥」于眞大聲道：「白弟回頭——」

南宮白悚然回頭，不由心頭大震，原來剛才摔在場中的銅人，不知以何種身法，已站在他的身後，出手逾電，抓住他的魔傘把柄。

他暗運眞力一拉，紋風不動，目光一掃，不由又是一驚，這時他才發現天魔傘把柄上有一個翠蝙蝠墜。

他立即想起第一次離開朱麗葉之時，發現身上有一張信箋，末尾曾寫：「……謹附贈隱形衣衫一套及翠蝙蝠一隻，凡攜有同樣翠蝙蝠之人，即使不是殘害家父母之人，也必與血仇有關……」

他意念至此，正待出聲詢問，那知銅人用力一拉，竟把天魔傘奪去，長身一掠，竟有二十餘丈之遠。

南宮白啣尾疾追，一掠之下，也有二十來丈，伸手向銅人背上抓去。

他此刻不但要搶回天魔傘，更要看看這銅人是誰，那知銅人一撐魔傘，只聞「蓬」地一聲，沖天而起，在空中挺胸昂首，數閃不見。

南宮白連連頓足，到手的至寶，一時大意，竟又被人搶走，但他相信，這銅人可能就是兩次顯身，手持魔傘，驚走一干魔頭之人。

此人連番出現，都對白道有利，但他為甚麼不敢以眞面目示人？難道他眞是朱麗葉的仇人？

因此，他又想起多情的朱麗葉，不由黯然神傷。

「白弟！」「血嫦娥」走了過來，拉着他的手，道：「你也不要傷感，此人屢次臨危援手，諒是我道中人，他既然借與你用，也許將來會交給你！」

南宮白道：「小弟也並非為天魔傘而傷心，只是猜不透此人的身份，他到底是誰？另外兩個銅人又是誰？」

樓兩層道：「少爺，我們走吧！我又餓了……」

突然「血嫦娥」一指谷口道：「快看！」

南宮白抬頭一望，只見一個青衣婦人，雙臂倒剪，似乎被人制住，但她身後之人被她遮住，看不清楚。

只聞她們沙啞着嗓子道：「白兒……快……來救媽媽……」

南宮白大喝一聲，向谷口掠去，到了谷口，只見一個人影一閃，沒於一個山坳之中，他也來不及等樓兩層和于眞，長身疾追。

到了山坳中，下了崎嶇的小徑，一路十分荒涼，只見一個山洞，藤蔓將洞口遮了一半，但他可以看出那藤蔓似曾被人移動過。

南宮白走到洞口向裏一看，隱約看到一個青衣蒙面婦人，躺在洞中，因洞中黑暗，看不十分清楚。

南宮白一掠而入，悲聲道：「媽，誰把妳——」

他剛撲到，那知蒙面女人出手逾電，點了他的穴道，「卜通」一聲，倒了下去。

蒙面婦人一躍而起，立掌如刀，當頭劈下。

「媽，不要殺死他……」

一個少女一閃而出，抓住蒙面婦人的手臂。

此人正是周茜茜。

周夫人狠聲道：「茜兒，難道妳忘了妳爹爹是怎樣死的？」

周茜茜道：「此仇當然不能忘懷，但是爹爹一生血腥，咎由自取……」

周夫人厲聲道：「俗語說：女大不中留。一點不錯！想不到妳能說出這種話來！」

周茜茜道：「媽媽如若要眞殺死他，就把女兒也殺了吧，女兒與他有白首之約，總不能再嫁給別人！」

周夫人不由一震，厲聲道：「賤人！妳敢和媽媽作對？」

周茜茜道：「女兒不敢！但妳不能傷害他！」

「如果我一定要傷他呢？」

「女兒只得以下犯上了！」

「嘿嘿！妳自問是爲娘的敵手？」

「女兒只要盡到心意，雖死何憾！」

周夫人緩緩歎上，周茜茜大聲道：「媽，我是妳的女兒呀！」

周夫人道：「我沒有妳這一個女兒，看招！」

母女兩人就在洞中打了起來，三五十招一過，周茜茜自然不是敵手，向洞外退去。

而周夫人此時已動了眞火，招招不離要害。

兩人越打越遠，周茜茜竟向山坳口處退去。

此時，另一條纖小身影，一掠入洞，挾起南宮白就走，南宮白暗自哼了一聲，看出此女正是柳飛燕的貼身婢女小紅，上次在飛熊堡之中，就是她在茶中作了手腳，差點鑄成大錯。

周氏母女打得難分難解，自然沒有發現小紅，此時小紅挾着人，却把一塊粉紅色羅帕放在南宮白的鼻上。

南宮白只聞一陣異香，衝入鼻中；不由大駭，心知這賤婢又施了手脚，同時他也起了疑心，心道：「難道這一次又是小紅自作主張？會不會是和柳飛燕串通好了！」

小紅挾着人疾馳，南宮白神智逐漸昏迷，但隱約看出，竟是奔向飛熊堡。

到了飛熊堡，又是三更之夜，小紅逕奔後樓，穿窗而入，那知一條纖小身影暗暗跟踪而來。

柳飛燕乍看是南宮白不由驚喜參半，道：「小紅，妳在那裏把他救來？」

小紅把情形說了，只是未說施迷藥之事。

小紅放下南宮白，道：「小姐，妳如果眞喜歡他，可別錯過這次機會！」

說畢，神秘一笑，掩門走了出去。

柳飛燕嬌靨似火，凝視着南宮白，心道：「我是一個清白的少女，怎能做出使他瞧不起之事？」

然而，世上那一個人都有私心，有了私心，作事自然忘去道德理性，柳飛燕雖是有教養的少女，但她深知南宮白絕不會忘了上一代的仇恨。要想嫁給南宮白，只有做成事實，到時木已成舟，以南宮白的個性，絕不會不認帳。

她芳心猛跳，雙頰暈紅，而這時南宮白也感到有一股異樣的衝動，目光中射出異樣的光芒，凝視着柳飛燕。

柳飛燕被他看得芳心直跳，她以爲南宮白已經對她動了心，伏下身子，在南宮白的臉上吻了一下。

她的芳心幾乎跳出口腔，春情盪樣，「卜」地一聲吹滅了燈，把南宮白抱到她的床上。

然而，她又猜疑起來，這畢竟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慾念和理智起了衝突，她不知何適何從。

就在她心亂如蔴之時，一條人影有如鬼魅一般，出手點了她的穴道，挾着南宮白疾掠而出，竟向大羅山莊奔去。

南宮白神智已失，只感慾火如焚，難以自制。

到了大羅山莊，逕奔一座翠樓，正是周茜茜的閨房，南宮白作夢也未想到，又回到這座繡樓之中。

周茜茜放下南宮白，伸出玉手在南宮白臉上撫摸了一陣，喃喃地道：「媽媽被我騙過，向相反方向追去了，如果被她看到你在這裏，她不會放過你的！」

那知此時窗外伏着一個窈窕的身影，好奇地向樓中望去，此女正是與周茜茜同父異母的周蕙文。

自上次南宮白在大羅山莊失踪之後，見姐姐茶飯不思，乃百般詢問，周茜茜與她感情極佳，乃把這件事告訴了她。

周蕙文雖然小了周茜茜兩歲，但十六歲的少女，正是情竇初開，早已蓄意要看看姊姊這位愛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此刻，她粉頰上昇起兩朶紅暈，芳心「卜卜」直跳，她不知怎地，非常妒嫉姊姊。

這時，周茜茜已解了南宮白的穴道，坐在床沿上，道：「若非小妹把你救走，此時恐怕已經被人……」

那知南宮白中了極强烈的亂性之藥，慾火如焚，不克自制，竟將周茜茜拉倒床上，他雙目中射出貪婪的慾芒，「刷刷」兩聲，周茜茜的衣衫已被撕開，露出了白玉似的胴體。

周茜茜不由大驚，用力掙扎，知他中了亂性之藥，心知此種藥力極毒，中毒之人，若不及時和異性發洩，一旦侵入骨髓，必將不堪收拾。

周茜茜喃喃地道：「白哥哥，你身中亂性之藥，必須發洩，但你此時神智不清，醒來之後會不會瞧不起小妹？」

此刻，南宮白已將她的下衣拉了下來，周茜茜急得粉面失色，嬌軀猛顫，然而，她的一顆芳心，却有一種喜悅的成份。

周蕙文那曾見過這等場面，玉面通紅，混身發燒，用手將面孔遮住，却又捨不得不看，又從指縫中望去。

周蕙文暗自哼了一聲，哼過之後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哼，總之，她這時不但不怪南宮白，反而恨起姊姊來了。

突然，後窗啓處，一條纖小身影一閃而入，出手逾電，點了周茜茜的穴道，冷笑道：「我小紅到手的人，那能讓妳撿便宜！」

說著，就要挾起南宮白。

周蕙文厲叱一聲，穿窗而入，同時，施出一式「無極黑風爪」，小紅駭然暴退，只聞「卜卜」之聲，牆上已被戳了三個大洞。

小紅自知不敵，不敢戀戰，又自後窗掠出，疾馳而去。

周蕙文一顆芳心「卜卜」狂跳，一扯南宮白，竟把他拉了下來。

南宮白自喝了一口虯龍胆汁之後，本來百毒不侵，怎奈剛才是被點了穴道，又被施了手脚。

穴道被制，血脈阻塞，自易中毒，如今穴道雖然已解，但毒力已經散發開來，

要一段時間，才能被他體內的「元嬰眞氣」將虬龍胆汁化解，此時慾火仍旺，且視線模糊。

他被拉倒床上，發現眼前有一個模糊的人影，乍看好像「血嫦娥」于眞，又好像百里香。

這兩個少女已經和他和好，而且他已決定娶她們，所以在他心目中印象深刻，在慾火如焚之下，伸手將周薏文拉倒床上。

周薏文雖然武功不如他，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可以輕易脫身，然而，一種莫名其妙的意念支配着她，她沒有大力地掙扎。

周茜茜被點了穴道，仰臥在床上，美眸中射出驚凜的光芒，周薏文與她的目光一接，心中昇起一絲羞慚之意。

但她馬上又哼了一聲，心道：「難道只許妳喜歡他？」

「刷刷刷」！周薏文的衣衫也被撕」下來！她駭得蜷伏在床上，混身顫抖不已，經南宮白一撫摸，好像傷了她那少女的尊嚴，「啪」地一聲，打了南宮白一記耳光，翻身跳下床來。

南宮白被打得直冒金星，搖搖頭，清醒了不少，他看看床上的周茜茜和床下的周薏文，道：「這……是怎麼回事？」

周薏文扯了一下衣衫，掉頭向屋外狂奔。

「站住！」

周薏文悚然抬頭，不由大吃一驚，只見周夫人一臉殺機，站在門口。

周薏文雖非周夫人所生，却最怕她，立即吶吶說不出口，嬌軀縮成一團，瑟索直抖。

周夫人厲聲道：「賤人，妳怎地弄成這個樣子？」

周薏文無言以對，而她又不敢讓開路，深知周夫人如果看到房中情景，恐怕一個也活不成，忙道：「大娘，妳……妳稍等……一會！」

周夫人厲聲道：「賤婢，妳們在作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說着大袖一揮，硬將周薏文震出一丈多遠，一閃進入房中。

周夫人乍見這種情形，不由滿頭白髮根根蝟立，她本就恨透了南宮白，她以為周茜茜和周薏文都被南宮白玷汚了。

這時南宮白已經完全清醒過來，順手解了周茜茜的穴道。

周夫人一聲獰笑，向南宮白施出一式「朝天一柱香」。

南宮白也感理屈，雖然錯不在他，畢竟也不便再出手傷人，閃身接了一招。

「蓬」地一聲，竟被震退三步。

周夫人臉色十分難看，又向周茜茜撲去，厲聲道：「賤人，只當我沒有妳這一個女兒——」伸手就抓周茜茜。

周茜茜一閃讓過，道：「媽，妳聽我說呀！」

周夫人那容分說，「蓬蓬」兩聲，擊中周茜茜和周薏文各一掌，兩女被打倒在地。周夫人咬牙切齒，兩掌齊發，眼看就要擊斃兩女。

南宮白不由大怒，厲聲道：「老妖婦，她們是妳的女兒！」

「蓬」地一聲，周夫人竟被震出房外坐在地上。

周夫人跳了起來，集平生功力，又推出一掌。

南宮白也被打出眞火，一式魔傘絕學，又將周夫人打出三丈多遠，「嘩啦啦」一聲，一張八仙桌竟被她壓碎。

周夫人大聲喊道：「來人哪……」

南宮白不由大怒，又是一式魔傘絕學，只聞一聲慘呼，周夫人已被震斃。

南宮白不禁呆了一下。

周茜茜悲呼一聲，撲到周夫人身邊，一看慘狀，憤然回頭，狠聲道：「南宮白，你好狠的心！我和你拚了！——」

南宮白不願久留，穿窗而出，電掠而去。

一路上悔恨不已！他深知由於這次不幸遭遇，又惹上了麻煩，周薏文差點被他玷汚，她自是不肯甘休。

* * *

五日後南宮白來到洛陽附近，他放心不下「血嫦娥」和樓雨層，心知他們可能已在洛陽橋上等他的母親。

四更左右，南宮白來到洛陽橋上，只見三個奇形怪狀之人，席地坐在橋上，大吃大喝，其中最高一人，竟是樓雨層，另外兩個是「海天雙醜」：「生死簿」白武，「黑心員外」祝新。

三人面前放了一塊油紙，油紙上堆了酒菜和饅頭大餅，樓雨層猛吞饅頭，大口吃菜，不一會工夫竟被他吃了一半。

「生死簿」白眼一翻，道：「老樓，你這是那一門吃法，咱們好久沒有在一起了，應該行個酒令，而且今夜夜色甚好，正是詩人墨客吟風弄月的大好時光，老二，你說是不是？」

「黑心員外」南瓜頭一晃，道：「不錯，況且主人還沒有到，飲酒行令，也正好打發時光。」

樓雨層道：「我老樓最討厭這一套，我不幹！」

「黑心員外」道：「不幹就不准吃東西！」

樓雨層不由一震，忙道：「好，我幹，我幹！」

這時樓雨層已發現南宮白藏在橋旁，南宮白示意叫他不要出聲。

「生死簿」道：「我先出，由老二對，下次由老二出，老樓對，這叫著聯字令，每人說出一個字根，然後交換聯下去，也就是我聯老二的字根，老二連我的字根。」

樓雨層抓抓頭皮，又趁機吞了兩個饅頭。

「生死簿」道：「我的字根是『雨』！」

「黑心員外」道：「我的字根是『風』！」

「生死簿」道：「花雨！」

「黑心員外」道：「酒風！」

「飛花雨！」

「發酒風！」

「點點飛花雨！」

「回回發酒風！」

「簷前點點飛花雨！」

「席上回回發酒風！」

「生死簿」道：「皇上有道，簷前點點飛花雨！」

「黑心員外」道：「祖上無德，席上回回發酒風！」

樓兩層大聲道：「你們來這一套，分明想不叫我吃東西，我不幹！」

「生死簿」道：「老二，這次你出題，要容易一點，不然老樓答不上來。」

「黑心員外」道：「好吧，這個對子太簡單了，就是七八歲的小童也能對上來！」

他的南瓜頭一晃，道：「老樓，注意了，只要對上三個字就行！」

「黑心員外」道：「盤中魚！」

樓兩層一肚子草包，那能對上，急得直瞪眼，南宮白暗暗指著一壺酒，意思是「壺中酒」！

老樓心竅不通，牛眼直翻，南宮白大急，又用嘴向那壺酒呶了一下。

樓兩層似有所悟，大聲道：「少爺嘴！」

「黑心員外」冷笑道：「你的媽……」

樓兩層大聲道：「你怎麼出口傷人？」

「黑心員外」道：「你簡直是飯桶，這樣簡單的對子都答不上來，你別吃東西！」

南宮白一閃而出，「海天雙醜」趕忙站起，道：「小主人來了，不知主人是否同來？」

南宮白道：「家母還沒有來，諒不久即到。」

就在雙方說話之間，樓兩層連吃帶喝一掃而光，一摸肚皮站了起來，道：「少爺，于姑娘等會就來！」

南宮白道：「她在那裡？」

樓兩層道：「她就在附近，我問她為甚麼不來，她說要辦點事！」

南宮白道：「她要辦什麼事？」

樓兩層道：「她說是女人的事，奇怪，難道女人的事和男人不一樣？」

南宮白忍住笑，答道：「當然不一樣，快看——」

眾人回頭望去，只見洛河下游蕩來一雙小船，船上是「絕戶神偷」百里空和「神手狀元」尚鳳池兩人。

只見兩人一個划槳，一個運功劈水催舟，快逾奔馬。

後面約二三十丈之處也有一條較大的船，運槳如飛，比前面小船更快，上面都是綠毛幫之人。

南宮白一揮手，道：「我們隱住身形看看再說！」

後面的大船越來越快，在夜色之中，已能看清上面有「五花肉」黃奮、「活無常」牛七、「黑燈追魂」冷清秋、「八臂雷公」史不秀、「無雙刀」洪寬、「鐵掃帚」金九、「鐵板橇」胡不開、「蟹面老祖」等人。除了幫主之外，差不多都到齊了。

突然，艙中鑽出一個混身漆黑的怪人，「嗤」地一聲鑽入水中。

南宮白叫聲「不好」，只見前面的小舟，距洛陽橋還有二三十丈，他大喝一聲「兩位前輩小心水底下——」說話聲中，人已長身一掠，向小船躍去。

人到河中，足尖一點水面，騰身而起，掠入舟中，就在此時，小舟底下「咚咚」兩聲，水柱冒起數丈之高。

南宮白大喝一聲，道：「兩位前輩快棄船——」

拔起身形的同時，向下劈出一掌，這一掌非同小可，尚鳳池和百里空同時拔了起來，只聞「轟」地一聲，一艘小船竟被震得粉碎，木屑四飛，水柱冒起三丈來高。

尚鳳池和百里空僅躍起三丈高，又向下落去，而南宮白在他們上面約五七丈之處。

突見水花一冒，一個黑黝黝的怪物，揚手之下，發出十餘道白光，逕射百里空和尚鳳池的下盤。

南宮白在他們頭頂之上，又不能發掌，只聞「卜卜」數聲，兩人身上早已中了數枚白骨釘。

這種白骨釘乃是一種魚骨製成，且有巨毒，尚、百里兩人悶哼一聲，身形急落，而南宮白卻以千斤墜落在他們旁邊，向水中劈出一掌。

突然，大船上的「五花肉」道：「百里空，當初本幫主放你的條件，是以『萬年龍鬚參』交換，你說不在身上，限七日交回，想不到你一離開本幫，就和敵人互通聲氣，本副座限你馬上交出珍寶，不然的話，嘿嘿，『水上飄』之名大概你也聽說過，他會叫你葬身魚腹！」

南宮白不由吃了一驚，原來水中那個怪客是水性冠絕天下的『水上飄』馬帝，而綠毛幫竟是來搶『萬年龍鬚參』的！

這時百里、尚兩人已落在水面上，他們雖然略諳水性，也僅能在水中停留短暫的時間，深知到了水底，絕不是「水上飄」的敵手。

這時南宮白也落在水面之上，他自幼深通水性，目注水底，提掌當胸。

百里空自懷中摸出一個牛角盒子，對南宮白道：「小子接住，那裡面是『萬年龍鬚參』，你如果服下，不必用天魔傘武林至寶，你便可與綠毛幫一決雌雄了。」

說著，向南宮白拋了過去。

南宮白正要接去，大船已近在三丈之內，「五花肉」力劈一掌，竟將那牛角盒子震出數十丈之遠，落入水中。

南宮白疾躍而至，「嗤」地一聲鑽入水中。

洛河之水，最深處不下四五丈，且水流湍急，南宮白自知水中功夫比「水上飄」差得太多，立即撤出虬龍角兵刃，向水底潛去。

只見「水上飄」也從另一方向疾射而至，向下潛去。

兩人方向不同，目標一致，那個先到達水底，那一個就能搶到「萬年龍鬚參」。

當然，「水上飄」潛水速度快得多，眼看距水底只有一丈了！

南宮白不由大急，力貫兩臂，推出一式魔傘絕學第九式。

此掌一出，非同小可，「轟」地一聲，水底竟被震了一個大坑，淤泥暴旋而上，冒起一個高達五七丈的水柱。

「水上飄」馬帝內力太差，竟被震出數丈之遠，但這一來那牛角盒子就不易找到了。

南宮白一想，反正有他在水中也無法尋找，不如先把他轟出水底再說，他立即四下找尋「水上飄」的身影。

但因水中混沌不清，只能看到一丈之

內的景物，不由暗暗吃驚，凝神戒備，他自知未穿水衣水靠，吃了大虧。

他相信水性高的人，在水底中可看到三丈內的景物，如果「水上飄」隱在一丈以外，他能看到自己，而自己却看不到他。

突然，五道白光疾射而至，南宮白知道是白骨釘，一閃讓過，同時推出一掌，水中更加混沌了。

南宮白不敢大意，眼觀六路，耳聞八方。

突然，後面又發出聲響，他猛一回頭，十餘枚白骨釘堪堪射到，他斜上三步，突覺前面又是一道暗勁湧來，不由大驚。

只見「水上飄」手持分水蛾眉刺，當胸刺到。

南宮白暗哼一聲，探手抓去，「水上飄」收回分水刺，又射出三道白骨釘，南宮白劈出一掌，突感左右和後面又有暗勁襲到，大吃一驚，要閃已是不及。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突然一聲大震，水底浪濤洶湧，再加混沌不清，南宮白不由一怔，再也不敢大意。

待淤泥落定，只見一丈外站著兩人，一個是「水上飄」，另一個竟是朱麗葉，兩人互相獰視，俟機而動。

南宮白這才知道如不是朱麗葉及時來救，自己必然傷在他手中。

朱麗葉伸出手來，好像向他要東西，「水上飄」出手逾電，分水刺冒起一溜白色水花，猛刺朱麗葉的腕脈。

朱麗葉身形滑似游魚，閃到他的身旁，伸手向他身上摸去。

南宮白不由一震，看出朱麗葉的水中功夫也甚了得，而她可能也是在搶「萬年龍鬚參」。

此刻兩人攻攻守守，畢竟「水上飄」高了一著，朱麗葉無法得手，南宮白知道「萬年龍鬚參」在「水上飄」身上，立即欺了過去。

好個「水上飄」，他獰視著兩人，好像未放在心上。

朱麗葉自始至終未看南宮白一眼，南宮白知道她仍然負氣。

就在此時，「水上飄」突然吐出一道墨箭，剎那間方圓三五丈內一片墨黑。

兩小知道是他的「遁形墨漬」，恐怕被他偷襲，各自向外飄出五六丈，再一找「水上飄」，已不見踪跡。

朱麗葉向南宮白瞪了一眼，又皺皺小鼻子作了個鬼臉，南宮白故作不見，他看出朱麗葉也未穿水衣水靠，一頭秀髮在水中直立飄盪。

突然，一條龐大的身影直著身子大步而來，其快無比，這種水上功夫，實在少見。

來人近在二丈之內站定，和兩小成鼎足而立之勢。

兩小同時一震，原來竟是一個銅人。

銅人能潛水，且速度奇快，眞是聞所未聞之事。此刻這銅人看看朱麗葉，再看看南宮白，狀至滑稽。

兩小被他看得有點難為情，但在水中不能說話，南宮白向朱麗葉聳聳肩，攤攤手。

朱麗葉又瞪了南宮白一眼。

銅人好像在笑他們，身子顫動了一陣，然後自銅衣中掏出一個牛角盒子，拋在兩小中間地上。

兩小又是一震，這不是「萬年龍鬚參」？原來這銅人已經得手，看來這銅人水中功夫比「水上飄」又高明甚多。

兩小望著地上的牛角盒，誰也不去撿，但都盯著它。

銅人指著南宮白，再指指牛角盒，意思是叫他去撿。南宮白仍然沒動，只是搖搖頭。

銅人又指指朱麗葉，再指指地上的牛角盒，朱麗葉嬌軀一扭，看了南宮白一眼，這份意思南宮白也能領會。

銅人又顫動了一陣，諒是縱聲大笑，然後轉過身去，故作不見。

朱麗葉美眸一轉，不撿牛角盒，反向銅人背後緩緩移去，並向南宮白看了一眼，意思是要看看他的眞面目。

南宮白更希望知道這銅人的本來面目，所以也點點頭，表示同意。

那知朱麗葉剛剛走出兩三步，銅人又緩緩轉過身來，龐大的身子又顫動了一陣，然後指指牛角盒，再指指朱麗葉，然後再指指南宮白。

朱麗葉立即會意，是叫她撿起牛角盒，交給南宮白，她小鼻子一皺，又向南宮白白了一下，回頭疾馳而去，失去身影。

銅人指指水上，回頭直著身子去了。

南宮白撿起牛角盒，放入懷中，立即冒出水面，只見洛陽橋上殺聲震天，數十高手在作殊死搏殺。

* * *

南宮白上了橋，只見母親和百里香仍然未到，樓兩層接下「五花肉」，被逼個團團轉，「血嫦娥」于眞接下「活無常」牛七和「蟹面老祖」，也是漸感不支。

「海天雙醜」更慘，圍攻他們兩人的有「八臂雷公」史不秀，「黑燈追魂」冷清秋及「無雙刀」等四五個高手！兩人都受了傷，一身血漬。

尚鳳池和百里空早已中了白骨釘，現在帶傷動手，在「鐵板櫈」胡不開和「鐵掃帚」金九的沈重兵刃之下，身形踉蹌，眼見就是落敗。

南宮白首先撲向尚鳳池這邊，沉聲道：「兩位前輩請退下去！」

那兩個魔頭一看是他，不由駭然，同時舉起鑌鐵板櫈和鐵掃帚當頭砸下。南宮白不避不閃，雙手疾抓，用力一送，兩個魔頭虎口立裂，身子飛出橋外，「卜通卜通」落入河中。

南宮白豪氣大發，又掠到「海天雙醜」身邊，沉聲道：「兩位退下休息！」

說畢，虬龍角已撤在手中，只聞「噹」地一聲，「無雙刀」的厚背鬼頭刀已飛上半空，飛起一脚，「無雙刀」的身子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落於橋下。

「八臂雷公」和「黑燈追魂」不由大驚，眼看著「無雙刀」連人家一招也沒接下，自知不敵，一交眼色，同時撲上。

「八臂雷公」於眨眼工夫，劈出一十八掌，號稱八臂，果然名不虛傳，「黑燈追魂」張口吐出一道血箭，這正是他的救命絕招「血口噴人」。

南宮白仍然不閃不避，虬龍角發出風雷之聲迎了上去。

一聲大響，整個洛陽橋搖搖欲倒，一口血箭和一蓬血雨，洒向天空，兩賊也溜滑得很，身子被摔出一丈，趁勢翻身落入河中。

僅是兩招，驚走了好幾個絕世高手，一干魔頭不由相顧失色。

南宮白大喝一聲「住手！」厲聲道：「賊子們，本人今天要叫你們心服口服，上吧！本人要接下你們全部人等聯手一擊！」

此言一出，一干魔頭不由一楞，「五花肉」立即獰笑道：「你小子發什麼狂！老夫一人就夠了！」

南宮白冷笑道：「不是本人小視你，你若能接下本人三招，喏！『萬年龍鬚參』在此，讓你帶走！」

「五花肉」不由厲喝一聲，成名絕學「兩儀掌」已經出手。

他輕易不施此學，今天還是第一次出手，掌勁一出，掌風竟不走正路，令人防不勝防。

南宮白吃了一驚，心道：此人能高居副幫主，果然有點眞憑實學。他集八成眞力，推出魔傘七式，只聞「轟」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一步。

接著南宮白集所有功力，推出第九式，刹那間整個洛陽橋立陷入狂飈之中，尤其南宮白雙目中射出如電紫芒。

「轟」地一聲，「五花肉」的身子飛向橋邊的橋墩，「克察」一聲，連人帶橋墩落下洛河。

一干魔頭一看副幫主敗得如此之慘，立即紛紛下水逃命，眨眼工夫走得無影無踪。

百里空道：「小子，『萬年龍鬚參』搶到了沒有？」

南宮白把銅人之事說了一遍，只是未說出朱麗葉現身之事。

此刻孫寒香帶著百里香來到，南宮白對她說出「萬年龍鬚參」之事，並且取出此參交與百里空。

百里空道：「老夫一生潦倒，又不善理財，弄得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孫寒香，妳如果不嫌小女粗枝大葉，咱們就一言爲定！」

孫寒香拉著百里香的玉手，笑道：「百里兄，你說那裡話，香兒既美又慧，老身喜歡還來不及呢！你只要不嫌白兒就行了！」

百里空道：「既然如此，這盒『萬年龍鬚參』就算香兒陪嫁之物，孫寒香，妳可別嫌老夫寒傖！」

孫寒香道：「那裡，像這種貴重的陪嫁之物，老身可不敢當，你還是留著自己用吧！我們母子不需要此物。」

百里空道：「你們如果不要就是看不起老夫，須知這種曠世奇寶，越是天賦高，基礎好的武林中人，越能相得益彰，像這小子的造詣，再加上這棵龍鬚參，恐怕綠毛幫幫主也不是敵手，不過——」

孫寒香道：「是不是需要藥引子？」

百里空道：「不錯！本來這種藥引子十分困難，但在這小子來說，並不太難，但現在可就麻煩了啦！」

孫寒香道：「到底是什麼藥引子？」

百里空道：「必須六至八個處女，口對口將口涎送至白小子丹田，與參配合，因這種藥物屬陽，服下之後，全身有如火焚，必須少女的純陰津涎相輔相成才行！」

孫寒香不由大皺眉頭，六至八個處女，也不見得太難，她暗暗一算，眼前兩個，加上朱麗葉，周茜茜和柳飛燕，已是五個。她不知道如今又多了一個周薏文呢！

知子莫若母，孫寒香知道她兒子只要提出這項要求，幾個少女必定樂於協助，然而這種事不可隨便，也就是說，南宮白非要娶人家不可。

南宮白道：「媽，妳別爲難，孩兒不想以這種方法……」

孫寒香道：「白兒，據媽所知，當今之世，至少還有兩個魔頭尚未出山，武功高手綠毛幫幫主，是不是比持有天魔傘之人還高，爲娘不得而知，其中一個，已經被迎入綠毛幫中，你猜此魔是誰？」

此言一出，一干高手不由面色肅然。

南宮白道：「孩兒不知！」

百里空猴眼一翻，道：「讓我猜猜看，是不是八十年前，以『混沌罡炁』冠絕天下的『混沌叟』？」

孫寒香點點頭道：「我想大概是他，請問此魔出世，那個能敵？」

一干高手不由駭然，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個綠毛幫幫主就難以應付，再加上此魔，實是武林大劫。

百里空道：「武林中人只知道此魔的『混沌罡炁』冠絕天下，却不知他荒淫無度！」

孫寒香道：「老身昨日看到綠毛幫一干嘍囉，捉了一些婦女，不下百十個之多，進入幫中，奇怪的都是五十以上的老嫗！」

百里空笑道：「這就是了！這正是老魔頭與衆不同之處，他有這個毛病，非五十以上的老嫗不淫，每夜非三五個不可！」

孫寒香不由紅暈上頰，兩個少女也啐了一口。

孫寒香啐了一口，道：「老偷兒，不要胡說了。」

百里空看了南宮白一眼，道：「事不宜遲，目前既有兩個妞兒在此，就先爲白小子服藥吧，只要湊成六個數字就成！」

兩女芳心狂跳，粉面低垂。

百里空道：「目前我道中人，以白小子爲主，我們必須使他成爲第一高手，才能與綠毛幫爭强鬥勝，所以我們要辦這件事，必須找個隱秘之處。」

尙鳳池道：「老偷兒，我看你那數椽茅屋，十分僻靜，我們乾脆到那裡去好了！」

衆人來到百里空的住處，茅屋十餘間，風景幽雅，且十分隱蔽，乍看頗似農家田園，一行垂柳，數道竹籬，苔痕上階，草色入簾。

孫寒香把這事對兩女說了，兩女羞答答地點點頭，其實她們正求之不得呢！因爲這事由孫寒香說出，就等於鐵的事實，不必再求媒人。

百里空將「萬年龍鬚參」分成六段，先給南宮白服了兩段，然後示意兩女進入屋內，一干高手全都爲他們守護。

南宮白進入屋內，兩女坐在床上，玉臉紅到耳根。

百里香道：「于姊姊，妳先來……」

于眞道：「姊姊雖然多長妳幾歲，但你們認識在先，姊姊不便佔先。」

百里香道：「這樣吧！由白弟弟決定如何？」

南宮白道：「還是由于姊姊先來吧！兩位捨身相助，小弟感激不盡！」

于眞道：「白弟，別說見外的話，只要你別喜新厭舊，我們就知足了！」

南宮白正色道：「小弟雖然愚魯，却非朝秦暮楚之人，兩位大可放心！」

百里香站在一邊，面朝窗外，于眞躺在床上，美目中射出水樣的柔情，道：「白弟，來吧！」

南宮白上了床，兩人摟在一起，口對口，心連心，一口口香涎，順著南宮白的喉頭直下丹田。

兩顆心在跳，四目相對，都射出火樣的熱情，尤其于眞是成熟的少女，飽滿的胴體和高聳的雙峯，都能使南宮白神魂顚倒。

于眞低聲道：「白弟，快收攝心神呀……」

南宮白立即神歸紫府，氣納丹田，將于眞的口涎和「萬年龍鬚參」滙合一起，納入奇經八脈之中。

半個時辰過去，于眞推開南宮白，道：「可以了，現在輪到香妹了！」

南宮白偸偸吻了她一下，于眞在他額上羞了一下，整衣而起，站到窗前，道：「香妹，輪到妳了！」

百里香猶疑了一下，也躺在床上，南宮白如法泡製。

事畢，兩女出屋而去，南宮白自行運功，尚須靜坐三天三夜。

兩天兩夜過去，到了第三天深夜三更，南宮白正自神遊紫府，物我兩忘之時，突感百滙穴一道洶湧澎漲的熱力源源注入體內。

初時，他還以爲是「萬年龍鬚參」發生了效用，繼續運功，後來那熱力越來越大，奇經八脈中有如無數隻老鼠，到處亂竄，不由心中一動。

在他正在緊要關頭，又不能睜眼察看，到了黎明之時，才功行圓滿，緩緩睜眼開來。

這一睜眼，不由倏然一震，只見一個銅人，搖搖晃晃，穿窗而出。

南宮白恍然大悟，這才知道是這銅人爲自己運輸眞氣，也來不及通知守護的一干長輩，一長身，跟踪而出。

只見那銅人奔行極快，身形却有點虛浮，南宮白盡力疾掠，已追在二十丈之內，他大聲道：「前輩慢走！晚輩必須拜謝大恩！」

那銅人充耳不聞，且速度加快，惟恐被南宮白追上。

南宮白急掠兩次，相距已不足七八丈了，正要再喊，突見一個黑衣蒙面婦人迎頭攔住去路。

南宮白看出這婦人是「大悲龍隱」，而這銅人也可能是他的爹爹「風雷客」南宮柳，他極想知道他們之間有何瓜葛，立即隱於一塊大石之後。

銅人立即止步，却未出聲。

「大悲龍隱」沉聲道：「尊駕何人？」

銅人道：「銅人！」

「大悲龍隱」沉聲道：「少說廢話，我當然知道你是銅人，我是問你的眞正身份！」

銅人道：「眞名也是銅人！」

「大悲龍隱」冷笑道：「我知道你是『風雷客』南宮柳！」

銅人道：「錯了！本人既不是南宮柳，也不是呂逸民！」

「大悲龍隱」道：「口說無憑，你可敢露出面目讓老身看看？」

銅人道：「本人與妳毫無瓜葛，爲甚麼要讓妳看？」

「大悲龍隱」厲聲道：「南宮柳，你太無情了！」

銅人道：「我不知道妳說些甚麼？難道妳不怕表錯情？」

「大悲龍隱」果然不敢再吐露心事，道：「你再故弄玄虛，老身可要動手了！」

銅人道：「笑話！不知妳死纏不休是何道理？」

「大悲龍隱」不由大怒，疾撲而上，伸手疾抓銅人的面部。

銅人一閃身，打了個踉蹌，差點被抓著，「大悲龍隱」不由一怔，不知銅人爲何如此不濟，但南宮白心裡却十分清楚，那是因爲他的眞力已消耗大半。

「大悲龍隱」冷笑一聲道：「看你還能逃出我的掌心麼……」

連出奇招，將銅人逼得連連後退，有幾次都堪堪抓上。

南宮白這時十分同情銅人，他雖然也想看看銅人到底是誰，却不願在這種情形下強人所難，立即掠上前去，向「大悲龍隱」攻出一招。

這一招不過是「三合一」掌法的起手勢，若在以前，絕不是「大悲龍隱」的敵手。那知兩道掌力一接，「轟」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三大步。

南宮白不由驚喜參半，心道：「若不是她的功力退步，那就是我的內力又有進境了，看來這『萬年龍鬚參』確是曠世珍寶。」

「大悲龍隱」厲聲道：「又是你這小子……」

「轟」地一聲，兩人又各退了一步，「大悲龍隱」道：「好小子，原來你們父子兩個同一鼻孔出氣！」

兩人又接了三掌，誰也沒佔到便宜，就這一會工夫，銅人已失去踪跡。

「大悲龍隱」更加怒不可遏，道：「好小子，你把銅人放走了，老娘找你也是一樣！」

南宮白大喝一聲「住手！」續道：「我想把這件事弄清楚，妳和我到底有何恩怨？」

「大悲龍隱」不好意思說出，大聲道：「你還是回去問你那不要臉的媽媽吧！」

說畢，力推一掌，回頭疾追銅人去了。

南宮白不由大搖其頭，他對於自己的母親和「大悲龍隱」之間的事，略知一二，可能是爲了爹爹一人，而結下情仇，好像爹爹早認識「大悲龍隱」朱芳芳，以後又和

母親結褵。

那麼母親盜她的「天魔傘」秘笈，有沒有向她出手？而那兩個銅人，假如一個是「風雷客」，另一個是「逍遙先生」，第三個持天魔傘的又是誰呢？

「哼！」

一聲冷哼來自背後，原來是周茜茜和周薏文，兩女自周夫人被南宮白擊斃之後，就聯袂出來找南宮白。

南宮白見兩女一臉悲忿之色，身著重孝，自知這誤會不易解釋，因當時他並無殺周夫人之心，他立即肅容道：「在下傷了令堂，還請原諒！」

周茜茜厲聲道：「你說得那麼輕鬆，如果我打死你的母親，你也能這般輕鬆？」

南宮白不願再撩撥她們，默默不語。

周茜茜切齒地道：「我爹爹和你父母有仇，他已經慘死在你的手中，我們之間的仇恨已了，想不到你的心竟如此狠毒！哼哼！今天我絕不放過你！」

南宮白道：「小兄聲明過是出於誤會，妳若仍不原諒，就出手吧！」

周茜茜珠淚滿面地道：「你我姻緣已了，母仇不共戴天，我當然要報仇。」

周薏文幽幽地道：「姊姊……我看他不是有意……」

「胡說！」周茜茜厲聲道：「他沒有殺死妳的母親是不是？」

周薏文不由默然。

周茜茜大步向前，一臉殺機，道：「你也不要留情，今天你不殺我，我非殺你不可！」

南宮白道：「動手吧！我絕不還手！」

周茜茜手掌如刀，當頭劈下。

南宮白動也沒動，眼見一掌即劈中頭頂，突聞一聲大震，「啪」地一聲，周茜茜退了三步，厲聲道：「好賤婢！妳敢吃裡扒外！」

原來是周薏文接了一掌，竟被震出七八步之遠。

周薏文道：「姊姊，妳先靜一靜！這件事雙方都有錯處，再說，妹妹知道妳很愛他，妳殺了他又怎樣？況且他並非有意……」

周茜茜厲聲道：「住口！不管怎樣，我的父母都死在他一人手裡！他該知道母親一死，我就孤苦伶仃，無依無靠，他根本沒有人性！」

南宮白仍然默不作聲，周茜茜又欺了上來，道：「南宮白，你如果不還手，死了可別怨我！」

周薏文大聲道：「你……你還不快逃！」

南宮白感激地看了周薏文一眼，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死在她手中也心安理得，況且她對我有恩，一報還一報，這也是天意！」

周茜茜皓腕再伸，竟是「通天一柱香」的小開門，她狠聲道：「媽媽，女兒要以妳的絕學殺死他……」

說畢，罡風大作，當頭罩下。

就在此時，周薏文奮不顧身，疾撲而上，竟擋在南宮白面前，周茜茜不由大驚，要收招已是不及。

只聞「卜」地一聲，腦花四濺，周薏文萎頓在地，一縷香魂，已歸天國。

南宮白和周茜茜不由同時淌下悲忿之淚，而周茜茜暴怒之下，幾乎瘋狂，集所有功力，向南宮白推出一式「通天一柱香」。

南宮白暗暗一嘆，視死如歸，突然，一聲嬌叱，接著又是一聲大震，只見周茜茜踉蹌退了一丈多遠，朱麗葉已站在南宮白面前。

南宮白反而認爲朱麗葉多事，沉聲道：「這不干妳的事，妳快閃開！」

朱麗葉一份好意，反被頂撞一頓，不由厲聲道：「你死不足惜，却辜負了一干白道俠士對你的期望！」

南宮白不由一震，心道：「我若死了，首先對不起以『元嬰眞氣』嘉惠於我的黃哲夫前輩，更對不起自己的父母，師父及幾個少女，還有迭次援手的神秘銅人！」

周茜茜已經抱定決心，殺死南宮白之後，也自行了斷，厲叱一聲，向朱麗葉撲上，奮力推出一掌。

朱麗葉冷哼一聲，施出一式魔傘絕學。

「轟」地一聲，周茜茜又退了五大步，跌坐地上。

南宮白大聲道：「妳快走開，這件事不要妳管！」

朱麗葉冷峻地道：「誰要管你的事，我要了斷本門和她母親之間一段仇隙！」

南宮白道：「妳和她也有仇？」

朱麗葉道：「當年她母親也曾偷去一本『天魔傘』秘笈副本，家母知道必定有人覬覦，預先做了手脚，那副本是假的，當你前往大羅山莊竊取秘笈失敗後，周至剛夫婦就發現是上當了，假本已經焚毀了！」

南宮白這才知道爲甚麼周至剛夫婦秘笈在手却不練，原來他們早已懷疑是假的。

周茜茜自知不敵，但她生性剛烈，仰天悲聲道：「媽媽，女兒無能，今生無法爲妳報仇，也只有追隨妳在九泉之下了！」

聲如荒塚梟啼，子規嘔血，一字一淚，令人腸斷，說畢，舉手向天靈蓋上拍去。

南宮白不由大驚，疾掠而至，一下抓住她的脈門。

周茜茜恨到極點，厲聲道：「南宮白，我恨透了你，我死之後，變成厲鬼也不饒你！」

說著，竟向南宮白手上咬去。

南宮白不避不閃，眼看周茜茜的牙齒沒入南宮白的肉中，鮮血滴在地上。

朱麗葉當然心痛，抓著周茜茜摔出三丈多遠。

今天之事，如果南宮白能轉彎一下，多說好話，再加上周薏文的旁敲側擊，周茜茜絕不會蠻幹到底，因爲她愛南宮白至深。

但南宮白生性如此，寧折不彎，以致造成不可收拾之局。

周茜茜美目暴睜，眼角中已滲出血絲，她舉手又向她自己天靈上拍去。

這次雙方相距較遠，要救已是不及，南宮白大喝一聲「且慢！」**（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林森無意中從關天虹口中得知開啓山洞的秘密，而關洛奇亦因其子洩露秘密而要執行山規，欲殺之以儆效尤，正欲狠施辣手之際，其妻子喬五娘匆匆趕至要搶救愛兒，臭罵關洛奇的不是，並細說當年關洛奇如何追逐裙下，俯首稱臣，以至夫憑妻貴，當上了日月山莊莊主，冷嘲熱諷之下，令關洛奇感到尷尬不已。更是懊惱萬分……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怨女披露身份　天劍仗義說情

她露出潔白的玉齒輕輕一笑，喟嘆道：「這裏的埋伏我已曉得十之七八，我們現在去，他們一時還不容易發覺，如果再拖時間，就非我的能力所能救你們了。」

她身形輕輕一移，踏着飄落的黃葉，移動着步子向幽深的林子裏行去，沙沙地的聲音輕輕傳出，驚得宿在林中的夜鳥呱呱直叫，展雲龍等猶疑一刻，追隨而去。

穿過這片深幽的大林，轉過一道迂迴的山路，在眼前呈現出一幢黑黝黝的石屋，鐵心寒一閃身，道：「這是日月山之祖煉丹求眞的地方，山上所有的弟子都不可走進這裏，就是關洛奇每年也只能在祭祖的時候來這裏，你們盡可在這裏休息幾天，連關洛奇本人都不會想到你們在這裏……」

她幽幽地嘆了口氣，深情的瞥了展雲龍一眼，身形輕輕地轉了過去，沒有再說一句話，如幽靈一樣的奔去。

展雲龍心神直顫，在那離去的剎那，他像是看見有兩顆淚水自她眼眶裏掉出來，他愣愣地凝立在地上，心中竟有一股莫名的惆悵湧出，落寞的嘆了口氣，悲涼的望着這黝黑的長夜，涼涼的夜風輕輕飄拂在他的臉上，曾幾何時，兩人在這淒涼的夜裏再次的會面，臨去沒有說什麼，只有那動人的眼神在雙方心裏盪漾。

「噹噹！」

空中響起一聲迷亂的大鐘聲。

三個人的神思同時自黑夜裏清醒了過來，那幢黑黝黝的石屋像個幽靈樣地趴伏在地上，天劍只覺得身上的倦意愈來愈濃，他喘了二口氣，道：「進去吧，我得先料理一下這要命的傷。」

那幢石屋的門輕輕推開了，三個人並排的走了進去，盲劍客燃起了石壁上的一盞油燈，昏黃的燈將全室照亮了，除了兩張桌子，僅有一張床，天劍盤膝在床上，暗暗地在運功，黑夜裏，只有那沉重的喘息聲，尙有着一絲人的氣息。

短時間的鬆懈，使屋中的展雲龍和盲劍客都沒開口的意思，兩人俱怔怔地坐在地上，仰着頭，想着自己的心思，逐漸有一股倦意湧現在他們身上，在不知不覺中矇矓的睡去。

矇矓中，有一陣脚步聲傳來，那沙沙靴子聲音沉重中透出穩健，首先清醒的是展雲龍，他緊張的屏住了呼吸，手已抓住了金魔神，雙目閃閃地瞪着門外。

門外，現出了兩道修長的人影，兩個仿如是朝屋子裏行來，但他們在門前的石階上却突然收住了脚步。

只聽一人笑聲道：「石二爺，眞他媽的見鬼，這麼晚了夫人還叫我們來這個鬼地方，嗨！我眞想那個小杏兒那股浪勁……」

「嘿！」石二爺冷笑道：「你他媽的眞不想活了，在這裏鬼吼直嚷，當心關爺尋到這裏，我們雖有夫人撐腰，在這種地方可得千萬小心，萬一給碰上了，你我腦袋準得搬家……喂！項老三，你說夫人眞要和關爺翻臉麼？」

項老三哈哈一笑道：「這還用說，夫人心腸太窄，就是容不得關爺尋花問柳，聽說關爺那個姘頭叫什麼珍珠花，嘿，我看醋缸子打翻了倒霉的還是我們！」

展雲龍長長吸了口氣，只見盲劍客和天劍已隱身在屋中的隱密處，展雲龍會意的一掠身形閃進黑影裏。

靴子的聲音自門外響起，這兩個小子一跨進門，熟練的燃上了燈，那個石二爺突然咦了一聲，道：「項老三，我看這裏有點不對勁，好像有人剛剛來過，你看這燃油還是熱烘烘的！床上還有人躺過的痕跡，我們可得看看，不要臨時出了事情。」

項老三搖搖頭道：「你他媽就這樣神經，這裏經常有人帶浪貨在這裏過夜，也許是醜矮子帶着那個解語花在這裏溫存，看我們來了，他奶奶的草堆裏去了！」

「不會，」石二爺不信的道：「醜矮子沒有這個胆子！」

項老三霍地笑道：「你懂他奶奶個屁，醜矮子幾乎是夜夜上這裏，不要看他長的矮，那個心可不矮，他知道這裏沒有人敢來，暗中早將這裏當成洞房了，這小子雖然又醜又矮，可是他那個娘們可頂漂亮，說實在的，那天我項老三總得動動腦筋，和那小妞勾搭一番。」

「嘿！」石二爺冷笑道：「你項老三腿長，伸到人家地盤上去了，喂，項爺，我們是一碗水大家攪，你的小杏兒肯讓我親熱親熱麼？」

「行！」項老三大力地一拍前胸，道：「那浪貨所要的是銀子，你石爺只把銀子向床上一擲，嘿，那個瓦窰準會浪出你的骨髓來……」

兩人正在這裏鬥嘴之時，屋外傳來一連串人聲，石二爺和項老三曉得正主兒到了，急忙立在門檻的兩旁，躬身的問道：「日月山川雄，關家一條龍。」

門外也響起暗語，道：「釵頭鳳上女，嶺上風鈴吟。」

只見喬五娘寒若冰霜的領着十幾個漢子，魚貫的走了進來，這些人在日月山中都是喬五娘的心腹，多半是上代山主喬莊的舊部，他們在地上羅列坐下，望着喬五娘。

喬五娘冷冷地看了室中一眼，道：「將那個珍珠花帶來！」

「是！」

只聽門外一聲答應，一個艷粧濃抹的女人被推了進來，這女人眉眼如春，嘴角含笑，對於這種場面竟然絲毫不懼，她冷冷地看了喬五娘一眼，道：「關大爺呢？」

喬五娘冷冷地道：「妳的關大爺今夜可沒有時間和妳溫存，他將妳交給老娘管教了，我要看看妳珍珠花到底是憑那點將關大爺給迷的七魂掉了三魄。」

珍珠花一看苗頭有些不對，這才曉得事情的嚴重，她是經過大風浪裏過來的人，雖然不知關爺因何命人將她接來這裏，却也不覺得駭怕，她眼一斜，笑道：「這位姐妹是誰呀，好像和關爺也是相好的。」

喬五娘哼了一聲道：「相好的倒是未必，只是同過床，合過房。」

「哦！」珍珠花那水汪汪的眸瞳一轉，格格笑道：「我說麼，關爺這個人眞不老實，有這麼一位好姐姐也不給小奴引見引見，早知道姐姐是關爺的相好，我珍珠花再不識相，也不能奪人之愛呀，姐姐，煩妳告訴關爺一聲，說珍珠花該退堂啦，請他大爺再別找我了。」

這股勁也眞叫人心癢癢的，喬五娘雖然要好好的整整這個煙花裏的名女，看她那種會奉承人的樣，一時也發作不得，她冷冷地道：「珍珠花，這話我可不能說，還是妳親自告訴他吧。」

「說的是呀！」珍珠花最善解人意，她一見苗頭不好，口氣間不由得先奉承起喬五娘，只見她紅紅的小嘴一嘟，幽怨的道：「要散也得交待清楚，正好請姐姐給小奴做個見證，往後水火兩分，各不相干。」

喬五娘心中那股怒火幾乎要自心裏碎裂開來，她想起這個水性揚花的珍珠花搶去了她的丈夫，使得她冷冷清清獨守空房，那種轉側難眠的痛苦，及心理上的需求，不覺種種的幽怨俱湧上了心中，她眸光一寒，道：「珍珠花，妳這個下賤的女人，什麼事不好幹，要去勾引野男人，我問妳，妳是愛關爺的錢，還是愛他的人？」

珍珠花柳眉一鎖，道：「問的倒蠻有意思的，我們雖然是窮也未必看上關爺那點傢伙，再說人已淪落至這種地步，並不是出於本願！」

「嘶！」

喬五娘手法當眞快的出乎珍珠花的意料，她一伸手抓裂了珍珠花的衣衫，露出穿在裏面的褻衣，潔白的肌膚晶瑩的露出，那些漢子俱是目光一眩，巴不得伸手觸摸一下這個俏艷的女人一下，嘿，那股饞勁，眞像是八百年沒有見過女人。

石二爺一嚥口水，道：「夫人，這女人的肉挺白的……」

喬五娘淡淡地道：「怪不得關爺着了迷呢，哈，這賤貨還長得不錯，怎麼樣？這賤貨我給你們留下了，你們可不能讓她跑了，等會我還要向你們要人呢……」

她心念一轉已想出羞辱這個女人的辦法來了，冷冷的瞄了珍珠花一眼，嘿嘿地道：「妳侍候關爺也該膩了，現在這些爺們也要妳去侍候一番，妳的關爺今夜恐怕救不了妳了，哈哈……」

隨着這一連串的笑聲，喬五娘的身子突然像一陣旋風似的飄身而去，消失在這沉寂的長夜裏。

珍珠花神情大變，急忙伸手掩上露出的身子，偷窺這羣漢子一眼，只見這些該死的小子正向她週圍撲來。

她冷漠的笑了笑，纖纖的手掌輕輕一掄，咚咚咚三個不知死活的東西立時躺下了，這些人一呆，但沒有料到這女人還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兄弟，堵住門。」

石二爺和項老三可是精明的人物，身形一晃向門前撲去，可是珍珠花比他倆還快，早就攔住在門上了。

珍珠花冷冷地道：「這屋子裏的人不准一個離開，你們欺負到我頭上那是找死，我珍珠花在江湖上也不是好惹的……」

她突然一揚手，無數的白光幻化的灑了出去，那些漢子啊了一聲，面上流露出一種死亡的絕望，一連串人影翻滾聲，只剩下項老三和石二爺沒有倒下。

項老三畏懼的道：「姑娘，我們有話好說。」

珍珠花冷笑道：「還有什麼話好說的，喬五娘剛才把我交給你們時，你們怎麼不有話好說，現在……哼，晚了……」

這個女人的手法眞是出人意料，身子一動，項老三和石二爺同時悶聲不吭的躺下了。

她雙眉一豎，凝耳細聽了一會，只覺黑夜裏傳來喬五娘和關洛奇的爭執之聲，珍珠花神情一變，正要掠身出去，在黑黝黝地牆角裏，突然響起展雲龍的聲音，道：「小姐，妳過來這邊暫時避一避。」

珍珠花嚇了一跳，沒有料到這裏還有人藏着，她臉上殺機陡湧，向前連跨數步，冷冰冰地道：「是線上的合字麼？」

展雲龍冷冷地道：「雖不是線上的合字，却是道上的朋友，妳的處境和我們一樣，都落在人家的虎口啦，如果再不避避……」

珍珠花哈哈一笑道：「我珍珠花做的事向不留活口，你如果是道上的朋友，就先留下點記號，等這裏事情一了，我好登門謝謝……」

展雲龍怒道：「妳走吧，我本是有幫助妳之心，想不到妳倒拆起橋來了，行，關洛奇和喬五娘馬上就到，如何應付全看妳自己了。」

珍珠花冷笑道：「你倒是好人……」

身形閃電般的躍起，對着展雲龍隱身的地方撲去，手掌一斜，在空中圈起一道勁氣，抓向展雲龍的身上。

展雲龍目光如電，以超出意料的快速，突然擒住這女人的皓腕，向前猛地一拉，輕聲的道：「留意，喬五娘已到了……」

一陣步履聲飄來，只見關洛奇和喬五娘雙雙出現在門口，喬五娘似乎是楞了一楞，問道：「老石！」

屋裏靜寂的沒有一絲聲音，一股血腥的氣息噴進關洛奇和喬五娘的鼻息之中，兩人心中同時一顫，關洛奇詫異的道：「難道出事了……」

一點火光自關洛奇手中劃過，他冷冰冰的目光在室中一掃，已瞧見那盞油燈是剛剛被人拍熄不久，地上倒着的屍體幾乎使喬五娘絆了一交，她哇地一聲大叫道：「老殺才，你幹的好事？」

關洛奇怒喝道：「放屁，妳把珍珠花弄到這裏幹什麼？是不是要毀了她，哼，妳這狠毒的女人，現在出事了，看妳怎麼向我交待？」

喬五娘雙目一瞪，叱道：「殺頭的，你敢罵老娘。」

她氣得全身直顫，揮起纖纖玉手掌對着關洛奇的身上劈了過去，一股渾厚的大力，對着關洛奇的身上撞至。

關洛奇身形一晃，道：「賊婆娘，這是什麼時候，妳還和我動手！」

喬五娘呸了一口唾沫，喝道：「什麼時候都是一樣，老娘就是這個脾氣，誰惹翻了我，老娘就和誰拚命，姓關的，你的狗胆眞是愈來愈大，搞女人搞到家裏了，老娘一個人還不夠你用，你居然併三找四，那個賤貨老娘非撕了她的皮不可。」

關洛奇氣得髮鬌直立，怒道：「妳敢動她一根手指！」

「嘿！」喬五娘冷笑道：「老殺才，你居然結了新歡連老娘都不要了……」

她像是受了許多委曲一樣，眸中淚水一湧，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關洛奇就是看不得女人流淚，身子轉過一邊。

他咦了一聲道：「怎麼珍珠花不在？」

他回身怒問道：「賊婆娘，妳把她藏到那裏去了？」

喬五娘冷冷地道：「她不是死了，就是跑了……」

關洛奇冲冲地道：「狗屁，妳一定是將她藏起來了。」

喬五娘一拭眼角上的淚水，道：「一個臭女人也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不要忘了，老娘才是你的原配夫人，那個浪貨只不過是個人盡可夫的婊子！」

「住嘴！」

關洛奇臉上殺機一湧，道：「妳再辱罵她，我就對妳不客氣……」

喬五娘冷冷地道：「我就罵，婊子，婊子！大家都可騎的婊子……」

「嘿！」關洛奇狠狠地道：「妳他媽的混蛋！」

喬五娘瞪眼道：「你造反了，連老娘都罵起來，好，好，老娘若不和你拚了就不姓喬，關洛奇，你有今天的地位是誰供給你的。」

關洛奇不語。

她怒問道：「說！」

關洛奇一見這個母老虎發起威來了，頓時那股勇氣又消褪了下去，他這時心念着珍珠花的生死，搖搖頭道：「夫人，這是什麼時候，妳還和我胡鬧……」

「我不管！」喬五娘一叉腰道：「除非你和那婊子斷絕關係，我才會饒了你。」

「行！」關洛奇狠狠怒道：「我再不理她就是。」

喬五娘冷冷地道：「還不行，我要你親手殺了她，不然你休想安安穩穩的活下去！」

關洛奇憤憤地道：「妳不要逼人太甚，我不和她來往可以，要我殺了她，倒沒有這份閒情，況且她僅是個不會武功的女人，我殺這種人也太丟人。」

喬五娘罵道：「軟骨頭，只會吃軟飯的臭男人，你奶奶我不將你整得討饒就不算喬家的人，現在我命你給我滾出去……」

「辦不到！」關洛奇冷笑道：「妳把珍珠花交出來……」

幽幽如墨的黑室中，喬五娘和關洛奇爭吵的聲音愈來愈大，關洛奇今夜也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勇氣，居然對這個雌老虎絲毫不讓，還忿忿地瞪着她。

喬五娘恨恨地道：「老殺才，你倒他媽的窮瞧我？那個臭婊子如果不是跑了，就是你將她藏起來的，我早就曉得你待我們母子有如眼中釘，時時都想把我們母子除去……」

關洛奇嘿地一聲道：「夫人，你少吼幾聲吧，這裏是本山的禁地，沒有我的允許誰都不准來這裏，現在妳的那些心腹都躺在這裏啦，顯然他們不將我這個山主放在眼裏，這還用說，一定是妳給他們撐腰，才敢這樣目中無我……」他又嘿嘿地道：「妳我夫妻情義重如泰山之石，可是……嘿！現在，妳連我這個山主都出賣了，將來難免不將我除去……」

他陰沉的臉上突然罩上一層殺機，兩隻兇狠的目光直似要噴火出來，喬五娘心中一寒，一股涼氣陡地自心底冒出，她和他夫妻這麼多年，可從沒有見過他這種暴戾的樣子，在以前，每當她不如意的時候，關洛奇總是作出乞憐軟弱之色，所以她罵關洛奇是個軟骨頭，沒有勇氣的儒夫，而現在，她深深曉得關洛奇變了，非但是變得其心如鐵，而且越變越恐怖……

喬五娘心神大顫，道：「洛哥，我待你確實有不是之處，我性情暴躁，脾氣很壞，這是我爹娘自小慣成的脾氣，你該原諒我……」

關洛奇楞了一楞，沒有料到這個平日潑辣的婦人，會突然說出眞情流露的艮心之言，他暗暗地嘆了一口氣，腦海之中彷如煙霧一樣的浮現出自己昔時窮困潦倒的情景，若不是時運來轉，自己此時淪落至什麼程度，確非是他現在所能逆料的，所以他心中一嘆，黯然的神情在這個矛盾的老人臉上表現出來。

關洛奇搖搖頭：「不要再說了，妳以後改改那個性格……」

他神情突然一凝，詫異的道：「怎麼？這裏還隱藏着人……」

他隨手抓起點燃的那盞昏暗的油燈，朝室中黑黝黝的牆角照法，搖曳的燈影在黑幽幽的牆角裏一閃，珍珠花陡地斜躍而起，向關洛奇奔了過來。

珍珠花幽幽地道：「你現在才來，我差點死在這個女人的手裏……」

她斜睨了喬五娘，眸子裏閃出一絲怨毒幽恨之色，那種憤怒妒恨之情看得喬五娘心中大怒，一股醋火自心底升起，她怒叱一聲道：「浪貨，妳還沒有死？」

「喲，」珍珠花喲地一聲，道：「我們的壓寨夫人，妳眞神氣，我是浪貨，不錯，妳呢？你難道不養漢子，偷情，喲！我的壓寨夫人，那種溫柔滋味妳可沒有我清楚……」她妖冶的瞥了關洛奇一眼，春意撩人的笑道：「妳不信可以問問洛哥……」

這一着可眞把喬五娘給氣炸了肺，她自認是個尖酸刻薄狠辣兼俱的女人，可是要從她嘴裏說出這種不顧羞恥的話，那當眞是不容易的事，她輕啐了一口，叱道：「無恥，妳這個不要臉的淫婦……」

「嘿——」珍珠花陰沉怪異的嘿了一聲，道：「我們這種人本來就沒有什麼羞恥，不過妳也好不到那裏去，潑婦罵街無好口，我的壓寨夫人，妳還是給我滾出去吧！」

「什麼？」喬五娘怒吼道：「妳這婊子居然敢趕起老娘來了……」

珍珠花冷冷地道：「壓寨夫人，妳還是識相點，現在你有威也發不出來了，我們的大山主可不一定會幫你，我要是你，乾脆蹬蹬腿回去睡大覺也落得清閒……」

「浪貨！」喬五娘怒聲喝道：「妳倒是當了孫子賣起乖來了，浪東西，妳在我面前要嬌賣嗲我可不稀罕這一套，老娘生來就是這個硬脾氣，說不得今天只好先毀了妳……」

她身形如電的掠了起來，潔白的手掌在空中一晃，閃出一道顫動的掌影，對着珍珠花的身上拍去。

關洛奇見情勢不妙，大聲道：「夫人，不要取她性命……」

他這時左右俱難，不知該如何處理這十分尷尬的場面，喬五娘性如烈火，一聽自己的丈夫袒護這個騷貨，濃濃的殺機頓時湧上她的心頭，她雙眼一瞪，自眉心中躍起一股寒意，掌影在空中一顫，勁疾的斜削而落。

珍珠花在這渾厚的掌勁中，要再裝糊塗可不行了，她霍地躍起身形，向左側飄退了五六步，怒吼道：「你發狠，我們就狠狠看……」

她本來就有一身詭異莫測的功夫，這一動怒，立時撩掌迎上，動作之快，簡直不似一個女流所能表現出來，連揮三掌，竟將喬五娘逼得倒退不迭。喬五娘怒罵道：「老殺才，死厚皮，你不是說她不會武功，現在怎麼樣？浪貨可將看家的本領施出來了……」

關洛奇神情一呆，居然沒有想到珍珠花會有這樣一身奇化如神的一身功夫，珍珠花和他同床這麼多年，始終將自己會武的事隱瞞得絲毫不露，而關洛奇在她身上也找不出一絲會武的跡象，是故關洛奇愕愕地出了一會神，心底裏那份詫異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出來的。

心神劇烈的一顫，他臉上陡地一寒，道：「住手！」

喬五娘身形斜飄，吼道：「老殺才，你可全看到了。」

關洛奇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凝重的向珍珠花行去，道：「珍珠花，妳是那一派的？」

珍珠花斜睨他一眼，冷冷地道：「你沒看來麼？」

關洛奇嘿嘿地一笑道：「我眞看走了眼，差點沒毀在你手裏，珍珠花，妳那一招『袖裏神機』是不是『流沙門』的？」

「不錯！」珍珠花神色一變，激動的道：「二十年前，『流沙門』在一夜之中除去七大高手，幾乎將整個流沙門毀在你手裏，我珍珠花身爲流沙門的十三代弟子，爲替師父報仇，化身爲娼妓，引誘你上勾……」

「哼……」關洛奇哼了一聲道：「妳的心機倒是不淺，可惜妳遇上我了……」

「呸！」珍珠花呸了一口，道：「你只不過是燒餅上的芝麻，還算不了一回事，姓關的，我的身份所以敢露出來，自然是不會再怕你，憑你那點家私，我已看得差不多了……」

關洛奇心神劇烈的一顫，腦海中立時浮現出自己三下日月山，血拚流沙門的七武士，那時自己血氣方剛，以排山倒海之勢，連斃流沙門的七大高手，那等凜凜雄風至今猶在心中蕩漾，認爲是自己平生最大的得意傑作。

那知事隔二十年之久，流沙門突然出了一個珍珠花，居然化裝爲娼妓，隱身於日月山脚下，私下和自己勾結，僅這份心機就非常人所能及，尤其是珍珠花每當和自己同宿於溫柔鄉之時，她總是有意無意的探測自己的武功，而自己因過份信她不會武功，始終詳細的告訴她，那知對方包藏禍心，以至於惹出這樣大的事情。

他想起這些事情，心中就充滿了恨意，將昔日珍珠花對待自己的情意，通通拋

棄在腦後，代之而起的是無邊的殺機。

「嘿嘿！」關洛奇向前大踏一步，低聲笑道：「珍珠花，妳這是飛蛾投火，自取滅亡，我姓關的本來還有放妳生路之意，現在！嘿……妳既是流沙門的餘孽，今夜就不用想活着走出這裏……」

珍珠花柳眉一鎖，冷冷地道：「姓關的，過頭飯可以吃，過頭話可不能說，我珍珠花敢在這裏露相，就不怕你日月山能反到那裏去……」

「淚貨！」喬五娘恨得一咬牙，道：「我看你今夜能飛到那裡去？」

「呸！」珍珠花反唇相稽，絲毫不讓的道：「妳是什麼東西，憑妳那副長相也配來教訓我，喬五娘，別人怕妳這母老虎，我珍珠花可沒把妳放在眼裏，有什麼本事，妳盡量施出來好了……」

喬五娘恨得大笑一聲道：「好，我倒要看看妳這個婊子今夜如何能走出日月山三宮六陣，九關十二卡……」

她頭一回，憤憤地道：「關洛奇，你光站着幹什麼？」

關洛奇這時恨透了珍珠花，恨不得將她一掌毀在掌下，他這人生平無情無義，不管那個人對他有何等的好處，只要雙方一反臉，以前的交情便會一筆抹掉，所以他冷酷的大笑一聲，道：「婊子無情，戲子無義，這句話一點也不假，眞是陰溝裏翻大船，我關洛奇闖盪江湖至今，竟會栽在一個婊子的手裏，嘿……這話若傳進江湖上，豈不讓人給笑掉了大牙，珍珠花，妳若知好歹，馬上給我自盡……」

「放屁——」珍珠花怒吼道：「我珍珠花恨不得吃了你……」

關洛奇陰沉的道：「妳恐怕沒那個種。」

「種」字甫逝，他的身形陡地飄了過來，右掌斜斜一舒，一股大力自掌心之中疾吐而出。

珍珠花身形如電掠了過來，搖擺的身形在空中一個轉折，回手撩起潔白的玉掌，對着關洛奇身上拍去。

「嘿——」關洛奇冷笑一聲道：「流沙門的廻空一轉妳也學會了……」

當年他力鬥流沙門的七武士時，曾親眼見過流沙門的七武士施出這種身法，所以只要略略的一瞥，便可認出這是什麼功夫，這個心機極深的一代宗主，功力確實不是平易之輩，驟見珍珠花回手一掌，化掌爲抓，以超人的快速抓向珍珠花的腕脈之處。

珍珠花心中大寒，顫道：「你……」

身形立時一個前衝，墜落在地上，關洛奇向前一帶，珍珠花的皓腕一痛，身不由主的向前衝奔出五六步。

關洛奇哈哈大笑道：「臭婊子，憑妳這點道行，也敢在本山主之前撒野，嘿！嘿！我關洛奇待人的手段妳很清楚，妳將來是怎麼個死法，我想妳已可想見……」

「放手——」珍珠花大喝道：「關洛奇，你放手……」

關洛奇面上一冷，道：「要我放手不難，除非妳告訴我流沙門現在還有多少人活在世上？他們都隱藏在什麼地方……」

珍珠花冷笑道：「你簡直是作夢，我珍珠花什麼事沒見過，還在乎你那點臭派場，我一個人死了沒有關係，流沙門不會因爲我一個人之死而放棄報仇的希望，關洛奇，你死了這條心吧，流沙門的人沒有一個會放過你……」

「嘿——」關洛奇冷笑道：「珍珠花，妳得放明白點，這裏是日月山而不是流沙門，好歹我關洛奇都能作個主，妳要是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對妳的生命安全，我姓關的可以保護妳……」

珍珠花冷冷地道：「你是威迫還是利誘？」

關洛奇想了想道：「很簡單，都可以說……」

喬五娘在旁邊早已看紅了眼，她一見珍珠花落在自己丈夫手裏，那股氣登時如流瀉下來的瀑布，雙眸如火樣的瞪得極大，怒沖沖地道：「洛哥，把她交給我。」

關洛奇雙眉一皺，道：「這個……妳要幹什麼？」

喬五娘恨恨地道：「她不是很淚麼，我要她淚個夠……」

她這時只顧得自身的報復，而忽略了關洛奇此時心中所想的流沙門問題，所以她這一叫嚷，不但是珍珠花心中大駭，連關洛奇也提心吊胆，唯恐這個唯一能提供流沙門線索的人，給這個母夜叉整死，關洛奇搖搖頭，道：「不行，我還有事要問……」

「老殺才！」喬五娘怒叱道：「你敢不答應老娘……」

關洛奇苦笑道：「她已落在我們手裏了，妳難道還怕她飛了，我只要追問出流沙門這幾個漏網之魚，馬上交給妳……」

「行——」喬五娘不悅的道：「我要活的……」

珍珠花怒叱道：「妳想得倒滿得意，我珍珠花縱是血濺五步，也不會讓妳稱心，喬五娘，妳還是站在一邊涼快吧……」

「拍——」

空中響起一聲清脆的掌聲，喬五娘重重地擊了珍珠花一掌，珍珠花神情一變，潔白的玉靨上立時浮起五道紅紅的印痕，她怨恨的瞪了喬五娘一眼，道：「妳狠，這個仇我流沙門必會雙倍奉還……」

喬五娘冷笑道：「婊子，妳還逞能，老娘非掐死妳不可……」

這個母夜叉什麼手段都會施出來，她這時含怒而發，奔過去伸出手掌向珍珠花的身上揑去，珍珠花痛得嘴唇蒼白，只是這時她四肢無力，空有一縷幽怨，發洩不出來，她全身抖顫，罵道：「喬婆子，妳給我小心……」

喬五娘正待要下毒手，黑幽幽的牆角裏突然傳出展雲龍的話聲道：「妳這潑婦如果敢再動她一指，我展雲龍就讓妳血濺七步，死在這裏……」他隨着話聲和盲劍客林森同時走了出來，四目俱冷寒如刃，緊緊地瞪着關洛奇和喬五娘。

關洛奇詫異的道：「這裏還藏有人……」

珍珠花冷冷地道：「展雲龍，誰叫你出來的，我珍珠花有心要助你們脫離此地，你們……」她狠狠地瞪了喬五娘一眼，道：「這潑婦給我受的罪不少，你既然露了臉，就帮我出出這口寃氣……」

展雲龍嗯了一聲道：「這點小事我能

辦到，現在我所要求的是關大山主將妳放了，如果他不給我這個面子……」他伸手掣出金魔神，豪情陡然大發，朗朗地笑道：「我只好再鬥鬥魔宗之主了……」

「嘿嘿……」關洛奇臉上浮現出一絲詭秘又陰冷的笑意，他斜睨了盲劍客林森一眼，淡淡地閃出一縷怨毒的神色，道：「你那老子躲在那裏？」

幽黯的牆角裏，傳出天劍林鏗的咳嗽聲，道：「我在這裏，關兄，你放不放人？」

關洛奇嘿嘿地道：「放人？嘿嘿，這話早在三年之前，我關洛奇會一口答應下來，可是今夜，嘿嘿，恕難照辦……」

天劍林鏗冷冷地道：「你可看清了形勢，對你並不利……」

喬五娘冷笑道：「老渾蛋，你少拿話來唬人，現在你那副德性，可不同於昔年那種威風，我喬五娘只要一出命令，這滿山遍野都是我的人……」

天劍林鏗冷冷的道：「喬莊的女兒果然不簡單，我天劍雖然傷勢沉重，可是對於妳那羣狗黨還不放在眼內，不信妳施出命令看看，我天劍依然能直衝下山……」

喬五娘恨恨地道：「好，天劍，我們這可對上了，這叫做烏龜的眼睛對綠豆，我們可有得瞧了……」她扭頭對關洛奇道：「你還不施令……」

關洛奇哼了一聲，自懷中拿出一顆其黑如墨的橢圓形珠子，抖手向門外彈去，只聞轟地一聲暴響，滿空像是放煙花一樣，一股藍色的火焰騰空躍起，昇入夜空。

「嘿——」關洛奇得意的道：「天劍，你想走也不行了……」

天劍林鏗自黑幽幽的牆角裏走出來，臉上紅光煥發，那像是個身負重傷的人，他揚聲大笑，道：「關兄，你在今夜將看到我林家的『天涯劍法』重展神威……」他向盲劍客林森一施眼色，道：「你和展雲龍看看屋外是否有人來了……」

展雲龍和盲劍客林森雙雙一晃身形，搶到門檻之外，兩人向四處一望，登時心中涼了半截，只見那黑黝黝的長夜裏，彷如點滿了風燈一樣，無數的松油火炬在山野中晃動，許多人影朝着這裏奔來，將這裏圍得水洩不通。

盲劍客林森回頭道：「爹，人數還不少呢。」

天劍林鏗哈哈大笑道：「關洛奇大概將所有的看家本領都搬出來了，孩子，你倆先將門給守住，我要和關大山主說幾句話……」

他淡淡地一笑道：「關兄，這個面子你真不給小弟麼？」

關洛奇沒有料到天劍林鏗會復原得這樣快，僅有幾個時辰之間，便將身上重傷調息完畢，他心中大寒，向喬五娘看了一眼，道：「林兄，我不懂你的意思。」

天劍林鏗冷笑道：「我要你放了珍珠花，這已經很明顯了，你難道還要我說得更明白麼，關兄，你是聰明人，不要裝糊塗……」

喬五娘哈哈地道：「單憑你這老不死幾句話就要我們夫婦放人，未免太說不過去了，林鏗，你總得給我夫婦一點東西看看呀！」

林鏗冷冰的道：「我早就知道你要刁難……」

他身形一飄像一道幽靈似的圍了過來，伸手在空中擊了三下，全是幻化如神的招式，喬五娘和關洛奇看得大驚，只覺臉上彷如讓刀子割裂了一樣，痛得難過異常，這純正的內家真力表現，絲毫都沒有取巧，這身法與內勁傷人，那像是個身負嚴重鉅傷的人。

關洛奇心中大驚，道：「這是無影神拳……」

天劍冷冷地道：「這只是施給你們看，如果動起手來，你倆恐怕要躺在這裏了……」他目中寒光一湧，道：「你還不放人？」

關洛奇被他那種凜凜的威勢所迫，不自覺的將手一鬆，珍珠花身影疾晃，躍至天劍林鏗的身後。

喬五娘恨恨地道：「老殺才，那個要你鬆手的？」

珍珠花冷笑道：「潑婦，我只要不死，妳第一個不要想過太平日子……」

關洛奇放了珍珠花之後，心中頓時生出一股悔意，他恨得目光一湧，大有立時動手之意。

黑夜中突然傳來一連串的話聲，道：「山主，飛龍隊第一隊隊長古凌風候命……」

關洛奇朝門外大聲的道：「傳命下去，將所有的通路都給封了，不論是誰，只要沒有我的令諭，一律不准通過……」

「是——」字音拖得長長的，大門外的人影晃動，熊熊的火炬使半個山都在一片火光之下，吆喝之聲此起彼落，顯然對方已在調集大量高手，將所有通路封死。

「哈哈——」天劍哈哈大笑道：「關兄，憑這點東西也想攔住我等麼？」

關洛奇冷笑道：「你認爲不可能？嘿，你太小看日月山的力量了……」

天劍面上一冷，道：「關洛奇，你真要大動干戈而使這裏血染遍地麼？如果你眞有這種打算，今夜死的第一對便是你們夫妻……」

關洛奇和喬五娘一聽對方所言，暗中俱打了一個冷顫，對方若心存拚命，在這室中以四比二，他倆縱有更高的身手也難抗拒這四大高手的聯擊，況且天劍一人已使關洛奇頭痛不已，自覺沒有把握贏得了這強大勁敵。

他心中大駭，忙道：「你想留我們……」

天劍冷冷地道：「不錯，我不願多殺無辜，只有留下你們……」

他朝盲劍客林森道：「孩子，你將喬五娘拿下……」

盲劍客林森也知道情勢危急，忙叫展雲龍小心守住大門，自己一揮木劍，對着喬五娘攻了過去。

珍珠花巴不得有這樣一個機會，驟見盲劍客林森揮劍攻出，身形接着往前一躍，大喝道：「潑婦，妳也接我一掌。」

喬五娘在兩大高手中間，頓時覺得壓力奇重，沒有幾招已累得香汗淋漓，她急怒之下，怪叫數聲，幾次想衝出去都沒有機會，沒有幾招身上已着了珍珠花一掌，直打得她杏眼直瞪，却沒有絲毫反擊的力

暈。

關洛奇心中大急，苦於天劍在旁邊虎視眈眈，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天劍暗蓄神功於雙臂，冷冰冰的看着關洛奇，只要他一有動手之意，天劍立時會搶身出手。

喬五娘急顫道：「老殺才，你還不動手？」

天劍冷冷地道：「關兄，你似乎應該將你的人撤走了……」

關洛奇臉上非常難堪，恨恨地道：「我們走着瞧——」

喬五娘愈來愈不繼了，駭顫的道：「老殺才，你要看着老娘戰死在這裏……」

「住手——」關洛奇和喬五娘夫妻一場，總不能這樣看着她死去，心中雖然非常不願，但一見自己妻子危在眉睫，只得喝令住手，恨恨地道：「你們走吧，下次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

盲劍客林森和珍珠花身形各自一飄，喬五娘登時閃身暴退，她累得喘了幾口氣，伸手拭着額角上的汗漬，臉色蒼白的望着珍珠花。

天劍大笑道：「我們走，這個關大山主今夜眞給我們面子啦……」

四個人身形如風，直奔往黑黝黝的山下，一路上果然沒有人攔阻，只是日月山的燈火依舊，人影已無。

東方逐漸透出一絲曙色，清冷的風在嶺上呼嘯吹過，夜的薄紗像是在逐漸退去的蟬翼，慢慢的消逝。

在那遙遠的大路上，陡地現出一排騎影，風掣電閃的悍騎朝日月山那個方向如電般馳去。

一道大紅的旗幟在空中飄揚，隨着奔馳的馬隊朝着這裏直晃而至，珍珠花看得雙眉一皺，忖道：「怎麼他們都來了？」

她藉着濛濛的天明之前的一點亮光，已看清那大紅旗幟上繡的是一副流沙飛駝圖，不禁大叫道：「前面的是李隊長麼？」

奔馳的騎隊陡地一煞來勢，自前頭那匹黃驃馬上輕輕墜下一個虬鬚的大漢，奔上前來，道：「是珍首領麼？我是李文揚。」

珍珠花問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李文揚身爲流沙門的領隊隊長，因遭日月山的摧毀，將手下全部分散在各地，這次因聽手下報告珍珠花失陷在日月山，所以集聚手下欲和日月山一較長短，設法將珍珠花救出來，那知才行至路上，便和珍珠花相遇。

他囁嚅地道：「我們要去救珍首領……」

珍珠花怒氣沖沖地道：「你眞是不知死活，流沙門埋名隱姓這麼多年是爲了什麼？我們雖然要報仇，但是這還不是機會，你們這一蠢動無異給對方一個防備，對於流沙門有害無益……」

李文揚顫聲道：「可是，首領妳……」

珍珠花冷冷地道：「我一個人的生死不足輕重，死了一個珍珠花還有第二個珍珠花起來，只要流沙門的弟子有一個留存於世，我們報仇的希望就不會幻滅……唉！你這一來，我們的計劃又將有變動，這眞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李文揚搖搖頭道：「首領，這雖是屬下的不對，可是事情已經逼在我們的頭上，事非得已，只請首領多多原諒了……」

珍珠花一揮手，道：「你們先回去，我隨後就來……」

李文揚似乎有話要說，看了看天劍父子和展雲龍，將要說出的話又嚥了回去，他雙手一揖，道：「是——」

身形斜飄落在馬上，揮手振鞭，領着那一隊飛騎如飛奔去，眨眼之間，人影消逝，空中只餘下淡淡的蹄聲。

珍珠花回頭嫣然一笑道：「三位，我珍珠花蒙你們相救，此恩此德，將永記心中，現在敝門中尚有要事，只得先行一步了……」

天劍微微笑道：「姑娘，妳請，我們日後必會還有見面的時候！」

珍珠花在這一次共同患難之中，突然和他們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情感，那是一種眞誠友誼的感情，她依戀地在他們臉上掃了一眼，輕移蓮步，踽踽而去。

天劍林鏗望着她那逝去的背影，嘆了口氣道：「可憐的女孩子，只爲滅門之仇而不惜犧牲色相，與自己的仇人相委蛇，强自作出笑臉，逢迎着切齒痛恨的大仇，這種內心的痛苦決非一個普通人所能承受的，尤其是一個女流，這種臨事不變的崇高志節，猶令人可佩……」

「爹——」盲劍客林森問道：「她能親手殺死關洛奇嗎？」

天劍沉思道：「至少她有希望，這種留存於心中的希望給予她活下去的勇氣，我看得出，她自身雖是下流，却絲毫不爲俗流，其人格之高，心地之善比那些表面清高的人要强過幾倍，孩子，她生爲女人，在沒有適當的方法報仇時，只有利用本身的本錢，作爲報仇的手段，可是她失敗了……」語聲一頓，道：「孩子，你送爹回大菩薩嶺療傷去……」

展雲龍和盲劍客林森心中俱是一酸，知道分手在即，再在何時何地相會，實在是件不可預料的事情，展雲龍激動的道：「大哥！」

字音深沉有力，盲劍客林森緊緊地握着他的手，道：「龍弟，我會找你……」

展雲龍拜別了天劍，不願再引起雙方的心酸，道：「大哥，我們後會有期……」

盲劍客林森望着他那臨別的表情，着實有種寂寞空虛的感覺，他想起這個結義兄弟情如手足，比那親兄弟還要親密的時候，艱難的搖搖手，嘴唇輕輕顫動，道：「再會，但願我們能很快的相會……」

天劍長長地吸了口氣，道：「孩子，你這兄弟倒是蠻重義氣的……」

「爹——」盲劍客林森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一時居然張嘴咋舌，連一個字也迸不出來，他身形斜飄和天劍並肩而去。

展雲龍離別天劍父子，身形絲毫不歇的向前奔去，他忙亂的奔馳了一陣，抬頭一望，穹空中閃出一絲陽光，自東方徐徐昇起，偎着晨風，依着露珠，日出的萬千景象不覺盡收眼底，他長長地吐了口氣，忖道：「這美好的一日又將開始……」

繚繞的露霧似滯留在遠遠的山腰上，燦爛的陽光斜射而下，將那葱翠的山影層層地顯露出來，碧綠的松巒彷彿含笑，尖尖的峯頭有如神筆，直通天頂，象徵着希望的太陽正散射出金黃色的希望，這是個

美好的世界。

「唉，身似蜉蝣，人似宿露，何時何地方始尋找出我眞正的人生……」夢已遠去，留下的是淡淡的回憶。

他艱難的啓動着紅潤的雙唇，輕輕地邁移着步子，在這清晨，他的思想領域俱爲自己茫茫的前途所擾煩。

突然，晨風之中輕輕送來一連串晃動的銅鈴聲，絲絲的鈴聲彷如珍珠敲在玉盤裏，展雲龍不自覺的爲這鈴聲所吸引，緩緩地移過頭去。

遠遠的泥地上，現出一匹雪白的大馬，那紅紅的韁繩及那黑黑的蹬鞍，給予人的印象是那麼深刻。

一個明麗的臉靨像一道影像似的浮現在展雲龍的眼裏，他的心神劇烈的顫動了一下，忖道：「怎麼會是她……」

鐵心寒弓着背，彎着腰，揮動着長鞭，向這裏疾馳，不時回頭看看，像是有人在追趕她一樣。

「龍哥——」她急促的道：「我終於追上你了。」

「追我——」展雲龍愕了一愕，忖道：「她怎麼追我……」

這個疑問在腦海中不停的旋轉，儘管他是個聰明的人，也想不出這個含情待發的少女因何追趕自己。

鐵心寒焦急的道：「你帶我走……」

雖然她有少女一樣的自尊與矜持，可是在這一刹，那層虛偽的薄紗已罩不住這個爲情而奔的少女，她顧不得羞恥與身份，現在所希望的是一種異性的保護。

展雲龍心中大驚，道：「妳說什麼？」

鐵心寒顫聲的道：「請你帶我走，我不願在這裏呆一輩子……」

展雲龍當眞讓這突然而來的事情，感到有些心寒胆顫，他對這初次結識的少女印象極深，內心深處也有種說不出的情感，驟見她那種企盼與哀傷的樣子，不忍心將之推拒門外，可是孤男寡女日夜相處，非但會引起別人的非議，也會觸發出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嘴唇輕輕啓動，道：「鐵心寒，妳爲什麼要跟着我？」

鐵心寒顫聲的道：「龍哥，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

她有着人性的慧靈，也有着無比的熱情，那股蘊藏於心底的情意，經過時間的壓制，已至快要爆發的地步，她深深的愛着展雲龍，在內心深處，現在，她是該表示的時候了，不管對方的反應如何，她知道展雲龍和她初次見面的時候，兩人的心靈上已有了對方的影子。

展雲龍全身一顫，幾乎被對方這大胆的話聲所震顫，一股火樣的情意自他心底漾起，他激動的道：「眞的？」

鐵心寒眸子裏閃出一絲淚影，道：「相信我，龍哥，這已不是一次……」

彷如自幻夢的仙境飄出清脆的聲音，雙方的眼睛俱注視在對方的臉上，在這一刹，他們好像突然接近了許多，也像是突然了解了許多，那是心靈上的一種共鳴，無言的交換着自己的情意……

展雲龍長長地吐了口氣，道：「妳跟着我會痛苦一輩子……」

「不會！」鐵心寒幽幽地道：「只要你要我，什麼痛苦我都會接受……」

展雲龍搖搖頭道：「妳不覺得這事來得太突然麼？」他冷靜的道：「我們都太年輕了，許多事情都沒有考慮……」

鐵心寒黯然的道：「你記得那一次麼？我拋擲羅帕給你的時候，已決定我對你的情意，雖然我現在處境很艱難，可是……」

展雲龍寒冷的道：「妳不是要嫁給關天虹？」

「龍哥——」一股濕濡的淚影自她那黑黑的睫毛裏滾落出來，像是顆顆的珍珠一樣，在陽光裏泛現出清瑩的光輝，鐵心寒低低如訴的道：「那是我爹爹的意思，龍哥，你眞要我爲爹爹而犧牲麼？我不是那種女孩子，我有靈性，需要一個我所愛的人，方能將我的終生依托，這個人是你，我知道，我這樣表示太大胆了，可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如果再不表示我對你的感情，那個犧牲的人將是我，我相信，當你知道我是嫁給一個不是自己所愛的人時，你也會替我難過，因爲，你我之間雖然沒有長久的相處，但我們的心却已息息相通了……」

「唉——」這幽幽如哀的一聲嘆息，像是一顆石子般敲進了展雲龍的心湖裏，他痛苦的嘆了口氣，道：「妳沒有想到這事的後果？」

鐵心寒輕輕拂了拂額前飄亂的青絲，拭去了眼角裏所含着的淚水，一臉哀愁自她臉靨上閃出，幽怨的道：「我在逃出日月山時，已下定決心要跟着你走遍天涯海角，雖然，這樣會傷了我爹的心，可是爲了你，我這樣做是值得的……」

「嘿……」

晨風中，自鐵心寒的背後突然傳來一聲陰沉的低嘿，密驟的蹄聲急驟地響起，關天虹雙目像是要噴出火來一樣，朝着這裏直奔而來。

鐵心寒神色一變，道：「龍哥，我們快走……」

展雲龍搖搖頭道：「我們似乎要說明了，心寒，妳回帝王谷吧……」

「嘿嘿——」關天虹一見鐵心寒和展雲龍那麼相近的站在一起，心裏那股醋火比燃起的乾柴還要濃烈，他氣得仰天大笑，身形一斜，自馬上飄落了下來，大叫道：「心寒，誰叫妳來這裏的？」

鐵心寒冷冷地道：「你憑什麼管我？」

關天虹一呆，道：「我……我還是妳的未婚夫……」

鐵心寒輕叱道：「誰和你有婚約關係，你不要自作多情，若不是看着我爹交待的份上，我不出手來教訓你一頓才怪……」

「嘿——」關天虹氣呼呼地道：「妳一定是瘋了，心寒，關家和鐵家聯姻，對雙方今後在武林的地位都大有助益，當初妳爹來我們家的時候，故意將妳留在日月山，就是要我們彼此增進了解……」

鐵心寒不屑地道：「我了解得太多了，你只爲雙方今後爭雄武林的計劃而不惜和我爹勾通，其實，你我之間根本沒有一絲情意，只是互相利用而已，關天虹，我們之間沒有感情可言，你我都不會受對方約束……」

關天虹怨毒的道：「這可是妳說的……」他厲聲的道：「我告訴妳爹去。」

鐵心寒冰冷的道：「我爹知道也不能將我硬嫁給你，這個念頭你打錯了，雖然你會施出手段對付我，可是我並不怕你……」

「嘿嘿……」關天虹陰沉的道：「不要忘了，妳爹的許多秘密都在我們關家手中！」

鐵心寒突然沉默了，她的心像是被兩把利刃刺了一下似的，痛苦的幾乎要噴出血來，顫聲的道：「你……」

關天虹向前一躍步，抓着她的手，道：「跟我回去！」

「住手！」

展雲龍凜凜地道：「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女孩子……」

他心恨關天虹這種粗魯而無情的手段，所以在他那明朗的臉上刹時瀰佈起一股凜然的神色，怒沖沖地瞪着關天虹，使得旁立的鐵心寒，心中彷如突然有了一種安全之感，覺得自己心慕已久的俊偉男子果然能夠保護自己。

「什麼？」關天虹忿怒的道：「你敢管起我們之間的事情？」

展雲龍冷漠的道：「你若再這樣不禮貌的對待她，我展雲龍將對你不客氣……」他神情間洋溢起一股煞氣，道：「我血指金魔在江湖上說過的話從不更改……」

「嘿——」關天虹憤憤地道：「她和你有什麼關係，值得你為一個女人拚命……」

展雲龍冷冷地道：「這是我和她的問題，可以不告訴你……」

「好——」關天虹恨恨地道：「姓展的，你可知道今天你管閒事的結果，今後就註定你的失敗……」他反手拔出斜插在背上的長劍，道：「這裏四處都沒有人，你我正好可單獨的鬥鬥……」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如果有興趣，在下可以奉陪……」

關天虹低吼了一聲，手中長劍疾快的撩了起來，身形借進之勢向前一傾，一股劍影斜洒而去。

展雲龍身形微挫，道：「閣下這種打法只有註定你的死亡。」

他朗朗地一聲大笑，金魔神陡地揚在空中，一股冷灔的寒光閃顫湧起，對着關天虹的長劍砸去。

雙方的動作都是疾逾電光石火，在一刹那之間，連着變換了幾個招式，關天虹志在拚命，出手招式狠辣中兼具沉穩，他撤劍斜挑，點向展雲龍的左肩上。

展雲龍低喝一聲道：「好！」

他御肩一甩，身子突然向前疾走兩步，金魔神快捷的擊了出去，正好將關天虹那疾快劈出的劍擋開。

「叮——」

金鐵交擊，發出一聲清脆的聲響，關天虹手臂一震，手中的三尺鋒芒幾乎要自手中脫空飛去，他駭懼的道：「你這是什麼招式？」

展雲龍剛才無意之中施出在青城山金頂所學的滅音金鐘上的武功，尚不知這淡描的一招有這樣大的威力，所以心中，喜，不覺道：「你自己看不出來麼？」

關天虹身形一退，道：「不要神氣，下面三招必取你性命……」

他猙獰地揚聲大笑，彷如已將展雲龍毀在長劍之下一樣，鐵心寒看得眉頭緊鎖，對展雲龍道：「小心，他要施出追命三式。」

關天虹一聽鐵心寒對自己深藏的絕學「追命三式」給抖露了出來，不禁大怒，怨毒的目光像是湧出的寒刃，狠狠地逼落在鐵心寒的臉上，道：「賤人，妳眞是忘情的東西。」

鐵心寒怒叱道：「你說什麼？」她不屑的道：「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有種你再說一句看看。」

關天虹心中一寒，吶吶地道：「算我說錯了……」

這種強自壓制自己的情緒，最易導致心理的恨意，關天虹幼承父心，怨毒的心腸更懂得心機，他不覺將滿腔的怒火俱發洩在展雲龍的身上，大吼一聲道：「姓展的，你看看我的追魂三式……」

他斜斜地揚起長劍，高高地舉在空中，在空中輕輕一顫，幻化出七八個流閃的劍浪，大喝一聲，對着展雲龍身上罩下。

展雲龍抬頭一看，心中登時一凜，只見半空之上俱是揮閃的片片劍光，那種無敵的威勢當眞奪魂懾魄之勁，一個意念陡地躍進他的腦海之中。

他疾忖道：「這追命三式果然非比異常，第一式已經這樣威烈，那第二三式豈不是已達不可抗拒的地步……」他不敢怠慢，施出一式「金波流當」對着半空中圈圈罩下來的閃顫劍光迎去，青黃兩道光華騰空佈起，使鐵心寒神色大變，暗道：「這簡直是拚命，弄不好兩敗俱傷……」

「嘿——」

關天虹目中通紅，馭劍如神，在快要和展雲龍手中的金魔神接觸的一刹那，突然劍刃一彈，連着兩下迅雷不及掩耳的斜劈。

「叮——叮——」

數縷火星直冒而出，雙方身形一閃，俱見動着身子退了出去，展雲龍嘴角微笑，像是沒事似的。

關天虹則臉色蒼白，嘴角上溢出一絲鮮血，斜垂着長劍黯然的在那裏喘息，良久，他方顫聲的道：「姓展的，算你狠！」

展雲龍冷冷地道：「彼此，彼此，你那要命的三招式也不壞……」

突然，一聲長嘶自關天虹的那匹馬嘴裏發出，嫣嫣的嗚嘶尚未消逝，遠處也飄來一聲馬叫，遙遙相接。

「紅衣武士！」關天虹大叫道：「我在這裏……」

「嘿——」遙遠的泥路上，飄來一道大紅的影子，只見一個身着血紅大袍的青年揹着兩柄巨斧如飛馳來。

他身形一落，道：「關兄，你怎麼和鐵姑娘在這裏？」

當他看見關天虹那種狠狠的樣子時，不由得大吃一驚，愣愣地望了展雲龍一眼，回頭問道：「關兄，這個人是誰？」

展雲龍冷冷地道：「血指金魔！」

紅衣武士詫異的退了兩步，臉上倏地罩上一層寒霜，兩隻銅鈴似的眼睛在展雲

龍臉上深深一瞥，道：「這幾個字在我紅衣武士面前並不能怎麼樣！」

展雲龍大怒，喝道：「憑你那點德性也敢口出狂言，相好的，照子放亮點，我是怎樣的人，你可以問問姓關的……」

紅衣武士心中一寒，問道：「關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關天虹憤憤地道：「小弟栽了，鐵心寒再也不是我關天虹的了……」

「嘿——」紅衣武士嘿嘿地道：「關兄，你請退過一邊，小弟要施出流斧絕技，將這位展大爺斬在雙斧之下，替你出這口鳥氣……」

展雲龍怒笑道：「衝着你這句話，我就不會讓你活着離開這裏……」

「哼——」紅衣武士鼻子裏重重地透出一聲冷哼，非常不屑的將背上雙斧掣在手中，陰冷的道：「你辦不到，姓展的，死的是你不是我，在中原道上我會過的人不少，可沒有一個像閣下這樣狂妄，也許他們曉得我紅衣武士是什麼人，在南海中，只要我紅衣所至，那一個不趕來朝見……」

展雲龍不屑的道：「區區南海何足道哉，在下就沒將你放在眼裏……」

「嘿——」這眞給紅衣武士掃盡了面子，他本想在鐵心寒面前表現一番，怎知展雲龍絲毫不賣這個交情，將他奚落得簡直一文錢也不值。

空中閃過一道寒光，一縷斧影破空朝展雲龍的身上擊來，這動作快速異常，使展雲龍嚇了一大跳，沒有想到對方這斧上功夫，竟是如此的不含糊。

展雲龍身子急閃，躲過這流閃而來的一斧，右手一舒，金魔神急快的點了出去，撞向紅衣武士胸前。

紅衣武士在南海中是出名的飛斧高手，雙掌齊揚，兩柄大斧突然脫手向展雲龍的身上飛去，逼得展雲龍急晃身形，連換三次步子。

那知這兩柄巨斧一擊不中，在空中劃起一個大弧，陡地旋轉飛回紅衣武士的手中，斜掄而起，疾劈而去。

「好——」展雲龍大喝一聲道：「神斧絕技也不過如此。」

他覷定機會，施了一招「拂影追形」金魔神劃作一縷金影，以快捷的速度，砸向紅衣武士的背上。

「呃——」

空中響起一聲淒厲的悲呃之聲，哇地一口鮮血自紅衣武士的嘴裏噴了出來，踉蹌地倒仆在地上。

關天虹顫道：「你傷得重麼？」

紅衣武士怨毒的抬起頭來，恨恨的瞪着展雲龍，他倔强的一抹嘴角上的血漬，沙啞的大吼道：「姓展的，這一筆血債總會有人向你討還……」

展雲龍冷冷地道：「我隨時恭候……」

「嘿——」關天虹怒沖沖地道：「今天暫時放過了你們，不出三天，我關天虹必會找上閣下，那時，嘿嘿，你總得向我還個公道。」

他移動着身形，伸手將紅衣武士挾了起來，放在馬背上，大喝一聲，帶着紅衣武士絕塵奔馳而去。地上只餘下鐵心寒和展雲龍，兩人心中感嘆着世事的變化，也回想這幾天所經歷的事情。

* * *

縷縷的細雨在天上飄舞着，泥濘的路上已沒有一絲人影，只有稻田裏尚有幾個農夫正乘着落雨的時候，拾收着由田間長出的野草，將那些雜在稻禾裏的雜草除去……

綠油油地一片，青青的稻草，濕濘的小道迂迴延伸開去，雨，像情人的眼淚，在空中旋舞飄盪……

在這輕風細雨的陰霾天氣裏，突然兩個騎士自這田野的邊上奔馳，冒着這小小的雨絲，向南直奔……

「鐵伯父——」左邊那個青年終於憋不住心裡的悶氣，似乎是猶疑了許久，方始向右邊的那個老人叫了一聲，道：「你不要再生氣了。」

那黑髯的老人臉上突然一寒，像是罩上了一片薄霜一樣，濃捲的眉毛劇烈的一豎，沒好氣的道：「我爲什麼不生氣，憑我鐵中錚在武林中的地位，那個見了我不恭敬的稱我鐵皇爺一聲，現在！哼哼，想不到家門不幸，出了這樣的女兒，讓我這張老臉往那裏放，將來我有什麼臉目去見你爹，嗯……」

「唉——」關天虹輕輕嘆了口氣，道：「我那世妹也太不懂事了，像她那樣冰雪聰明的人也會做出這樣的事，連我事先都沒想到，等到這事發生了，我知道不告訴你老人家是不行的，將來你怪罪下來，不但小姪担待不起，連家父都難以向鐵伯父交代，因爲好歹世妹是住在我們家裏，唉！眞是令人傷心……」

鐵中錚哼了一聲道：「我找到這個丫頭非剝了她的皮不可，我們帝王谷在武林中是何等威風，要選婆家最少也得門當戶對，現在……唉！女兒大了，留不住……」

「說的是呀！」關天虹隨着接道：「世妹的見識也太短少了，要嫁人總得嫁個像樣的，我爹娘待她眞比自己的女兒還要好，論家勢我們關家和帝王谷可說是旗鼓相當，論財產……嘿嘿！鐵伯父，小姪放恣之言，請您老人家不要見怪，在鐵伯父面前，我實在是有許多話不敢說……」

「沒關係！」鐵中錚皮笑肉不笑的道：「我們都快是一家人了，還跟本皇爺客氣什麼？你爹私下曾和我談過，準備在年底給你成親，我想你也不小了，早點成親也是件好事，只是……」

關天虹一跳道：「鐵伯父，莫非小姪不中你老人家的意……」

「不是，不是！」鐵中錚搖搖頭道：「現在心寒這孩子已跟人家私奔，這種丟人的事總不好在江湖上宣揚，我只怕這孩子個性與你合不來……」

關天虹黯然的道：「不是小姪說句不中聽的話，世妹也太不懂事了，要選對象總得像個樣子，她跟上那小子簡直是太不相襯了。」

「關天虹——」鐵皇爺目光突然落在關天虹的臉上，語音深長的叫了一聲，等着關天虹的回答。

關天虹轉身的道：「鐵伯父，你有話儘管吩咐，只要小姪能力所及的，總會設法給你老辦到……」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俞劍峯、岑少風與南荒五邪叟先後踏上漠北落英塔之路，一虬髯大漢及一魁梧漢子向他們指引路線，兜售駱駝，並委托運送一包袱至星星峽，俞劍峯依言離去，但狡猾的五邪叟卻心中犯疑，正嚴加質問時，兩名漢子卻遭人用毒針施襲，倒地身亡……俞劍峯發現路線錯誤時，遇上一山野老人，此人竟能道出他的名字並驚詫地注視着他頭巾上的小玉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瘋老漢身世揭秘　俏佳人塔外相候

俞劍峯運足眼力見朦朧裏一團霧氣包圍著一樣雪白物事滾滾而來，移動得迅速之極。

晃眼間，那雪白物事已來到近前，仔細瞧時，卻是一個體格碩大無朋，全身上下長滿白色長毛的怪物，滿頭白毛把面龐都遮掩住了，只露出一對慘綠的眼珠，模樣凶惡怪特已極！

俞劍峯正瞧得毛髮倒豎，頭皮發炸，竟不知如何應付是好。

他腦際飛快地忖道：「記得往日聽江湖中人言及，在星星峽附近曾出現一個人力難以抗拒的怪物，因爲牠全身雪白，故此稱呼爲雪人，據說其凶殘暴虐直與鬼魅無異，但因無人親眼目覩，終究只是個傳說而已，想不到我時乖運衰，會在此碰見。」

那雪人咆哮連連，間而夾雜著幾聲厲嘯，周遭迷濛霧氣又攏聚不散，此情此景，使人有鬼氣森森之感。

雪人一縱一跳，登時又將雙方距離拉長許多，牠側身一彎腰，驀的撲在地上，鼻子用力嗅了兩嗅，接着揚臂一拍，「轟隆」一聲大響，地面應手陷進了一個大窟窿，砂塵四散飛揚。

俞劍峯一瞧雪人這等威勢，直嚇得雙腿發軟，險些站立不住，但又不得不硬著頭皮運功戒備。

那雪人凶睛一轉，立刻發現了俞劍峯，龐大的身軀一旋，虎地衝上前來，速度之疾不亞於武林一等高手。

雪人迫得如此之近，俞劍峯但覺一股腥風氣味，惡臭撲鼻而至，中人欲嘔，迫得他只有停止呼吸。

厲嘯聲中，雪人揚臂探爪，對著俞劍峯直撲過去。

俞劍峯心虛情怯，雪人那隻多毛的手臂猶未抓住，他身子一傾，騰騰騰，往後直退三步，堪堪避過雪人的掌勁範疇。

雪人一抓不著，咆哮數聲，挪身又自衝了過來！

俞劍峯驚駭之餘，疾起一掌擊出去，轟然一震後，雪人全然不退，一爪擊中俞劍峯的小腹。

俞劍峯被打得翻轉了一個身，掙扎著爬將起來，方才他運足功力所發出的一掌，放眼武林中能夠接得住已是寥寥可數，但眼下雪人接了這一掌後卻是了然無事，看來這等山魅怪物果非凡人之力所能抵禦了。

這當口，陡聞一道朗越的聲音道：「俞兄弟莫慌，岑某來也！」

俞劍峯乍聞那熟悉的聲音道：「岑大哥，是你？」

語落，兩條人影一先一後自峽口疾奔而至，幾個起落便已來到切近，當前一個鐵塔般的大漢面向俞劍峯而立。

大漢身後站著一個一臉邪裏怪氣的老者，正冷冷打量著俞劍峯，沒有說什麼話，兩人正是結伴同行的岑少風及南荒五邪叟。

驀地那雪人厲叱一聲，轉朝五邪叟撲去。

牠身軀雖然龐大笨重，但撲罩的身形卻迅速快如風，教人無法測度，牠一爪揮出，迫得五邪叟閃避不及。

雪人突然改變攻擊的對象，甚令俞劍峯感到意外，此刻他偶爾注意到五邪叟頭上亦戴著一頂紅色瓜皮小帽，心念不禁微微一動。

一刹時，他靈機觸動，暗忖：「兩頂一模一樣的紅色皮帽……還有刺鼻的奇異香氣，莫非毛病便出在這上面嗎？」

一念及此，又想起了山野老人的囑咐之言，登時悟出其中奧妙關鍵所在，急忙將頭上的皮帽摘下，一抖手，運勁往雪人身上擲去！

雪人前衝之勢絲毫未見停滯，那頂紅色皮帽一下子就擲個正著，雪人咆哮一聲，雙爪一揮，夾住皮帽扯成粉碎！

俞劍峯高聲喝道：「快將頭上的皮帽摘掉！」

五邪叟亦如法泡製，摘起皮帽擲向雪人，一晃眼那頂紅色皮帽又被撕成稀爛，自表面而觀，雪人似是凶性大發，不放過任何到手的東西，是以連皮帽也亂扯一通，只有俞劍峯明白此中大有道理在。

果見那雪人將兩頂雪皮帽撕碎後，凶睛連轉，憑空咆哮數聲，一轉身如飛縱跳而去，眨眼已消逝在他們視線之內。

俞劍峯驚魂甫定，深深吁一口大氣，道：「險極，險極，那設下此計之人手段之稀奇惡毒，簡直使人難以置信。」

岑少風皺眉道：「那雪人怎會突然退走？敢情是與你擲出皮帽有關嗎？」

俞劍峯道：「正是如此，依小弟之見，雪人雖然生性凶惡，却不會無故向人攻擊，我們兩人所戴皮帽上的鮮紅顏色，以及强烈的香味，都很可能是刺激雪人攻撲的因素，這道理與磁石吸鐵類似，小弟也是到刻前方始領悟出來，皮帽擲出爲雪人扯碎之後，牠一時無所適從，只有轉身退走了。」

五邪叟怒叫道：「老夫那頂皮帽乃是從包袱裡找出來戴上以禦風寒的，肅州城那個小子竟敢對我使鬼，嘿嘿，可惜他倆已經死了，否則老夫回去後，可有他們好受的。」

俞劍峯訝道：「你等也在肅州遇見他們兩人嗎？是否受託送交包袱到此？」

岑少風頷首道：「俞兄弟你我都先後中了某一個人設下的圈套，託交包袱便是詭計一部份，若非途中遇到一個山野老人指點，咱們便完全落在人家算計之中了。」

俞劍峯道：「岑兄可是在走錯一段路後，才碰上了山野老人？」

岑少風重重地點一點頭，遂將肅州買駝，受託送交包袱，及路上經過簡略述說了一遍，俞劍峯一聽他倆遭遇到之情形幾與自己相彷，他已可斷定這一切都是連環的陰毒惡計，但仍推究不出幕後指使人的心意所在？

俞劍峯環目四下一望，道：「岑大哥帶來的牲口和包袱呢？」

五邪叟插口道：「老夫早已猜到這是個詭計，故此在路上乾脆把牲口及包袱都給丟棄了，只從裡面檢出皮帽戴上，不想會險些送了性命。」

俞劍峯皺了皺眉，道：「瞧尊駕之容貌裝束與言談舉止，定是來自南荒大名昭著的五邪叟了？不審俞某說得對不對。」

五邪叟道：「小子你眼力倒是不差。」

俞劍峯道：「聽說你曾冒家師之名四出做案，姦殺擄掠，無所不爲，俞某今日倒想見識見識你的五邪掌，亦是爲世除害之意。」

五邪叟咧嘴笑道：「聽口氣你就是西域禪宗的高弟俞劍峯了，往後咱們動手的機會有的是，何必急在一時。」

俞劍峯道：「若俞某定欲逼你動手呢？」

五邪叟陰陰道：「你要自己尋死，說不得老夫只有成全你了。」

俞劍峯一掌徐徐抬起，正待擊出。

岑少風喝道：「俞兄且慢！」

俞劍峯掌勢一窒，道：「待小弟和這妖人了結，再與岑兄敍話。」

岑少風道：「兄弟，目下你不能和五邪叟動手！」

俞劍峯怔了一怔，道：「岑兄你——」

岑少風搖首道：「早先你定然感到奇怪，緣何我會與這聲名狼藉的奸賊走在一起，但你竟沒有問出口，不知是何緣故？」

俞劍峯不假思索，道：「不瞞岑兄，刻前小弟目覩你與五邪叟結伴一路同來，確感疑惑在心，只是我認定岑兄所以如此，必有道理，故此沒有問出口來。」

岑少風只感胸臆一陣熱血洶湧，上前緊緊握住俞劍峯的手，那熱氣由他的手心又傳到了另一個手心。

岑少風道：「說實話，我欲除去此一妖人之心並不在你之下，但我曾與他有約，帶他到落英塔見左姓奇人，此事始末非三言兩語所能說盡，到落英塔後，我已履行了諾言，咱們再和此叟了結不遲。」

俞劍峯道：「一切便依岑兄之言。」

五邪叟獰笑道：「小子，算你知機，老夫亦不願在未抵落英塔前與你交惡，日後當教你嚐嚐老夫的手段，管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俞劍峯冷冷瞧他一眼，並沒有回話，任何人由他面上表情一看可知，他乃是不屑接腔的意思。

但他素知五邪叟爲人冷酷殘忍狡計百出，心中倒十分相信對方能夠行使出人意表的惡毒手段，只有暗暗防範於心。

當下三人繼續拔足前行，俞劍峯因爲考慮到欲加足程趕路，是以不再牽走駱駝，走了一程，開始進入峽道最窄的地段。

黑暗裡突聽得一道陰森的呼號：「前面是死路，回去，前面是死路！」

循聲望去，只見前面約莫十丈遠處，正自走著那黑袍幪面人，喝聲即是自他那裡發出。

夜色漆黑，襯著他一身黑袍，透著一種神秘恐怖的氣息！

那陰森的呼號依舊：「前面是死路，回去……」

三人自然不會被此等陣仗嚇倒的道理，遂不加理會，繼續邁步前行，奇怪的是黑袍人亦自舉步向前行走。

黑袍人始終與三人保持著一段距離，陰森的聲變得愈發響亮，在山崖峽谷中迴盪不已。

俞劍峯一把拉住岑少風的衣袖，低聲道：「那人在前邊裝神弄鬼，事情怕有蹊

蹺？」

五邪叟陰陰道：「依我瞧，他的目的不外欲在咱們心中造成一種恐怕的印象，尤其在黑暗裡，他一手做成的混亂印象，將使咱們的恐懼更加高漲，等到無法排遣這種恐懼時，便會自動轉頭回行。」

岑少風道：「他爲何不乾脆上來動手呢？」

五邪叟道：「這就得問那人自己了。」

兪劍峯道：「我很懷疑此人就是兪肇山。」

岑少風道：「如果眞是兪肇山，他的功力更在咱們之上，更沒有不上來動手的理由了，但他到此之圖，很可能另有陰謀奸計。」

兪劍峯忽然大叫道：「岑兄你瞧——他……他不見了！」

岑少風與五邪叟不約而同定睛望去，只見峽道到了前方十餘丈處一個轉折，視界裡已失去黑袍人的踪影。

兪劍峯正在狐疑，始而發覺已方三人立身之處，正是星星峽最狹窄的地段，再一推敲黑袍人的突然失踪，恍然若有所悟。

他高喝道：「咱們都上當了……」

轟然一聲巨響三人頭頂崖壁上一方巨石應勢而落，那巨石下崩之勢，快到無以復加。

一時峽道內巨震隆隆，直有萬鼓齊鳴之威，諸人覩狀不由面目失色，無法決定是前進或後退的好？

岑少風當機立斷，大聲道：「快——快往前衝！」

三人同時拔起身子一衝而前，才掠出尋丈有奇，那方巨石已崩到頭上不及數尺的陡坡上。

眼看三人就得活生生被壓在巨石之下，岑少風雙目盡赤，內力悉注雙手，隔空向上一連拍出了六掌。

口中厲喝道：「兪兄弟助我一臂之力！」

兪劍峯聞聲不暇多慮，猛一伸掌，尖嘯之聲頓起，一道內力一吐而出，與岑少風所發的掌勁相輔之下，那方巨石疾如電掣的崩落之勢竟爲了緩一緩，三人身形更不怠慢，全速往前疾衝！

說時遲，那時快，只聞一道轟隆巨震揚起，砂塵瀰漫半空，那方巨石適在五邪叟身後崩落，將峽道堵了個死密。

兪劍峯餘悸猶存，道：「只差一步，咱們縱不被巨石壓扁，亦得被堵死在巨石後面，不得通過此峽了——」

望了望身後那已爲山石堵住的峽道一眼，復道：「回程時怎麼辦？」

岑少風道：「走一步，算一步吧！」

三人小心翼翼朝前疾行，那黑袍人始終不再出現，繞過一道彎口後，迎面夜風虎虎吹至，蒼白的月色照在沙地上，映射出微弱的灰色光芒，周遭地勢陡然開朗起來，他們知道終於闖過星星峽了。

兪劍峯輕輕噓了口氣，側首望著岑少風，誰知岑少風仍自露出激動奇異的神情，凝目盯著他。

岑少風道：「你我能夠安然無事通過星星峽，算是天大的幸運了——當年，當年……」

兪劍峯接口道：「岑兄莫非想到了土木之變那年，丐幫第十五代幫主楊陸，單身夜闖星星峽的經過嗎？」

岑少風直若未聞，逕自喃喃道：「當年楊陸幫主在此峽連番遭到埋伏奇襲，他是身受重傷，拚著最後一點力量，手脚並用爬出星星峽的，雖然他終於闖過了這道狹長的峽道，但一條性命也跟著完了。」

微喟一聲，續道：「這道峽谷其實也不知埋葬了多少英雄豪傑，但却沒有一個像楊幫主死得如此悲慘，至今尚未爲武林人士所能忘懷。」

兪、岑二人觸景生情，他倆都是懷著一種憑弔古戰場的心情，回望那歷史性的峽谷，想到叱咤風雲的英雄歲月，亦不免隨著風沙忽焉飄逝，心底情不自禁昇起一股難以形容的悲哀與悵惘。

五邪叟打岔道：「甭婆婆媽媽行嗎？老夫的脾氣都叫你等給說倒了！」

兪劍峯狠狠地瞪他一眼，悶然不語。

冷月下，三條頎長的黑影在浩浩無邊的大漠上奔行，堪堪翻過了一個砂丘，一座灰色塔頂朦朦朧朧映入眼簾。

兪劍峯脫口喃喃道：「落英塔，落英塔！」

見到塔尖，他首先興起的第一個念頭是，有關自己家門慘變，以及一切有關的大案謎團，都將要迎刃得到解答了。

夜色迷迷濛濛，塞野迷迷濛濛，塔影迷迷濛濛，兪劍峯將頸口衣領拉高一些，他忽然感到一陣透骨的涼意。

岑少風强作笑容，道：「冷嗎？喝一口酒吧。」

伸手從背囊裡取出一個皮袋，打開蓋子，陣陣酒香從袋中飄溢而出，他仰首咕嚕嚕灌了兩口烈酒，遞給兪劍峯。

兪劍峯更不推却，接過來喝了兩口，只覺體內一份熱氣直冲而上，全身暖烘烘的，好不舒服妥貼。

五邪叟睜大了眼睛，道：「老夫肚裡酒蟲在叫了，沒有我喝的嗎？」

兪劍峯正待轉遞給他，却發現酒袋已經空了，遂順手把酒袋丟了，五邪叟白眼連翻，却是無可奈何。

當下三人放緩足步，向石塔行去。

將近石塔時，岑少風倏然低呼一聲，道：「台階上有人！」

兪劍峯心子一緊，疾步飛掠而上，但見那人身材甚是纖細，一身白衣，正坐在台階上以手支頤假寐著。

兪劍峯脫口呼道：「顏眞卿？你……」

那人被驚醒了過來，長身立起，首先映入兪劍峯眼簾的是對方那滿頭烏黑發亮的長髮。

他驚得倒退一步，吶吶道：「你……妳不是……」

對方露齒一笑，道：「我仍是你的顏眞卿顏兄弟，你居然不認得我了？」

兪劍峯惶然莫知所措，半晌作聲不得。

岑少風微笑道：「顏公子……姑娘……前此原來是易釵而弁，連我都被瞞過，難怪我這位兪老弟會震驚如斯。」

兪劍峯定了定神，道：「姑娘爲何會來到此地？」

顏眞卿芳容一沉，說道：「你來得落

英塔，別人就來不得嗎？」

兪劍峯瞠目，顏眞卿旋即展顏笑道：「如若我說是在這裡等你，不知你相信不相信？」

兪劍峯不知應該如何回答是好，只有連聲應道：「相信，相信。」

兪劍峯道：「前些日子於西崑崙，你不告而別，可把我氣苦了，後來那青牛童子告訴我，你可能到落英塔來，他並猜到我將來此與你會面，故要我轉交與你一件事物。」

說著雙眉微顰，故作薄嗔之態，煞是迷人好看。

兪劍峯却無心注意她的容態，問道：「青牛童子要交什麼物事給我？」

顏眞卿嗔道：「你就只關心這些嗎？」

她儘管發怒，仍然伸手掏出一隻錦布所縫的小小囊袋，遞給兪劍峯。

兪劍峯見她忽喜忽怒，一時亦摸不著對方的情緒，只有默默將囊袋接過，翻轉過來一瞧，却見裡頭僅裝著一隻白色的棋子，不禁怔了一怔。

兪劍峯瞠目道：「只有這顆白色棋子嗎？」

顏眞卿點點頭。

兪劍峯道：「姑娘可知青牛童子的用意爲何？」

顏眞卿道：「法眼不入三人之耳，何況是錦囊妙策，他說一俟你進入落英塔，自然會知曉他的心意了。」

不說兪劍峯，一旁的岑少風及五邪叟亦聽得糊里糊塗，都覺得青牛童子託交與兪劍峯這一顆棋子，委實有點不可思議了。

兪劍峯暗忖道：「青牛童子乃武林奇人，行事往往與常理相違，然則他送這顆白棋，自亦不可以常情度之了。」

遂不再費心思索，將白棋納入懷中。

顏眞卿痴痴道：「兪大哥，你瞧我這頭長髮還好看嗎？」

邊說邊抬起纖玉手，一攏肩上長垂的秀髮。

兪劍峯期期艾艾道：「美極了，古人所形容的烏髮賽如雲，大約就是這個樣子了。」

顏眞卿啐道：「你別言不由衷，誰知道你心裡想的什麼？」

心裡到底高興，雙頰迅即昇起了兩朶紅雲。

兪劍峯從她如醉如痴的臉上，忽然像是瞧到了另一個女人的影子，玄玄郡主那欲愁還喜的面龐，似乎又跳躍到他的眼前來。

他心中暗暗震驚，不知怎麼回事，自己竟會從顏眞卿身上，聯想到玄玄郡主那裡，意興不覺大是闌珊。

五邪叟叫道：「別再磨菇下去行嗎？你們小倆口子往後說話的機會有的是，又不是生離死別，怎的一個勁兒道個沒完？」

岑少風叱道：「咱們並不忙於一時，五邪叟，你永遠是那樣惹人厭煩，自己還是少說兩句的好。」

顏眞卿突地尖叫一聲，道：「兪大哥，你身後有人——」

兪岑二人霍地一個轉身，視線觸及處，塔前曠地上，鬼魅似的立著那頭幪黑巾的黑袍人！

兪劍峯喃喃道：「是他！陰魂不散的他又來了！」

顏眞卿嬌軀無端端的顫了一顫，道：「昨夜我經過星星峽時，也曾見到這黑袍人出現，奇怪他並沒有對我為難，僅遠遠跟在我的後頭，到落英塔時，他便消失不見了。」

兪劍峯心念一轉，已有了計較，驀然一振身子，迅速無匹的向黑袍人迎面奔去。

兪劍峯這一著大出諸人意表，可是那黑袍人的反應更是令人咄咄稱奇，只見他飛快一個旋身，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向後飛縱而去，二條人影一先一後在沙漠上疾掠，俄爾便人影俱杳。

約莫一炷香工夫，兪劍峯又從原路上回來，臉上露出頹喪的模樣，足步亦顯得甚是迂緩沉重。

岑少風道：「黑袍人走了？」

兪劍峯垂首喪氣道：「小弟輕功身法遠不及他，想追上他是辦不到的事，此人不欲與咱們正面相對，眞是奇了。」

岑少風道：「這人形跡處處透著神秘古怪，極可能會再度出現，你我務須留神一些的好。」

五邪叟道：「老夫心裡有數，娃兪的小子，你是白費工夫了。」

岑少風道：「你知道他是何許人嗎？」

五邪叟道：「縱不能肯定，亦不會離譜太遠了，此人……」

言猶未盡，倏聞一道蒼勁的聲音在諸人耳側亮起：「夜來風疾，諸位何不進來避避風寒？」

語聲雖然低沉，但却字字鏗鏘有力，震得諸人耳膜鼓鼓作響。

諸人面面相覷，岑少風高聲道：「塔內有人嗎？小可多有得罪了。」

伸手一推，「咿呀」一響，那一扇沉重的木門應手而開，門內黑壓壓的，瞧不出裡面的景物。

岑少風回首低聲道：「既來之，則安之，咱們進去吧。」

兪劍峯沉重的點一點頭，四人魚貫循石級而上，從正門走入，只覺塔內墨黑不辨前景，隱隱佈滿著陰黯冷森的氣氛！

那蒼勁的聲音道：「順手將門關上，莫讓風沙吹進塔裡。」

顏眞卿走在最後，依言關上塔門，外界的光線不能透進，塔裡更顯得漆黑無比，黑暗中只聽得諸人心子卜卜狂跳的聲音。

那蒼勁的聲音道：「小輩你等在塔外嘮叨不停，不知已大大擾及我老人家的淸靜嗎？」

岑少風道：「前輩有恕小可……」

那蒼勁的聲音打斷道：「咦，你是誰？」

岑少風道：「小可岑少風。」

那蒼勁的聲音一字一字道：「訪盡四海有豪傑……」

說到這裡一停，岑少風不由自主衝口道：「打遍天下無敵手，前輩，你——」

那蒼勁的聲音微唏道：「原來趙鳳豪的門人也來了，你師父可好？」

他不待岑少風回答，又自低聲喃喃道：「落英塔，落英塔已有多年沒有故人來訪了。」

岑少風道：「敢問前輩可是姓左？」

黑暗中那人沒有回應，岑少風遲疑一忽，舉步往前走去，掏出火摺一晃，一道火舌昇起昏黃色的光芒映出眼前一個老人的面容，岑少風及兪劍峯但覺入眼甚是熟悉，不覺呆了一呆。

火舌昇起，那人的面目裝束已可瞧得眞切，但見對方年事已逾花甲，滿頭白髮，慈熙之中帶著幾分嚴肅古樸的容態。

兪劍峯視線掃過對方那滿頭蕭然的白髮，及皺紋滿佈的臉龐，最後落到他身上所穿的粗布衣衫上，一顆心子幾乎跳出腔口，對方那熟稔的面容與裝束，分明就是兩日前曾出現在大漠中，救了兪劍峯一命的「山野老人」！

從岑少風及五邪叟震驚的神情中，可知他倆在來落英塔的途中，必然也曾碰見這山野老人，至於是不是也在黑衣人所佈置的「雙塔堡」騙局的地方出現？兪劍峯却沒有時間去詢問岑少風了。

岑少風再次問道：「不敢請教老前輩高姓？」

那老人道：「老夫姓左。」

雖只是短短四個字，岑少風等人心中却是一陣狂跳，他們一想到幾十年來深印在天下武林高手心坎中，那神秘而深不可測的人物，竟是眼前這相貌平凡的老人，內心的驚愕與激動，自非短時間裡所能遏抑的了。

兪劍峯吶吶道：「但是你老人家，不就是那——那山野老人嗎？」

那左姓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向不講究衣著，從來就是這麼一身打扮。」

笑容一收，正色道：「兪劍峯，你便是兪一青的後人嗎？」

兪劍峯點頭道：「正是家嚴。」

在大漠上第一次遇到老人時，對方便能直呼兪劍峯之名，由是可悉老人對有關兪家的一切，必然知之甚詳，是以他問出這話，兪劍峯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左姓老人道：「前些日子，老夫便已託人傳話與你，要你儘速出關一行，何以你遲至此時方來到此塔？」

兪劍峯道：「晚輩何嘗不想早日出塞，却是爲瑣事所纏，故此遲誤了一些時日，前輩恕有……」說著稍一停歇，問道：「老前輩見召，莫非有何開導小可之處？」

老人道：「此事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的，你既然來了，就不忙於一時，咱們還是慢慢談吧！」

睛瞳一轉，白眉微皺道：「老夫沒料到你此行還有同伴偕同前來。」

兪、岑二人只道對方是在責問，緣何會與女人結伴同行，彼此對視一眼，面露尷尬之色，一時無法作答。

顏眞卿看出他倆爲難的情狀，搶先一步，朝老人襝衽一禮，道：「小女子姓顏，乃武當門下……」

左姓老人截口道：「老夫已知妳是武當無爲道長的徒弟，聽說無爲還有一個俗家女兒，在江湖上闖蕩，妳知道是誰嗎？」

顏眞卿恭聲道：「家師果然是有一個俗家愛女，喚做娉婷仙子，師父生前對她頗爲憐愛，他老人家遇害後，便由太平師兄擔起保護之責，這事外人鮮少得悉，連我也一直被蒙在鼓裡，至不久之前方始知曉。」

左姓老人笑道：「無爲學究天人，生平行事也往往與常情相悖，他身掌武當派一門，收妳這一個女徒弟不說，却又在外秘密成家，娶了妻房，眞是一大異數了。」

顏眞卿自然不便評論自己師父的爲人處事，只有唯唯默然。

左姓老人說到此地，雙目陡地一瞬，射出兩道冷電，長長盯注在南荒五邪叟身上，後者被他瞧得有些發虛，將視線避開。

老人沉聲道：「適才老夫言中所指，並非那姓顏的小姑娘，你可以告訴我，爲了何事，隨同他們來到落英塔嗎？」

五邪叟神色陰晴不定，道：「事情當然是有的，而且至爲重要，否則我也不會千里迢迢，從關內趕來此地了，只是我必須先行確定你眞是姓左的，方能明告。」

老人聞言並不惱怒，道：「然則你緣何不單獨前來，定必要挾持趙鳳豪的門人與你偕行？」

五邪叟愕道：「你怎知姓岑的是受了我的要脅？」

岑少風和兪劍峯也正有同樣的疑問，他們從進入石塔後，任何人都未嘗提過五邪叟跟隨同來的內情，但老人却能一語道破，他們的驚訝，自是不在話下。

老人道：「老夫自問頗有知人之明，一眼即能望知你是邪道中人，這幾個年輕人都是名門之後，如何可能與你搭上一路？故而老夫猜是受了你的挾持，事實上沒有錯罷？」

五邪叟發出一陣橫强惡毒的笑聲，道：「我便是正派俠士人人欲得而殺之的五邪叟，反正在未弄明白內情之前，你絕不致於謀圖對我不利，我千方百計，迫使趙鳳豪的門人答應陪我到落英塔來，亦是覷準了這一點，你老怎麼說？」

老人仍然沒有發作的表示，反而露出慈熙和藹的笑容，背負起雙手，緩緩在五邪叟面前踱步，俯首若有所思。

須臾，他足步忽停，說道：「你既然隨趙鳳豪的門人來到此間，便算是我的客人，其實你並無須諸多畏忌，老夫絕不致出手對付自己的客人，除非你在塔內行爲不檢，犯了老夫的規矩。」

他含笑說出這話，不但令五邪叟感到意外，即使岑、兪等人亦爲之困惑不解，想不出左姓老人何以竟會對五邪叟如此客氣？

岑少風突然高聲道：「晚輩也僅僅是應允帶他到此而已，目下諾言已踐，再不受任何拘束，業已等不及要和此叟作一了結，前輩多多包涵。」

言罷，一掌運足內力，斜推而出。

五邪叟冷笑一聲，正待發掌相迎，一旁老人雙手的袍袖，有意無意地動了一動，岑少風倏覺自己發出的內力被一股古怪的內力拉引一旋，霎那消失得無踪無影，大驚之下，只有將掌勢收將回來。

岑少風怔了一怔，偏首望着老人道：

「此叟凶惡殘暴，無辜死在他手上者不知凡幾，雖百死不足贖其愆，前輩想是不明瞭他那種人神共憤的所作所爲，是以會阻止我動手。」

老人微笑如故，道：「老夫並非有意袒護於他，眼下却不是你動手的時候，我還未問出他來此的原委呢。」

正說話間，石塔內側另一間石室忽然走出一人，踏著沉重的脚步，往諸人立身之處走來。

那人手上撑著一盞油燈，走動之際，燈影搖紅，火光倏明倏暗，隱約映出那人模糊不清的身影輪廓，平添了幾許神秘的氣息。

兪劍峯忍不住出口問道：「除老前輩之外，這座石塔還住有他人嗎？」

老人沒有答話，逕自回頭高聲道：「兪福，你點一盞燈怎麼進去了如此之久？」

那人應聲道：「老漢遍尋火引不著，後來始在騎樓上找到，是以躭擱了一陣子。」

他短捷答了這一句，塔內復歸於岑寂，只有足步聲蹬蹬敲在人家心上。

岑少風暗忖：「左姓奇人居住落英塔多年，竟有僕人相陪，昔日趙老爺子是曾來過這座石塔的，他談到有關左姓奇人的軼事時，怎未聽他提起塔內有這麼一個僕人？」

那人挑燈來到近前，昏黃色的光線映撒在他身上，兪劍峯目光到處，不覺驚訝交集，口中吶吶數聲，半晌說不出話來。

有頃，他始脫口呼道：「你……是你？」

岑少風奇道：「兪兄弟，你認識這人嗎？」

兪劍峯直若未聞，喃喃道：「老先生原來便住在此地，小可萬萬想不到會在落英塔碰見你老。」

左姓老人道：「小哥，你什麼時候見過老夫這個僕人了？」

兪劍峯漫聲應道：「將近一個月了，也就是在小可出關之前。」

他唯恐自己眼花認錯人，再度定睛望去，只見那人年屆半百，身材削瘦，蓬散著的頭髮直覆蓋到眉毛上面，一雙鬥鷄眼不住的左右轉動，形貌甚是猥瑣，正是兪劍峯在北京城外邂逅的瘋老漢！

兪劍峯朝老漢稽首打個招呼道：「老先生別來無恙乎？」

那老漢一翻怪目道：「少跟我老人家攀枝攀葉，我在那裏見過你？」

兪劍峯怔道：「前此咱們才在京畿朝過面，那天是個大雪紛飛的日子，你自個兒睡在東安門外的雪地上，你老難道忘了不成？」

老漢「啊」了一聲，一對亮如匕首的眼珠，一骨腦兒在兪劍峯臉龐上轉來轉去，慢吞吞地道：「不錯，我記起來了，那一晚雪花飄得滿天滿地，眞是好大的一場雪啊，此地雖然寒冷，却是不常下雪的。」

兪劍峯莞爾道：「老丈和身躺在積雪盈尺的地上入睡，居然沒有被風雪凍僵，甚至凍死，可眞是奇蹟呢。」

老漢道：「笑話，老漢可是在風雪中打滾過來的，豈會輕易被凍死？倒是那天你居心不良，竟也要來和我老頭子搶那塊地方睡覺，錯非我明察秋毫，能事先洞悉你的用意，豈不連個睡覺地方也被你佔了。」

兪劍峯啼笑皆非，道：「老先生誤會了，小可豈有這等意思。」

老漢冷冷道：「到底是年輕人面皮嫩，老漢說上兩句，面子就掛不住了，其實江湖上爾虞我詐，你搶我奪，你不來爭我的睡覺地方，老漢也要搶你的，這又有什麼不好意思，你就是承認了，也沒有人怪你。」

兪劍峯聽他嘰嘰呱呱，一口氣扯了一大堆，一時無以爲應，只有忍住性子，瞠目無語。

老漢復道：「老漢問你：那一晚你追上了那個人沒有？」

兪劍峯愣了一愣，道：「追上了誰？」

老漢突地伸手抓住兪劍峯的衣袖，道：「踏雪無痕——便是那丟下一把匕首，然後施展『踏雪無痕』輕功走個無影無踪的人，你不是去追他了麼？」

說到此地，臉上忽然流露出一種匪可言喻的古怪表情，手上所持的油燈亦自抖顫不停。

兪劍峯心念一動，腦際不覺映出當夜北京城頭那離奇的一幕，那突然出現之人，不露痕跡的輕功，老漢喃喃的自語：「踏雪無痕……我曾見過這種身法，在落英塔……嗯，不會錯的，在落英塔時……」

一念及此，心中猛地一緊，忖道：「那天老漢自言自語，說出這話時，我早就該連想到他是來自落英塔了，但當時我却始終以爲他語無倫次，故而不曾留心細究，他既然在落英塔見過『踏雪無痕』的身法，照這樣看來，那個神秘的人物必然曾經在落英塔附近出現過，殆無疑義了！」

老漢怒叫道：「你莫要裝聾作啞，我問你追上那人了沒有？」

兪劍峯道：「老先生你弄錯了，那天晚上是你親自去追那人的，你追丟了人，然後又折了回來——」

老漢目光突然變得十分呆滯，道：「是麼？」

兪劍峯道：「後來你撿起雪地上那把匕首，刀身上還染有血漬，你說——」

老漢驀地截口大叫道：「血！血……匕首上有血……有血之處必有火，那時我叫你去救火，你爲何老站住不動？」

兪劍峯聽他說話顚三倒四，顯然是瘋病又發作了，但此時他心中却有一股奇怪的預感，總覺得對方看似瘋瘋癲癲，毫無理智可言。其實他的話語絕非無事的輕發，自己若因此忽視過去，那就大錯特錯了。

無可置疑的，老漢一身定必關係着一件巨大秘密，自己家或能從他身上找出一些線索亦未可知。

左姓老人久未開口，直到此際方才插口道：「將近一月之前，兪福果然曾離開落英塔，到關內一行，他是受老夫之吩咐，向兪肇山傳話去的。」

岑少風聞及左姓老人再三稱呼那老人爲「兪福」，再也忍不住道：「老前輩這位跟從就叫做兪福麼？」

左姓老人道：「是啊，你緣何有此一問？」

岑少風道：「據晚輩所知，俞一青前輩生前有個老僕，亦叫做俞福……」

左姓老人頷首道：「你是從趙鳳豪處獲知的吧，此俞福正是彼俞福，他跟隨俞氏夫婦多年，他倆遇害後，自願到落英塔來陪伴老夫。」

俞劍峯暗道家門慘變，敢情還有個老僕倖免於難，爲左姓奇人所收容，自己遠在西域，拜在禪宗門下十有餘年，是以對此事竟然一無所知。

岑少風道：「趙老爺子亦曾對我述說一怒鬥七奇的經過，當年在漁陽山，他親眼目覩俞福老僕爲俞肇山和他的胞弟所害，屍身被分爲兩半，裝在兩個大木箱之中！」

左姓老人神色立刻變得沉重起來，道：「趙鳳豪這樣對你說，沒錯麼？」

岑少風道：「晚輩自問不致聽錯。」

一旁的老漢怒叫道：「老漢命裡註定是要安享天年，壽終正寢的，誰造謠說我老頭子被斬爲兩半了，你再胡說八道，當心我攆你出去。」

左姓老人擺手道：「俞福你稍安毋躁，他所說的未始沒有道理。」

老漢瞠目道：「有道理？然則我目下豈不是置身於陰間地府了麼？所有的人也都跟我來到了陰曹不成？你老如何說出這話來？」

左姓老人心平氣和地道：「老夫深悉趙鳳豪的性格，他一向抱着『凡事眼見爲眞』的信條，眼裡看到什麼事，才說什麼話，他的門人自然也不會打誑，而你又分明好生生的活著，因此之故，此事只有如此方能解釋得通。」

岑少風道：「願聞老前輩高見。」

左姓老人道：「這一點分析起來很簡單，趙鳳豪必是將別人的屍體誤認爲俞福老僕了。」

岑少風道：「晚前可不以爲然，那時尚有俞氏夫婦亦在家主人左右，難道說他們兩人連自己的老僕都認錯了麼？」

左姓老人微笑道：「你只要不鑽牛角尖，立刻便可以想到易容術方面去，無可置疑的，死者在生前或死後被人化裝爲俞福，那易容之術必然高明之處，是以連朝夕與他相對的俞一青和他的妻子都被瞞過。」

這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岑少風面上不覺泛起赧色。

而左姓老人這一番剖析，深入精微，使人覺得所言種種，都是大有可能，而且也只有如此解釋最爲圓滿，岑、俞等人不禁大爲佩服。

俞劍峯一直默立一旁留意聆聽，他身爲俞家一份子，反而對家門之事一無所悉，無法插得上口，心中頗感覺到不是滋味。

但他隨即想起一道疑問，方有機會開口道：「然而那凶手殺人之後，又將死者化裝爲俞福，他不厭其煩，做了這番手脚，用心何在呢？」

左姓老人略一尋思，道：「依老夫之見，那凶手的目的怕是要掩沒某一件秘密。」

他唯恐諸人不明白，又自解說道：「俞氏夫婦也許業已猜到，俞福老僕和某件秘密案子有所關聯，那人找不到俞福來殺害滅口，只好用另一人冒充俞福，好教俞氏夫婦放棄尋找俞福，追問那件秘密事的念頭——」

俞、岑二人聽著，下意識將視線投注到老漢身上，却見他臉上仍是一片漠然，就像諸人適才所討論之事，完全與他無關似的。

突聞五邪叟那邪裡怪氣的聲音道：「你們自顧談論，似乎忘了有旁人存在了。」

岑少風回頭道：「五邪叟，你心底又在打的什麼主意？」

五邪叟聳聳肩，道：「你自己睜大眼睛吧，老子可沒有打算白跑一趟落英塔，嘿，嘿。」

站立在五邪叟身前的顏眞卿吶吶道：「俞大哥，我……」

他張口欲言，却只說了幾個字，便吶吶說不下去。

俞劍峯立在近側，馬上就發現了異狀，只見五邪叟一手正按在顏眞卿後背「志堂穴」上，面露陰容。

這一發現，他登時想起怪不得許久未聞顏眞卿開口說話，原來她在不知不覺中，已落入了人家掌握。

俞劍峯關切顏眞卿安危，面色不覺連變數變。

岑少風亦自有所察覺，恨聲道：「五邪叟，你那一套又搬弄出來了嗎？」

五邪叟冷笑道：「姓顏的小妮子已在我掌握之中，你還是少說兩句的好，否則惹得老夫火起，當堂便把她震斃了。」

這話果然將岑、俞等人唬住，他們都覺得以五邪叟這等殘暴之人，果然隨時都有可能辣手摧花，絕不僅僅是虛聲恫嚇而已。

俞劍峯沉下嗓子，道：「你待怎地？」

五邪叟嘿嘿冷笑數聲，道：「老夫要左姓老兒答應我一件事。」

左姓老人淡然道：「你最好還是放了這位小姑娘。」

五邪叟邪笑道：「嘿，嘿，我好不容易擒到一個人質，足下淡淡一語，就要我放人，未免太過便當了。」

左姓老人白眉一聳，冷冷道：「老夫再說一次，你最好還是鬆手放人。」

他說得極爲緩慢，却自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字字扣人心弦，五邪叟震於對方大名，又爲其氣勢所懾，不覺也有一點心慌。

但此刻他已陷入騎虎難下之局，雖心存悸意，不敢與左姓老人正面相抗，却不得不硬著頭皮倔强到底。

五邪叟旋即想到有個人質仍在自己手上，只要他好好把握住這個人質，對方絕不致輕舉妄動，一念及此，登時又放心許多。

他高聲道：「只要你答應我一項條件，我就放人。」

左姓老人輕嘆一聲，道：「老夫所說的話，還有你討價還價的餘地嗎？像你那樣陰沉善詐之人，此刻又怎會變得如此天眞呢？唉！」

言罷，鋒利如刄的雙目暴睜，一瞬也不瞬的注視著五邪叟。

五邪叟期期艾艾道：「你——你想動手嗎？」

左姓老人道：「正是。」

雖然只是短短兩個字，却要比說上千句百句猶要有力量，五邪叟竟無端打了個寒顫，畝聲道：「聽著！只要任何人稍有動作，老夫絕不容情，立將這小妮子心脈震碎，我向來說話算話……」

言猶未盡，陡覺一股古怪的潛勁當胸壓逼而至，那勁道來得排山倒海，却又無形無影毫無跡象可尋。

最令他感到駭異不解的是，他一直全神在注意著左姓老人的舉止，對方分明沒有任何行動，甚至連移動一下手臂或拂動一下衣袖都沒有，如何竟能發出這等强勁絕倫的內力潛勁出來？

如果這股古怪的勁道非是左姓老人發出，那麼其他人更屬不可能了，而且以俞、岑等人的功力修為，亦絕對使不出如斯深厚雄渾的內家眞力。

因此，唯一的可能，便是左姓老人在表面完全靜止的狀態下，自周身上下，吐出了綿綿的內力。

五邪叟雖則聞多識廣，又幾時見過這等神乎其技的功夫，心寒膽裂之下，再也顧不得傷敵，撤手往斜地裡退開數步。

顏眞卿脫離五邪叟的掌制，嚶嚀一聲，投入俞劍峯懷中。

顏眞卿滿面通紅道：「大哥，我不該到這裡來的，我老是為你惹麻煩。」

俞劍峯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好言勸慰道：「任何人與五邪叟這等狡詐陰險之人相處，稍一不愼就會著了他的道兒，再說上過他圈套之人，又不僅是妳一個。」

顏眞卿露出欣慰的神情，同時她也發覺自已的失態，挪身站開一側。

左姓老人望了五邪叟一眼，道：「現在你可以將欲要求老夫答應之事說出了。」

語聲平淡如故，生像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一般。

五邪叟面上掠過又驚又駭的神情，呆呆佇立了一會，猛地一轉，一掌震開大門，陣風也似的衝出石塔。

岑少風道：「往那裡走？」

正待抽身攔住，左姓老人搖搖頭，道：「讓他去吧，此叟今夜必再返來！」

岑少風對五邪叟早已深痛惡絕，恨不得立即上去撲殺了他，除去此一禍害，但左姓老人既然未有首肯的表示，他當然不便輕舉妄動。

俞劍峯道：「老前輩何以如此肯定？」

左姓老人道：「此叟心懷叵測，企圖未曾達成豈能甘心。」

俞劍峯道：「然則他脅迫少風兄陪他到落英塔來，又是安的什麼心眼？」

左姓老人道：「他若不找趙鳳豪的門人隨他到此，怎能進得了塔門？老夫又怎會現身見他？他深知趙鳳豪與老夫的交情，是以拉了他的門人作伴，也可算是費煞苦心了。」

岑少風突感不安，道：「前輩已猜出五邪叟的來意嗎？」

左姓老人道：「不管他的企圖如何？今夜就將見到分曉了。」

一旁的老漢俞福緩緩道：「睡覺的時間早到了，難道中原來的人夜晚都不必休息嗎？有話趕明兒再說可不可以？」

左姓老人微笑道：「老夫險些忘了三位日以繼夜，趕了這段長路，想必已十分睏頓，還是先行休息養養神吧。」

顏眞卿瞪大眼睛，道：「我們就睡在這兒？」

俞福冷冷道：「睡在塔內或睡在外面沙漠上，隨妳的便。」

手持油燈，逕自舉步向裡側行去，俞劍峯等三人相互對望一眼，亦相繼跟上。

左姓老人有如一尊石像般立在原處，眼望著諸人離去，面上不時掠過奇異而又複雜的神情，良久，方始移動身子步向另一個房間。

俞劍峯等人轉過一扇破舊的木門，眼前出現一道迂迴的階梯，老漢俞福走在前面沿著石級爬上。

爬到第二層石級時忽然一陣輕風拂過，將俞福手上的油燈吹熄了，周遭突然變成一片漆黑。

顏眞卿緊緊偎在俞劍峯身旁沉不住氣，道：「燈火怎麼熄滅了？」

黑暗中，俞福冷冷的聲音道：「風前之燈，焉得不滅，妳甭大驚小怪行嗎？」

諸人猶未悟出他語中之含意，突聞一陣輕微凌亂的足步聲在近處響起，聽似有人在近處走動的聲音。

緊接著一道悽厲的慘呼傳人耳膜，諸人神經不由抽緊起來。

顏眞卿顫聲道：「這……這是什麼聲音？」

語至中途，又是一道尖呼聲起，聲音悽厲之極，間而夾雜著「噓」「噓」的呻吟，神秘之中，透著幾分恐怖。

呻吟之聲雖然微弱，但在死寂的黑夜裡，却是清晰非常。

岑少風破口喝道：「甚麼人？」

他喝聲才出，周遭重復歸於沉寂，那盞油燈不知何時也已自動燃亮起來。

俞劍峯等人凝目望去，只見那盞油燈猶自好端端在俞福手上，他的臉上蕩漾著異樣的神采。

他們隱隱可以從他的表情，瞧出他內心的恐懼和不安。

再環目掃視四周，除了微弱跳動的光線，一明一閃的撒映在身旁石牆上，並未發現任何的異狀。

俞劍峯冷眼望著俞福，道：「你聽見那聲音了嗎？」

俞福沉著臉不答。

俞劍峯道：「你聽那是什麼聲音？」

俞福道：「甚麼聲音？你問我，那我問誰？」

俞劍峯碰了一個軟釘子，苦笑道：「方才似乎有人在近處走動，難道你沒有聽見嗎？」

俞福冷冷道：「沙漠上常常有許多匪可夷思的事情發生，而此塔正是座落在沙漠之上，若事情與已無關，你最好還是不要過問的好。」

岑少風道：「但是你至少可以告訴我們，那聲音來自何處吧？」

俞福寒著臉孔，沒有答腔。

當下四人繼續拾級而上，登上第二層級時，俞福停下了足步。

俞劍峯走在最後，道：「區區可否打開窗口，瞧瞧塔外的景象？」

他不待俞福回答，一手將窗門拉開，只見外頭平沙無垠，除了遠處星星峽兩側夾峙的幾座峯頭外，觸目所見，皆是浩瀚如海的黃沙。

微弱的星光，照在沙丘上，閃爍著微弱的光芒。

他居高臨下，眺望這一片萬里無垠的沙漠，只見遠處的沙丘，似乎已經和天連在一起了。

極目遙望了好一會，沙漠的夜風虎虎，吹得他腦子一陣清醒，胸臆也不知不覺開朗起來。

俞劍峯讚嘆道：「好一片平原！」

老漢俞福冷冷道：「你若久住在沙漠裡，就知曉沙漠的好處了，大白天熱氣從沙漠上蒸發，那等酷暑，直令人恨不得將身上的皮都剝掉，到了夜晚，刺骨的寒意，又使人感覺到像是掉入冰窟一般。」

沙漠中天氣的變化無常，俞劍峯等人都是曾經親身體驗過的，故此他們俱明白俞福的話，一丁點也沒有過份渲染誇張。

俞福續道：「酷寒酷熱的氣候，是令人難捱的，但更令人難捱，是水的缺乏，塔後所鑿的水井，隨時都有可能枯乾，那時，為了要汲一桶水，便得跑到十里外的綠州去，待得提水回來時，水桶裡的水又已被沙漠中的熱氣，蒸發得快要枯乾了，碰到這種日子，有時每天只能喝一小杯水渡日。」

說著，狠狠吞了口唾沫，彷彿對以前所遭受的乾渴之苦痛，猶存著幾分恐懼。

岑少風道：「缺水的日子，的確是不好過的。」

俞福道：「其實這些都還是其次，最使人難以忍受的，是那數十年如一日的孤寂歲月，一個人若將他的一生消磨在沙漠中時，那過去的日子，除了孤單寂寞之中，便再也沒有什麼了。」

諸人默然，他們不約而同想到，一人長久關在這座石塔中，經年累月忍受著寂寞的侵襲，那種生活，果然是難以想像的。

可是眼前這老漢俞福，卻在此塔住了如是之久，左姓老人的一生，更幾乎都在落英塔渡過，那等艱辛歲月，只怕不是別人所能想像的了，然則他們為何要忍受這些呢？為何要長遠住在這裡呢？

他們儘管思索著，任誰也無法探求出其中的答案。

俞福喃喃道：「這鬼地方，的確不是人住的地方。」

俞劍峯幾乎衝口問道：「既然這裡不是人住的地方，你和左姓老人緣何卻又在此地居下來？既然你覺得沙漠中的日子難以捱受，緣何卻又不離開這裡？」

他自然不致於如此冒失就問出口來，只有將疑意埋於心底。

同時他也發現到在此之前，他老是覺得老漢俞福經常語無倫次，甚至有些顯得有些瘋癲，因此他在下意識裡，一直以瘋老漢目之。

但方才俞福所說的幾句話，卻似完全出自一個正常人之口，從那抱怨的詞句中，找不出絲毫瘋癲的跡象。

俞劍峯總是感覺到俞福是個相當不尋常的人，他的本身就蘊含著一種詭異與神秘，現在更加强了這種印象。

這當口，忽然一陣隱約的蹄音傳了過來！

顏眞卿嬌軀一顫，道：「聽！這又是什麼聲音？」

俞劍峯站離窗口最近，立刻伸首出去，觸目處，只見在漫天飛舞的黃沙中，朦朦朧朧出現了一個黑點！

黑點愈趨愈近，却是一人一馬。

一匹馬馱著一個人朝石塔直奔過來，速度甚是快疾，那馬上騎士整個身子貼在馬背上，是以無法瞧清他的模樣。

俞劍峯低聲道：「有人騎著馬匹，奔向此塔來了。」

岑少風與顏眞卿湊近一瞧，那一人一馬來到近前，約莫離石塔還有十丈左右，倏地隱入一堆沙坑後面。

沙坑前高後低，恰好擋住塔上諸人的視線，塔外一片黃沙漫漫，再也沒有人馬的影子。

隔了半晌，仍然未見人馬再度出現。

顏眞卿惑道：「這是怎麼回事？那人總不能老是隱藏在沙坑後面不出來吧？」

岑少風不假思索，道：「那人會不會是南荒五邪叟？」

俞劍峯搖頭道：「不可能吧，咱們是騎著駱駝來此的，那人胯下的座騎却是馬匹……」

岑少風道：「馬匹？你沒有瞧錯嗎？」

俞劍峯道：「錯不了。」

岑少風道：「這就奇了，騎馬在沙漠中行走的人，似乎還沒有聽說過哩。」

俞劍峯低道：「事情愈發透著蹊蹺了，你們且待在這兒，我出去瞧個究竟——」

語落，立刻就要自窗身縱身出去，老漢俞福在後一把拉住他的衣袂。

俞福冷冰冰道：「你要做什麼？」

俞劍峯道：「我不信一人一馬會從視界裡失踪，讓我到沙漠那邊去看看——」

俞福沉聲道：「或許是你們眼花瞧錯了，壓根兒就沒有人馬在沙漠上出現。」

俞劍峯方欲抗辯，俞福神色一沉，道：「我已經警告過你，沙漠中經常會發生難以解釋的詭秘事件，你最好還是裝作視而不見，否則一旦惹禍上身到時後悔莫及。」

俞劍峯聞言，心中也忽然變得沉重起來，他眼珠一轉，道：「老先生說得不錯，區區疲倦過甚，才會花眼生出這種幻想，眞是庸人自擾了。」

顏眞卿道：「俞大哥，你——」

俞劍峯朝她打了個眼色，阻止她續說下去。

岑少風情知俞劍峯絕無看錯的道理，即使他和顏眞卿亦都瞥見了那一抹隱去的黑影，但俞劍峯却順著俞福改變口風，他一時猜度不出其用意，只有悶聲不響。

俞福關住窗戶，逕自往窗口行走，三人遲疑了一忽，亦趨步跟上，眼前出現了一條盤旋的廻廊。

（未完・卅五）